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五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
外的其他散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五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四二六

孫 覲 九

賀冬大祀天神示現表	一
賀冬祀赦文表	二
賀夏季禮成表	二
賀夏祭地示出現表	三
賀夏祭德音表	四
賀天神示現表	五
賀日有戴承表	六
賀明堂表	六
賀明堂赦書表	七
賀南郊禮成表	七
謝神霄宮賜戟表	八

謝幸新省賜手詔表 九

謝穆清殿賜宴表 一〇

謝曆日表 一 一〇

謝曆日表 二 一一

謝召赴禁中觀保和殿慶成表 一一

廬州到任表 一二

密州到任表 一三

禮制局編修夏祭敕令格式頒降了畢謝轉官表 一三

代何相謝少宰表 一四

代高麗王謝賜宴表 一五

乞今上聽政狀 一六

代何相辭恩命狀 一六

辯受僞官狀 一七

全宋文卷三四二七

孫 覲 一〇

科舉前期榜諭避諱事奏 一九

乞編次遺書入崇文總目并別製美名奏	一九
請正蔡京父子誤國之罪劄子	二〇
乞正蔡攸童貫誤國罔上之罪劄子	二二
請正童貫六罪奏狀	二三
乞落職蔡氏弟姪子孫等奏狀	二四
劾童貫十罪奏	二五
辭免待制奏狀	二五
謝除中書舍人表	二八
辭免撰蔡京王黼列傳奏	二九
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	二九
降金表草	三〇

全宋文卷三四二八

孫 覲 一一

與万俟卨參政書	一	三一
與万俟卨參政書	二	三二
與宰執書		三三

與侍御書 三四

與范丞相書 一 三五

與范丞相書 二 三八

與范丞相書 三 三九

與范丞相書 四 四〇

與政府乞宮觀書 四一

與李少愚樞密書 四二

與張全真參政書 一 四三

與張全真參政書 二 四五

與張全真參政書 三 四六

全宋文卷三四二九

孫 覲 一一

與謝任伯參政書 一 四七

與謝任伯參政書 二 四八

與鄭至剛樞密書 四九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五一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五二

與曾端伯書 五四

與蘇季文書 一 五六

與蘇季文書 二 五八

全宋文卷三四三〇

孫 覲 一三

與史相書 六〇

上朱侍御書 一 六二

上朱侍御書 二 六四

上沈相書 一 六六

上沈相書 二 六七

上何丞相劄子 一 六八

上何丞相劄子 二 六九

全宋文卷三四三一

孫 覲 一四

回沈狀元啓 七二

和州謝宰執啓	七三
回謝交代啓	七四
回通判啓	七四
回教授啓	七五
回監稅范學士啓	七五
謝監司啓	七六
回無爲知軍張徽猷啓	七六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七七
回舒守王郎中啓	七七
平江謝宰執啓	七八
回交代趙大監啓	七九
回通判韋朝散啓	七九
與寄居侍從啓	七九
與范運使啓	八〇
與鄰郡太守啓	八〇
賀陳漕啓	八一

上宰相辭知臨安啓	八一
上秦參政啓	八二
謝宰執啓	八三
與交代李待制啓	八四
回謝通判啓	八四
與運使曾顯謨啓	八五
與宣撫使開府啓	八五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八六
回謝劉漕龍圖啓	八六
謝徐漕啓	八七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八七
賀宰相啓	八八
回謝宋發運啓	八九
回周解元啓	八九
回吉州王守啓	九〇
回趙解元啓	九一

回洪秀才啓……………九一

回胡糧科啓……………九二

回滁守魏寺正啓一……………九二

回滁守魏寺正啓二……………九三

全宋文卷三四三二

孫 覲 一五

回宜黃鄧令啓……………九四

回沈解元啓……………九五

回葛教授啓……………九五

回方簽判啓……………九六

回許解元啓……………九六

回鎮江劉節使啓……………九七

回周解元啓……………九八

回徐守計議敦啓……………九八

回運使張直閣啓……………九九

回强守奉直啓……………一〇〇

回莊守右司啓		一〇一
回吳守啓		一〇一
與錢守舍人啓		一〇二
賀權守提舉啓		一〇二
賀沈守到任啓		一〇三
賀周守到任啓		一〇三
回王倅學士啓		一〇四
回王倅大著啓		一〇四
回張倅寺丞啓		一〇五
回向倅朝請啓		一〇六
回陳倅朝散郎啓		一〇六
回洪倅學士啓		一〇七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一〇七
賀梁守到任啓		一〇八
回沈倅到任啓		一〇八
回周主簿啓		一〇九

回平江守蔣待制狀……………一一〇

回提舉謝少卿啓……………一一〇

全宋文卷三四三三

孫 覲 一六

賀莫守郎中啓……………一一一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一一二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一一二

回梁倅到任啓……………一一三

賀葉守到任啓……………一一三

回郭守到任啓……………一一四

回陳倅到任啓……………一一五

賀劉守到任啓……………一一五

回王倅賀冬啓 一……………一一六

回王倅賀冬啓 二……………一一六

回趙倅賀冬啓……………一一七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一一七

回兩倅賀冬啓	……	一一八
回强守賀冬啓	一	一一八
回强守賀冬啓	二	一一八
回莊守賀冬啓	……	一一九
回吳守賀冬啓	……	一一九
回錢守賀冬啓	一	一二〇
回錢守賀冬啓	二	一二〇
回錢守賀冬啓	三	一二〇
回錢守賀冬啓	四	一二一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	一二一
回汪倅賀冬啓	……	一二二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一	一二二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二	一二三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三	一二三
回沈倅賀冬啓	……	一二三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一	一二四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二 一二四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三 一二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四 一二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五 一二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六 一二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七 一二七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八 一二七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九 一二八

回梁守賀冬啓 一二八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二九

回莫守賀冬啓 一 一二九

回莫守賀冬啓 二 一二九

全宋文卷三四三四

孫 覲 一七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一三一

與梁倅賀冬啓 一三一

答葉守賀冬啓	……	一三二
回郭守賀冬啓	一	一三二
回郭守賀冬啓	二	一三三
回王倅賀正啓	一	一三三
回王倅賀正啓	二	一三四
回向倅賀正啓	……	一三四
回張倅賀正啓	……	一三五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	一三五
回强守賀正啓	……	一三六
回莊守賀正啓	……	一三六
回趙倅賀正啓	……	一三七
回汪倅賀正啓	……	一三七
回錢守賀正啓	一	一三八
回錢守賀正啓	二	一三八
回錢守賀正啓	三	一三九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	一三九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一四〇
回沈守賀正啓	一四〇
回周守賀正啓	一四一
回平江湖司法賀正啓	一四一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一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二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二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三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三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四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四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五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一四五
回莫守賀正啓	一四六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一四六

與莫守賀正啓	一四七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四七
回葉守賀正啓	一四七
回郭守賀正啓	一四八
回郭守賀正啓	一四八

全宋文卷三四三五

孫 覲 一八

復官謝沈相啓	一四九
謝万俟相啓	一五〇
謝湯樞密啓	一五一
謝程參政啓	一五二
謝張參政啓	一五三
謝陳樞密啓	一五四
謝韓尚書啓	一五五
謝湯中丞啓	一五六
謝周殿院啓	一五七

謝中書王舍人啓 一五七

謝凌正言啓 一五九

謝凌舍人啓 一五九

謝尚書侍郎啓 一六〇

謝榮守大監啓 一六一

謝孟郡王啓 一六一

全宋文卷三四三六

孫 覲 一九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啓 一六三

謝万俟相啓 一六四

謝張參政啓 一六五

謝湯樞密啓 一六五

謝陳樞密啓 一六六

謝湯中丞啓 一六七

謝周殿院啓 一六七

謝察院啓 一六八

謝凌正言啓	一六九
謝中書王舍人啓	一六九
謝兩史舍人啓	一七〇
謝尚書侍郎啓	一七一
回謝張運使啓	一七二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一七二
回謝泰守周直閣啓	一七三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一七四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一七四
謝朱右相啓	一七五

全宋文卷三四三七

孫 覲 二〇

謝楊參政啓	一七六
謝葉樞密啓	一七七
謝何內翰啓	一七七
謝中書楊舍人啓	一七八

謝侍郎啓	·····	一七九
謝左右史啓	·····	一八〇
謝梁司諫啓	·····	一八〇
謝杜殿院啓	·····	一八一
謝察院啓	·····	一八二
謝楊待制啓	·····	一八二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	一八三
謝邵提舉啓	·····	一八四
謝宮使巫樞密啓	·····	一八四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	一八五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	一八五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	一八六
賀宰相啓	·····	一八七
賀陳參政啓	·····	一八八

全宋文卷三四三八

孫 覲 二一

賀王樞密啓	……	一八九
賀賀參政啓	……	一九〇
賀左相啓	……	一九〇
賀右相啓	……	一九一
賀王樞密啓	……	一九二
賀葉樞密啓	……	一九二
賀陳左相啓	……	一九三
賀朱右相啓	……	一九四
賀楊參政啓	……	一九五
賀葉樞密啓	……	一九六
賀周樞密啓	……	一九六
上沈丞相啓	……	一九七
答馮解元啓	……	一九八
回楊侍郎啓	……	一九九
回楚守王朝議啓	……	二〇〇
賀張樞密啓	……	二〇〇

賀史相啓 二〇一

謝方侍郎啓 二〇二

全宋文卷三四三九

孫 覲 二二

代答昏書 二〇四

答余氏問親書 二〇四

答李氏問親書 二〇五

答董舍人問親書 二〇五

答王氏問親書 二〇六

答曾氏問親書 二〇六

答張氏問親書 二〇七

超宗求昏書 二〇七

强宗求昏書 二〇八

伯宗求昏書 二〇八

介宗求昏書 二〇九

表宗求昏書 二〇九

宏宗求昏書	·····	二一〇
壽宗求昏書	·····	二一〇
代答書 一	·····	二一一
代答書 二	·····	二一一
代求楊氏昏書	·····	二一二
參政姪女回虞守子親書	·····	二一二
代余氏答昏書	·····	二一三
族妹再適爲張承繼室答昏書	·····	二一四
答董舍人問親書	·····	二一四
代答書	·····	二一五
答李氏問昏書	·····	二一六
師夔求昏書	·····	二一六
許親書	·····	二一七
答婚書 一	·····	二一七
答婚書 二	·····	二一七
答婚書 三	·····	二一八

答婚書 四 二一八

全宋文卷三四四〇

孫 覲 二三

與胡己茂左司書 二一九

與耿伯順侍郎書 二二〇

上王參政書 二二一

代人投贄書 二二二

謝丞相乞換小郡啓 二二四

謝陳參政啓 二二四

謝蔣參政啓 二二五

試中宏辭謝主司啓 二二六

謝劉樞密啓 二二七

謝中書侍郎啓 二二八

謝給事黃舍人啓 二二八

謝侍講梁舍人啓 二二九

謝國史洪舍人啓 二二九

全宋文卷三四四一

孫 覲 二四

謝左史胡舍人啓	·····	一二三一
謝張察院啓	·····	一二三二
謝李察院啓	·····	一二三二
謝徐察院啓	·····	一二三三
謝陳諫議啓	·····	一二三三
謝周尚書啓	·····	一二三四
謝何內翰啓	·····	一二三四
謝從官啓	·····	一二三五
回通判韋朝散啓	·····	一二三六
答喻子才提舉啓	·····	一二三六
答王伯周啓	·····	一二三七
謝單侍御啓	·····	一二三七
回劉守賀正啓	·····	一二三八
回兩倅賀正啓	·····	一二三八

婚書大啓	·····	二三九
上呂丞相帖 一	·····	二三九
上呂丞相帖 二	·····	二三九
上呂丞相帖 三	·····	二四〇
上呂丞相帖 四	·····	二四一
上呂丞相帖 五	·····	二四一
上呂丞相帖 六	·····	二四二
上呂丞相帖 七	·····	二四二
與張全貞參政帖 一	·····	二四三
與張全貞參政帖 二	·····	二四三
與張全貞參政帖 三	·····	二四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四	·····	二四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五	·····	二四五
與張全貞參政帖 六	·····	二四五

全宋文卷三四四二

與刑部胡己茂尚書帖	一		二四六
與刑部胡己茂尚書帖	二		二四六
與李擢德升給事帖	一		二四七
與李擢德升給事帖	二		二四七
與惠彥達帖	一		二四八
與惠彥達帖	二		二四八
與惠彥達帖	三		二四九
與惠彥達帖	四		二四九
與李樞密帖	一		二五〇
與李樞密帖	二		二五〇
與李樞密帖	三		二五一
與秦參政會之帖	一		二五一
與秦參政會之帖	二		二五二
與秦參政會之帖	三		二五二
與李參政帖	一		二五三
與李參政帖	二		二五三

與李參政帖	三		二五三
與胡待制帖	一		二五四
與胡待制帖	二		二五四
與胡待制帖	三		二五五
與胡思道大卿帖	一		二五五
與胡思道大卿帖	二		二五五
與葛魯卿待制帖			二五六
與臨安暨通判帖	一		二五六
與臨安暨通判帖	二		二五七
與臨安暨通判帖	三		二五七
與胡待制帖	一		二五七
與胡待制帖	二		二五八
與胡待制帖	三		二五八
與宮使侍郎帖	一		二五八
與宮使侍郎帖	二		二五九
與宮使侍郎帖	三		二五九

與提宮學士帖 一 二五九

與提宮學士帖 二 二六〇

與提宮學士帖 三 二六〇

與宋發運帖 一 二六〇

與宋發運帖 二 二六一

與宋發運帖 三 二六一

與吳正仲內翰帖 二六一

與徐丞相帖 一 二六二

與徐丞相帖 二 二六二

與徐丞相帖 三 二六二

全宋文卷三四四三

孫 覲 二六

與莫吏部帖 一 二六三

與莫吏部帖 二 二六三

與莫吏部帖 三 二六四

與何文績右丞帖 二六四

答李子建郎中帖	·····	二六五
與王禮書元衷帖	一 ·····	二六五
與王禮書元衷帖	二 ·····	二六六
與王禮書元衷帖	三 ·····	二六六
與王工書朝美帖	一 ·····	二六七
與王工書朝美帖	二 ·····	二六七
與王工書朝美帖	三 ·····	二六八
與王守帖	一 ·····	二六八
與王守帖	二 ·····	二六八
與王守帖	三 ·····	二六九
與王守帖	四 ·····	二六九
與王朝美侍郎帖	一 ·····	二六九
與王朝美侍郎帖	二 ·····	二七〇
與王朝美侍郎帖	三 ·····	二七〇
與吳正仲內翰帖	一 ·····	二七一
與吳正仲內翰帖	二 ·····	二七二

與胡己茂舍人帖	·····	二七二
與徐郎中帖	·····	二七三
與李子卿郎中帖	一	二七三
與李子卿郎中帖	二	二七四
與常守鄭共老帖	·····	二七四
與敦義兄帖	一	二七四
與敦義兄帖	二	二七五
與錢遜叔侍郎帖	一	二七五
與錢遜叔侍郎帖	二	二七六
與錢遜叔侍郎帖	三	二七六
與吏書兄帖	·····	二七六
與中書舍人董令升帖	·····	二七七
與汪彥章龍圖帖	·····	二七七
與江陰王知軍學士帖	·····	二七八
與張文舉知錄帖	·····	二七八
與王夢得帖	一	二七八

與王夢得帖 二 二七九

全宋文卷三四四四

孫 覲 二七

答陳迪臣帖 二八〇

答席侔仲帖 一 二八〇

答席侔仲帖 二 二八一

答席侔仲帖 三 二八一

答席侔仲帖 四 二八二

答呂居仁舍人帖 一 二八二

答呂居仁舍人帖 二 二八二

與鄭師厚郎中帖 二八三

與胡才卿中舍帖 一 二八三

與胡才卿中舍帖 二 二八三

與胡才卿中舍帖 三 二八四

與方嘉謀判官帖 二八四

與王循道帖 一 二八五

與王循道帖	二		二八六
與王循道帖	三		二八六
與王循道帖	四		二八七
與王循道帖	五		二八七
與王循道帖	六		二八八
與魏令則侍郎帖	一		二八八
與魏令則侍郎帖	二		二八九
與魏令則侍郎帖	三		二八九
與魏令則侍郎帖	四		二八九
與魏令則侍郎帖	五		二九〇
與魏令則侍郎帖	六		二九〇
與樞密唐公帖	一		二九一
與樞密唐公帖	二		二九一
答席侔仲帖	一		二九一
答席侔仲帖	二		二九二
答席侔仲帖	三		二九二

慰劉仲忱左司帖	一		二九三
慰劉仲忱左司帖	二		二九三
慰劉仲忱左司帖	三		二九三
慰劉仲忱左司帖	四		二九四
慰趙叔向郎中帖	一		二九四
慰趙叔向郎中帖	二		二九四
慰趙叔向郎中帖	三		二九五
慰趙叔向郎中帖	四		二九五

全宋文卷三四四五

孫 覲 二八

慰張牧之帖	一		二九六
慰張牧之帖	二		二九六
慰張全真帖	一		二九七
慰張全真帖	二		二九七
慰張全真帖	三		二九八
與鮑市舶帖	一		二九八

與鮑市舶帖	二		二九八
與鮑市舶帖	三		二九九
與鮑市舶帖	四		二九九
與大卿王君帖	一		二九九
與大卿王君帖	二		三〇〇
與大卿王君帖	三		三〇〇
與大卿王君帖	四		三〇〇
與吳閣使帖	一		三〇一
與吳閣使帖	二		三〇一
與吳閣使帖	三		三〇一
與胡待詔帖			三〇二
與趙待制帖	一		三〇二
與趙待制帖	二		三〇三
與趙待制帖	三		三〇三
與徐運使帖	一		三〇三
與徐運使帖	二		三〇四

與徐運使帖	三	三〇四
與石都尉帖	一	三〇四
與石都尉帖	二	三〇五
與石都尉帖	三	三〇五
與交代李泰發待制帖		三〇五
與交代直院席舍人帖	一	三〇六
與交代直院席舍人帖	二	三〇六
與通判鄭寺丞帖	一	三〇七
與通判鄭寺丞帖	二	三〇七
與胡己茂給事帖		三〇八
與吳禹功少卿帖	一	三〇八
與吳禹功少卿帖	二	三〇九
與於潛令陸志道奉議帖		三〇九
與信叟教授帖	一	三〇九
與信叟教授帖	二	三一〇
與吳文老承務帖	一	三一〇

與吳文老承務帖	二	三一一
與陳通判帖	三	三一一

全宋文卷三四四六

孫 覲 二九

與王郎中帖	四	三一二
與直院席舍人帖	一	三一二
與王子建郎中帖	一	三一一
與王子建郎中帖	二	三一三
與王子建郎中帖	三	三一四
與王子建郎中帖	四	三一四
與酈觀察帖	一	三一四
與張少保帖	一	三一五
與張少保帖	二	三一五
與徐丞相帖	一	三一六
與徐丞相帖	二	三一六
與給事譚公帖	一	三一七

與謝仕伯舍人帖 一	三二七
與謝仕伯舍人帖 二	三二七
與謝仕伯舍人帖 三	三二八
與謝仕伯舍人帖 四	三二八
與陳賓王中司帖 一	三二八
與陳賓王中司帖 二	三二九
與程運使帖 一	三二九
與程運使帖 二	三三〇
與衢守常子正舍人帖	三三〇
與陳次明帖	三三一
與元壽姪帖	三三一
與鄒志南帖	三三一
與王子欽帖	三三一
與陸惠仲帖	三三一
與郡公王運使帖	三三一
與邵叔成中大帖	三三四

與四二兄內翰帖	一		三二四
與四二兄內翰帖	二		三二四
與王豐父待制帖	一		三二五
與王豐父待制帖	二		三二五
與江壽卿帖	一		三二六
與江壽卿帖	二		三二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一		三二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二		三二七
與惠彥光朝議帖	三		三二七
與惠彥光朝議帖	四		三二七
與惠彥光朝議帖	五		三二八
與惠彥光朝議帖	六		三二八
與惠彥光朝議帖	七		三二八
與惠彥光朝議帖	八		三二九
與惠彥光朝議帖	九		三二九

全宋文卷三四四七

孫 覲 三〇

與惠彥達帖 一 三三〇

與惠彥達帖 二 三三〇

與惠彥達帖 三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四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五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六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七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八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九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一〇 三三一

與惠彥達帖 一一 三三三

與惠彥達帖 一二 三三四

與惠彥達帖 一三 三三四

與惠彥達帖 一四 三三四

與惠彥達帖 一五 三三五

與惠彦達帖	一六		三三五
與惠彦達帖	一七		三三五
與惠彦達帖	一八		三三六
與惠彦達帖	一九		三三六
與惠彦達帖	二〇		三三六
與惠彦達帖	二一		三三七
與惠彦達帖	二二		三三七
與惠彦達帖	二三		三三八
與惠彦達帖	二四		三三八
與惠彦達帖	二五		三三八
與惠彦達帖	二六		三三九
與惠彦達帖	二七		三三九
與惠彦達帖	二八		三三九
與惠彦達帖	二九		三四〇
與惠彦達帖	三〇		三四〇
與惠彦達帖	三一		三四〇

與惠彥達帖	三二		三四一
與惠彥達帖	三三		三四一
與惠彥達帖	三四		三四一
與惠彥達帖	三五		三四二
與惠彥達帖	三六		三四二
與惠彥達帖	三七		三四二
與惠彥達帖	三八		三四三
與惠彥達帖	三九		三四三
與惠彥達帖	四〇		三四三
與惠彥達帖	四一		三四四
與惠彥達帖	四二		三四四
與惠彥達帖	四三		三四四
與惠彥達帖	四四		三四五
與惠彥達帖	四五		三四五
與惠彥達帖	四六		三四五
與惠彥達帖	四七		三四六

全宋文卷三四四八

孫 覲 三一

與惠次山帖	一	……	三四七
與惠次山帖	二	……	三四七
與惠次山帖	三	……	三四八
與惠次山帖	四	……	三四八
與惠次山帖	五	……	三四八
與惠次山帖	六	……	三四九
與惠次山帖	七	……	三四九
與惠次山帖	八	……	三四九
與邵彥時帖	……	……	三五〇
與邵彥達帖	一	……	三五〇
與邵彥達帖	二	……	三五〇
與邵彥達帖	三	……	三五〇
與邵彥達帖	四	……	三五〇
與邵彥達帖	五	……	三五〇

與邵彥達帖	六		三五二
與邵彥達帖	七		三五二
與邵彥達帖	八		三五二
與邵彥達帖	九		三五三
與沈德茂帖	一		三五三
與沈德茂帖	二		三五三
與沈德茂帖	三		三五四
與沈德茂帖	四		三五四
與沈德茂帖	五		三五四
與沈德茂帖	六		三五五
與沈德茂帖	七		三五五
與沈德茂帖	八		三五五
與沈德茂帖	九		三五六
與沈德茂帖	一〇		三五六
與沈德茂帖	一一		三五六
與沈德茂帖	一二		三五七

與沈德茂帖	一三		三五七
與沈德茂帖	一四		三五七
與沈德茂帖	一五		三五八
與沈德茂帖	一六		三五八
與沈德茂帖	一七		三五八
與沈德茂帖	一八		三五九
與沈德茂帖	一九		三五九
與沈德茂帖	二〇		三五九
與沈德茂帖	二一		三六〇
與沈德茂帖	二二		三六〇
與沈德茂帖	二三		三六〇
與徐子禮帖	一		三六一
與徐子禮帖	二		三六一
與徐子禮帖	三		三六一
與洞靈觀道士帖	一		三六二
與洞靈觀道士帖	二		三六二

與洞靈觀道士帖 三 三六三

與洞靈觀道士帖 四 三六三

與洞靈觀道士帖 五 三六三

全宋文卷三四四九

孫 覲 三三一

與王渭叟帖 一 三六四

與王渭叟帖 二 三六四

與王渭叟帖 三 三六五

與王渭叟帖 四 三六五

與王渭叟帖 五 三六五

與王渭叟帖 六 三六六

與王渭叟帖 七 三六六

與王渭叟帖 八 三六六

與王渭叟帖 九 三六七

與王渭叟帖 一〇 三六七

與王慶長帖 一 三六七

與王慶長帖	二		三六八
與王慶長帖	三		三六八
與王慶長帖	四		三六九
與王慶長帖	五		三六九
與王慶長帖	六		三七〇
與王慶長帖	七		三七〇
與王慶長帖	八		三七一
與林宰珦帖	一		三七一
與林宰珦帖	二		三七一
與林宰珦帖	三		三七二
回劉守帖	一		三七二
回劉守帖	二		三七二
回劉守帖	三		三七三
回劉守帖	四		三七三
回劉守帖	五		三七四
回平江沈師度帖	一		三七四

回平江沈師度帖	二		三七四
回平江沈師度帖	三		三七五
答陳紹曾秀才帖	一		三七五
答陳紹曾秀才帖	二		三七五
答陳紹曾秀才帖	三		三七六
答陳紹曾秀才帖	四		三七六
與王元海帖	一		三七六
與王元海帖	二		三七七
與王元海帖	三		三七七
與王元海帖	四		三七七
與王元海帖	五		三七八
與王元海帖	六		三七八
與王元海帖	七		三七八
與王元海帖	八		三七九
與王元海帖	九		三七九

孫 覲 三三

與徐穉山侍郎帖	一		三八〇
與徐穉山侍郎帖	二		三八〇
與徐穉山侍郎帖	三		三八一
與徐守帖	一		三八一
與徐守帖	二		三八二
與徐守帖	三		三八二
與仲隱大師帖	一		三八三
與仲隱大師帖	二		三八三
與仲隱大師帖	三		三八三
與仲隱大師帖	四		三八四
與仲隱大師帖	五		三八四
與胡檢察帖	一		三八五
與胡檢察帖	二		三八五
與胡檢察帖	三		三八五
與胡檢察帖	四		三八六

回趙知軍帖	一		三八六
回趙知軍帖	二		三八六
回趙知軍帖	三		三八七
回趙知軍帖	四		三八七
回趙知軍帖	五		三八八
與妙空長老帖	一		三八八
與妙空長老帖	二		三八九
與妙空長老帖	三		三八九
回曹既明帖	一		三九〇
回曹既明帖	二		三九〇
回曹既明帖	三		三九〇
與叔鄭學士帖			三九一
與□侍郎帖	一		三九一
與□侍郎帖	二		三九一
與□侍郎帖	三		三九二
與鄒志新帖	一		三九二

與鄒志新帖	二		三九三
與鄒志新帖	三		三九三
與鄒志新帖	四		三九三
與鄒志新帖	五		三九四
與鄒志新帖	六		三九四
與曾公卷顯謨帖	一		三九四
與曾公卷顯謨帖	二		三九五
與曾公卷顯謨帖	三		三九五
與曾公卷顯謨帖	四		三九六
與曾公卷顯謨帖	五		三九六

全宋文卷三四五一

孫 覲 三四

與鄒次魏帖	一		三九七
與鄒次魏帖	二		三九七
與鄒次魏帖	三		三九八
與鄒次魏帖	四		三九八

與鄒次魏帖	五	……	三九九
與鄒次魏帖	六	……	三九九
與鄒次魏帖	七	……	四〇〇
與鄒次魏帖	八	……	四〇〇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	……	四〇一
與桂帥劉立道帖	二	……	四〇一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三	……	四〇一
與桂帥劉立道帖	四	……	四〇二
與桂帥劉立道帖	五	……	四〇二
與桂帥劉立道帖	六	……	四〇三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七	……	四〇三
與桂帥劉立道帖	八	……	四〇三
與桂帥劉立道帖	九	……	四〇四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〇	……	四〇五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一	……	四〇五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二	……	四〇五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三		四〇六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四		四〇六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五		四〇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六		四〇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七		四〇八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八		四〇八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九		四〇八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一		四〇九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二		四〇九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三		四一〇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四		四一〇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五		四一〇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六		四一一

全宋文卷三四五二

孫 覲 三五

與陳景淵帖	一		四一二

與陳景淵帖	二	……	四一二
與陳景淵帖	三	……	四一三
與陳景淵帖	四	……	四一四
與陳景淵帖	五	……	四一四
與陳景淵帖	六	……	四一五
與陳景淵帖	七	……	四一五
與陳景淵帖	八	……	四一五
與陳景淵帖	九	……	四一六
與陳景淵帖	一〇	……	四一六
與陳景淵帖	一一	……	四一七
與陳景淵帖	一二	……	四一七
與李耕道帖	……	……	四一八
與永守趙君宰帖	一	……	四一八
與永守趙君宰帖	二	……	四一九
與永守趙君宰帖	三	……	四一九
與永守趙君宰帖	四	……	四一九

與永倅時昌辰帖		四二〇
與桂守蘇仲由帖		四二〇
與桂守蘇仲由帖		四二〇
與桂守蘇仲由帖		四二一
與劉彥脩閣學帖		四二一
與劉彥脩閣學帖		四二二
與李廷先提舉帖		四二二
與李廷先提舉帖		四二二
與王簿帖		四二三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三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四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四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五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五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六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二六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八	·····	四二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九	·····	四二八

全宋文卷三四五三

孫 覲 三六

與李德升給事帖	一	·····	四二九
與李德升給事帖	二	·····	四二九
與李德升給事帖	三	·····	四三〇
與萍鄉宰何利見帖	一	·····	四三〇
與萍鄉宰何利見帖	二	·····	四三一
與萍鄉宰何利見帖	三	·····	四三一
與袁守陳次明帖	一	·····	四三二
與袁守陳次明帖	二	·····	四三二
與袁守陳次明帖	三	·····	四三二
與袁守陳次明帖	四	·····	四三三
與袁守陳次明帖	五	·····	四三三
與湖憲馬中大帖	一	·····	四三三

與湖憲馬中大帖	二	·····	四三四
與湖憲馬中大帖	三	·····	四三四
與湖鹽晁府判帖		·····	四三五
與蔡清老縣帖		·····	四三五
與衡守裴少卿帖		·····	四三五
與袁州知錄阮若虛帖	一	·····	四三六
與袁州知錄阮若虛帖	二	·····	四三六
與徐子野帖		·····	四三六
與鄒志新帖		·····	四三七
與范季實運幹帖	一	·····	四三七
與范季實運幹帖	二	·····	四三八
與胥澤民帖	一	·····	四三八
與胥澤民帖	二	·····	四三九
與葉彥忠學士帖	一	·····	四三九
與葉彥忠學士帖	二	·····	四四〇
與葉彥忠學士帖	三	·····	四四〇

與葉彥忠學士帖 四 …………… 四四一

與宜黃令鄧端友帖 一 …………… 四四一

與宜黃令鄧端友帖 二 …………… 四四一

與韓保之侍郎帖 一 …………… 四四二

與韓保之侍郎帖 二 …………… 四四二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一 …………… 四四二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二 …………… 四四三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三 …………… 四四三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四 …………… 四四四

與衢守常子正舍人帖 一 …………… 四四四

與衢守常子正舍人帖 二 …………… 四四四

與范師厚直閣帖 …………… 四四五

全宋文卷三四五四

孫 覲 三七

與孫德發朝請帖 一 …………… 四四六

與孫德發朝請帖 二 …………… 四四六

與孫德發朝請帖	三		四四七
與無逸兄朝議帖	一		四四七
與無逸兄朝議帖	二		四四七
與張思召郎中帖	一		四四八
與張思召郎中帖	二		四四八
與張思召郎中帖	三		四四九
與葉少蘊資政帖	一		四四九
與葉少蘊資政帖	二		四五〇
與葉少蘊資政帖	三		四五〇
與葉少蘊資政帖	四		四五一
與胡給事中帖			四五一
與袁守帖			四五二
與朱大卿帖	一		四五二
與朱大卿帖	二		四五二
與晁府判帖			四五三
與何中丞帖	一		四五三

與何中丞帖	二		四五三
與何中丞帖	三		四五四
與汪湖州藻帖	一		四五四
與汪湖州藻帖	二		四五四
與孫秘校帖	一		四五五
與孫秘校帖	二		四五五
與孫秘校帖	三		四五六
與孫伯野給事帖	一		四五六
與孫伯野給事帖	二		四五六
與孫伯野給事帖	三		四五七
與孫伯野給事帖	四		四五七
與湯常州帖	一		四五七
與湯常州帖	二		四五八
與湯常州帖	三		四五八
與李少愚侍郎帖	一		四五九
與李少愚侍郎帖	二		四五九

與李少愚侍郎帖 三 四六〇

與施中大帖 四六〇

與潮州蔡子大中奉帖 一 四六〇

與潮州蔡子大中奉帖 二 四六一

與楊元光帖 四六一

全宋文卷三四五五

孫 覲 三八

與劉開府帖 一 四六二

與劉開府帖 二 四六二

與李參謀帖 四六三

與臨安宰兄仲齡帖 四六三

與虞守帖 一 四六四

與虞守帖 二 四六四

與虞守帖 三 四六四

與陳祖言秘校閣帖 一 四六五

與陳祖言秘校閣帖 二 四六五

與韓樞密帖 一	四六五
與韓樞密帖 二	四六六
與韓樞密帖 三	四六六
與孟仁仲郡王帖 一	四六六
與孟仁仲郡王帖 二	四六七
與張參政帖 一	四六七
與張參政帖 二	四六七
與孚壽帖	四六八
與葉左丞帖	四六八
與標閣黎帖 一	四六八
與標閣黎帖 二	四六九
與錢公壽撫幹帖 一	四六九
與錢公壽撫幹帖 二	四六九
與內翰兄帖 一	四七〇
與內翰兄帖 二	四七〇
與葛邦美縣丞帖 一	四七一

與葛邦美縣丞帖	二	·····	四七一
與張冀野帖	·····	·····	四七一
與標閣黎帖	·····	·····	四七二
與何利見帖	·····	·····	四七二
與趙少尹帖	一	·····	四七二
與趙少尹帖	二	·····	四七三
與葉彥忠帖	一	·····	四七三
與葉彥忠帖	二	·····	四七四
與朱縣丞帖	一	·····	四七四
與朱縣丞帖	二	·····	四七四
與曾公卷運使帖	一	·····	四七五
與曾公卷運使帖	二	·····	四七五
與曾公卷運使帖	三	·····	四七五
與曾公卷運使帖	四	·····	四七六
與惠主簿帖	·····	·····	四七六
與許右丞帖	·····	·····	四七六

與提舉中大帖 一 四七七

與提舉中大帖 二 四七七

與張時澤寺丞帖 一 四七八

與張時澤寺丞帖 二 四七八

全宋文卷三四五六

孫 覲 三九

與餘杭張吉老帖 四七九

與新恩元秘省帖 一 四七九

與新恩元秘省帖 二 四八〇

與汪彥章內翰帖 四八〇

與惠次山帖 四八一

與宋成德大卿帖 四八一

與張牧之宣幹帖 四八二

與思永帖 四八二

與常州太守帖 一 四八二

與常州太守帖 二 四八三

與常州太守帖	三		四八三
與常州太守帖	四		四八四
與常州太守帖	五		四八四
與常州太守帖	六		四八四
與常州太守帖	七		四八五
與常州太守帖	八		四八五
與常州太守帖	九		四八六
與常州太守帖	一〇		四八六
與常州太守帖	一一		四八六
與常州太守帖	一二		四八七
與常州太守帖	一三		四八七
與常州太守帖	一四		四八七
與常州太守帖	一五		四八八
與常州太守帖	一六		四八八
與常州太守帖	一七		四八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八		四八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九		四八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〇		四九〇
與常州太守帖	二一		四九〇
與常州太守帖	二二		四九〇
與常州太守帖	二三		四九一
與常州太守帖	二四		四九一
與常州太守帖	二五		四九一
與常州太守帖	二六		四九二
與常州太守帖	二七		四九二
與常州太守帖	二八		四九二
與常州太守帖	二九		四九三
與常州太守帖	三〇		四九三
與常守湯舍人帖	一		四九三
與常守湯舍人帖	二		四九四
與常守大卿帖	一		四九四
與常守大卿帖	二		四九五

與常守大卿帖	三		四九五
與常守大卿帖	四		四九六
與鄒次魏帖			四九六
與魏次山帖			四九六
與務德知府學士帖	一		四九七
與務德知府學士帖	二		四九七

全宋文卷三四二六

孫 覲 九

賀冬大祀天神示現表

伏睹冬祀大禮天神感格，祥應示現，旌旗輦輅、仗衛衣冠出於雲中，見於道左，上帝降格，來享來寧者〔一〕。圓丘享祀，罄盛服之齋明，上帝鑑親，不違顏於咫尺。爰從開闢，冥著傳聞〔二〕。中賀。臣聞天人精稷之通，若形聲影響之應。豈有上穹降命，白日顯行，真靈接武而後先，雲漢共塗而紛委！顧就陽之吉土，亦出震於東方。瞻冠佩劍履之華，見車駕羽旄之美。駕蒼龍而乘鸞輅，焜耀裊容；出象物而降天神，答揚光烈。眷珍符紹至，大表睿懷，故颿馭載臨，明著肸蠁。恭惟欽承威命，祇被淵衷，肇新禮物之陶匏，奮預晟樂之金石。惟動丕應，有開必先。睹虛光之三燭，已陋前聞；告夢錫之九齡，遠有慚德。臣等親逢熙事，預覲嘉祥，仰誦昭答之誠，愧匪烈文之輔。在天對越，儼清廟肅雍之儀；前席具言，愧宣室鬼神之問。《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一〕「者」下原注：「已上師垣劄子記。」

〔二〕冥：原闕，據《全集》卷二一補。

賀冬祀赦文表

燔柴揚燎，膺上帝之居歆；肆眚推恩，俾函生之均被。渙爲大號，徧及崇朝，凡暨照臨，畢蒙慶賚。中賀。臣聞人君繼天而爲子，莫重精禋；郊祀尊祖以配天，是爲達孝。恭惟齋明盛服，祇祓淵衷，輯三代之彌文，始一陽而昭報。以謂竭九州四海之力，茂對休神；率萬邦黎獻之臣，助成釐事。故推穹昊之祉福，以慰寰宇之歡心。臣出牧海隅，欣聞典禮。從邦甸侯衛之職，不獲駿奔；與昆蟲草木之微，共承曠澤。《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賀夏季禮成表〔二〕

肇禋吉土，涓日至之休成；昭克柔祗，報坤元之博厚。允膺並貺，丕顯顧懷。中賀。切以求象類於陰陽，致明察於天地。三代受命，式嚴肆祀之常〔三〕；兩漢卜郊，乃有合祀之禮。洪惟□□永命〔三〕，駿發德音，邁上聖之勃興，準六經而制作〔四〕。交虚心於祇豫，允答資生；伸母事之至誠，

聿崇親饗。舞咸池以合晟樂，飭齊輅以建大常。壇陞兩城，合於耦數；尊壘異制，寵厥含章。哀對百神，因崇丘於方澤；作爲六品，奠嘉玉之黃琮。用能風雨弗迷，星緯咸叙，充嘉氣於重宇，燭榮光於嚮辰。神人以和，祖考咸格。薦祭如在，畢圭幣瘞埋之儀；肸蠁來臨，致丘陵贏介之物。陛下欽承祇命，祇翼貽謀。蒐舉千載之闕遺，折衷諸儒之稽攷，斷自睿意，發揮稭容。臣等預覲齋明，叨陪陟降。率時昭考，輯曠世之彌文；於赫湯孫，繼自今而作古。《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八代四六全書》卷三。

〔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八代四六全書》題作「賀北郊禮成肆赦表」。

〔二〕式：原作「興」，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三〕洪：原作「恭」；命：原作「裕」，并據右引改。

〔四〕準：原作「刺」，據右引改。

賀夏祭地示出現表

伏睹五月某日皇帝夏至前日陰暘，是夜宿齋，星月明渙。暨至行禮，空中有神物旌旗光景示現〔一〕。精意以享，罄天地之嚴恭；受命咸宜，應乾坤之昭答。清衷所向，瑞應聿懷。陛下講三代久闕之儀，飭千載難行之典，肇稱美報，以答嘉生。求比象於兩儀，制維新之百禮。肆惇宗惟我元祀，

肇舉黃琮；用肅恭於爾明神，躬祠方澤。乃者宿齋祗祓，星緯煥明，將事載陰，風雲隱晦。出郊灑道，具瞻零雨之濛；效駕還宮，始霈隨車之澤。矧乃薦牲奠玉，恍若來臨；飲胙受釐，惕然如睹。至陰肅肅，氛祲出於崇丘；蘊隆蟲蟲，靈光燭於區宇。萬舞有奕，八變告成。咸秩無文，爰致羸物。事地以察，山林川澤之效珍；先天不違，雨暘寒燠之咸若。臣等參陪陟降，預覲嘉祥，祝史無求，福祿自至。豈止膺大祇之景貺，迄用康年；固宜禪梁父以報功，永言配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

〔一〕「現」下原注：「已上並師垣記。」

賀夏祭德音表

躬迎日至，肇禋方澤之祠；哀對神休，翕受柔祇之祉。載均大賚，普洽多方。恭惟戢三代久闕之容，舉千載難行之典，用尊美報，以答嘉生。祇奉方丘，伸嚴命事之禮；外侑列祖，式燕坤靈之心。方溽暑之向晨，被淵衷而盛服。薦祭如在，畢牲幣瘞埋之文；肸鬻來臨，致山川羸介之物。肆推飲胙之福，敷錫函生之民。臣恭布德音，遠縻符竹。奠黃琮之嘉玉，阻望末光；預綿蕝之草儀，樂聞熙事。臣無任〔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二〕臣無任：原無，據《全集》卷二一補。

賀天神示現表

伏睹進奏院報：八月十四夜，上真降於萬歲山之介亭。異香芬郁，鐘磬盡鳴，祥光震雷〔二〕，衆所共睹。又九月張皇六師，大饗明堂，有神光飛鶴之異。奉聖旨，十五日皇帝御紫宸殿受文武百僚稱賀者。肇新禁籙，儼真御之來臨；宗祀合宮，仰榮光之下燭。超越古昔，焜耀衆觀。恭惟祇若上靈，欽承聖考。崇列仙之間館，用格颿游；建嚴父之明堂，以成教愛。乃者季秋薦享，愴深濡露之懷；艾夜齊明，親睹乘雲之駕。皋禽拊翼，流電騰輝。豈徵肸蠁之微，逖示音容之接。蓋誠通幽顯，慰上下之神祇；故德交泰和，合天人之精稭。臣久違持橐，外竊守符，欣聞瑞應之臻，益驗鑑臨之邇。從屬車之後乘，阻望清塵；預奉璋之衆髦，莫陪盛禮。《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二〕雷：原作「電」，據《全集》卷二一改。

賀日有戴承表

皇天祐於一德，罔有二三；大人照於四方，麗乎中正。中賀。臣聞日爲君表，同厥照臨，天應人爲，託於象類。於赫戴承之效祉，獨爲震耀之純休。曰戴以昭上聖之寢昌，曰承以示群臣之丕享。有能得一，已謂殊尤，況當曠世而無聞，豈有同時而並見？陛下總齊七政，躬撫五辰。迺者休氣被於元圭之告成，正朝交於朔月而不蝕。偉茲美象，彌極顯融。昭穹昊之眷懷，慰蒼生之瞻仰。陰雲解駁，方抱珥以揚輝；隆景晏溫，爰再中而協瑞。臣等偶承人乏，莫代天工，仰觀受命之符，有格上天之載。衆非后罔戴，率傾就望之心；無不爾或承，永懷畏愛之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賀明堂表

規重屋之四阿，備合宮之五室。本聖人嚮明而治，以繼照臨；惟天子負宸而朝，具嚴班爵。凡茲臣庶，悉預榮懷。中賀。臣聞三代以還，王者不作，九筵之式，後世無傳。於赫上聖之聰明，紹承景運而興起。自我作古，有開必先。深惟宗祀之虔，大闡總章之制。奔星炳耀，已昭示於乾文；流水蔽川，復助成於雲棟。仰窺詔旨，親諭德音。用對越於上靈，以祇見於文考。避班常視朔之禮，彌極孝

思；伸嚴父配天之誠，以崇專饗。宜一人之有慶，得萬國之歡心。恭惟祇率燕謀，發揚先烈。圓丘方澤之肇造，天地顧懷；禮器晟樂之聿新，神人昭答。載興宏構，大震明堂。臣賀厦自私，分符方遠。奏《我將》之詩頌，疇克形容？續和會之《周書》，敢忘述作！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賀明堂赦書表

禮成宗祀，修累聖之彌文；恩錫庶邦，廣穹昊之景福。一洗寰區之眚，舉霑浩蕩之恩。茲者恭惟皇帝陛下祇燕孫謀，紹隆明德。雖四方之虞求靖，而三歲之典弗違。上以對越在天之靈，下以浹洽好生之德。豈止欲囹圄空虛而慎罰，庶幾俾盜賊向化而革心。臣祇率吏民，布宣德意。想縛儀於路寢，莫預駿奔；均慶賚於海隅，共欣渙汗。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

賀南郊禮成表

穆卜天正，踐迎於至日；躬修廟類，祇載於圓丘。熙事備成，虛心底豫。中賀。切以祥集大命，佑民而作之君；式序有邦，繼天而爲之子。惟動丕應，有開必先，咸自我民之聰明，用能惟帝之降格。而況罄一人之功德，先極於靈承；率四海之歡心，上通於肸鬯。雖曰有赫，惟時居歆。翕受駿

龐，欽翼謨訓。嚴旻天文祖之陟配，對越宏休；增裕陵永泰之鴻名，答揚光烈。惟聖與考，神靈顧歆。享帝暨親，精意昭達。矧乃尊彝犧象之肇造，稿秸陶匏之聿新，咸秩無文，克蠲乃事。告成功以陳禹錫，肇執元圭；致象物爰及天神，克諧晟樂。淵然嘉氣之被，肅若榮光之臨。臣等仰覲侵容，預陪毖祀。奉璋左右，仰依日月之末光；降福孔多，粗識天人之精稭。《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謝神霄宮賜戟表

殊庭秘宇〔一〕，象紫極之規模；列戟崇牙，衛真游於飄歛。分頒率土，焜輝衆觀。恭惟統一混元，總齊化育〔二〕。天人交際，屢昭格於帝臨；海宇欽承，悉函蒙於道蔭。原推瑞命之始，益廣穹昊之休，乃效赤霄，肇新華構。出神兵於武庫，用赫厥靈；命乘駟之王人，寵貽方面。壯彤闈之宏麗，偉獸楯之騰拏。臣叨預守符，獲窺聖作。東皇太一，追誦楚臣之《九歌》；壽宮神君，喜聞漢家之故事。《鴻

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一〕秘：原作「初」，據《全集》卷二二改。

〔二〕總：原闕，據右引補。

謝幸新省賜手詔表

軒衛按行，覲威顏於咫尺；堯言誕布，奉溫詔之丁寧。拜賜預榮，窺文知懼。昔我先帝，董正治官，傳祚至神，增光遺烈。深惟萬事之本，元繫六卿之聯。屬華首之告成，載臨天步；嘉群工之在列，駿發德音。河洛垂文，典謨訓諭〔一〕，以追惟先志之重戒〔二〕，以訓迪爾心之祥刑。見在有官，無常安息。警於庶位，孰不秉心？播告萬方，信風雷之鼓舞；章明百世，爛雲漢之昭回。陛下恭己向明，自躬作古。包舉六藝，群臣莫望於清光；憂勤萬幾，百姓何知於帝力？臣等敢不勉思職業，恭佩訓詞，竭犬馬之愚忠，勉桑榆之暮齒！震風零雨，雖懷賀厦之誠；撓棟折梁，深懼剥廬之刺。《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一〕「謨」下原有「著」字，據《全集》卷二三刪。

〔二〕「重」下原空一「□」，按《全集》此處不空，文意亦順，據刪。

謝穆清殿賜宴表

敞穆清之華闕，使望末光；推慈惠於群臣，肇新宴享。恩私所逮，鼓舞攸同。恭惟德合神明，仁及草木。寶老氏之慈儉，始文王之憂勤，爰設廣除，用陳燕俎。俾爲至德，諒黃屋之非心；與共均歡，繼鎬京而飲酒。乃眷九秋之後，粲然萬寶之成，迨此暇時，親臨法御。錫茲祉福，徧概縉紳。萬舞充庭，大合克諧之樂；九賓在列，均持胥樂之觴。臣叨邇天威，稱慶壽筭。仰承澤渥，雖懷飽德之榮；正省食功，徒積素餐之懼。《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謝曆日表 一

命羲和而曆象，推本天元；頒正朔於明堂，肇修人紀。著爲丕式，寵暨庶邦。恭惟順考九疇，總齊七政。因陰陽以統天地，協用其中；成變化而行鬼神，弗踰於數。乃詔疇人之職，預成告朔之文。臣叨被守符，跪膺賜詔。務農重穀，仰欽授於人時；利用厚生，顧何知於帝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

謝曆日表 二

協修堯曆，遵用夏時，正朔所加，華夷同稟。臣聞《春秋》之大一統，先言王而後春；正典之有常刑，不及時者無赦。以前民用，豈曰空文？恭惟順考天元，稽參辰緯，在璿璣以齊七政，寒暑弗差；調玉燭以和四時，風雨時若。乃先班授，以繼經常。臣敢不推廣聖心〔二〕，務勤農事。震雷出滯，知勸相之有期；流火授衣，識艱難之所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二〕心：原作「人」，據《全集》卷二二改。

謝召赴禁中觀保和殿慶成表

帝宇慶成，方一新於秘殿；王人馳召，得賜覽於清都。念榮遇之非常，實平生之未睹。恍如夢到，曾匪心期。中謝。伏念臣圭竇拘儒，衡門冷族。初慙曼倩之文史，僅有韓生之屋廬。惟循涯甘老於塵中，自被眷每游於天上。省其所歷，詎可殫名？況保和之崇成，據宸極之深密。用宏茲賁，敷奏其功。未來鴛鷺之聯，先容燕雀之賀。超騰凡骨，陟九光黃道之躔；縹緲豐規，覲太乙紫宸之舍。干

霞輝而絢采，激陽景以納光。玉舄璧人，雖聞載籍；彤墀鉅砌，遂獲經行。既瞻皇步之委蛇，復奉威顏於咫尺。斯圖致理，寧獨雄觀！漢殿千門，或侈靡於踰制；堯階三尺，亦儉陋而失中。孰如明堂之所居，自與質文而合度。雖藻繪樂櫨之麗，殊匪人間；而絲毫土木之工，率非民力。故凡改飾於中禁，未始預聞於有司。是豈人爲，迴疑天造。顧荷寵光之異，第增心目之榮。《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廬州到任表

昨蒙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發來赴闕。續奉誥命，除知廬州，已於月日到任訖。初聞詔旨，方脂轄以就塗；再易州麾，復改轅而奔命。已涓時日，祇見吏民。自料無庸，豈其非據？伏念臣奉命寡慮，涉世迷方，唯知服於官箴，不忍欺於屋漏。投閑已久，自絕望於修門；多病早衰，獨懷安於散地。敢圖神聖，全度始終。取其語言政事之能，付以人民社稷之寄。山川壤接，俯近桑梓之邦；鐘釜祿豐，得諧犬馬之養。臣之僥倖，世所指明。恭惟推廣愛慈，一均燾覆。深憐持橐之舊，使竊懷章之榮。乃眷淮淝，尚屯師旅。群偷竊發，戲弄潢池之兵；荒歲薦饑，馴致萑蒲之盜。詎敢稽留掃撲，重軫顧憂！惟當策勵疲駑，庶幾夙夜。拙於謀己，唯無愧之爲安；忠以事君，顧何往而非報！

密州到任表

分符淝水，曾墨突之未黔；易地膠西，自堯天之從欲。訓詞寵被，犬馬爲榮。伏念臣昨者歸覲闕庭，恭承詔命，已趨召節，中易便藩。方問俗以褰帷，復驅馬而出境。頒漢條之寬大，誰暇設施？瞻周道之逶遲，載從行役。請臨劇郡，向意牧民，豈謂至仁，遽蒙曲聽。伏遇慎微接下，以禮處人。顧稟命之數奇，荷慈衷之平施。知臣捐軀而效力，義不省事而辭難；憐臣愛日而用心〔二〕，辰乎來遲而去疾〔三〕。庶幾歲月，冀幸涓埃。《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二〕用：原作「同」，據《全集》卷三二改。

〔三〕辰：原闕，據右引補。

禮制局編修夏祭敕令格式頒降了畢謝轉官表

躬祠方澤，昭格柔儀，申命諸儒，討論故實。偶緣未至，乃誤褒升。不次之恩，以榮爲懼。切以崇坤元之祀祀，涓日至之休成，此三代之常行，於六經而備見。紛紜千載，謬誤一流。肆上聖之勃

興，革合宮而親享〔二〕。天地定位，因丘陵川澤之形；禮在成文，致山林動植之物。維時制作，肇自聖神。頒詔講求，具嚴訓典。而臣分符偏郡，去國彌年，弗預成書，敢懷冒寵！宮師象物，阻陪扈蹕之行；綿蕝第勞，垂錄草儀之始。因人成事，受爵不辭。究皇儀而展帝容，顧常誦記；貪天功以爲己力，豈敢濫居！伏遇敦勸事功，過私名器。仰惟不世之主，冥契上天之靈。已受記於諸神，屢蒙殊應；方向意於儒學，屢輯禮文。臣遠隔清塵，久違華闕，技能無用，年齒浸衰。禪梁甫之基，雖莫裁於盛禮；第從臣之頌，猶有志於昔人。《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二〕宮：《全集》卷二二作「祛」。

代何相謝少宰表

揚大庭之號，丕昭籲俊之公；宰天下之平，浸玷秉鈞之重。恭承明詔，不許固辭。念已試之無堪，荷殊私之未替。臣聞人主論一相，責在股肱；大臣慮四方，義同休戚。未出尋常之見，曷裨宏闊之功？六國帝秦，獨見仲連之大節；三家弱魯，孰知孔子之深憂？恭惟上聖之御邦，允蹈百王之隆軌。群胡南牧，億姓內訌，可謂衆賢馳驚不足之時，豈無一言從容而定之計？宜求碩輔，共底不平。臣以孤遠無朋之身，持迂闊難信之語。一投天聽，遂簡聖心，首冠內朝供奉之班，徧塵三事大夫之

列。愚衷斷斷，實虞牂羊羶首之妖；衆訾紛紛，遂哆南箕簸揚之狀。內愆素守，上負明恩。深審難效於涓埃，所願亟投於閒散，遽叨詔獎，遂正宰司。渙汗已行，循牆莫避。跼高天而踏厚地，獨知稱愜之難；臨深淵而履薄冰，彌積凌兢之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昭智燭，秉執道樞，大開公正之門，躬覽福威之柄，因忘固陋，更濫褒延。念非釋事之時，固昧知難之義。事之以皮幣玉帛而不免，覆車方鑑於後來；或能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結草終期於異日。《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代高麗王謝賜宴表

十行賜札，誕彌遼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鈞天之樂。俯慚虛受，中積愧懷。中謝。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郡。環居島服，習聞夷靺之聲；仰視雲門，實眩《咸池》之奏。方重華之上治，躋累洽之閔休。監二代以敷文，命一夔而制樂。登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君臣相悅。加賁鹿蘋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逖之臣，亦預分頒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蔚爲食侑之光。驟此叨居，殆無前比。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持慈寶，丕冒仁天。通道八蠻，坐致遠人之悅；同符五帝，肇聞鼓樂之音。出大晟之珍藏，作朝鮮之榮觀。兜離一變，慈惠均歡。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聞管籥之音。稽首拜嘉，周邦來賀。臣敢不服膺睿獎，謹度遐方！仰九門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興百獸而率舞，但深傾藿之

心。《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又見《容齋三筆》卷八，《唐宋元名表》卷上之二。

〔二〕此句疑脫一字。

乞今上聽政狀

靖康二年四月十五日〔二〕

右，某伏聞金賊犯順，侵徧郊畿，太上皇帝、皇帝陛下二聖蒙塵，賊臣僭號，中外臣子罔不痛心。元帥大王德望在人，勲業盛大，躬總戎律，王室所憑。方今道路不通，威令阻隔，百姓歸命，兆民係心。伏望大王傳令四方，總決庶務，上體二聖屬望之意，下答黎庶歸仰之情，指揮將臣，征伐醜虜，收復京邑，奉迎乘輿。某等情迫於中，憂憤所激，謹具狀令修武郎王倚、保義郎趙子昱奔詣行府申聞。某等不勝惶懼激切虔祈懇禱之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

〔二〕年月日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代何相辭恩命狀

揚庭讀命，方申考相之嚴；當軸處中，更誤選賢之舉。輒輸悃款，上冒聽聞。文昌萬化之原，僕

射百僚之表。勝殘去殺，當屬善人；扶顛持危，安用彼相？以天下孤弱僅存之勢，方衆賢馳驚不足之時，強虜肆行，稱兵亂闕，群奸不靖，怙衆興訛。將吏無干城捍國之功，士卒無致命效忠之義。坐視兩河之赤子陷溺而不能自還，必有一代之忠臣作新而與之更始。如臣淺陋，曷稱詳延？傷錦敗材之憂，莫補仲山之袞；折鼎覆餗之懼，難調傳說之羹。聖心方謹於旁求，小知已難於上稱。伏望陛下任人立政，深斥官邪，即命記功，當圖近治，收還成命，改用真賢。師尹之節巖巖，莫副具瞻之望；一介之臣斷斷，尚希知止之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辯受僞官狀

建炎元年六月〔二〕

臣在宿州見朝報，有臣僚言章稱「受僞楚官爵，預議論，有如孫某者、李擢者」，奉旨散官安置。伏念臣自靖康元年八月和州召還，十月蒙恩召試中書舍人兼侍講、資善堂撰文官。十二月初三日，權直學士院。皆淵聖皇帝親擢，詔劄具存。又因提舉東壁統制官不散持友〔三〕，例降三官，至今尚未牽復。又自拘執虜營七十餘日。至三月二十三日放還，次日便在假，即不曾赴中書後省、學士院供職。二十七日，虜人以臣元北放還數人，復見追取。雖一時竄匿得免，而開封吏卒圍第追捕，窘辱百端，憂悸成疾，一向家居，在假不出。直至四月二十四日，陛下行臺至南京，有旨催發一半官吏，以臣充管押圭寶使。二十五日方參假受敕，太后臨遣，徑赴行在，所有前後請假關牒，見在中書後省、學士

院、閣門、御史臺，可以照驗，即不曾受官爵及預議論。□人行遣〔三〕，徙置遠方，實負天下之至冤。只緣圍閉以來，傳聞失實，不知仔細，一列論列。若不陳訴，何由自明？伏望聖慈將臣三月二十三日以後放罷月日，體究詣實施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六。

〔二〕年月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三〕友：原闕，據《全集》卷二四補。散：疑作「善」。

〔三〕人：原闕，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三四二七

孫 覲 一〇

科舉前期榜諭避諱事奏

政和六年十二月

頃年科舉之法，三歲詔下，以廟諱御名大書之榜，揭於士人游集之地。腥穢混雜，途人蹂踐，徒致褻慢。望特詔貢士院及內外學校，如遇試，許令前期出榜告諭，諸犯名諱爲不考試，更不得揭示偏傍及板榜之類。《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一〇（第五冊第四二九五頁）。

乞編次遺書入崇文總目并別製美名奏

政和七年十一月

太宗建崇文院爲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秘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始以崇文院爲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

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譌次，增入《總目》，合爲一卷。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一九（第三冊第二七六四頁）。

請正蔡京父子誤國之罪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

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令遣使臣，捐棄金幣，以爲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爲構怨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變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爲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寘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朋黨，交通贊御，竊弄威柄，粥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賊狼籍。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妄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凶焰益肆。覆出爲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千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于是狄人乘閒鼓行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朝綱，貶斥

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構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藉藉不平，未可以但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顧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遽上聞〔三〕，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挾輕賫〔三〕，一夕遁去。君父惇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關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爲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所無不至。而京又善爲奸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于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晦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靖康要錄》卷三，十萬卷樓叢書本。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九，《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續資治通鑑》卷九六。

〔一〕狄：原作「敵」，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二〕此句右引作「一聞邊陲有警」。

〔三〕挾輕賫：右引作「擁寶資」。

乞正蔡攸童貫誤國罔上之罪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

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構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于黼，此群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共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摭略爲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爲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懷奸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乃王師之北伐也，貫爲宣撫使，攸寔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詞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興造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賣國，構怨結禍，使狄人因以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寔縱之。攸見邊報警急，貫側遁逃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

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艫相啣，盡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爲萬世賊臣之戒。《靖康要錄》卷三。

請正童貫六罪奏狀

靖康元年二月

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構成邊患，于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爲首難之人，寔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爲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間道。粥賣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荐舉，而輒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叙，而擢登侍從者。奸賊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庫府，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而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刺爲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

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需，奄爲己有，而嚴立軍期，取償于州縣。頭會箕歛，民不堪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己，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良民以致首級，于是民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勛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兇愎桀驁，長惡不悛，怙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具此六罪，何所逃于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靖康要錄》卷三。

乞落職蔡氏弟姪子孫等奏狀

靖康元年三月

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攘取國家爵祿之寵，萃於私門，弟姪子孫悉從班列，或視近弼。薦紳士民，憤怨歲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於天下矣。近聞王閔孚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攸、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殿學士駙馬都尉蔡偁、顯謨閣待制蔡仍、直龍圖閣蔡衛，皆自戎寇迫近旬畿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攷覈，具見罪狀。并右文殿修撰王師服，並

乞依王閔孚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太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庶官，內蔡偉乞依祖宗舊法換授右列，以示典憲之公，慰四方之望。《靖康要錄》卷三。又見《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卷上。

劾童貫十罪奏

靖康元年三月

按童貫竊據兵權幾二十年，出則爲宣撫而不受制密院，入則領密院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隳壞法制，其罪有十。《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

辭免待制奏狀〔二〕

建炎元年

臣伏自去年閏十一月二十五日京師失守，詢詢夜二更，上降親札宣召，臣等聞命馳赴，而門禁已不通，乃自城南西岡循蔡河直北，繇宜秋門以入。通夕大雪，四面縱火，煙焰燭天如晝。衣冠士族毀容易服，纍纍然趣萬勝門而去。閒關亂兵中至東華門，騎吏皆不得從，獨持一笏以入。有頃召見，上已微服坐祥曦殿後。內侍云：舍人由玉階上。而學士莫儔以館伴虜使，劉晏爲亂兵所逐，不知所在，吳玠偶得疾僵仆坐閒。故臣獨掌書詔，凡遣使命，自景王室鄆王，及陳過庭、孫傅、何桌等國書，多自撰述。而有司悉已奔散，繕寫緘題，又出臣手。御膳亦已闕供，臣等二日不火食，五日衣不解帶。

上憐臣寒甚，賜一大袍，尋爲鄭建雄所竊。無何，二十七日，衛士雜然欲邀車駕跳幸，而賊四合，無所向。群譟宮庭、劫請百出，始排闥不得入，又有斧延和殿門，遂毀徹乘輿服御之器，剔取金玉納之懷中；復攘酒數十壺，群飲大呼，醉溺殿上；殺內侍四五輩，兵仗狼籍，僵屍流血，上不能禁。命駕登宣德樓，而群卒爭挽御衣請行，賴景王攘臂麾却之，乃止退。御祥曦殿，詔衛士坐兩廡下，太官給食，上手持一劍顧臣曰：「賊騎下城，與卿等死於此。」

三十日，臣等侍輦幸青城，群臣多以無馬不及往。出門遇鐵衣數百，各持一戟來道，以衛至掖門宰執位。越日，淵聖面諭臣作稱藩一表，臣以非本職固辭。何桌曰：「更召執政、待制同議。」群臣莫肯對。桌曰：「君父在患難而不顧，諸君忍出於此耶？」淵聖變色，臣頓首奉詔，草表以往，不合。虜使別持一紙書來，大率言海上請盟，以至交惡，疊疊數百言，請以此意作表。臣就用本語稍加隱括以應之，又不合。復令別用四六引事實爲之。淵聖諭臣曰：「朕欲亟歸爾，卿勿計空言可也。」桌亦不作，遂自操筆爲之。時有起居郎胡交修在傍知狀，然使者五反而後定。

當狡虜連擾之艱，值國家非常之變，靖康國破，淵聖表降，亟欲援吾君擠陷於不測之危，豈復計此身誅絕於中興之後？有喧公議，請寘嚴科。凡此誤朝，誰爲禍首？俾二聖辱在泥塗而不問，則一時信於翰墨以何尤？

正月初九日，二酋致書，請上出城議尊號。何桌面奏宜如書。十日，復幸青城，舍親王位。供帳蕭然，饋餉皆不至，群臣相顧失色。蕭慶諷李若水留官吏三百人，餘悉遣歸，故人多放還者。於是虜

人以數輩持兵守闔，謹誰何。日將入，掩關外向，以鐵繩維之，燃薪擊柝，傳呼達旦。上不堪幽閉之辱，往往出涕。

十四夜，中貴人劉當時傳旨召臣，臣亟往。方進晚餽，何桌侍傍，命臣坐，賜以卮酒，上輟食語臣曰：「卿作即事詩，須用三百字。」臣言車駕未有還期，臣等憂懣無聊，而三百字非立談可辦，容臣退思，以候他日。桌曰：「聖情不悅，群臣當有以娛侍帝者，賦詩不足辭。」上曰：「以『歸』字爲韻」而內侍輩持燭操筆、研摘紙，趣臣：應詔。臣不獲已，以絕句一首詩成進御。又令賦回字一篇。上大悅，復賜臣酒，仍召馮澥、曹輔、吳玠、李若水、譚世勣、汪藻同賦。群臣見歸、回二韻，益悟聖意所在，不覺歔歔。鼓三通，劉當時哀集臧去_三，臣等拜辭以出。繼此，二酋遣使須求。凡上所不欲見之書札者，必遣臣密諭孫傅，凡六七遣矣。

二月五日，赴擊毬之集。比還，意不懌，何桌亦有憂色。六日，淵聖復遣臣抵孫傅，命臣坐，賜食，且曰：「卿與朕同艱難之苦，無憚行，朕不忘卿也。」臣頓首曰：「主憂臣辱，何憚一行！」既出，獨怪聖語遣勞如此，莫測其故。比出館，忽遇鐵騎數隊分立泰裡門外，見之大驚。行次藉田，復爲數騎所庶留。止墻隅間，而內使全淵亦來，徐見三百餘騎自南北至田所，一人舉鞭招之，而身在中矣。未幾，鄭寬之、梁平、王孝竭、王宗沔自城中來，亦留不遣。薄暮，使人傳國相令，召臣等入青城伺候。內東門一胡出，持小紙，傳喚梁平、王孝竭、王宗沔、金淵四人姓名，與俱入，留臣與寬之待門外。良久，四人者出，臣挽孝竭等，問知其故，驚悸失聲。《三朝北盟會編》卷七〇、七一、七四、七

八。

〔一〕此文不全，各段皆係節文。

〔二〕臧：似當作「藏」。

謝除中書舍人表

代言辭掖，叨司史之贊書；持橐近班，綴甘泉之法從。縉紳所重，翰墨爲榮。豈謂臣愚，亦蒙試可。中謝。恭以聖神獨御，鑑臨萬方。必有訓誥誓命之文，大敷群聽；用能禮樂征伐之出，咸仰至明。惟茲辭令之臣，特重典刑之任。格於兆衆，以達聖心，使四方咨嗟而聳聞，百世驚動而興起。昔堯言布天下之廣，由傳誦以至今；《周書》誥群下之詳，以煩悉而行遠。豈臣么麼，所可使令？恭惟皇帝陛下有堯舜之文章，躬神禹之律度。以天縱多能之將聖，群臣莫望於清光。乃以創殘之餘，猥塵潤色之選。昭回雲漢之在上，光景畢陳；繪畫乾坤之爲容，迂愚已甚。況臣罹譴逐，內積憂傷，心則不强，身其餘幾？然而見知於欲治之主，所遇者難得之時，臣敢不灑濯其衷，明慎所職！體訓辭之深厚，期配昔人；師訟雅之溫純，以章洪烈。《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

辭免撰蔡京王黼列傳奏

乾道三年八月

被旨令撰蔡京、王黼等列傳。伏見《神宗實錄》藏之金匱久矣，紹聖以來，兩經刊削。今有二書。臣今被旨，所當書者，皆誤社稷大惡，更無記注日曆爲根據，而出於一夫之手，他日怨家仇人襲紹聖之跡，指爲誹謗，吠聲之衆，群起而攻之，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奉詔惕然，以樂爲懼。況列傳之體，合得州里、世次、出身、踐歷，歲月終始。移文所屬，督責報應，皆非臣所能辯。欲望察臣衰謝，非宣力之時，而私家亦非修史之地。今欲自蔡京以下臣所親睹事迹有實狀者，旋行記憶。每得十數事，則繕寫續申實錄院，以備史官采擇。乞免臣下筆作傳，以追越職出位之咎。《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七（第三冊第二七八八頁）。

皇子謝賜御書孝經十六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御書《孝經》十六句者。睿謀垂裕，夙承父訓之嚴；神畫疏恩，備舉聖經之要。因心立教，拭目知榮。臣某惶懼惶懼、頓首頓首。惟夫子之發微言，爲魯參而陳孝道。首述君親之事，謹始及終；復虞富貴之移，戒危與溢。身行口言之無失，天經地義之兼該。事可法，德可尊，表裏俱正；居致敬，養致樂，造次弗違。神明四海以交孚，進退一忱而匪懈。有倬飛鸞之翰，於

昭貽燕之謀。二八句之特書，撮其樞要；千萬人之咸悅，始於家邦。仰倣邇英之屏，俯殊制旨之注。矧熙朝資善之學，肇祥符丙辰之春。詔儒臣而讀是經，錫宸章而刊諸石，游觀洪藻，宏賁前猷。臣德匪溫文，性慚岐嶷，出有師，入有保，蚤齒虞庠；親則父，尊則君，恪趨周寢。曩者分封之渙號，誨之全孝以移忠。旨趣會於五經，未窺聖蘊；德教加於百姓，徒仰皇仁。載睹河洛圖書之光，如親洙泗問答之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學稽古典，筆寓天常。作嗣萬年，受祉而及於子；冠冕百行，得手而應於心。祖武可稱，人文增煥，臣敢不聿嚴琰寫，式廣家藏。朝夕歌六章之詩，遠邁唐宮之賜札；夙夜事一人之訓，恭修建邸之陳圖。《唐宋元名表》卷上之二。

降金表草

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

三匝之城，遽失藩籬之守；七世之廟，幾爲灰燼之餘。既煩汗馬之勞，敢緩牽羊之請〔一〕。上皇負罪以播遷，微臣捐軀而聽命。

社稷不隕，宇宙再安。《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一。

〔一〕此句《三朝北盟會編》同卷引《靖康要盟錄》所載曰：「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

全宋文卷三四二八

孫 覲 二

與万俟卨參政書 一

某頃者學省獲奉周旋，才疏計拙，輕犯衆愠。初不謂得罪於秦公，一至於此。紹興初載，某罷臨安府已數月，而吏部侍郎李光同謀中傷，誣奏贓罪，遂起大獄。獄吏觀望，鍛鍊逾時，治贓而私家無一物可追。以價錢爲贓結罪，而公安無一字書押？以衆證爲罪，至大辟，三免投荒，喪妻喪女，存沒狼狽。自宋興以來，臣寮被罪，亦未有如某之甚者也。久之，二相相繼罷去，某始敢上書扣閤投訴。當是時，公論翕然傷屯悼屈，侍從官二十餘人相率造堂，乞開陳如章、許令自便，還葬死者，存拊生者。旋蒙恩貸，歸宿田里。稍復官資，又過所望。未幾，秦公自臨安留守入冠樞輔而復相，某追懲往咎，吹齋救過，杜門屏跡，不交人事。間遇醉人推罵，輕薄子擲揄，則好言辭謝，惟懼一失其意，則撰造無稽，逢彼之怒，又陷於不測。人窮至此，亦可憐也。今者參政秉鈞，爲天下公議之主。自維曩

時學校，實無他腸，而狂疏褻拙，自觸禍機，祇可閔笑。幸遇參政得君行道之時，開闢公道，崇尚寬簡，如某輩，始知有生之樂矣。然滿堂飲酒而一夫向隅，終日執爨而獨不知味，是宜大君子隱然動心焉。第蒙垢三十六年，竄伏田里〔一〕，舉朝無識面〔二〕，名跡湮淪，殆將與草木同腐，非參政，尚誰望耶？某被罪本末，已具章疏奏陳。如蒙降出，一經省覽，伏望慨然興慈，哀憫餘生久負大謗，加惠衰晚，造膝之際，一言敷奏，俾從諸公近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投老殘年，無復榮望，尚冀一洗無辜，少攄冤憤。豈惟一身受賜，而四方觀聽，亦足以少占公議之申〔三〕。干冒威尊，汗流至踵。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〇。

〔一〕竄：原脫，據《全集》卷一、庫本、傳校本補。

〔二〕識：原作「半」，據傳校本改。

〔三〕少：原脫，據《全集》、傳校本補。

與万俟參政書 二

某去國三十年，一時丞輔侍從之賢，往往知名，而無一日之素。屬者聖主尊用老成，參政入侍講帷，進登政路，某側聆除音，爵躍起舞，不知履齒之折也。輒恃平素，修一啓事，贊門牆之喜，已成復毀，至于再三。重念某數奇命薄，轉喉觸諱，自建炎已來，姦諂成風，開口動筆，喜事者便醞釀以

爲譏謗。方某守臨安，秦丞相參政事〔二〕，嘗具一啓省問寒溫，致州郡進賀之禮，而讒口媒孽，卒召愠怒。大臣得位，中外搢紳修書爲禮，道古今而譽盛德，庶幾解顏一笑，而風俗之壞，迫人於嶮，以爲進取之階，百端奇詆，不肯見恕。以素不說之心，而輔以疑似之謗，竊鉄之嫌，又成大咎。恭惟參政以天下爲度，區區竿牘小禮，左右豈少此哉？他日進謝，亦未晚也，故止用劄子〔三〕，以抒下情。儻蒙鈞慈矜憐舊物久辱泥塗，援之擠壑之中，酸蔑一言足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〇。

〔二〕「相」下原有「已」字，據《全集》卷一、傳校本刪。

〔三〕子：右引作「自」。

與宰執書

某名挂罪籍，久爲天下之棄民，伏遇聖主躬攬庶政，親擢丞輔，開示大公，以幸天下，召還逐客，遠至嶺海，皆被甄收；追錄故侯，下及泉壤，亦蒙褒贈。朽骨再肉，溺灰復然，覆載之下，無一夫不被其澤矣。如某者，負天下之大謗，一敗塗地二十六年，謂當賁恨而死矣。側聆某官慨然有刮垢滌瑕、噓枯吹生之意，幸甚過望，不可言也。念欲上書叫閭，繞繞焉追訟故怨，則不免瀆亂君父之聽；衰老餘生，逢辰千載，泯默不言，又無以副廟堂全度之恩。躊躇不決，遂至淹時。不能自己，於

是齋沐裁書，投匭上奏，而廢學已久，言詞淺訥，不足以感徹上聽。伏遇某官持衡爲天下之平，終此大惠，發一重言，出焦桐之本於爨中，起涎頰之駒於櫪下，除落罪籍，復齒平民。雖膂力已愆，無以酬翳桑之恩；而精誠未泯，尚堪圖結草之報。《鴻慶居士文集》卷一〇。

與侍御書

某靖康初待罪侍御史，言狂計拙，輕犯衆愠，故任中書舍人日，當國者誣以僞官，責受副團，歸州安置。其後以龍圖閣學士守平江。言者以某嘗建言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落職宮觀。平糴常平者，出於漢魏，非安石所建也。仕不知止，輕近刑禍。比守臨安，遂陷不測。某聞命就道，省愆念咎，布衣蔬食〔一〕，無所怨尤。每讀書傳，見昔人被讒得罪，死於刀鋸鼎鑊者，則欣然以得此生爲幸。時有感寓，作詩自娛，無怨懟一詞。旋蒙聖貸，歸宿田里，雖子弟之有官者，追懲既往，不復求仕。尋遇郊沛〔二〕，叙奉議郎，二十二年矣。自以寵祿過分，遂挺災患，俸錢布絹〔三〕，不曾支請；夏秋二稅，先期輸之。間遇郡守監司追索積欠，獨無一金之負。有沙田數十頃，經界時，校吏受鄰田之賂，增苗百餘石；鄰田高下，一等改作陸田，不納升斗。時胡思、徐林方以經界被罪，不敢陳訴。自永感後與孀嫂、舍弟同居四十年，兒姪男女十四人，所通婚姻，皆士大夫之貧者。交舊委作墓志、行狀數十家〔四〕，不受一金之餽。侍御嘗守蘇、常，家在京口，區區聲迹，固已知聞。如使某果犯重譴，二紀

之餘，闔門自屏，悔過自訟，宜在赦除；況屬無辜，盡出獄吏承望風旨，以無爲有。不於公得君行道之時，冀一言昭雪，則知他日之無及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〇。

〔一〕「守臨」至「蔬食」二十字，原作「死」，據《全集》卷一、傳校本刪補。

〔二〕沛：庫本作「祀」。

〔三〕布：原作「不」，據庫本改。

〔四〕數十家：《全集》、傳校本作「凡十數家」。

與范丞相書 一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司造朝，馳書贊喜。無何，觸罪罷去，携孥累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於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親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而裁書〔一〕，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於三四，卒不獲已，願效其愚。某竊觀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枵然不適於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救今日之亂，且置元豐、元祐勿論，宜度時之所宜爲者，急起而趨之，如拯焚救溺。不然，襲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夷侵暴，群盜相挺而起，所宜尊寵戰士以效命致忠，而賈讜輩以言章擯斥於清流之外〔二〕，激怒姦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王

朝〔三〕，而詹父以恬退〔四〕，蒙詔獎進學士，以固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鏤《通鑑》書板，罷轉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州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百餘輩，官亂民貧，視宣和爲甚。而改天長、江陰爲軍，尤爲無理。兩州既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召募使令，掊聚祿廩，創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爲也？某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爲戰艦，毀徹廬舍以廣壕塹，斬伐丘墓以創樓櫓，掘地陷馬，編木爲大筏，率米爲糧，斂錢犒軍，掊取繒帛爲袍襖之屬，凡戰守之備，修舉亡遺，而民力亦盡。大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前二守之勤勞，兩縣之備禦，第以上應詔旨，下以疑誤邦人，故吳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肝腦？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爲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戚方、郭吉、劉遠、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爲盜，虜已去又招安爲兵，既往之敗，可以爲鑑。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亡實，其禍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摩上之言，諫垣論刺宰相之疏，天下傳誦，以爲口實。今以天下宰居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二患未去，則四夷猖狂，群盜椎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未易以歲月定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棄捐官爵，如用泥土；而妄言無行之徒上書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則詛誅君父，謗

罵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興訛造訛，更唱迭和，鼓惑群小，激怒軍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苗、劉伏其誅，而人猶以爲冤，皆此輩爲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今日行某事，言而罷之；明日用某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去之矣。是其言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盡其所厚善者爾。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群言亂政，必致誤朝之譴。然則奈何？嬴秦之亡也，劉、項相拒於滎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騎士，亦時時審問邑中賢豪〔五〕。至於駕馭群臣，則踞牀洗足，溺冠騎項。所謂盛服先生，諫爭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有良、平腹心之親；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而無閒。或借箸於食前，或排闥於卧內，附耳而談，躡足而悟〔六〕，如疾痛苛癢切於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七〕，故能蹶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譊譊然陳說詩書，上章謹譁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爲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跨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爲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爲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爲護軍而諸將盡讙，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沒世不可得；幸而得之，必不爲用。用諸生則不能鬪，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效，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皁囊之封，又隨而至矣。爲相公之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訛，革去淫名文具之害政，深究天下治亂之實。今日用某人，明日行某事，造膝開陳，勿

疑勿貳，如句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謬悠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於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尉民望。不然，去就有義，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

〔一〕而：原無，據《全集》卷三、傳校本補。

〔二〕讜：原作「誼」，據《全集》、庫本、傳校本改。

〔三〕王：原缺，據《全集》、傳校本補。

〔四〕父：原作「人」，據《全集》、庫本、傳校本改。

〔五〕審問：原作「間」，據庫本改補。

〔六〕「而」下原有「悔」字，據《全集》、庫本、傳校本刪。

〔七〕「不」上原有「而」字，據《全集》、傳校本刪。

與范丞相書 二

某伏審某官登進台司，兼摠將相，得君得位，千載一時。他日西垣所聞異夢，天人之契，合若符節，私心喜慰，宜倍萬於常情，故率意之所欲言獻於下執事。區區之意，謂宜綜練名實，拂拭尤累，廣收材用，以佐中興，庶幾大有爲於天下。書上彌月，忽有人傳示季陵得罪一章，讀之悵然悟笑。執

事位宰相，不遠千里，移書獻言，意廣才疏，乃與罪人同爲一律，平生所向，輒值墻屋，殆類此也。夫相公高情大度，察知食芹暴背之意，不厭其狂，手枉誨飭，辭義卓然，禮遇有加於平日，伏讀三四，則又大過所望。某志節衰落，避讒畏譏，茹齋而吹，見月而喘，不堪爲當世用矣。獨有峴弟得一官，尚欲試吏，輒以手足之故，冒瀆鈞聽。陶鑄一諸司官屬於二澗間，過蒙矜許，幸甚！峴近又從鎮江劉帥之辟，以長興縣丞薦於朝，二者惟相公審處其一成就之，爲私門之寵。復有一事，輒恃恩紀上扣。馬迹山巡檢鄧士宗，今春兩遇潰兵據山就糧爲盜，士宗躬率士兵乘船戰於大風浪中，鏖擊遂捷。是時，知州事儲錢糧數萬，率合郡官屬退保北山，皆賴士宗力戰而免。本州已保奏上之朝廷，未蒙推恩。某寄家島上，親睹兩戰之捷，亦是當時獲全一人之數〔二〕，所以不避僭率，上瀆威重。伏望早賜檢會施行。皇恐，不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二〕全：原作「金」，據《全集》卷三、庫本、傳校本改。

與范丞相書 三

某賦命奇窮，遭罹兵亂，遂爲天下之罪人，念舊屏居，已絕榮望。伏遇相公不遺窮陋，誤恩起廢，開廣上聽於三至投杼之疑，力排群言於十夫推撓之手，擢居方面，還復從班。奉詔竦然，已過所

望，重勤使介，貶損誨飭，恩言尉籍，衰病增光。顧以罪戾之餘，何以上副委曲保全始終錄用之意？竊惟餘杭重地，東接會稽，走集之路，三經大盜，冰消火燎，殆非飭厨傳、稱過客之時。平江之敗，覆車未遠，愆冥妄發，馴致紛紛，必又上勤典憲。伏望相公哀憐加惠，且令依舊宮觀，少俟衆怒稍平，然後出從驅策，庶幾區區有以自效。俯伏俟命，流汗至踵。不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與范丞相書 四

某蒙恩復侍從，擢領大邦，顧疏拙不堪憂寄之重，亦再具奏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待命，即日奉詔奔走赴官。側聆俞音，敢布腹心，上瀆鈞聽。竊見臨安大盜之後，實及一年，四更守帥，經理殘壞。凡朝廷寬假守臣之權宜，一時燒殘不盡之餘力，至某皆不復有矣。官寺府庫，倉廩酒稅，更無一椽片瓦。丘墟如故，獨有城上篋籬數千，爲守禦之備，而城身摧壞者三百餘丈。方揭榜禁止往來，又於於潛縣築屋二千間，爲退保之圖，皆茅竹爲之，不可移用。清和坊歲計酒百餘萬，今未及二十萬，猶未有蒸煮者，而鈐轄司使臣冗食者六十餘人，如此類理合詳具，恐涉論說長短之咎，不敢一一具陳。某屢遭讒斥，志節衰落，無復激昂自奮敢爲之心，而百敝紛然，不忍坐視，必又妄作，輕犯重怒，以陷不測之罪。反覆思之，只合引去。改用賢才與有重望之人，奮然不顧怨怒，以漸罷行，庶幾上副使令之意。某起於罪籍，方蒙恩宥，人微資淺，踐蹋無嫌，與其不量可

否，自致顛隲，不若逋慢獲譴，自投閒散。伏望相公哀憐加惠，陶鑄一宮觀差遣，不勝懇禱之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二〕茅：原作「芽」，據《全集》卷三、傳校本改。

與政府乞宮觀書

有客過郡，傳行在士大夫譁言：「某到官已來，凡朝廷堂除與吏部差注之官，皆拒而不納；又以無罪逐都監王子毅，欲用其闕。」某笑而答曰：「此鎮撫使所爲也，則吾豈敢？」未幾，親客移書與道路所聞皆合，然後知傳者不妄。某人品么微，叨居大府，不協人望，自然如此，固當一言而後引去〔一〕。臨安府守臣著令得奏辟郡文武官一員〔二〕，某到任後，準令辟毛汝能添差兵馬監押，奏劄具在，可覆按也。設欲辟官以代子毅，既有著令，便合衝罷，不必誣以罪也。今奏乞添差，則不必逐子毅也〔三〕。子毅罷後，某未嘗辟兵官填闕，則造言之妄，可不攻而破也。至如朝廷堂除、吏部差注之官，必有主名，或訴於朝耶？或訴於部耶？萬一出於流言，試以某所辟之官參攷所聞，真妄自見矣。朝廷命守臣薦士，非以爲恩也，蓋欲舉所知，以共圖職業耳。然事涉觀望，則不敢舉。某被詔合辟縣令兩人，以無可充選者，至今未敢應詔。以此驗之，則逐無罪之王子毅，又拒已差注之官，此何理

也？然自紛紜以來，種種懲艾，雖贓汙狼籍、吏民交訴，監司按發如張永世等不敢治〔四〕，所以避用闕之嫌。州縣官踰月不赴〔五〕，於法當罷如趙士傳等不敢却，所以弭拒命之謗。低回固避，內愧平生，上辜任使，失職廢法，妨礙賢者之路，某之罪在此。時事多故，狙詐成群，風俗大壞，莫甚今日。尊爲天子，群姦造訕，激怒軍士，固嘗不安其位矣；貴爲大臣，一妄男子片言投匭，便成動搖之謀；居下訕上，堂陞陵夷，無復尊尊貴貴之法，皆朝廷自壞以至於此。某起於罪籍，衆怒未解，吠影本出於一犬，撓推遂屈於十夫，若不亟去，浸潤既久，投杼之疑，雖慈親有所不察。今已具奏乞宮觀差遣，伏望鈞慈早賜施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一〕後：原作「復」，據《全集》卷三、庫本、傳校本改。

〔二〕辟：原無，據《全集》、傳校本補。

〔三〕也：原無，據右引補。

〔四〕世：右引作「嗣」。

〔五〕月：右引作「年」。

與李少愚樞密書

伏遇某官不忘窮陋，擢領大邦，已具懇辭。又蒙貶賜誨飭，開讀恍然，以榮爲懼。方俟造官具啓

事占謝，而區區私義，有不得已者，須至投誠上訴。某自念平生居心不靜〔一〕，喜事妄作，屢致怨憎，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模稜，趣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軍兵之仰哺者數千人〔二〕，官吏之冗食者二百餘輩，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州財用之所從出，悉廢於吏謾，敗壞略盡。不忍坐視，駸駸技癢，又欲妄動以召衆怒。重以行殿近在一水，毫釐過失，無不暴陳。如某資淺望輕，誰肯信服？莫如解去，全璧而歸。伏望樞密不忘夙昔，力賜開陳，俾釋重負於丘山，還奉真祠於香火。南面稽首，恭俟俞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一〕靜：原作「淨」，據《全集》卷三、傅校本改。

〔二〕哺：原作「嘯」，據右引改。

與張全真參政書 一

某自聞參政大用，適在罪籍，不敢輒道私書，爲左右之賀。日者貪吏暴怒，侵漁閭里，民情汹汹，其勢可憂，輒恃一日之雅，誦其所聞，參政少加意，幸甚！伏自大盜入境，小盜因之，城邑保聚，焚蕩一空，生者罹炮烙刀鋸之禍〔一〕，死者蒙斲喪暴骨之辱。剗剔孕婦，割截兩乳，以殺爲嬉，流血千里。夏秋之交，饑疫相熏，流屍不藏，暴骨如積；良田沃壤，化爲蒿萊；高門甲舍，聚爲瓦

礫。此參政桑梓，固已飽聞。然州縣官吏無司存可居，無獄訟可聽，無職事可爲，類皆挾吏卒，持柵械，操箠，追迹盜賊所不至之處，發人之廩，錄人之橐，鞭笞百姓，執縛婦女，所過騷然，與盜賊無異。如橫林周恭先迪功^三，與其弟開先家四十口，皆沒於盜，而恭先被炮燔而死，獨餘開先、高氏歸宗之子，年未滿十五，縣吏催錢，縛寘空舍，擊之幾死。周滂奉議三十口，與恭先家同時遇禍，止一子得脫。亂後病傷寒，不知人，縣吏至，無應門者。直入卧內，曳其足而下之，兩日遂死。又有朱宇泰者，武進鄒墟大族也，子女、奴婢、廬舍、牛畜焚戮無遺，止存父子三人，而宇泰不勝縣吏迫切之苦，遂赴水而死。又有小井沈國章者，若妻若子，若婦若女若婿，皆戮死。所餘一幼子，遂以雙丁入役，其婿則許知微弟也。橫林、小井，某舊所居，宇泰乃從妹之舅，皆耳熟焉。得詳具以告，他不能言也。方金人在杭越時，邦人不堪苛暴誅求之害，以手加額，祝之使來，意其亂定，必下寬恤之詔，以紓此無告之冤。無何大盜殘燬之餘，橫斂益甚，一郡百太守，人人求索自便，而無所措其手足。雜然興訛，謗罵詛誑^三，憤憤不平之氣，相顧而無所發。忽聞下土豪糾集民兵之令，此令已行，而貪虐不已，則鉏耰棘矜，相聚而剽吏，以復仇怨，其中十州，又提而爲盜區矣。伏望參政哀憐加惠，出此遺民於塗炭溝壑之中，少寬其怵迫不自聊賴之意。今州縣官寺簿書刑獄、倉廩府庫皆無，有如縣丞、簿曹、掾官添差添監酒稅之類，皆可罷可併。大軍之後，桑柘蕭條，窮里空舍，鞠爲草莽，如里正長之類，又可減半而優爲之法。官吏坐贓，宜如太祖、太宗之制。胥吏輩取人一錢以上，或持文檄輒至鄉村，許告捕治以軍法。此拯焚救溺之權，除殘代虐之政，愛民恤下之實。望參政果斷而力

行之，豈特惠此一方，天下實被其賜。《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一〕刀鋸之禍：原無，據《全集》卷三、傳校本補。

〔二〕周：原作「門」，據《全集》、庫本、傳校本改。

〔三〕訛謗：原作「謗訛」，據《全集》、傳校本乙。

與張全真參政書 二

屬者輒恃雅故，敢薦所聞，參政不以位貌爲間，賜之誨飭，且諭以收錄甄叙之意，發書三復，感愧不可言。某疏慙忤物，逢世大亂，多難百罹，所欠一死，殆無意於人間世矣。建炎即政之初，錢塘勤王之後，獨先衆人，力請補外。參政所見，重上方宵旰，不敢遂圖便安，願試一郡自效，而非本志也。去歲守吳門，令州人徙去愛戀，以舒肝腦之禍，馴致煩言，雖蒙聖察，尋以他罪罷去。去郡未幾，大盜入境，既保頭顱於一障之乘，又全家室於五湖之阻，兩州塗地，獨爲幸人，豈復僥求，更生意外之望？於是屏去衣冠而不敢服，減徹酒肉而不敢食，藏去俸歷而不敢求請。所願弭災厭難，以盡餘年；布衣葛屨，自放於耕農漁釣之中。漸爲醉人推罵，輒復自喜，所謂金馬玉堂、西清延閣之寵，豈敢更入夢哉！重蒙鈞諭，空知感激。惟是峴弟初得一官，尚欲試吏，願出於鑪錘，便辱矜許，而謝

參書意似未可，必遂從劉鎮江求長興縣丞之辟。小邑殘破，已不堪料理，而一湖之隔，去家稍便。如蒙鈞造施行，受賜等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與張全真參政書 三

伏蒙恩紀，貶賜誨飭，開諭上恩終始錄用之意，還復侍從，擢領大邦，奉詔竦然，以榮爲懼。竊以錢塘兵火之後，千里一空〔一〕，朝廷選用守帥，必欲拊循軍士，安輯流亡，禁戢姦賊，招徠商賈。某雖疲懦〔二〕，豈敢擇事？顧宣和以來，風俗大壞，州縣率用苞苴飭厨傳，以消弭口舌之禍。今以罪戾之餘，當行在走集之路，以不能強勉之素性，行之汙壞不可變之俗，必以疏憊，輕犯衆愠，又致煩言，上喧朝聽，所以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委曲保全，護其所短，且令依舊宮觀。俟他日有所驅策〔三〕，更不敢辭。冒昧，不勝惶恐。《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一〕里：原作「望」，據《全集》卷三、庫本改。

〔二〕疲：原作「疾」，據《全集》、庫本、傳校本改。

〔三〕他：原作「宅」，據《全集》、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四二九

孫 覲 一二

與謝任伯參政書 一

頃聞執事召歸，入參大政，國步艱危，正人登用，可爲天下賀。然靖康以還，小人得志，求而不獲，則聚而訕上，堂陞陵夷，踐蹋無嫌，此風不革，未敢爲門下賀也。淞西虜騎大入，吳人死者十九，兵將爲盜於虜寇不犯之境，而貪吏又攘取於盜賊不入之家，白晝攫金，無所憚畏，囚拘箠撻，人不聊生，咨歎怨讟而無所訴，憤懣不平而無所發。某獻書鄉參，論之詳矣，凡今無州無縣之處，可罷不急之官，以紓民力；貪贓無狀，宜如祖宗之制，庶幾知所懲艾。若但襲常蹈故，格以常法，怨歸朝廷，利歸群小，不可不察也。某去秋寓居太湖馬迹一島之上，虜騎大入，知州事亦率寮吏聚糧退保山中，而郭吉、張順各携數百艘乘時爲盜，四面攻圍，其勢甚急。是時巡檢鄧士宗率土兵具舟楫，大戰於湖心，赤心軍將百餘騎耀兵於山上，斬馘數千級，湖水爲丹，生獲渠魁張順、柳善，梟首軍門，

而無亡矢遺鏃之費。自是群偷震疊，無敢過境上者。吳中戶知之，今本州具功狀奏聞，某又嘗親睹斯事，僭易冒浼，欲望鈞慈早賜施行。《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乃敢有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二〕攘：原作「攬」，據《全集》卷三、傳校本改。

與謝任伯參政書 二

竊爲國家多故，雖非臣子擇事之時，而罪戾投閒，正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爲幸。遽蒙詔獎，擢領大邦，恩寵荐加，以榮爲懼。伏念某所稟至窮，不可與共患難，自靖康迄于建炎之末〔二〕，兩遇攻圍，以至國破。強胡廢立，二聖播遷，維揚倉猝之變，渡江，苗、劉跋扈之師，伏闕，凡此變故，靡不經嘗。今錢塘以輔藩爲行朝扞蔽，遴選守帥以衛王室，宜得耆龐福艾之人。如某凶衰不祥，豈宜復見進用？昔李廣才氣無雙，尚以數奇流落不偶；李勣選用將佐，而薄命者不可與共功名。某憂患九死之餘，繆當委寄，必誤使令，不敢奔走造官，以奉詔旨。伏望參政爲社稷大計，不私一夫，從容開陳，追還成命，且令待罪宮觀。不勝懇禱激切之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二〕「之」下原有「初」字，據《全集》卷三、庫本刪。

與鄭至剛樞密書

即日秋暑，恭惟鈞候萬福。張湖州過郡，具言左右欲致書之意，雖未拜貺，已極感藏。某自鉏姦賊之後，群小紛然造訕，始則諷臺諫攻於上前，終又結集不逞訟於丞相府。親舊交謫，以爲板蕩大壞、群偷得志之秋也。何苦與此輩結爲嫌恨，以自取辱，於是釋然大悟，日冀報罷，兩解而去。彌時無所聞，乃敢薦區區於左右。靖康以來，大盜所攻，無不破之城，太尉所知也。方蠟丸書相踵而來，如大旱之雲，如坐塗炭焚溺之中，而求援如此其急也。朝廷但坐視竊聽，未嘗遣一旅之師往救，此又太尉之所知也。至於城破，公私之藏掃地盡矣，少壯子女係虜而去矣，然後臺諫徐起而攻之，以不能死守者爲可誅也，豈不太甚哉！淞西七州，盜踐者五十二，惟蘇、湖尚存，而蘇介乎常、潤、杭、秀之間，群盜相傳，號「金撲滿」，三年於茲矣。某竊料此邦必不能脫於虎狼垂涎之口。今太母幸南昌行殿，似聞欲有所向，孤壘塊然，外無虻蜂螳子之援，中無強將勝兵制千里之衝，何恃而能存？意欲盡以富人巨室金寶遠徙而藏之，庶幾可紓一路之禍。到官之日，諸大家造請而與之謀，又盡召一府之豪傑，諭以禍福而計其後，率以爲便，然後揭榜給一季之限，俾善藏之。期至不如令，乃錄入官。令下之後，一二怨仇隨而媒孽，吠聲者不察，群起而和之，遂致煩言。某聞之，但深嗟而屢歎也。近者傳探金人治舟楫於淮揚、徐泗之間，朝廷所以待之之具，防江而已。防江之夫，豈素練之兵？率游手

烏合耳。無事冗食，有事散去爲盜，與靖康防河無異也。制置使自陳彥文四易，而用王義叔矣〔二〕，樞密以謂如何？今空一城之所有，盡使富民徙金寶於四遠親戚之家，一旦巨盜長驅，無所虜掠。如杭、潤、常、秀，已經踐壞，行數千里之遙，冒一江之險，周走五州，失其所圖，他日遂無以激使其衆，庶幾可以休息。且京師、太原、定武，天下號爲金城湯池也；平江一障，所謂螻蟻之垤耳。盜至矣，使之避徙於無事之時，議者以爲不可，乃欲錮留之，以待其來，盡舉而遺之，豈不誤哉！更有一事，又當布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割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搜捕，白梃紛然，直入閭里，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三〕，前此未有也。借如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吏卒入他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初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縣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某人微望輕，承乏大府，救過不暇，安能於度外有所爲，以副朝廷責任之意？太尉爲開陳，改除一宮祠，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敢忘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二〕踐：《全集》卷三、庫本作「殘」。

〔三〕義：右引作「義」。

〔三〕人：原作「入」，據文意改。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書

即日秋暑尚炎，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撥用，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一半輾發起壽州團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詔有無遺戾，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旌旗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爲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塞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趨軍前，所餘癯老懦怯，已過半矣〔二〕。近報海州盜起〔三〕，傍郡皆驚；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劫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州郡所起半兵〔四〕，似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半，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又見《永樂大典》卷八四一四。

〔一〕本州：原無，據《全集》卷三、傳校本補。

〔二〕過：原作「通」，據右引改。

〔三〕近：原作「追」，據傳校本改。

〔四〕省：原作「委」，據《全集》、傳校本改。

和州與運使陳靖直書

即日新秋乍涼，伏惟台候萬福。某到官之初，正遇使臺按臨之後，車騎出境未遠，所判斷牒十數，悉取案牘予奪。凡累政不決之訟、鉗口無告之冤，一旦獲吐申而去。獨本州人吏李侃之母一牒，與軍使所判，某初讀之信然，尋取案考驗，侃實久賃彭氏屋，彭氏欲賣侃所居治喪，而侃乘其急，留執召狀，又不酬價。彭氏趣令牙僧索元帳，召鄰比造雨傘人聶文政者成合，侃遂訟於前守趙子鎔〔一〕，并乞治牙人不批問之罪。而州司檢準賣買條法，侃既非典主，又非親房，只是賃戶〔二〕，豈有業主出賣而批問賃戶者？趙守爲勘決兩牙人〔三〕，以慰其意，而交易終不可破。夫爲郡太守至決撻無罪，以尉塞猾吏，可見官弱。而侃殊不滿，遂令母投牒訴於使司。使司指揮更令勘斷牙人，令侃成合。本州深欲奉行，而典賣法既無合批問賃戶之文，惟浮造數椽屋宇，占壓業主地步，猶可舞文附會同梁合柱之法，而續降亦已衝改侃母妄訴〔四〕，終以使司所與不敢句勘，止撻侃，令起移自結。斷後申展七限，既不定交業，又不還房錢，拖延踰月不了。忽蒙判侃一狀，詞旨甚厲，謂本州淹繫不結絕，具獄官職位姓名申，且委通判催結，承命震恐。然此細事，六月中本州已依法依條勘結了當，今五十日矣。自是李侃抗拒不離業，兼已遁去。使司投牒人吏離役，輒遠去數百里陳訴，左右所親見也。所謂淹繫者

誰乎？所索獄官職位、姓名，使司未嘗取索究見兩訟之曲直，而遽咎獄吏，益見侃偏詞詭說，足以營誤視聽如此。竊謂部刺史一言，足以爲竦動干城之具，而婚田之訟，若只據一夫之說而逆處之，恐非使司責望州縣奉法循理之意。運使更宜詳察州縣人吏詞，苟有理安，有經兩政而不得直者，所以致此紛紛，蓋欲狙習吏強之態而行其詐也。某治此事，初不曾實情，見趙守決二牙人以慰答侃，意頗冤之；既効侃竟，而郡人翕然稱快，運使親舊在此，可問而知。不謂使司大不以爲然，尋欲矍然自反，終是貨戶不應批問。只以前日所勘結申聞，萬一果欲右侃，只乞取案一閱，設侃所陳不應法，乞從使司獨斷，州郡第奉行。轉運司指揮，豈敢復議？狡吏馮籍以凌駕州縣〔五〕，得申無理之說，居官者何所措手足？不爾，即乞稍正兇猾妄訴州縣之罪，以勸後來。僭易死罪。《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一。

〔一〕鎔：《全集》卷三、傳校本作「賢」。

〔二〕只：原作「□」，據庫本、傳校本改。

〔三〕勘：原作「戡」，據《全集》、傳校本改。

〔四〕亦：原無，據《全集》、庫本、傳校本補。

〔五〕以：原無，據《全集》、傳校本補。

與曾端伯書

某雖有門下一日之雅，而窮陋寡聞，不知官簿所在。日者旌榮南來，傳詣合肥，輒具書省候。伏辱遣騎賜答，高辭妙墨，爛然累紙；開闔三過，何貺如之！具審即日初暑，台候萬福。某又蒙馳賜《百家新選》一集，發函開讀，每得所未聞，則拊髀爵躍，讀之惟恐盡也。歐陽公《集古錄》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得於有力之強。如好之無力，有力而不好，皆莫能致也。」宋興二百年，宗公巨儒，騷人墨客，專門名家，大篇短章，或膾炙士大夫之口，或淪廢於兵火，幾亡而僅存，蒐攬亦略盡矣。而詩引所載，多者數百言，少者數十言。其人出處大致（一），詞格高下，盛德之士，高風絕塵，師表一世；放臣逐客，興微託遠，屬思千里，與夫山巖冢刻，方言地志，怪奇可喜之詞，群嘲聚訕戲笑之談，靡不畢載。《集古錄》又云：「惟世之所貪者，無欲於其中，然後能一其所好。」豈不信矣！夫某竊讀諸引之後，其詩舊所見不復讀，讀未見者，每遇佳處，或一再讀，或三復而不能休，不謂投老殘年，獲睹奇勝，幸甚過望，不可言也。某學迂才下，爲世畸人，區區小技，如腊鼠然，不可出鄭國尺寸之地。比讀新著，而私意粗亦有合者。秦少游云：「曾子固文章妙絕古今，而有韻者輒不工（二）。」此語一出，天下遂以爲口實。南豐作《李白引》，以謂閎肆瑰瑋，非近世騷人所可及者，而連類引義，中法度者寡。荆公屢稱郭功父詩，而南豐不謂然，功父疑之，荆公曰：「豈非子固以謂功父

天才超逸，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南豐論詩如此。如《兵閒》一詩指徐德占，《論文》一詩指呂吉甫，又有「黃金顏揚」諸詩，皆卓然有濟世之用，而世人便謂不能詩，某所以不喻其言也。荆公《竹詩》：「人言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才老更剛。」《雪詩》：「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實有才。」《送李璋下第》：「才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世人傳誦，然非佳句。公詩至知制誥乃盡善，歸蔣山乃造精絕，其後《再送李璋下第》、《和吳冲卿雪詩》，比少作如天淵相絕矣。白公詩所謂辭達，大抵能道意之所欲言者。蘇、黃門詩已不逮，諸公北歸後效白公體益不逮，惟四字詩最善。張文潛晚年詩不逮前作，意謂亦效白公詩者。公述潘邠老言：「文潛晚喜白公詩。」信矣如所料也。東坡論陶詩「精能之至，乃造平淡，如佛說蜜，中邊皆甜。若中與邊皆枯淡，亦何用？陶詩外枯而中腴，若淡而實美也。」公謂徐師川晚年務造平淡，終不如少年精巧。蓋平淡不可爲，水落石出，自見涯涘，非積學之至，不能到也。呂居仁作《江西宗派》，既云宗派固有次第，陳無己本學杜子美，後受知於曾南豐，自言：「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非其派也。靖康末，呂舜圖作中憲，居仁遇師川於寶梵佛舍，極口詢罵其翁於廣座中，居仁俛首不敢出一語，故於《宗派》貶之於祖可、如壁之下，師川固當不平。然惠洪僞作魯直《贈詩》云：「氣爽絕類徐師川。」師川喜以爲是，不免與惠洪爲類，此又不可曉者。《冷齋夜話》載秀老一事，某在江西時，惡其狂誕無稽，坐客皆憮然，此僧中奴，固不以答罵爲辱。東坡《橄欖詩》云：「已輸崖蜜十分甜。」惠洪以崖蜜爲櫻桃。又有俗子假東坡名注杜詩，云「金城土酥靜如練」爲蘆菰根者。東坡《地黄詩》云：「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製地黄法，

當用薑與蜜，而用櫻桃，可乎？黃師是守泗時，以酥酒遺東坡，答詩云：「關右土酥黃似酒，揚州雲液却如酥。」謂土酥爲蘆菔根，可乎？公著論斥其妄，良有益於後人耳目也。某每觀其公叙諸詩〔三〕，詞句溫麗，紀次詳實，尊賢樂善，得詩人本意。歎仰之餘，又見曾存之、晁無咎、廖明略諸公，已推重於幼學之初，而一時名勝，皆其儔匹，然後知公致力於詩文久矣。如曹元寵、米元暉，殆是子美詩中黃四娘者耶！然元寵詩殊有可觀，若「都都平丈我，又待入紅窗」，迴矣！聊發千里一笑。某自拜賜，凡六日，讀盡所著五十九卷，與《拾遺詩話》一卷，而後修書拜送使者，尚當細讀，別具記。不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又見《賓退錄》卷六。

〔一〕大：原作「異」，據《全集》卷二、傳校本改。

〔二〕者輒：原作「輒著」，據《全集》、庫本、傳校本改。

〔三〕每：原無，據《全集》、傳校本補。

與蘇季文書 一

去違荐更年載，馳心故人之側，惟寐忘之。念欲致一書，而公典州在數千里外，某亦窮處一涯，但有此心耳。忽枉誨函，存錄之厚，慰籍累紙，以愧以喜。具審即日秋暑，台候萬福。某年過七十，

輒識其奇趣，亦庶幾後之君子之一耶〔三〕！蒙賜書一篋，初謂先生遺文之未刻者，揭篋，乃西臺、澗上之文，拜貺欣感。雖未能細讀，異時當窺見一斑矣。西臺叙云：「召試玉堂，翰林蘇公擢爲第一，天下服蘇公之英鑑，則是天下先知仲游而後公知之也。」又云：「朝廷用公自茲始，則是天下未知仲游，知仲游自公始也。」一叙大率類此。天下人物之評，如懸一鑑於庭，胡現漢現，皆不能逃〔四〕，豈待得一畢仲游而後天下服也？澗上叙云：「文忠公既薨，一二巨公亦下世，而後有澗上丈人。」談何容易！試以澗上之作雜置東坡詩文中，則大全集贗本皆是物也，豈不重貽續貂之誚？西臺、澗上固名士，而推稱太過，擬非其倫，責備賢者，徒爲二公之累。某在京師時，嘗過謝任伯，見夏均父在坐，紛然問其故，均父曰：「唐有韓昌黎，宋有蘇東坡，是一流人也。」任伯搖首不然之。均父愠怒，面頸發赤，譏譏不已。某曰：「東坡雄奇如韓公，辯博如孟子，任伯參未透耳，未可以口舌爭也。」一笑而罷。後十年，任伯作《李邦直集叙》，謂文忠公云：「李清臣文似蘇某，而議論過之。」讀之歎駭不已。昔先生初第時，以書見梅聖俞，論貧賤富貴之樂，聖俞持示文忠，文忠答云：「讀蘇某書，不

覺汗出，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天下傳誦，以爲口實。今尚載《居士集》中，不知任伯何所據而云？先生言：「世間惟名實不可欺，文章如金玉，自有定價。先後進相汲引，因其言以信於世，則有之矣；至於品目高下，當付之衆口，決非一夫所能抑揚。」今三叙引，殆是出於一夫之口，所謂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耶！因書發公一笑。不宣〔五〕。《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二。

〔一〕悼：原作「殫」，據《全集》卷二，傅校本改。

〔二〕還：原作「遇」，據《全集》、庫本、傅校本改。

〔三〕耶：庫本作「助」。

〔四〕逃：原作「通」，據《全集》、庫本、傅校本改。

〔五〕不宣：原無，據《全集》補。

與蘇季文書 二

聞公移湖憲，此徵拜之漸，未敢賀也。江湖去朝廷遠矣，如弭節少留，季文可以行其所知也。某守藩時，獄官示劄斷結罪人，試摘一二問之，往往左右視，不能對。每因送迎間，造二獄親慮之，必盡得情狀，乃決遣。近時蠹敝益甚，一人犯法，連逮數十人，多至百餘人。獄官漫不知省〔二〕，胥輩

終日峻鞭朴，責賂賂〔二〕，夜則群飲倡優之家，而瘐死者梯牆曳出之；其家裹飯食之〔三〕，已四日，猶未知其死。每聞之，爲之酸鼻，食不下嚥。姻舊赴，獄掾來，別置酒具飯，歷數而詳告之。以爲偷一日之安，自縱吏賊害無辜，必爲子孫無窮之累。季文作吏，自有家法，必不容此輩〔四〕。一路蒙賜矣，先生盛德，固已廟食百世，更益以于公之報，福祿之來，可勝計耶！《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

〔二〕知：原無，據《全集》卷二、傳校本補。

〔三〕賂：原作「謝」，據右引改。

〔三〕食：原作「飲」，據右引改。

〔四〕必：原作「計」，據《全集》、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四三〇

孫 覲 一三

與史相書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恭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於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祚，大丞相登庸，感會千齡^(一)，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聖製之所褒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亦已畢陳於前。某輒薦一得之慮，庶幾有補於萬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沒，八葉皇族，二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使劫寨，大學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共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師成風。投袂斫掌，踴躍用兵，或欲折尺箠答其背^(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肆罵，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發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強弱衆寡之勢，如東西黑白，三尺童子皆知之。

矣。度長挈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肝腦塗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三〕，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銳卒矣，當歷選驍勇之士〔四〕。教習器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皆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爲，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以次選序進，無得君者，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汎汎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能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來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五〕？又自度他日之禍，未必及己，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所損？倚注之重，屹若柱石，不可搖動。某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爲分莫大之憂，非所以爲寵也〔六〕。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爲乃死也〔七〕？」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帝於是繇然，趣駕漢中。張良因勸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弱爲強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爲大將，良請遣使連英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遷蜀燒棧，人見其趯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某老且死，尚譊譊獻其愚者，他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尊，汗流至踵。《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四。

〔一〕千：原作「十」，據《全集》卷二、庫本、傳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二〕折：原作「斬」，據右引改。

〔三〕廢：原作「屯」，據右引改。

〔四〕驍：原作「馳」，據《全集》、傳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五〕也：原無，據《全集》、庫本、傳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補。

〔六〕所：原無，據《全集》、傳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補。

〔七〕爲：原作「由」，據右引改。

上朱侍御書 一

某自承侍御進直臺端，雖喜聞大賢得路，不敢率然上記，冒瀆高明。適有里中人華生訟墓田，詣臺投牒，橫被厚誣，某問知本末，不免馳告。今年六月，華生欲葬其妻於某族弟好修妻祝氏墳墓數步間〔一〕，好修家請以田換，不許；更給其葬費〔二〕，亦不許。忽有耕者云：「此戶絕產，非華田也。」好修家始詣武進縣投狀，乞追華氏田契照驗，仍乞告示本處地分鄰保，且未得令華氏興工動工，聽候本縣定驗結絕。而華生造縣放譁云：「知縣與孫知錄同官，遂阻障某不得葬妻耶？」縣尹矍然，而群胥告言：「華生是本州群惡中把持州縣一人之數。知縣馮百藥即時移文，稱曾與孫知錄同官，有妨

嫌，牒縣丞索契定奪。已而華生更不擇日，亦不斬草破土，便舉妻柩以葬，而本處鄰保出示本縣約束忤作，一行人皆不敢下手。華生諸子被衰經徑趨州衙聽事號訴，謂好修集衆止障安葬。太守大怒，即時迫人。好修自在楚州，而弟好謀出對，具言上項因依，且云：「委是華氏田，誰敢指占如是〔三〕？冒占絕產，則不免墳墓侵害。」太守即時縱去，送所司索契券，乃華生鄰人所佃省田，已死絕數年，須有牙僧保見書寫等人所作證，而華生稱皆已死亡。又索縣籍，只是絕產，無華生戶名，亦不曾輸納二稅；田契內四至與縣籍又皆不同，既無一人作證〔四〕，在縣籍又是戶絕，有司定作僞券，拘收入官。華生只合經諸司陳訴常州理斷不當，給還元田；不然，入狀請買，又只合訴耕者之妄，及訴武進不合約束，候定奪。如某，以何名而任此咎也？今公案具在，一一可考，不誣也。又況鄉州墳墓，東家與西家，數步內犬牙相入，纍纍相望，何可勝數？好修家以謂是華氏田，何敢輒議？若是絕產官田，得免侵犯作踐，在人情亦未爲過。如某七世祖下數十族，非患難死喪，義當救援；又非干請州縣，規求賄賂，二三畝田，公私當以契券爲證，豈某所當預也？而華生失計無賴，鑿空造言，巧發奇中，罔惑言路。萬一不察，遂挂簡牘，豈惟無辜橫被中傷，而小人得申無理之訟，開掘侵犯，百種作踐，州縣觀望，莫敢誰何！其情只是如此。今本路呂憲，婦家常州胡氏，胡氏與某亦數世婚姻，宣和中六年沈晦榜，某備員參詳官，落卷中取王洋與呂憲，二人不爲無契，素可干預矣，而呂憲以州郡所斷爲非。某去國三十年，殿帥之子揚提舉不惟不識面〔五〕，亦不聞名，而提舉又以憲司不索公案，只據華氏狀斷還爲非，是爲某干預，可乎？某幸遇侍御以忠厚正直爲天下公議之主〔六〕，每有風聞，不主先

言〔七〕，必考覈真僞爲曲直，故某得追大戾，布露腹心聞左右之聽〔八〕，不然，衰老餘生，不知所稅駕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

〔一〕間：原作「問」，據《全集》卷二、傳校本改。

〔二〕其：原無，據右引補。

〔三〕誰：原作「誰」，據《全集》、庫本、傳校本改。

〔四〕既：原作「即」，據《全集》、傳校本改。

〔五〕帥：原作「師」，據傳校本改。

〔六〕公：原作「共」，據《全集》、傳校本改。

〔七〕主：原作「至」，據右引改。

〔八〕之：原無，據右引補。

上朱侍御書 二

某不獲已冒浼，尚欲有言者〔一〕，輒恃存眷試言之。某宣和末擢任侍御史，會靖康之變，因論劫寨誤國、伏闕首禍，又論王黼誅死而召蔡京歸賜第等事，疏忤迂闊，輕犯衆怒，故得罪於蔡、李賓客尤甚。淵聖幸青城，虜人索表，翰林學士吳开、莫儔皆稱病，淵聖召某面諭曰：「朕歸心如飛，煩卿

草一表，不可辭。」時某承乏西掖，奏曰：「雖非某職事，君父在難，不敢辭。」表去却回，要說「南朝劫寨覆我軍，結余都滅我國」，遂如其說，叙二事，以爲「大臣誤國，致北朝興戎如此」，又却回，令作四六說來〔二〕。於是宰相何桌、刑部侍郎程振、起居郎胡交修與某四人同撰，而某下筆。表去，淵聖詣端誠殿，粘罕置酒五行。是日，大駕還內。建炎初，上駐蹕維揚，言官馬伸論某草表之罪，上曰：「大臣誤國至此，教他怎奈何？」幸蒙聖察。後數年，胡交修得台州來訪，某曰：「有謗公表，中有『毀宗廟』兩語，却不是蔡、李賓客，乃胡寅所爲也。」時何相與程下世久矣，交修恐他日引援爲證〔三〕。某曰：「衆愠在某，不敢奉扳，扳公何益？」交修又曰：「今有談人短長，如其人朋友親戚在坐，則不敢談矣。又有談父兄之短於子孫之前者，小必遭詬罵，大必致論訴，豈有人臣爲人主作文而毀宗廟，不待識者而後知其不然矣！」某曰：「宣仁太后，婦人中堯舜，至今誣謗未明，神宗皇帝史三經筆削，安得謂之實錄？風俗之衰，變亂黑白〔四〕，顛倒是非，君父尚不免，如某么麼，何足道哉！」某歸宿田里二十五年，屏迹杜門，無意於世間矣。會秦相薨，朝廷更化，起廢之恩，遠至遐裔，下及幽壤，某始不忍以姓名久汙罪籍，遂叩閭一鳴〔五〕，例蒙昭洗，甄復官資，除授宮觀。宮觀秩滿，不敢再乞，上書納祿，庶幾得諧首丘之願。奏牘抵闕門，而遇國故，忽聞華氏之訴，惕然而懼，茫然而思曰：家有田不得爲主，人有死喪且不得葬，世間容有是乎？平生無事得謗，種種類此。某人微望輕，素譽不立〔六〕，而爲世嫌之所加，竊自愧歎而已。今華牒已付憲司，所望結斷後侍御取索公案一觀，儻有一言之妄，某無所逃罪〔七〕。只緣朝廷至近，而小人習知風聞之說，中懷睚眦，或

借交報怨，聚數日之糧，挾一紙之書，徑造御史府，事已，掉臂而還，所謂有司反坐虛妄之罪，皆不及焉。儻因此時究見真妄，使欺罔之徒中傷良善者稍知懲艾，豈某一人獨受大賜！《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一〕欲有：原作「有欲」，據《全集》卷二、《二百家名賢文粹》乙。言：原無，據《全集》、庫本、傅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補。

〔二〕說：《全集》、傅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作「都」。

〔三〕「恐」下原有「某」字，據右引刪。

〔四〕黑白：據右引作「白黑」。

〔五〕叩：原作「叫」，據右引改。

〔六〕譽：原作「與」，據右引改。

〔七〕某：原作「集」，據《全集》、庫本、傅校本、《二百家名賢文粹》改。

上沈相書 一

竊見馬料大麥爲浙西之害。頃有轉運使以百姓爲念，治營田，出穀子，以代大麥。二年間，先減半糴，及今數年，營田已成，百姓以爲當盡減罷，而轉運司方有續添指揮，不知其故。糴買馬料，轉

運司年年降本錢，比私價亦可得三之一，或用乳香，或用關鈔，或用見錢。初付縣丞，縣丞偷盜，又付知縣，偷盜尤甚，遂改通判，通判成資之年，又卷之而去。況營田減半之後，數年來穀子之入愈多，可罷無疑矣。漕司何苦設此一端，縱官吏爲百姓之害？方催督時，鞭笞流血，重利取償，破壞家產，不可勝數。相公去此一害，一方歡然，欣戴勝德，可以想見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二。

上沈相書 二

竊見江陰爲軍，常州失一縣之助，不足道也，而江陰一縣之民，安能任一軍之責？自添知軍職、幕官、曹掾、兵官十數員，又增指使、孔目官、曹吏、散從官、院虞候等數百人，而知軍公使庫則軍中一阱也。和羅之罷久矣，江陰獨不罷，僻在一隅，監司未嘗到，誅求百端，不可毛舉，以爲有補邪？去年溫、明州私鹽百餘艦往來江中，殺掠商賈，又各自立黨，互相屠戮，江水爲丹。軍城外公然賣鹽，一斤五十錢，西至晉陵、武進境上數十聚落，皆食此鹽。而石排、小河兩巡檢兵士販賣菰菜、蘿蔔，爲買鹽家淹藏之用，而官鹽百餘錢一斤，終日無一金之入。江陰爲軍，可見無補。大抵更法立制，必權利害輕重。利多害少，行之不疑。如罷軍爲縣，但吏胥輩不便，而百姓有更生之賜耳！《鴻

慶居士文集》卷一二。

上何丞相劄子 一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四日〔一〕

某承乏侍御史，適遇群胡稱兵犯闕，朝廷憤然，方議討除。某累奏言和戎之利，太學諸生陳東等嘯聚群小伏闕下，請用李綱。某疏論以爲怙衆作亂不可長。王黼以誤國戮死，而召蔡京歸賜第，某又論蔡京稽誅，合行貶竄。吳丞相大怒，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責守和州。纔數月，吳相亦以黨蔽蔡氏罷去，某蒙恩召歸西省，遂贊書命。又會虜使王芮請三關故地，奏事殿上，言辭不遜，唐丞相操兩可，猗違不決，某疏言三關雖河朔重地，事急矣，且斷然割棄，紓一時之急，以俟後圖。唐丞相復大怒，令守城東壁。某非病狂喪心者，既觸吳相、李樞之怒得罪去矣，今又忤唐丞相，斥守東壁，以人情計之，豈所願欲也哉？然自古夷狄衰弱則事中國，中國厭兵亦和戎，夫豈其情，蓋不得已耳。漢高帝平城之恥，呂太后嫚書之辱，豈不能一戰，終不肯以一朝之忿，遺子孫數世之憂，寧含垢忍恥，置之度外而不與校。今強胡乘百戰百勝之威，進薄城下，無所憚，設有良將精兵可以勦除，而宗廟社稷所在，譬猶隋珠彈雀，未可輕動。又況無將兵，乃欲張空拳以搏數十萬虎狼之衆，其區區進和戎之議，不爲過矣。蔡京當國二十餘年，以紹述先政劫上，將元臣故老屏廢殆盡，交結閹寺，汲引群邪，罔上欺君，窮奢極侈，綱紀蕩然，公私空匱，一時得位者更相視效，以階禍變。而吳相方欲召還賜第，以爲謀主，臺諫烏得無言？陳東伏闕召亂，其事已見。內之京師，百姓殺統制官辛康宗；外之福

建，軍士殺帥守柳庭俊。堂陞陵夷，難乎其爲上矣。今者粘罕圍西南，斡離不圍東北，王芮之言又驗矣。某之意蓋欲權禍福之輕重，捐三關以爲款兵之計，何足深罪而斥守東壁？方天下晏然無事之時，侍從官犯忤宰相，小者褫官奪職，投棄散地，大者除名削籍，流竄嶺海，而宰相安坐廟堂，固自若也。某仕朝廷十年，以文字爲官常，言語爲職業，一言逆耳，令冒矢石抗彊寇於城陴之上，設有敗事，某不過一死，而唐丞相亦欲如曩時諸公安坐廟堂，取一快之適哉！是一不思也。辛康宗既死，有旨犒賞軍士。有司方詣左藏庫支請，未至，而唐相以某不時支散，奪三官爲承務郎，意欲嫁怒，使某復爲一康宗，豈不泰甚矣乎？今自知不任，釋位而去，非相公外有禦戎之長策，內有保國之遠圖，必不肯與之任莫大之責於此時也。某以眇然一書生，豈可使之駕御群鯨，守衛城壁？相公盍擇以勇悍之將諳練軍政者，使某受代而去。不然，一旦誤事，非某一人之休戚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二七。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六。

〔二〕據《三朝北盟會編》，何丞相指何桌。年月原無，亦據此補。

上何丞相劄子 二

某據太學齋僕甲頭狀稱：「本學秀才五六十人手持白棒，趕逐巡更齋僕，云是姦細，各出門去，

我自巡獲。當夜打開韞玉齋封鎖，擅般出官米二百餘石。今根尋得盡在諸齋，未曾勾動，乞申朝廷差官拘收入倉，免至將來虛負罪責。」某諭令且去，朝廷多事，方應副軍前，事定日理會。數十人者羅拜於庭，曰：「本學秀才聚衆伏闕，恐嚇官家，罵詈宰相，手殺數員內貴，更無世界，朝廷方降詔書獎諭〔一〕。今般出官米糶賣已盡，他日必定誣枉齋僕偷去。朝廷主張秀才將某等流配三千里外，鬻賣男女，賠償不了。」某曰：「與汝刊送監照會。」於是又拜曰：「今將齋僕三二十人分在監西門〔二〕、太學門、律學門把截，不放升斗米出去，須待拘收入官，方得向後安穩無事。」某聽其說雖有理，而無一處，遂携狀呈相公，并狀首一人令回覆，相公亦未有所處。而孫樞密適至，相公出所訴狀示之，樞密公曰：「秀才便偷米，只是齋僕偷了。」相公與某相視矍然，果如小人所料。某曰：「秀才、齋僕，高下固有間，秀才攘米，令齋僕任盜賊之罪乎？」樞密公笑不言，良久引去。某竊謂君子、小人不可以名求之。古之賢者，亦有出於賈販、小夫、農工、走卒之中，而儒生學士，世所望以爲君子者，或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唐六館之士，豈盡賢者？朱泚之亂，一何蕃叱之，無一人受汙。今太學諸生豈盡不肖？一爲陳東所誘，遂相朋爲亂。某時任言責，極論東伏闕之害，以爲朝廷以李綱故，未即典刑，盍具用學法屏之遠方，以厲其餘？而聖旨以某妄論伏闕，罷侍御史。今日之事，蓋朝廷縱容至此也。國家養士二百年，爲異日將相之儲，所謂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者其效如此。某以謂且當護惜國體，不可暴其事傳笑四方。欲望鈞慈捐棄此二百石不問，特降指揮下本監官，將韞玉齋官米監視封鎖，仍舊諭齋僕打更看守〔三〕，免致群僕紛然訟訴謹譁，以爲口實，爲學士大夫之辱。《鴻慶

居士文集》卷二七。

〔二〕諭：原作「訓」，據《全集》卷二六、庫本改。

〔三〕三二十：《全集》作「三十二」。

〔三〕諭：原作「輪」，據庫本改。

全宋文卷三四三一

孫 覲 一四

回沈狀元啓

待金馬門之詔，首冠殊科；論石渠閣之經，進膺琳寵。天子興見晚之歎，諸儒艷稽古之榮，巖穴增光，縉紳竦慕。恭惟狀元學士學無不通，而尤邃於曆；文皆己出，而自得之心。偶一時困刀筆於吏前，不崇朝動聲名於天下。雖萬人吾往矣，豈特掉三寸之舌於十九人之中；借前箸以籌之，故能知壹日之差在八百年之後。奏篇稱善，紙價驟增。舉群驚北冀之空，擊水運南溟之化，固大丈夫所以自期者當如此，豈妄男子出於嘗試而幸得之！臚句一傳，歡聲四出，某服膺滋久，快睹宜先。竄迹窮閭，婁勤長者之車轍；書名淡墨，又陪學士之堵墻。殆茲貴名暴白之初，何翅郵命流傳之速？同時流輩，自笑搶榆決起之卑；晚歲功名，行見松柏後凋之操。特迂鞭馭，馳況書牋。凜高義以卓然，愧勞謙之過矣。第深欣悚，莫究願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又見《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和州謝宰執啓

百謫已盈，難追黜幽之典〔一〕；一麾而去，猶分共理之符。伏念某蚤出寒鄉，首陪諸彥，天資椎鈍，豈有能爲？官牒推移，遂至於此。俄值纂承之慶，丕昭籲俊之公。十亂興周，一夔輔舜。逢辰千載，敢忘魏公子之心？多罪百罹，妄有齊虞人之志。立仗之鳴奚補，集枯之計甚疏。揆手覆羹，信是五窮之阮；下機投杼，豈無三至之言？遽開使過之科，更累長民之寄。松楸在望，雞犬相聞。儻因坐嘯之餘，獲遂息肩之所。豈復爭先歧路，志千里於伏櫪之間；所願少假須臾，巢一枝於深林之上。茲蓋伏遇某官應時作則，體道爲公。天下之勢猶持衡，本無私於輕重；至人之心如用鑑，亦何有於將迎？致茲罪戾之餘，尚玷使令之末，平生所願，投老獲從。自愧亡奇，遂占陽城催科之攷；庶幾未死，及見鄭公仁義之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黜：原作「出」，據傅校本改。

回謝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睹，一日爭先。甚虞製錦之多傷，獨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豈弟宜民，驥足以超，許追參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於一斑。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維大賢之躅；優游卒歲，敢忘後事之師！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回通判啓

請尚方之劍〔二〕，豈堪老病之餘；分行使之符，遂玷承宣之寄。不有指蹤之自，敢圖卧理之安！恭惟某官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伐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索形骸之外。庶無大過，以迄終更。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九二二。

〔二〕尚：原作「上」，據《全集》一一、傳校本改。

回教授啓

補劓息黥，但切歸田之意；投閒置散，尚何守土之謀。猥先借譽於書詞，尚記承顏於疇昔。三毛殊勝，識小異於千人；一轡可知，會屬饜於五鼎。恭惟某官高情拔俗，妙語虛枯。渾然深厚爾雅之文，信矣直諒多聞之友。方求瞑眩，以補過愆。儻使灌夫獲萬金之良藥，更令安世誦三篋之亡書。喜愧交懷，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回監稅范學士啓

分符出守，奉詔趣行。方循墻罄聞命之恭，而移文有勒回之意。彌切仰高之素，未降既見之心。恭惟某官傑出萬夫，名滿四海，特立挺歲寒之操，先游乏左右之容。舉朝斷斷，今無有矣；抱關碌碌，未免何哉？盍先召節之行，入奉受釐之對。謙光下燭，屈高論於借秦；興盡欲還，將退飛而過宋。良深感戀，莫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謝監司啓

一麾出守，猥分千里之憂；十國爲連，更託二天之庇。疏頑何幸，欣竦交懷！恭惟某官望冠時髦，心存帝室。奏刀肯綮，恢然游刃之餘；受命歲寒，挺若後彫之操。眷此賢勞之久，盍先召節之行？聖主興嗟，何相見之晚也；龔丞且老，未嘗過而問焉。《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回無爲知軍張徽猷啓

省戶同升，蚤接俊游之末；山城畫諾，又聞謠頌之餘。方恢游刃於新硯，遂許借明於鄰燭。恭惟某官五公世胄，萬石家傳。滄海之遺珠，靈光獨耀；故國之喬木，風烈尚存。顧欲命千里之駕而未能，遽先馳一介之書而見寵。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脣齒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時漕司以無爲上供違限，委和州勘。《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謝淮西鈐轄陳卿啓

明制開頒，便蕃均佚。三刀夢協，方欣千騎之臨；一節風馳，已見百城之聳。先聲所暨，比屋交懽。恭惟某官弘毅裕於大方，忱恂懋於衆行。五朝濟美，獨高國士之風；萬石傳家，具載世臣之烈。暫輟周行之峻，來蘇淮右之民。今袴昔襦，左滄右粥，類非俗吏之所爲也。首膺共理之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竚來思之望。某棲遲末路，投畀小邦，仰戴二天之仁，辱先一日之雅。楚令尹之仕，敢懷喜愠之心；滕大夫之才，自笑功名之減。采深感戀〔一〕，莫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采：原闕，據《全集》卷九、庫本、傳校本補。

回舒守王郎中啓

黃堂坐嘯，潤霑九里之餘；記室占詞，妙絕五雲之體。謙冲俯逮，榮愧交懷。恭惟某官識洞陽秋，名高月旦〔一〕。刃發硎而迎解，雖技經肯綮之未嘗；車醉墜而獨全，蓋死生驚懼之不入。久厭粉闈之直，來班阜蓋之春。坐芟舍於棠陰，借餘光於鄰燭。伐柯未遠，自慙非和郢之音；擊柝相聞，寧

復有奔秦之盜。共爲幸會，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旦：原作「且」，據庫本改。

平江謝宰執啓

抗章避寵，驟登延閣之華；賜札疏榮，誤玷名城之寄。望尺五之天而遠矣，紆丈二之組而去之。竊以天下之名實不可亂真，而流俗之愛憎故能害正。時惟真主，盡攬群雄，大收閎闊之功，一洗尋常之陋。溺冠踞見，安用腐儒？築壇先登，果得大將。用能排六國於借箸之日，亦復定三秦於傳檄之中。某骭髀餘生，漂流弄物。方上聖宵旰有爲之日，正衆賢馳驚不足之時，俯記疲駑，上勤鞭策。必欲係單于之頸，豈容賈傅之空言；尚當安會稽之棲，宜用陶公之大計。審難自效，竊幸退藏。方虞逋慢之誠，已備藩維之託。恭惟某官得君於三顧，拔士於一言。禹行舜趨，獨見質非之陋；柴愚參魯，盡歸器使之宜。深軫民勞，遂承人乏。惟姑蘇之故壤，實吳會之奧區。軍政壞於百年熙洽之餘〔一〕，民力困於一夫貪恠之後。浙矛頭之米，莫喻其危；瞻屋上之烏，庶幾自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洽：原作「合」，據《全集》卷九、傅校本改。

回交代趙大監啓

埽相君之舍，早貪附驥之榮；分刺史之符，俯愧續貂之誚。恭惟交代某官赫奕五公之冑，循良千里之師。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取三百困而食功無愧，亟奉璽書之寵，進陪掖席之前。猥以孤蹤，遂縱前躅。韓荊州識面，已大慰於夙心；楚令尹告新，當率由於舊貫。《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卧疴之日；抗章避寵，疏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碌亡奇，豈恨伐柯之遠。《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與寄居侍從啓

招虞人之旌，敢有不回之意；懷會稽之組，猶分共理之符。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

智出萬夫之桀，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文推四海之宗〔一〕，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佇膺詔獎，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憐之意。憩甘棠而思召伯，深愧前修；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宗：原作「中」，據《全集》卷九、傳校本改。

與范運使啓

視草西垣，恩容避疾；分符南服，詔許偷安。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言語妙天下，和白雪而欲無；道義輕王公，視浮雲之何有。方傳聲於十國，已託庇於二天。豺虎未除，稍貸狐狸之問；山林不采，庶全藜藿之生。欣竦交懷，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與鄰郡太守啓

視草西垣，屢抗投閒之請；分符南服，更叨共理之求。一燈分鄰壁之光，九里借洪河之潤，時惟幸會，良殷歡悰。恭惟某官文章邦國之華，器業巖廊之具。公車暮召，發妙契於一言；帝席夜前，望

榮光於三接。屬干戈之俶擾，軫宵旰之焦勞。眷求慈惠之師，增重藩維之託。顧惟末路，獲附餘輝。屑齒相恃以爲安，藜藿何憂乎見采？望而見者，屹如制水之防；求則得之，何害乞醯之直〔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何：原作「毋」，據《全集》卷一〇、傳校本改。

賀陳漕啓

一札流聞，大慰雲霓之望；十城驚竦，竚瞻斧繡之光。恭惟某官夙擅冀北千里之稱，時惟斗南萬人之傑；培風背於九霄之路，析秋毫於百戰之場。攬轡車中，鷹隼殆將擊矣；埋輪道上，狐狸何足算焉。某老病守藩，疏慵負國。謾索太倉之粟，無補縣官；空餘涸轍之魚，以俟君子。俯深欣頌，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九。

上宰相辭知臨安啓〔二〕

負罪投閒，蒙恩起廢。惟錢塘之巨鎮，實行殿之陪京。累聖涵濡，比屋盡千金之子；群兇稱亂，

頻年爲百戰之場。雞犬不鳴，人牛俱喪。汙萊蕪沒，疾病呻吟。宜得循良慈惠之師，上體惻怛哀矜之意。伏念某崎嶇兵亂，屏竄洲居。久獨立於風波不測之淵，恐不脫於鮫鱷垂涎之口。一聞汹汹，便有性命之憂；豈復營營，更思富貴之樂？敢圖恩紀，俯記孤蹤。擢實從班，叨塵督府。雖兼收並蓄，不廢牛溲馬勃之求；而驅去復還，幾類狗苟蠅營之態。實難黽俛，上副使令。傾倒純忱，亟上叩聞之請；恢崇大惠，佇聞造膝之陳。苟未填溝壑之間，猶能效犬馬之報。《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二〕知：原無，據《全集》卷五、傅校本補。

上秦參政啓

伏審參政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海傳聞，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入見，乃授拾遺。未有如公獨仗忠義於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於二江敗衄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登進廟堂，參秉大政。某以門牆舊物，未獲申賀厦之私；而蒲柳殘年，方亟上籲天之請。敢圖恩託，曲賜優容。儻此身得全樗櫟之生，則他日敢忘蛇雀之報。《鴻慶居

士文集》卷一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咸淳臨安志》卷八九，萬曆《杭州府志》卷九四。

謝宰執啓

灑埽真祠〔一〕，方適島居之願〔二〕；藩宣大屏，遂分盱食之憂。念非擇事之時，莫致籲天之乞。某疏庸少與，狂狷妄行，逢時不祥，違己交病。所願全生碌碌，以效寧武子不可及之愚；無何妄作紛紛，幾致盆成括小有才之患。自嬰嚴譴，已分歸耕。偶未遠於迷塗，遂復還於故我。不圖流落，尚軫記憐，寵以隆名，付之方面。一時盜賊之徒猶在，何以折衝？四方冠蓋之路所從，敢言卧護！退循涯分，彌積兢惶。此蓋伏遇某官觀過知仁，求人用舊，以權衡之平可信，故毫髮之善不遺。顧此衰殘，尚叨器使。惟是會稽六師之次，近在錢塘一水之間，衆口難調，十手所指。兵火之威未解，殆非飭傳厨以稱使客之時；犬馬之力已疲，但有賜骸骨而歸卒伍之意。終期大造，曲遂私誠。《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祠：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二〕島：原闕，據右引補。

與交代李待制啓

卧漳濱之疾，久待盡於窮閭；復雁門之跡，遽疏榮於巨屏。不圖晚節，復並英游。恭惟交代某官，儒學甘泉之舊臣〔二〕，惓惓東京之循吏。才高難用，已憂大瓠之不容；去後見思，尚愛甘棠而勿翦。挺一德始終之操，見三朝進退之間。猥以庸虛，遂相先後。故將軍起廢，豈有能爲；舊令尹告新，庶無大悔。《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二〕舊：原作「從」，據《全集》卷一〇、傳校本改。

回謝通判啓

衰晚卧疴，久逃空谷；誤恩起廢，尚軫遺簪。伏遇某官敦故舊伐木之仁，重久要投膠之契。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景增光。袖手旁觀，將見汗顏之斲；伐柯取則，庶收坐嘯之功。《鴻慶居士文集》

與運使曾顯謨啓

屏竄一隅，幸孤生之永棄；蕃宣大屏，豈衰病之能堪！伏遇某官推心不愧於古人，爲義獨高於流俗。交情可見，屢勤長者車轍之臨；宿惠不忘，自有故人綈袍之意。不圖晚節，獲附餘光。恢雅量以納汙，激孤風而立懦〔一〕。喜溢情涯，望踰意表。念漂零之久，方興遶樹三帀之悲；拊疲瘵之餘，更賴中流一壺之賜。其爲欣幸，曷究頌言〔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恢雅」至「立懦」：原脫，據《全集》卷一〇、傳校本補。

〔二〕「其爲」二句原無，據傳校本補。

與宣撫使開府啓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閫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重。登龍已久，附驥滋榮。恭惟某官片言折千里之衝，尺箠制四夷之命。師行席上，虜在目中。借箸坐籌，笑腐儒之敗事；投戈下拜，識吾父而自歸。以一身進退之間，爲天下安危之繫。不圖晚節，獲預榮觀！草木盡知其名，益峻巖瞻之望；

藜藿爲之不采，庶全樗散之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二〕「欣頌」二句：原無，據《全集》卷九、傳校本補。

與湖州守葛待制啓

修香火之因，久退安於散地；奉璽書之寵，遽叨復於邇聯。繭然衰盡之餘，沛若恩威之重。恭惟某官雄姿英發，妙智光明，覽千仞而獨翔，把一麾而坐嘯。九萬里培風之背，豈有遺蹤？十二車照乘之光，殆無留矚〔一〕。不圖晚遇，獲邇鄰封！終日效顰，空慕捧心之美；一時醺酒，會收徙突之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一〕留：原作「遺」，據《全集》卷一〇、傳校本改。

回謝劉漕龍圖啓

伏審光奉帝綸，肅將使指。諫大夫伏蒲殿上，方跪三接之榮；部刺史埋輪道中，又見十連之聳。恭惟某官才高難用，道大不容。撞千石之鍾，而噎於寸筵；駕萬斛之舟，而膠於尺水。姑矢謨於問

陳，旋賦命於乘輅。龍馬負圖，聯內閣邃嚴之直；木牛輓粟，皆太倉紅腐之餘。方賜覲於中宸，行亟躋於近列。益隆雅望，允副師言。某偶叨奏於藩條，竚仰瞻於金節。尺書起廢，固已賢十部之臨；衰晚卧疴，方獨有二天之芘。《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

謝徐漕啓

奉祠真館，方竊便安；出殿大邦，誤分憂寄。顧夷傷之未起，匪衰病之能堪！恭惟某官望重本朝，位高當世。舉行殿六師之次，蒙左餐右粥之恩；制一時萬貨之權，極南暨東漸之境。佇膺詔獎，入覲清光。某以非才，叨塵巨庇，欲通書而未果，豈流問之敢先？感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回謝平江守胡舍人除待制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褒舊德。持甘泉從臣之橐，首著籍於西清；佩會稽太守之章，尚偃藩於南服。朝廷增重，黨友交欣〔一〕。恭惟某官雄深雅健而語有令音，博大高明而器無近用。夙抱著龜之智，密依日月之光。咸陽奉錢，獨贏於相國；滹沱豆粥，先饋於公孫。殆茲大人利見之辰，是謂君子光亨之

始。金貂七葉，聲明已接於千齡；門戶八蕭，富貴可量於異日。敢意謙冲之過，遽形流問之先。聞風固已激衰懦之餘，臨書莫能叙感藏之意。《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二〕欣：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賀宰相啓

伏審詔發中宸，寵還上宰。兩兩比泰符之象，巖巖具維石之瞻。八駿之往遊未還〔一〕，上方勤於北顧；四國之流言既息，人皆竚於東歸。麻制甫傳，中外交慶。恭惟某官氣塞天地而亡害，謀質鬼神而不疑，踐歷三朝，始終一操。戡劉大憝，煥飛龍夾日之光；酌斟化鈞，極鍊石補天之巧。爰出大將齋壇之節，遂虛左相鼎席之尊。注想深柱石之憂，來蘇徯雲霓之望。詔音數下，使駟交馳。趣鋒車而造朝，揚大庭而作命。皇天悔禍，啓周成王定鼎而卜年；戎虜革心，見郭令公投戈而下拜。千八百諸侯之國，盡歸於帝籍；二十四中書之考，獨冠於臣宗。駿惠前模，肇新邦命。中興可待，輿論所期。某技盡五窮〔二〕，咎深百謫。所宜竄迹於蟲蛇之侶，尚容接武於鴛鷺之聯。久蹭蹬於戎塵，遂崎嶇於兵亂。雖劇談世事，見王導何憂？而數蹈危機，唯召平獨弔。仰止大鈞之播，俯加墜履之矜。走慈母於下機，孰不疑於衆訾？援匹夫於擠壑，終有賴於至公。《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一。

〔一〕往：《全集》卷五、傳校本作「遠」。

〔二〕技：原作「投」，據右引改。

回謝宋發運啓〔一〕

嘗膽訟愆，方受一塵之託；循牆避寵，莫申三命之恭。襤被造官，登車問俗，十萬家已墮無何之境，二千石猶分共理之符。伏遇某官盛德矜愚，至誠樂善。軫門墻之舊物，尚追記於昔年；憚江海之遺蹤，久漂流於末路。墜尺書而借寵，起衰病以增華。戴二天之仁，恃矜容之有素；妙五雲之體，但藏弄以爲榮。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三。

〔二〕「謝」下原有「送」字，據《全集》卷九刪。

回周解元啓

桑榆晚晚，自笑陳人；雞黍招邀，但思故友。敢求交一時命世之傑，尚拙體諸生修贄之恭。車轍在門，文書銜袖。判群言於三語，窺小異於千人。公是韓伯休耶？莫如一睹；竟識袁彥道否？殆過百

聞。共惟某官從之解元〔一〕，背世獨馳，收人共棄。聲牙和寡，齷齪交難。空傳陽春白雪之音，莫解流水高山之意。鄭人腊鼠，通國皆然；葉公畫龍，識真者少。不謂勞薪之感，自同投芥之機。兩窮相遭，一笑莫逆。微言覺後，固將俟一千歲之清；妙語吹生，自足勝億兆人之誼。高情如此，俗慮難量！偶同聲氣之相求，遂索形骸而罔間。愧無瓊玖，以報珍投，但賦《角弓》，以爲永好。《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某官：原脫，據庫本補。

回吉州王守啓

擢須賈之髮，方從溺簪之誅；攬使君之鬚，粗識撫箏之意。念孤暗莫能勝一國萬人之詛，而寸膠自足制九河千里之渾。茲蓋伏遇某官存錄故交，恢崇大惠。方伏椀對懸蛇之俎，聊釋耒以自娛；而函書下羅爵之門，遂攝衣而拜辱。高義薄雲天之表，正聲諧《韶》、《濩》之音。汰溷濁以清揚，奮懦庸而起立。張弓挾矢，嘗觀白雉之翔；戴笠乘車，尚記丹雞之祝。窮途易感，沒齒難忘。王吉州名洋，甲

辰歲禮部試在落卷中，余選作第二。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趙解元啓

十年賦就，蚤以文鳴；九牧聲馳，驟喧紙價。有光帝籍，遂秀儒林。恭惟若拙解元文章玄豹之姿，骨相蒼龍之種。籍累世服冕乘軒之貴，而自同於韋布；起方丈列鼎鳴鐘之族，而不飽於齏鹽。茹秋菊以療飢，紉春蘭而爲佩。囊螢聚照，摘葉記遺。故紛然在群公子之中，已卓爾冠諸老生之上。旁觀血指汗顏之斲，獨揮却日之戈；下視搶榆控地之卑，忽展垂天之羽。本初之徒不數，自鄩以下無譏。薦目初傳，輿情允屬。盛服立公門之外，孰爲魯國之多儒？奏篇陳乙夜之觀，又睹漢庭之三道。雅游之久，賀問宜先。重紆緹騎之臨，遠貶誨函之辱。其爲欣荷，莫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洪秀才啓

五色相宣，眩若補天之石；一鳴莫應，鏗然擲地之金。遠墜珍函，俯膺大貺。恭惟某人學問得師友淵源之自，心期惟吾黨聲氣之求。雖南北殊方〔一〕，風馬牛不相及也；而臭味一族，磁石鐵猶有間焉。計拙幾類於集枯，書癖蓋存乎是石。酒舉一尊而共盡，付李白以細論；詩傳四坐以皆驚，聽許渾而有作。《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二〕殊：原作「之」，據傳校本改。

回胡糧科啓

三世青箱之學，卓冠儒宗；一時黃絹之辭，具存家法。函書臨授，躡履趨迎。繆膺先進之恭，彌切後生之畏。恭惟某官學窺聖域，文挾國華。重五十席於講肆之間，奏三千牘於公車之下。貴名日起，一坐盡傾；俊辯風馳，萬夫皆廢。家傳衣鉢，固應在龍虎榜中；世掌絲綸，又將集鳳凰池上。猶勞謙於下問，欲弘益於多聞。聆妙寄於哀彈，雖粗識流水高山之意；委殊珍於大貺，終莫報明珠白璧之投。感頌之私，占言莫究。《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滁守魏寺正啓 一

戴望天之盆〔二〕，未快昂霄之睹；擁埽門之簪，空懷按劍之疑。遽流問以先之，緊過聽之誤矣。恭惟某官該明古記，允蹈先民。訪南國之棠於斧斤戕敗之餘，弔峴山之刻於兵火焚漂之後。儒雅二賢之雜，風流一代之宗。覽故物以興嗟，撫頽基而起廢。鼎新舊觀，駿惠前模。草木欣榮，山川炳煥。重以無窮之託，屬於不腆之辭。若鸞膠續弦之奇，固未易得也；而狗尾代貂之乏，夫豈不誤哉！承命

靡遑，臨書增愧。《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二〕望：原作「皇」，據《全集》卷一〇、傳校本改。

回滌守魏寺正啓 二

昔從郎吏，嘗佐春官遴柬之公；敢謂陳人，尚玷門生私謝之禮。三十年恍如隔世，八百氏存者幾人？獨見大賢，粗免明月暗投之愧；追懷故老，可見青雲異日之心。恭惟某官學邃而自得師，文高而不近俗。雖彤芝九莖之秀，快睹宜先；而朱絃三歎之音，識真者少。有來幣聘，出應弓招。三年不鳴，固有待然；萬選必中，夫何疑者？重勤簡記，嘗預題評，拜貺惕然，爲禮過矣。窺豹孰知其大？尚推子敬之賢；見龍而懼其真，自笑葉公之陋。《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三四三二

孫 覲 一五

回宜黃鄧令啓〔一〕

自投黜闇，莫望高明。每想孟嘉之風流，固應小異；未識紫芝之眉宇，空有此生。遽膺伐木之求，大慰望梅之渴。恭惟某官文傳家法，學冠儒流。居簡臨民，燕坐得擁紬之佚〔二〕；正容悟物，鶚林懷食葚之甘。大啓黌宮，作新俊造。追蹤千載，壯觀一時。洋洋弦誦之音，籍籍舞雩之詠。偉矣大賢之事業，蔚爲多士之儀刑。猥屬庸虛，謬當紀次。賦滕王之高閣，輒援筆而不辭；續淮西之仆碑，但臨文而自愧。《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鄧」下傳校本有「宰」字。

〔二〕佚：原作「候」，據右引改。

回沈解元啓

每傾遐想，未卜前瞻。繫國中寡和之音，久抱絕絃之歎，而海內流傳之句，獨先染鼎之嘗。忽聆鈞天之奏，合作於九成；欲使屠門之嚼，屬饜於一飽。歡呼拜賜，鼓舞知榮。恭惟公序解元經術之邃，該百家〔一〕，詩律之妙兼七子。高深侔海岳，懸牙籤三萬軸於胸中；幽渺感鬼神，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顧屏處窮閭之陋，亦剽聞高義之餘。風馬雖不相接於殊方，鵜鵠固自有同於舊識〔二〕。遽膺大貺，遠墜雄篇。恍如望洋者之眩迷津，端若噉蔗然已入佳境。盡發錦囊之秘，驚窺金薤之華。聯彌明石渠之詩，便當閣筆；讀沈約郊居之賦，謂是知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術：原作「述」，據庫本改。

〔二〕鵜：原作「鵠」，據傳校本改。

回葛教授啓

箕斗之虛名，偶然過聽；珠璧之大貺，率爾暗投。汗集愧顏，光生莫齒。恭惟某官四海譽髦之

士，一時人物之宗。秉青藜而讀書，擁絳紗而受業。舞雩高蹈，跨祥鵬八極之遊；理窟冥搜，襲神龍九淵之會。曲敦世舊〔一〕，見謂儒先。發重諾於千鈞，溢高詞於兩喜。實大人先生之模範，爲小子後進之儀刑。豈惟陳人，獨膺大貺。其爲欣荷，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曲敦：原作「孰□」，據庫本補改。

回方簽判啓

少狂而妄，屢登搏虎之車；老退而休，遂返屠羊之肆。豈謂莫府文書之暇，首訪窮閭貧病之餘。拜嘉惕然，過聽誤矣。恭惟某官筆下探韋編之邃，談端定肉譜之評。出焦尾之木於爨薪，而絙以朱絲；起病鰥之駒於下駟，而縻之青絡。雖寒溫未接，數日闕然；而臭味相求，一見決矣。斷絃挂壁，已絕意於賞音；載酒隨車，欲過門而問字。即諧素願，預激歡悰。《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許解元啓

枌榆故里，久已復於民編；蒲柳殘年，猶未書於鬼錄。況一時之後，重聯瓜葛；而兩地之隔，如

望參辰。恭惟某人學術皆有本原，文章自應律呂。聞文公子之義，空興見晚之嗟；讀元道州之詩，彌切後生之慕。首綵高躅，申貺好詞。亹亹如炙輶之無窮，混混若建瓴之莫禦。老矣無能爲也，莫助一鳴；眷焉何日忘之？以爲永好。《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鎮江劉節使啓

伏審齋壇授鉞，莫府建旄，闔寄方隆，國勢增重。切惟將相安危之繫，良以君臣會合之難。高帝嫚儒，而陸賈陳詩書之言；孝公圖霸，而衛鞅談帝王之道。鬻冠適越，挾瑟求齊。據鞍拊兩髀而驚，奮操紙感二毛而賦。丹心猶在，悼歲月之不留；華髮半空，悵功名之已晚。恭惟某官著節艱難之際，奮身徒步之中。始悟意於一言，遂收功於百戰。黃麻誕告，皁纛前驅。草木知名，江山改色。逢辰若此，振古無倫。孰云千八百諸侯之多，見謂三十六英雄之冠。方修慶牘，首墜誨函。隨珠分照乘之光，爲賜厚矣；燕石論投瓜之報，何愧如之！感佩之深，名言莫究〔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感佩」二句：原脫，據《全集》卷一〇、傳校本補。

回周解元啓

志幽堂之石，方懷骭骹之慙；墜記室之書，遽沐褒嘉之寵。溢言過矣，愧汗泚然。竊以字三縑而製碑，米千斛而作傳。立道旁碣，豈乏愧詞？諛墓中人，遂非實錄。繫大孝有無窮之慕，待斯文爲不朽之傳。雖兩地相望，聞風有素，而兼金不受，援筆何嫌？伏惟某人挺生孝秀之淵，獨冠賢能之首。感風樹而千鍾之養弗泊，御祥琴而三年之哀未忘，將永賁於松楸，宜大書於琬琰。顧匪黃陵之筆，附韓子以知名；庶幾峴首之碑，思羊公而墮淚。《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徐守計議敦啓〔二〕

命呂安之駕，寧辭千里之遙，卧陳登之樓，何止一牀之間！不圖晚接，獲預英游。恭惟某官襲一經之訓以傳家，屈千乘之尊而下士。諸儒談道，舍蓋叟於堂中；五馬班春，伺陶公於道上〔二〕。眷言貧病，已迫衰殘。蚤登相國之門，雖婁擁膝行之簪；晚適荊州之願，方跼陳贄見之書。忽紆汗簡之先，彌極背芒之負。高論迫蛟蛇而起立，英辭冠日月以爭光。陳義藹然，勞謙過矣。顧老生陳腐之說，敢申拔薤本之規〔三〕；繫流年晚晚之餘，但有分棠蔭之意。其爲欣幸，曷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

〔一〕敦：原無，據《全集》卷一〇、傅校本補。

〔二〕公：右引作「翁」。

〔三〕「申」下原有「言」字，據《全集》、庫本刪。

回運使張直閣啓〔一〕

解楚囚之冠，偶遂乞憐之請；抱漢陰之甕，茲惟待盡之時。屬聞登車攬轡之初，空懷擁簪埽門之意。恭惟某官疏通不器，深厚而文。乃眷全吳之雄，暫付外臺之寄。埋一輪於道上，方司三尺之平；列萬舸於潭中，坐致千倉之富。曲存流落〔二〕，遠墜誨音。繆當銀筆之題，榮過袞衣之寵。縱軀委命，自從魚鳥之遊；悼屈哀窮，莫戴丘山之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題下《全集》卷一〇、傅校本注：「自本路提刑就遷漕。」

〔二〕曲：原作「回」，據《全集》改。

回强守奉直啓

憑熊軾而驅，方切仰高之慕；卧牛衣而泣，莫申事大之恭。敢謂漂流契闊之餘，尚勤撫奄矜存之意〔一〕。恭惟某官七朝儒學，一世吏師。萬乘之器晚成，千歲之姿難老〔二〕。爰屬下車之始，遽叨求舊之先。著履歡迎，詎知折齒；撫箏歎詠，殆欲挽須。高節邁倫，衰病增氣。諸儒談道〔三〕，所願陳蓋公清淨之言；小子學詩，猶能賦王褒中和之頌。其爲忻幸，莫究名言〔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一〕尚勤：原作「勤商」，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全集》卷一〇、庫本作「尚存」。矜：原作「於」，據《全集》、庫本、傳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二〕姿：原作「安」，據《全集》、庫本、傳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三〕諸：原作「語」，據《全集》、傳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四〕「其爲」二句原無，據右引改。

回莊守右司啓

書名罪籍，久謝軒裳；竄迹窮閭，遂編農圃。追南柯之夢，悟破甑之已空；瞻北斗之高，知戴盆之難望。茲蓋伏遇某官金馬石渠之彥，鸞臺鳳閣之英，入陪帝席之前，出殿侯藩之重。仁風揚扇，折中山千日之醒〔一〕；甘雨隨車，溉桑林七年之旱。首綰柔翰，申貺好辭。擲地作金石聲，濕紙皆冰雪語〔二〕。哀憐故物，辱在泥塗。振拔危蹤〔三〕，援之溝壑。道逢醉尉，顧常懷訶罵之虞；天惠仁侯，詎復興鄙夷之歎〔四〕。其爲欣幸，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折：原作「拌」，據庫本、傳校本改。醒：原作「醒」，據傳校本改。

〔二〕濕：原作「溫」，據庫本改。

〔三〕振：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四〕夷：原闕，據右引補。

回吳守啓

句吳泰伯之祠，血食如在；延陵季子之墓，封樹固存。雖桑田已化滄海之塵，而闔閭尚帶松江之

水。眷此一都之會，介於二邑之間。恭惟某官故國之世臣，本朝之循吏。昔鼻祖稱冠百王之表〔一〕，今耳孫猶存三讓之風。指若里之社宛然，視所憩之棠沃若。九芝塗詔，三組過家。周覽四郊，皆青氈之舊物；獨餘一老，繫白首之遺民。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冠：原作「官」，據《全集》卷一〇、庫本、傳校本改。

與錢守舍人啓

制碧海之鯨，一時獨步；睹青雲之雉，十目爭先。逮茲叱馭之初，居有望洋之歎。恭惟某官文高兩禁，學邃群書。視草北門，卧八埒之日；剖符南服，揚一扇之風。秉節就塗，褰帷問俗；扶藜來聽，空巷相登。願執鞭從，尚作楚囚之泣；許著帽進，庶寬齊緩之誅。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賀權守提舉啓

百舍歡迎，大尉來思之詠；一廛幽屏，未降即見之心。恭惟某官應五百歲大賢之生，分二千石刺

史之重。雖執鞭之慕，固非一日；而操簪之見，獨後衆人。心渴塵生，背寒芒負。豈惟燕雀，同欣賀厦之成；固有鷦鷯，獨喜巢枝之託。其爲欣說，莫喻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賀沈守到任啓

候館占天，方驗使星之出；斗城分土，又觀卿月之升。共興降晚之嗟，舉有來蘇之喜。恭惟某官東陽世胄，北斗人豪，風流追八詠之餘，儒雅繼五賢之後。三刀夢協，千騎鼎來。仁風授扇而行，甘雨隨車而至。解陳公之榻，誰爲孺子之獨登；賦梁王之園，豈恨相如之未至？幸爲幸會，莫喻名言〔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幸爲」二句原無，據傳校本補。幸爲：疑作「其爲」。

賀周守到任啓

傾北海之尊，嘗分光於一日；擁東方之騎，亦均覆於二天。眷幸會之非常，喜餘生之有託。恭惟某官先賢世胄，今代人豪。公瑾之英烈尚存，伯仁之風流未泯。百年垂裕，千里蒙庥。輟神館之清

資，付專城之重寄。群兒爵躍，已大喧騎竹之迎；一老龍鍾，猶能追拔薤之隱〔一〕。即諧瞻拜，但切欣愉。《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追：原作「進」，據庫本改。

回王倅學士啓

蚤紆郡紱，尚記褚裒半面之薪；晚卧民間，真同夢得九年之謫。逃空已久，集苑何由？笑昨夢之已非，悵舊遊之安在？茲蓋伏遇某官孤風立懦，大惠哀窮。屈別乘於一障之間，訪故交於百罹之後。尺書尉藉，里俗驚觀。雖雁鷺何有於去來，而金石不移於燥溼。九霄之路，莫瞻鳬舄之飛翰；十襲之藏，永秘鵝經之妙墨。《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王倅大著啓〔一〕

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老病之餘，頽然待盡。自非素席門墻之舊，豈敢遽陳竿牘之私？茲蓋伏遇某官躬厚德以鎮浮〔二〕，墮高文而起廢。想鈞天之夢，恍聞金奏之音；騰織女之箱，絢若星圖之爛。

闕管詎償於快睹，搖旌彌極於坐馳。安用著書賦九年之謫，便當舍酒分一日之光。感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全集》卷一一、傳校本題作「回常倅王大著啓」。

〔二〕「厚德」以下：《全集》、傳校本上批：「舊云：鎮浮，高風立懦。軫流落於種瓜之圃，動死生於羅雀之門。雄深非近世之文，挺持見古人之操云云。」按：此或爲他本異文。

回張倅寺丞啓

張自言曾夢東坡先生，與時宰有故。

雲霓之望久矣，方興來暮之謠；桑梓之敬缺然，未快爭先之睹。敢圖挹損〔一〕，尚軫衰庸。恭惟某官精神交海內之宗，聲名動天下之宰。肆求善類，丕闡斯文。雖北際南垂〔二〕，判若辰參之異；而東傾西應，自同肝膽之如。屈高誼於一紙之書，訪陳人於三家之市。藹藹如雲之態度，已立見於囊中；濯濯似柳之風流，會意求於坐上。其爲欣幸，莫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挹損：原作「推挹」，據《全集》卷一一、傳校本改。

〔二〕際：原作「除」，據右引改。

回向倅朝請啓

望切雲之冠，居有絕塵之歎；操順風之簪，尚稽贊見之恭。屬分領於郡條，已大歡於輿誦。恭惟某官心存汎愛，義不遐遺。訪故侯於廢錮之餘，追前哲於寂寥之後。雖翻雲覆雨，生變於炎涼，而璞玉渾金，不渝於燥溼。重勤緹騎，遠墜誨函。十襲珍藏，已眩巾箱之富；一尊燕語，佇分鐙燭之光。欣愧交懷，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陳倅朝散郎啓

除書初下，眷梁木之有依；刺字已漫，望舍門而未埽〔二〕。空懷慙於不敏，遽馳義以相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勞謙下士。暫駐松楸之國、寧論枳棘之棲？別乘鼎來，佐龔、黃而共理；鈴齋坐嘯，仰岑、范以蒙威。父老歡呼，里閭驚聳。據大牀而高卧，方觀一世之豪；下懸榻而起迎，敢玷諸公之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二〕未：原作「來」，據《全集》卷一一、傅校本改。

回洪倅學士啓

洪兄弟同除正字。

蓬萊方丈，蚤窺雙璧之連；雲夢南州，又見一枝之秀。顧服膺之已久，念修贄以無因。恭惟某官文中兩科，聲馳九牧；倚牛角而獨唱，和者幾人？跨鯨背以遠遊，超然萬里。陳義振哀窮之惠，占書移起廢之文。末路增光，衰顏動色。誦佳句於百寮之上，固已習於剽聞；識少異於千人之中，獨未先於快睹。《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九。

回晉陵曹宰到任啓

投畀窮陬，僅存殘息；追懷故友，但有宿心。竊聽下風，佩腰章拊松楸之國；方圖上日，斂手板修桑梓之恭。恭惟某官學冠時髦，行爲世準。太廟龍文百斛之鼎，東序蒲牢千石之鍾。雖一時共推華國之文，在三尺猶累長民之寄。鳬鷺之行序進，豺狼之路當前。起彈柱後之冠，自執太阿之柄。佇聞治狀，俯慰民瞻。某晚晚餘生，棲遲末路。託一雷之土，幸分河潤之餘；墜五雲之書，更被袞褒之寵。其爲欣幸，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賀梁守到任啓〔二〕

四海聲名，夙著宗儒之望；一時人物，獨高政事之科。方啓共理之求，允屬承流之寄。恭惟某官勞謙下士，居簡臨民。哲艾王之蠶臣〔二〕，豈弟古之循吏。擁東方之騎，已大慰於遐瞻；憩南國之棠，宜少留於高躅。睹二天之風采，溢千里之春聲。自憐投老之餘，獲占分光之地〔三〕。繫大賢之高致，奚俟先游；綴賀客之下陳，自慙未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三。

〔一〕「守」下《全集》卷六、傳校本有「太丞」二字。

〔二〕哲艾：《全集》、傳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明哲」。

〔三〕占分：右引作「在容」。

回沈倅到任啓

坐井而窺，那能見大〔一〕，面墻而立，祇自書空。欲詣元禮，而素無通家之因；未識魯山，而空有此生之歎。居切畫龍之慕，莫申執雁之恭。恭惟某官養義之氣浩然，命世之材卓爾。位上大夫之

列，盍專右省之車；分半刺史之權，尚擁治中之駕。不圖過聽之誤，遽形流問之先。妙語垂褒，朽質增重。惟清廟璵璠之器，方當待賈之初；而窮途枳棘之棲，乃有分光之幸。其爲欣頌，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二〕見大：原作「大□」，據《全集》卷一一、庫本、傳校本補改。

回周主簿啓

望堯階八彩之光，親承大問；陳漢廷三道之要，遂決殊科。士歆稽古之榮，朝有得賢之慶。伏惟新恩主簿妙質備琳琅之美〔二〕，瑰材挺梁棟之姿。金薤千萬篇而百神所司，銅柯四十圍而九牛莫挽。夙富博大淵源之學，發爲雄深辯麗之詞。切中事情，非老生常談陳腐之說；工言治道，實生民一時理亂之機。甫上奏篇，遂關乙覽。榮升吏籍，光動儒林。不圖謙德之隆，俯墜誨函之辱。射東堂之策，雖詔墨未乾；校中秘之文，而徵書可待。其爲欣頌，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二〕恩：原作「思」，據傳校本改。

回平江守蔣待制狀

伏審某官剖符南服，獨繼蘇州刺史之賢；持橐內朝，亟躋甘泉法從之列。方郵命流傳之始，實鄉枌瞻望之華。顧敢後於鳬趨，將俯申於燕賀。第深喜抃，莫罄言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提舉謝少卿啓

入司帝籍，蚤觀卿月之升；出按藩條，又快使星之睹。竦百城之風采，馭六轡之光華。恭惟某官文追古作者之風，名出諫大夫之右，肅持使節，誕布王靈。攬澄清之轡，而豺狼之路一空；校紅腐之粟，而雀鼠之輩幾盡。平訟賦正〔一〕，直指宣威；已訖外庸，即膺大任。某逖聞新命，倍激歡悰。方修贄見之恭，亟拜函書之辱〔二〕。門鵲在望，固無千里命駕之遙；河葦可杭，庶有一日分光之幸。第深欣抃，莫罄言宣〔三〕。《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一〕本句《全集》卷一一、傳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平頒賦政」。

〔二〕函：原作「尚」，據右引改。

〔三〕「第深」二句：原脫，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三四三三

孫 覲 一六

賀莫守郎中啓

雅志倦游，久厭承明之直；上恩佚老，遂分刺史之符。恭惟某官德配先民，材稱循吏。握蘭華省〔一〕，共歎郎潛；剖竹名城，徒得君重。除書甫下，輿誦歡騰。千騎班春，坐謁棠郊之芟〔二〕；一廛受地，方修梓里之恭。《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握：原作「掘」，據《全集》卷六、傳校本改。

〔二〕芟：原作「蔭」，據右引改。

回江陰運使趙學士啓

名聲籍甚，何止百聞？文義卓然，遂快一睹。眷褒揚之非擬，顧衰陋以無堪。恭惟某官理窟洞天，人精稷之交，詞鋒出筆墨畦逕之外。繫尊歡呼，自中宮商；落紙從橫，盡成黼黻。何言誤聽，遠墜珍投？破千金以屠龍，久懷奇而未試；挽六鈞而射鼠，知用大之甚難。探古錦而一窺，拊朱絃而三歎。攘支離之臂，自喜爭先；盡渾沌之眉，空慚借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武進馮宰到任啓

海寓共推，嗟來莫矣；里門初下，喜聽跫然。念耳熟於百聞，會意求於一睹。不可尚矣，坐上客儻真是乎？又何疑焉，名下士蓋不虛耳。恭惟某官朝野著士民之望，鄉閭擅人物之評。納萬頃於雲夢胸，破大觚於霹靂手。方效官於巖邑，已加惠於陳人。首墜函書，重紆衡蓋。琢奇句於月脅天心之上，駕衆說於金口木舌之中。遠追三歎之音，高儷九成之奏。周章拜貺，衰朽增華。函牛之鼎，烹雞固已乖於用大；照乘之珠，彈雀空自抵於暗投。頌詠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梁倅到任啓

津亭弭轂，首紆衝蓋之臨；記室占詞，又拜函書之辱。謙光委照，朽質增華。恭惟某官鳴柯里故相之家，通德門大儒之胄。收槐堂之劍履，而具存祖烈；傳鳳池之毛骨，而綽有父風。見謂佳公子之賢，暫分半刺史之重。未展西極追風之足，尚淹南溟擊水之圖。題別駕之輿，方資於共理；持從臣之橐，行副於詳延。馳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賀葉守到任啓

某啓〔一〕：縉雲故地，昔真仙冠劍之藏；金牛名城，今天子股肱之郡。建行殿東藩之屏，通殊鄰北道之輶。方疇咨選慎之艱，實一麾鎮臨之始。恭惟知府寺丞名重文章之選〔二〕，才高政事之科。操龍伯之釣而六鼈連，奏神屠之刀而萬牛解。蕭望之補外，姑歷試於百爲；汲長孺居中，佇疏榮於三接。某聞風舊矣，託芘云初。自惟殘年衰病之餘，況復末路湮淪之久。距一舍之阻，尚未聆金玉之音；仰二天之臨，已大慰雲霓之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某啓：原無，據《全集》卷六、傅校本補。

〔二〕知府寺丞：原作「某官」，據右引改。

回郭守到任啓

懸車久矣，聽履跼然。擁篲膝行，固盍展棠郊之謁；銜書贊見，又當修梓里之恭。衰晚卧疴，椎鈍廢禮；第聞新政，共激歡悰。恭惟某官循良慈惠之師，碩大光明之傑。學稽古誼，識洞幾先。解紘豈膠柱之調，奏刀有破竹之易。惟凋郡百孔千創呻吟之後，亦下田十年九潦饑饉之餘。所恃仁賢，揚一扇穆如春之風；庶幾疲癯，服五袴燠若冬之日。方裁慶牘，已墜珍函。三過讀而增衰病之華，十襲藏而益巾箱之富。已同千里，共戴蘇刺史天；尚有一塵〔一〕，更爲李將軍地。其爲忻幸，曷可敷陳〔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一〕尚：原作「上」，據《全集》卷六、庫本改。

〔二〕「其爲」二句原無，據《全集》、傅校本補。

回陳倅到任啓

負耒歸田，有愧上牀之問；臨門墜刺，竊欣下榻之迎。故嘗耳熟於百聞，今幸目成於一眄。恭惟某官太丘盛德之裔，崇寧遺直之家。擅海內之名，客蒙驚坐之目；宰天下之志，衆推分社之均。褒崇摘黜黻之章，光寵賁衡茅之陋。雖匪朱、陳昏姻之故，素交元、方兄弟之賢。不謂投老殘年衰病之身，復睹角立持出譽髦之士。結門外之轍，已諧求友之聲；賦井眉之餅，庶獲賞音之遇。《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賀劉守到任啓

辭榮禁路，歸老窮閭。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日登龍之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縱橐之聯。多難漂零，流年晚晚。柳儀曹之先交今有幾？唐貞元之朝士已無多。豈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際，復見老成典型於二千石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瞠若，剗盤錯而游刃恢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託，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謠，咸快爭先之睹。自惟悼耄之年垂盡，弗泊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亡，俯深於燕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四。

回王倅賀冬啓 一

望金谷之塵，固非一日；儵少林之壁，亦復累年。莫伸與梓之恭，奚逭負荆之咎？茲蓋伏遇某官情高皦日，義薄層雲。悵墜甌之空，已同棄物；軫遺簪之舊，終不忘情。屬君子之踐長，悼孤生之永已。千鈞借重，俾蟠木爲先遊之資；一語吹生，謂死灰有復然之理。其爲欣幸，莫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王倅賀冬啓 二

圭景迎長，珠星紀瑞，推筴啓千齡之運，拔茅連衆彙之興。恭惟某官儒學發身，三冬足用，靖共介福，七日朋來。茂對休辰，寵綏故友。加惠桑榆之晚，俯憐鍾漏之餘。文摛白雪之詞，韻中黃鍾之律。幽懷破散，穆如負日之溫；病目驚窺，絢若瞻雲之爛。莫馳慶謁，第激歡悰。《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趙倅賀冬啓

老將及耄，不知歲月之遷；性不便書，莫致寒溫之問。屬時君子膺彙征之吉，但有野人分芹獻之心。茲蓋伏遇某官利器沈潛，聲章炳煥。晞髮扶桑之日，本自於天來；濯足滄浪之淵，尚從於地控。屈臨邦屏，分布郡條。眷言一介之餘，光賁五雲之妙。誦言穆若，殆仁風揚紈扇之間；玉色皓如，正落月滿屋梁之上。《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平江趙倅賀冬啓

璿璣觀象，仰占星昴之中；鍾律導和，俯驗泉萌之動。順履一陽之復，茂膺五福之綏。恭惟某官喬嶽儲靈，猗蘭毓秀。鬱鬱五雲之氣，盡隆準之子孫；落落萬人之英，豈重瞳之苗裔！羲爰畫泰，天統乘乾。出逢熙洽之辰，坐擁鴻龐之祉。敢圖眷獎，尚軫衰遲。來日無多，猶伏一戈之却；溺灰欲死，詎堪六琯之吹？《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兩倅賀冬啓

星東壁而昏中，日北陸而短至。屬方群陰作沴之始，已兆三陽交泰之期。恭惟某官心平而行高，才全而德巨。鳴中律呂，自可吹生燕谷之中；語帶煙雲，可應紀瑞魯臺之上。齋心跼誦，稽首拜嘉。穆如抱耒，有挾纊之溫；恍若覆盆，委分光之照。其爲欣幸，莫究頌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强守賀冬啓 一

土圭測景，鍾律均聲。羲爻占七日之亨，漢曆表三辰之瑞。恭惟某官游、夏淵源之學，龔、黃慈惠之師。具萬善而齊，百神呵護；順一陽而復，五福朋來。燕寢凝香，鈴齋坐嘯。顧憐衰謝，申貺頌言。迎愛日之長，已踐化人之國；快景星之睹，遂窺刺史之天。《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强守賀冬啓 二

雲師書物，日御迎長。以兆氣元，遂正律本。恭惟某官學王者之書（一），值聖人之時。謝吏部之

文章，二百年無此作矣；李將軍之才氣，萬戶侯豈足道哉！逮茲淮陽卧理之秋，久佇宣室受釐之對。鳳鳴十二，坐迎交泰之期；鵬擊三千，亟觀遠大之業。《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書：原作「事」，據庫本改。

回莊守賀冬啓

六琯吹葭，嶰簫應律；五紋刺繡，圭景迎長。恭惟某官履七日之修辰，陪千齡之興運。分符共理，蚤疏三接之榮；拔茹同升，坐擁朋來之福。眷言衰謝，首被顧存。季大貺於窮途，抒高情於麗藻。黷如逃谷，共分一日之光；迴若觀臺，獨現五雲之體。《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吳守賀冬啓

魯臺之望占祥，嶰谷之鳴應律。雖三尺之冰厚，繫衆陰凝固之時；而一寸之暉長，實萬寶欣榮之始。恭惟某官挺生耆哲，出應昌期。萬室連薨，擁綺襦而詠；千畦接軫，賣刀劍而耕。諸縣豐登，四郊清謐。泰壇展采，方迎天地之休；宣室頌釐，行奉鬼神之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錢守賀冬啓 一

天正著統，陽德離潛。黃宮調六氣之元，清臺表三辰之瑞。恭惟某官學惟古訓，道與時行。盛大光明，接千齡之熙旦；奇龐福艾，擁百順之鴻休。方膺共理之求，已促追鋒之召。感寸陰而惜日，喜添綵綫之長；待甘雨以爲霖，行被袞衣之拜。《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錢守賀冬啓 二

六琯鳳鳴，奏伶倫之律；五星珠貫，符太史之占。一德撫辰，群公受祉。恭惟某官進非師錫，出爲時須。秀鍾河嶽之靈，氣塞堪輿之大。賢如趙成子，熙熙冬日之溫；文似張水曹，藹藹春雲之態。時乘豐大，順履洪龐。千騎森然，方擁馮熊之貴；一翁耄矣，空懷賀燕之私。《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錢守賀冬啓 三

衡占灰仰，琯候葭飛。衆正上行，百神來燕。恭惟某官名高哲艾，文擅詞宗。見王千里而來，獨

出漢諸臣之右；舉國一人而已，孰謂魯真儒之多？親值聖時，具膺吉祿。蔭堯雲之潤，寧煩臺榭之占；瞻舜日之華，奚俟土圭之測〔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土圭之測：原作「□淵之□」，據庫本補改。

回錢守賀冬啓 四

六氣宣龢，八風順序。聖人觀象，見天地之心；君子安身，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道尊而日損，德進而時行。綸閣紉書，紅藥應五雲之妙；斗城問俗，彤檐換三組之榮。屬陽德之離潛，宜陰靈之薦祉。方興未艾，與日俱長；俾壽而昌，逢辰茲始。莫申慶謁，但極歡悰。《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江陰趙守賀冬啓

灰心久矣，不復競辰；暴背欣然，未忘愛日。忽墜綈袍之信，有踰袞服之華。恭惟某官建牙當七十城，剖竹猶二千石〔一〕，儲休帝籍，挺秀儒林。玉具高拄頤，真江山風月之主；金印大繫肘，實巖廊柱石之安。履華旦之休明，悼窮交之濩落。剖雙魚之尺素，空慙強食之言；分九醞之霞觴，應笑獨

醒之陋。《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千：原作「十」，據庫本改。

回汪倅賀冬啓

帷宮瞻柴燎之升，緹室候泉萌之動。煒燁離明之旦，龐鴻解雨之恩。恭惟某官出逢君子之時，夙蘊大賢之業。密營遙畫，千里仰成；分布寬條，一堂坐嘯。履茲陽復，茂擁神休。宣室受釐，行促追鋒之召；窮閭埽軌，空懷賀厦之私。《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一

日行北陸之次，兆群陰退聽之祥；星占東壁之中，繫盛德光亨之始。恭惟某官袖牛刀之手，安鸞棘之棲。履茲陽復之辰，茂介朋來之福。吹溺灰於欲死，漑病木於垂枯。豈復小民，惟祈寒之怨；有同野老，負愛日之暄。感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二

紫壇之燎升，方承大祭；黃鍾之氣應，以召太和。恭惟某官種學三餘，逢辰一旦。雖後凋之操，不改於炎涼；而拔茹之連，自同於消長。逮茲陽復，宜與時亨。當爲傳說之霖，起副蒼生之望；猶有趙衰之日，空遺故交之思。《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晉陵黃令賀冬啓 三

斗柄北旋，陰凝而涸；日車南指，陽復而升。恭惟某官秉心有執德之堅，適變得隨時之義。自臨鄉縣，衆謂賢公。已應《虞書》三老之文，更遇羲文七日之吉。全和氏之璧而去，何喜如之；彈貢公之冠而來，自今以始。《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沈倅賀冬啓

候一寸之陰，占四分之曆，實陽德離潛之始，繫天心籲俊之初。恭惟某官德日進而又新，福川增

而方至。豫州半刺史，素高國士之風；魯國一真儒，宜冠廷臣之右。逢辰休顯，錫羨鴻龐。鳴玉趨紫宸之朝，寧有騷人之感；擊鍾應黃宮之律，佇觀君子之亨。《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一

時乘玄輅，氣兆黃宮。占昏旦以候軫壁之中，謹蓋藏以待陰陽之定。恭惟某官得一編書於神所授，出六奇計而世莫聞。控帶二江，猶傳鐵甕；折衝千里，是一金城。履茲陽復之辰，宜介朋來之福。追鋒亟去，行超三衛之雄；授鉞重來，更總十連之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二

一德時升，繫上將逢辰之始；三微氣應，宜百神薦祉之多。恭惟某官威名攝鳥鼠之戎，圖畫冠麒麟之閣。一戈却日，天地與之低昂；萬馬追風，山岳爲之頽仆。履茲陽復，坐擁神休。望金谷之塵，遙想盍簪之盛〔一〕；卧漳濱之疾，莫伸賀厦之私。《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一〕想：原作「相」，據庫本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三

嶰竹十二箊，以製律本而鍾聲出應；土圭尺五寸，以求地中而綫景迎長。恭惟某官握虎豹之韜，總貔貅之旅。跨追風之驃，超月窟以窮探；乘問漢之槎，挽天河而一洗。逢辰休顯，受祉鴻龐。占魯臺之雲，坐見蔥蔥之氣；望長安之日，行瞻穆穆之容。欣頌之私，敷宣莫罄。《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四

肇一氣之元，正八風之序。日居木上，逮休復之祥；雷藏地中，實奮豫之始。恭惟某官山西將種，代北人豪〔二〕。三令之行，稟如負雪之嚴；一怒之威，若若迅雷之震。勤勞百戰，感會千齡。方剛德之寢亨，宜寵禧之攸降。出分帥閫，秉大將鈇鉞之權；歸護殿巖，正祈父爪牙之命。《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代：原作「斗」，據庫本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五

擊金鍾而效氣〔二〕，定五日之中；比玉琯以考聲，正八風之序。恭惟某官尊俎厭未形之難，鼎鍾銘不賞之勳。當大人繼照之明，應君子彙征之吉。帝寬憂顧，神聽靖共。受祉未可量，逢辰自今始。聞鼓鼙而思將帥，佇觀祈父之歸；羞蘋藻以薦王公，聊致野人之獻。《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效：原作「郊」，據庫本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六

太初更漢曆之元，招搖紀夏正之月。道隨剛長，福與時升。恭惟某官四嶽藩翰之臣，萬夫貔虎之帥。聲名震夷夏，忠義貫神明。方一陽氣應之初，實衆正上行之日。六纛啓重侯之貴，已登將闔之崇；九芝塗細札之書，行踐樞庭之拜。未遑慶謁，預激歡悰。《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七

晝參日表，夜考星中。八能之士，板書以奏五音；二重之室，緹縵以候一氣。恭惟某官坐孟陬庚寅之日，應上元甲子之辰。迎連珠合璧之祥，擁錫盾珣戈之貴。名參柱石，功載旂裳。魁然斗北之豪，久總侯藩之重。踐此日南之慶，亟趨帝席之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八

距門墻不能百里，違旌榮亦復累年〔一〕，忽驚紀律之新，又見陽明之復〔二〕。恭惟某官受天人任，秉國中權。入扈殿巖，擁漢將南北軍之衆；出總戎索，陳楚師左右廣之容。逢寢明寢昌之辰，介時萬時億之祉。望青油之幕，想見元戎壽斚之飛；述銀筆之辭，聊效野人食芹之薦。《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一〕榮：原作「榮」，據庫本改。

〔二〕明：原作「朋」，據庫本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九

黃宮之氣應，方調嶰竹之音；紫壇之燎升，首被蓼蕭之澤。恭惟某官浩浩稟堪輿之氣，英英鍾河嶽之靈。會天子躬三歲一郊之儀，而上將擁七日朋來之福〔二〕。端闡發號，宣室頌釐。鴻名增帥閫之崇，細札奉璽書之寵。自笑匏瓜之繫，莫預榮觀；但有野芹之甘，欲分貴獻。《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朋：原作「復」，據庫本改。

回梁守賀冬啓

五勝相乘，三微始著，肇見陽朋之復，用符剛德之亨。恭惟某官道術通明，器資淵博。兼文學、政事之選，蓋聖人之徒歟？爲循良慈惠之師，繫大夫之賢者。逢辰茲始，處顯宜先。泳年光如化國之長，寧須測景；摘墨妙有郇公之體，奚俟占雲？輿頌所同，空言難叙。《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無錫馮宰賀冬啓

一氣默運，泉萌動而陽升；諸福朋來，茅茹連而彙進。恭惟某官靖共居位，愷悌宜民。雉出桑間，已著仁賢之治；弦鳴堂上，更收清靜之功。剛德浸亨，蕃釐紹至。撫一雷之土，共觀鳧舄之飛；履七日之辰，佇見龍梭之起。《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莫守賀冬啓 一

星圖表瑞，占五緯而睹珠連；律本均聲，製六琯而聆鳳吹。恭惟某官一朝人傑，百世吏師。華省望郎，斗城良牧。暫輟邃嚴之直，來蘇凋瘵之餘。化國舒長，逢辰茲始；魯侯燕喜，受祉難量！自嗟匏繫之生，莫預觴行之列。其爲欣頌，曷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莫守賀冬啓 二

漢曆授時，紀上元之次；義經畫卦，爲來復之初。恭惟某官經濟之材，將膺帝賚；中和之政，自

與天通。梅載華如紺碧，而發於莫春；露薦降如飴甘，而零於午夜。嘉禾合穎，瑞麥兩歧。屬當七日之休辰，適契千齡之興運。以天公降祥之屢，奚俟占雲？而使君報政之成，行當就日。其爲欣頌，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全宋文卷三四三四

孫 覲 一七

與鎮江劉都統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布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萬斛巨川之舟，千雉大邦之屏。手揮羽扇，舟中敵國何有哉！坐擁戎旃，席上過師乃如此。履休明之盛旦，介億萬之龐禧。疇衛社之勳，行布白麻之號；享銷兵之福，遂臻黃髮之期。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與梁倅賀冬啓

吹比竹而音諧，縵重緹而氣應。三微著象，五緯宣光。恭惟某官一門萬石之家，四室五公之冑。印金斗大，弭玉蟬聯。累朝閎閱之華，奕世衣冠之望。未展赤驥追風之足，尚淹紫鸞止棘之棲。屬天

公籲俊之初，屆陽德離潛之慶。於時測景，方加刺繡之長；將遂披雲，大慰傾葵之望。其爲欣頌，莫罄敷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答葉守賀冬啓

調六律之音，天統冠三正之首；辨九章之序，羲爻占七日之祥。恭惟某官稟間氣而生，應昌期而出。刺史之天大，奚煩補石之工？化國之日長，自笑却戈之陋。仰睇魯臺雲物之瑞，實應商巖霖雨之求。一陽進而道與時行，衆正興而福緣類至。畫室應圖而龍見，行綴甘泉法從之聯；尚方賜履而鳧飛，已著方丈真仙之籍。其爲瞻頌，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郭守賀冬啓 一

三正官天統之元，七日驗陽明之復（一）。龍離潛而見，實大人繼照之初；鳳覽輝而翔，應君子彙征之吉。恭惟某官德由日進，道與時行。倬彼雲漢之章，爰告魯臺之慶；薰然慈仁之德，聿資周翰之良。歲美人和，政平訟息。盍奉追鋒之詔，亟歸調鼎之司。人望既孚，師言惟允。某屬有魚菽之祭於先人敝廬之下，莫申燕雀之賀於使君燕寢之前。第賡擊壤之謠，聊效食芹之獻。《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二〕明：原作「朋」，據庫本改。

回郭守賀冬啓 二

一氣旋宮，八風協序；三微始著，百順皆來。恭惟某官挺松柏歲寒之姿，鍾河嶽英靈之氣。行藏體聖人之道，顯晦得君子之時。當飛龍利見之初，應拔茹彙征之吉。天衢聽履，追祥鵬九萬里之程；燕寢傳觴，慶蟠桃三千年之會。《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五。

回王倅賀正啓 一

桑田蕪漫，忽揚東海之塵；蒲柳衰殘，已迫西山之景。壯心空在，來日幾何？履茲贊陽出滯之辰，舉有除舊布新之喜。恭惟某官乘時顯晦，玩世徜徉。歌生民嗣歲之興，應大有自天之吉。朋簪四合，風流柏葉之觴；句法一傳，妙絕椒花之頌。每興懷於故友，久編籍於遺氓。遠墜函封，增光莫齒。雍容坐上，那聞櫪馬之鳴；骭髀門旁，自笑桃符之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王倅賀正啓 二

椒盤嗣歲，讎鼓送寒。茲惟萬寶趨新之時，獨見故人求舊之意。恭惟某官秉心直諒，蓄德輝光，儒雅吏師，風流別駕。日行黃道，盍趨鴈鷺之行？風振紫山，尚琢鸞花之句。恭承嘉惠，重以好辭。賦《谷風》之三章，度《陽春》之一曲。欲回殘稿，復被青黃。老病摧頽，莫預董秦之奉；悲歌慷慨，空傳宗武之時。感愧交懷，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向倅賀正啓

四序更端，二儀交泰。接千載題期之盛，宜群公受祉之多。恭惟某官明哲保躬，儒雅飾吏〔一〕。順履天正之吉，密迎神貺之休。椒頌傳馨，莫預一觴之薦；鋒車趣召，佇觀三節之趨。《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一〕飾：原作「節」，據庫本改。

回張倅賀正啓

天德更端，人正肇序。清臺課上元之曆，方呈珠璧之祥；絳人推甲子之年，遂軫泥塗之辱。伏遇某官高文起廢，妙語噓枯。天聲追木鐸之音，絕唱儷《陽春》之曲。屬介頌椒之慶，載賡《伐木》之詩。眷茲衰朽之餘，被以青黃之飾。高懷落落，曲敦耐久之情；老語諄諄，但有流年之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平江趙倅賀正啓

日薄西山，已迫桑榆之晚；春回北斗，又觀椒柏之新。茲蓋伏遇某官德厚鎮浮，道直矯枉。惟下俚炎涼之態，每形於令尹三仕三已之間；而故交久安之情，獨見於翟公一死一生之後。敢圖衰茶，猶被顧存！垂褒華袞之章，加賁綈袍之舊。老冉冉而將至，空驚嗣歲之興；物欣欣而向榮，已被先春之暖。《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强守賀正啓

太史書元，上經揲泰；三朝謹始，萬寶趨新。恭惟某官魯國真儒，漢京循吏。特達季將軍之勇，一諾可重於百金；妙絕張公子之詩，千首固輕於萬戶。蓋聲氣相求於一道，故升沈靡閒於殊途。殆茲歲序之更，獨見人求之舊。賦椒盤之頌，莫瞻列炬之光；分棠舍之陰，亦預春班之擇。《鴻慶居士文集》

卷一六。

回莊守賀正啓

五勝代興，既周必復；一元更始，以故爲新。賢德所臨，春祺攸介。恭惟某官碩大光明之傑，循良慈惠之師。二千石班春，占土牛而得歲；五百年住世，摩銅狄以興嗟。履運中興，逢辰交泰。一城嘉色〔一〕，欣欣上旄羽之塵；四野春聲，籍籍滿袴襦之詠。其爲占頌，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一〕城：原闕，據庫本補。

回趙倅賀正啓

莫景飛騰，自遂桑榆之晚；風光流轉，又驚椒柏之新。署新桃以禦不祥，掀槁壤之求如願。未能免俗，且復效顰。伏遇某官順理昌期，寵綏故友。一言起廢，奮百蟄於垤土之中；老幼增華，茁九芝於枯槎之上。《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汪倅賀正啓

蓋茆容膝，面壁觀心。不知晦朔之遷，但覺寒暄之異。圖鬱壘之像，莫驅五鬼之窮〔二〕；進屠酥之杯，豈恨一翁之後。茲蓋伏遇某官收憐衆棄，矯拂群庸。正當嗣歲趨新之時，獨見懷人求舊之意。疾風拔木，勁草之立巋然；烈火流金，韞櫝之藏自若。重遺緘翰，中貺頌言。蒲柳餘齡，方受一塵之託；瓊瑰妙語，空留十襲之藏。《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二〕鬼：原作「見」，據庫本改。

回錢守賀正啓 一

頽齡餘幾，見謂陳人；端月載臨，尚修故事。門符執厲，方懷鬱壘之求；齋釀光春，遂解臺飴之崇。恭惟某官威風惠氣，舒慘一方；大冊鴻文，斧藻萬物。著槿帽而撾羯鼓，桃杏驚開；撝羽絃以召黃鍾，川池凝涸。肇履三正之吉，大均千里之釐。固欲從公共分一日，況復如我獨有二天。莫副願言，但深欣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錢守賀正啓 二

四序密移，物無終否；三微浸大，福有朋來。恭惟某官躬誠明之姿，撫休嘉之運。《九歌》申勸，每懷《天保》報上之心；衆正彙興，共享《既醉》太平之福。逢辰茲始，稱壽宜先。自憐幽屏之餘，莫預駿奔之數。獨無高論，進輸投蒞之忠；尚有守誠，堪賦頌椒之什。其爲欣頌，莫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錢守賀正啓 三

夏時御正，周曆更端。首三統以承乾，交二儀而畫泰。恭惟某官介藩均佚，秘殿納書。順履三朝，親逢一旦。日月千二會，已符營室之占；春秋八千年，宜介天椿之壽。方修慶牘，遽墜嘉音。雖涸轍垂枯，久俟卧龍之起；而孤根欲朽，空觀萬木之春。《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江陰趙守賀正啓

門垂葦索，盤頌椒蕃。星回斗野之杓，春入練江之色。恭惟某官才高帝胄，名著吏師。與庶民共楚臺之風，得賢者樂齊宮之雪。道載土牛之出，遙知卿月之臨；門闐櫪馬之誼，空想德星之聚。方納履新之慶，尤深懷舊之私。黃絹占詞，白衣載酒。渴心不展，莫預西園飛蓋之遊；食指可占，詎有北海空尊之歎？其爲欣頌，莫究敷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晉陵黃令賀正啓

周星既復，端月初臨。刻桃梗以厭天行，飾土牛以戒農事。恭惟某官獨高政事之選，衆推慈惠之師。治千乘之賦而辦多多，最百吏之課而書上上。爰履三朝之吉，茂迎百順之嘉。籍籍群氓，唯懼瓜時之及〔二〕；諄諄一老，空懷芹獻之心。《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二〕唯：原作「淮」，據庫本改。

回沈守賀正啓

銅渾觀象，歲籥代終；玉燭宣龡，春元茲始。恭惟某官躬行古道，親值聖時。方上聖解紘更化之初，應君子連茹彙征之吉。逢辰有俶，錫羨惟休。黛耜省耕，盍致九推之助；脂車入覲，更疏三接之榮。《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周守賀正啓

魯經書五始之元，漢儀紀三朝之會。繫萬寶化生之日，兆群賢彙進之祥。恭惟某官哲謀肅父之才，正直端共之德。親逢聖旦，方興見晚之嗟；順履王春，宜介朋來之福。自憐老去，實聳遐瞻。千指家休，竊芘棠陰之舍；一觴獻壽，莫持椒頌之盤。《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平江湖司法賀正啓

璿璣驗中星之見，以紀王正；象魏布端月之和，以前民命。恭惟某官識洞陰陽之緼，氣凝天地之中。妙語春容，暖於布帛；大篇舒卷，燦若煙雲。適臨元吉之辰，宜集善祥之慶。重勤大貺，遠墜嘉音。問輿人之紀年，敢冒復陶之寵？賦阿戎之守歲，空驚莫景之斜。《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

四序平分，歲星更始；三陽彙進，卿月高升。恭惟某官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磊落掀天

地，一丸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檣可破十萬之衆。爰介春祺之慶，猥先故物之求。緹騎鼎來，函書拜辱。渴心不展，空懷賀厦之私；輿論可占，行有築壇之拜。但深欣頌，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二

炎正嗣興，接千齡之統；王春肇序，登四海之圖。惟時百戰之多，宜受朋來之祉。恭惟某官鞭笞犬羊之衆〔一〕，號漢飛將軍；駕馭貔虎之師，爲唐大都督。名書鐘鼎，勳載旂常。逮茲熙旦之逢，益幾春祺之介。倚爪牙之衛，久外總於師干；咨帷幄之籌，盍坐圖於廟勝。其爲欣頌，莫究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一〕衆：原作「重」，據庫本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三

歲律嗣興，陽明彙進〔一〕。山無紀曆，但驚寒暑之更；客有疑年，重起泥塗之歎。恭惟某官高情

耐久，偉量鎮浮。長鳴司風雨之晨，持操厲冰霜之節。爰履三正之吉，方取新厭故之時；獨占一紙之書，皆悼屈傷屯之意。拜嘉甚寵，懷惠靡忘。肅肅初筵，莫賦椒馨之頌；區區微贄，但分芹獻之甘。欣慶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二〕明：原作「朋」，據庫本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四

周星既復，端月嗣興。一元資萬彙之新，諸福會三朝之慶。恭惟某官奇龐福艾，碩大光明。謀初百中而妙若穿楊，善後萬全而勢如破竹。履端茲始，錫羨有初。建大將之旄〔二〕，行占郭令中書之考；聽輿人之頌，盡歌魯侯三壽之詩。瞻頌之私，敷宣罔罄。《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二〕建：原作「逮」，據文意改。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五

藏冰北陸，四序歸餘；迎氣東郊，一元更始。恭惟某官執干扈殿巖之峻，建旄分戎閩之雄。千載

逢辰，三朝受祉。桃弧棘矢，山林無魑魅之逢；柏葉椒花，壑谷有吾公之樂。眷言幽屏，遠墜珍投。原田每每，敢有圖新之願；綈袍戀戀，空懷求舊之私。瞻頌之私，敷陳莫罄。《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六

履三朝之會，方占參尾之中；登四海之圖，今在斗牛之次。有聞令序，允屬休辰。恭惟某官肇履春元，密膺帝賚。總戎旃之重，有嚴帥閫之雄；聯貂冕之華，宜視公槐之貴。名偕日起，道與時亨。壽福而臧，行致百朋之復；老衰而耄，又經一歲之除。《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七

治曆以觀天象，式序三辰；作經以謹王正，蓋尊一統。恭惟某官器深而博，行直而方。六奇淵秘，感鬼神，一節英明貫金石。三微紀月，欣穀旦之親逢；四德體元，宜春祺之協應。爰擁師干之重，久資戎翰之良。疇敵愾之勳，已紀雲臺之象；總嚴凝之護，行資武帳之籌。《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八

星紀初回，春祺紹至。三陽朋進，一德上行。恭惟某官沈雄弘毅之姿，奇龐福艾之相。奮空轡而扼虎，亢絕藝以屠龍。入護中宸，作朕心膂。茲際贊陽出滯之辰，宜介小往大來之吉。元戎十乘，可擬金城百雉之崇；袞服九章，行應臺躔六符之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九

玉曆頒正，象魏布法。千歲之日，於此永端；一旦之逢，自今作始。恭惟某官盛德介百神之祉，勞謙忘千乘之尊。悼故老之遺，已迫桑榆之晚暮；納履新之慶，宜同草木之欣榮。跽誦拜嘉，占詞叙感。明月空塵於大貺，陽春莫儷於好音。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無錫馮宰賀正啓

魯經表首事之年，漢儀蒞朝正之月。木行履運，金奏宣龡。恭惟某官德齒爲老成人，豈弟爲風化

首。親逢熙旦，坐擁龐禧。更桃符於兩戶之間，所閱固多矣；飲屠酥於衆稚之後，而壽莫量焉。重勤一騎之臨，亟拜朋纖之辱。嘉言慰藉，溫然如宿酒之醺；老語諄諄，蕞爾真祭魚之獻。《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莫守賀正啓

考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群剛浸長，諸福朋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耆艾省臺之望，風流藩翰之良。桃梗效靈，藹千門之佳氣；土牛占歲，喧四野之春聲。凡附託於一塵，舉涵濡於九里，遠馳緹騎，辱貺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屠酥送暖，豈復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宜興陳宰賀正啓

北斗回杓，歲星始見；東郊載耒，農扈將興。恭惟某官豈弟宜民，忠嘉許國。未展雲霄之步，尚安枳棘之棲。進服邇僚，師言惟允；親逢熙旦，賢路方開。盍紆畫繡，以疏三接之榮；更爲春酒，以介千齡之壽。其爲欣頌，莫喻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又見《荆溪外紀》卷一八。

與莫守賀正啓

桃符逐厲，俄驚一歲之除；椒頌薦馨，共慶三朝之會。恭惟某官佐王之學，當陪國論；承流之寄，尚布藩條。寅奉夏時，肆頒堯曆。進牛鞭而占歲，憑熊軾以班春。咸欣欣聞鼓樂之音，舉熙熙有登臺之樂。東閣之梅，紀瑞已開故歲之花；南國之棠，交陰留誦他年之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與鎮江劉都統賀正啓

一氣不頓，進念交泰之難逢；四序本平，分慶履端之有俟。恭惟某官戰勳出諸將帥之右，將略得古兵家之流。空萬竈之煙，已撤秋防之警；按諸營之柳，佇瞻春事之新。迨茲穀旦之臨，宜奉椒觴之薦。柴門寂寂，正服老農夫抱甕之勞；幕府潭潭，但想賢賓客盍簪之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葉守賀正啓

舜璣占七政之齊，繫上聖撫辰之盛；漢儀講三朝之會，實群公受祉之初。恭惟某官式古訓以提

身，奉天時而布法。束縛群姦如束溼，恢恢無漏網者；養護小民如養雛，洋洋得其所哉。迨茲三陽交泰之初，舉有一視同仁之喜。斗回寅柄，方行太守之春；椒頌辛盤，聊效野人之獻。其爲欣頌，莫罄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郭守賀正啓 一

天王居正，建大號以表年；方伯承流，履春元而受祉。群陰消伏，萬寶欣榮。恭惟某官鍾五百年間氣之英，分二千石名城之寄。輿情樂只，謠頌藹然。屬剛德之浸亨，宜春祺之攸介。鋒車追召，已塗芝檢之書；荷橐聯榮，行奉綸闈之直。《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回郭守賀正啓 二

盤頌椒花，門書桃梗。排群陰於九地，集大慶於三朝。恭惟某官馮熊軾而應木行之辰，進牛鞭以驗金穰之慶。埽遺蝗於積雪之下，散驚鳥於列炬之中。萬室安眠，不聞夜吠；千門喜笑，已作春聲。布寬大之條以廣上恩，發中和之政以遵時令。紆丈二之組，已載觀嗣歲之興；奉尺一之書，行見履贊元之任。《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三四三五

孫 覲 一八

復官謝沈相啓 紹興二十六年〔一〕

上書北闕，俯輸螻蟻之微情；出紆西垣，仰玷乾坤之大造。繫昊昊垂精之感，實惓惓造膝之陳。伏念某謀身蠢而愚，受性拙而褊。自知寡與，見謂畸人；卒陷危機，爲世大僇。强弩射市，非我獨也，而薄命安所逃？腐鼠中人，了無預焉，而奇禍乃如此。舉有竊鈇之態，動成投杼之疑。固已不勝衆楚之咻，豈料又生一秦之患。遽興大獄，首寘臧科。輸之鬼薪，論爲城旦。致之必死，示以無還。自惟十九歲而抵之乳無期，豈謂一千年而河之清可俟〔二〕。晉馬已老矣〔三〕，空懷伏櫪之思；吳牛尚喘焉〔四〕，曲軫駐車之問。茲蓋伏遇僕射相公堂堂社稷之鎮，英英人物之宗，開闡大公，主張善類。凡預平反之筆，皆爲全人；一歸造化之鑪，舉無棄物。出餘燼於溺灰之後，援窮囚於擠壑之中。鸞膠續絃，可補黥劓；金篦刮膜，復睹清明。所以示丞相宰天下之平，於以佐王者居域中之大。滌除宿

負，申救沈冤。收茲不齒之身，實諸無過之地。載更生之大賜，亦何殊食馬之恩；顧垂盡之餘齡，猶欲效搏螭之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一〕紹興二十六年：原無，據傳校本補，下同。

〔二〕千：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三〕已：原脫，據傳校本補。

〔四〕尚：原脫，據右引補。

謝万俟相啓

紹興二十六年

夢得之謫，九年嘗賦大鈞之問；屈平之放，三載尚從太卜之占。況茲三紀流落之餘，而有一旦遭逢之異。伏念某頃繇學者進貳憲臺，五疏請和戎，可紓一時倉卒非常之變，以安國步；一章論伏闕，必啓異日群小不肖之心，以召亂階。豈固爲譊譊異論以冒刑誅，姑欲效惓惓愚忠以裨廟算。大臣按劍而怒，彼游魂之聚，小醜何爲？諸生舉幡而來，謂中興之佐，一夔已足。既大違於國是，旋黜守於方州。未幾胡塵，再犯京闕，生民罹塗炭之害，中都萃蛇豕之妖。靖康龍沙萬里之遷，明受錢唐二凶之叛。誰爲事首，端坐自如？獨有言狂，衆愠猶在。皇天悔禍，聖主厭兵，始畫地尋和戎之盟，亦制辟徵伏闕之士〔一〕。不辨履霜之早，固知圖蔓之難。某之不才，過乃由此。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三朝雋老，

一代名臣。歷睹群公朋黨讎復之私，馴致四郊戎馬長驅之禍。餘風未殄，巨蠹相乘。踐覆車之轍而弗疑，抱救火之薪而益肆。面謾君父，蔑視同寮。方造膝論事而猜忌忽生，又反眼爲仇而凶怒不測〔三〕。況於草芥，踐蹋何嫌？重以雷霆，糜沈可待；側聞爰立，實慰具瞻。始以尊君、親上、仁民、愛物之心，盡革妒賢、嫉能、惡直、醜正之弊。興哀故物，加惠窮途。收之納溝必死之中，被以骨肉更生之造。餘年索矣，稱效茫然。班荆履椒舉之亡，固不渝於一諾；結草亢杜回之後，尚圖報於九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一〕辟徵：原作「碎愆」，據庫本、傅校本改。

〔二〕眼：原作「服」，據右引改。

謝湯樞密啓

紹興二十六年

受一塵之地，正窮閭待盡之時；賜十行之書，有賢路聯華之寵。大鈞塊圯，皆被陶鎔；莫境衰殘，足爲榮耀。竊以孫叔敖去楚令尹而無憂色；齊管仲奪伯氏邑而無怨言。孰知古人喜懼哀樂之情，豈謂得喪窮通之故？某又罹讒黜，辱在泥塗；盡褫官資，降爲阜隸。偶不至弭耳〔一〕，作纍纍之狀；亦未嘗變色，愠戚戚之窮。公伯寮之愬季孫，其如命何？臧氏子之沮魯侯，不遇天也。數周必復，事

有好還〔二〕。治道勃興，群賢彙進。欣逢一旦，感會千齡。當軸處中，改絃更化。上稽公論，下合師言。正路宏開，群情胥說。若梅林之望，已慰渴心；如屠門之過，固自快意。更遇執角分珍之賜〔三〕，重叨投醪共飲之仁。凡今日之所蒙，在孤生爲最幸。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文章華國，道德佐王。思天下飢溺而同其憂，得英材教育而共其樂。謂居上繫民之休戚，當挺身爲國之安危，故能簡上帝之心，出而任大臣之事。永惟許國之義，莫如得士之昌。追錄故臣，半爲異物。祿介子弗及矣，寧無恨焉？封雍齒而先之，固有喜者。《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二〕至：原作「主」，據庫本改。

〔三〕好：原作「可」，據傅校本改。

〔三〕珍：原作「珍」，據庫本、傅校本改。

謝程參政啓

紹興二十六年

囊封奏御，方虞冒犯之誅；詔紱疏恩，更濫褒升之典。擢從罪籍，加賁朝紳；叨拜恩榮，恍如夢寐。伏念某有至愚極陋之累，無周身慮患之明。名浮而挺災，言狂而造怨。一夫誑楚，纔挾謗書；衆鬼謀曹，遂成奇禍。身名破滅，僅齒平民；骨肉喪亡，惟殘一老。每追維合浦牛衣之泣，空悵望華亭

鶴唳之聞。偶餘息之尚存，信此生之有待。上聖撫域中之大，群公宰天下之平。魯一真儒，覽輝而獨下；衛多君子，拔茹以同升。壞植散群，除苛解嬈。盡蠲密網，稍出羈囚。夫何二紀禁錮之餘，亦預一時甄收之數！茲蓋伏遇參政氣充剛大，性極高明。闢正路而有疾邪拒諛之功〔二〕，鎮頽波而厲激濁揚清之志。謂柳士師之黜，豈一身寵辱之足云；而阿大夫之烹，實公道廢興之所系。出沈冤於無所告，攄孤憤於不獲申。蓋將使多士皆歸心焉，豈但令小夫獨受賜耳。洪鈞所播，纖芥無遺。不疑償同舍之金，彼誠誤矣；晏子解左驂之贖，幸孰甚焉？大惠不貲，空言難叙。《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二〕拒：原作「詎」，據傅校本改。

謝張參政啓

紹興二十六年

伏審崇獎耆明，進陪國論。寵數絕廷臣之右，歡言溢海宇之間。恭惟參政學邃六經之淳，名冠萬夫之表。文章雋老，道德宗師。太公遇西伯而來歸，謝傅卧東山而強起。天下之義理，所閱多矣；民間之疾苦，皆親見之。以茲開物成務之姿，方當經體贊元之任。得時則駕，莫如今日；當仁不讓，豈在他人。四方聳巖石之瞻，群生佇大鈞之播。何必埋輪道上，奮一怒之快於豺狼；自可借箸食前，折千里之衝於尊俎。某漂流棄物，衰槁餘生。側聆置輔之求，倍切依仁之願。爰念囚山林之久〔二〕，固

已蒙解縱之恩；尚未填溝壑之時〔二〕，猶及見經綸之盛。《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又見《聖宋千家名賢表啓》卷七。

〔一〕林：原缺，據傳校本補。

〔二〕溝：原缺，據右引補。

謝陳樞密啓 紹興二十六年

身老百罹，久安窮陋；恩推三宥，俾解拘維。驟起民間〔一〕，載通吏籍〔二〕。伏念某漂流嶺嶠，歸宿田廬〔三〕。乞火於南鄰北里之中，拾穗於東阡西陌之上。醉尉訶怒，窮鬼揶揄。卧聽庾廖桑婦之歌，起和欸乃漁翁之唱。年開八秩，星度兩周。餘息猶存，榮望已絕。肆覃茂渥，加賁餘黎。訪千樹桃而苔生〔四〕，種一頃豆而萁落。五雞二母，歲已編渤海之氓；三鍾十束，薪尚賦支籬之祿。恭惟樞密文高和寡，材大用難。雁塔書名，極天下倫魁之選；鼇扉視草，冠內朝供奉之班。首膺夢卜之求，分總樞機之要。巍乎社稷之衛，燁然邦家之光。將相安危之寄方隆，朝廷人物之評所系。一言印可，衆論景從。致茲衰屏之蹤，遂玷明揚之列。雖大人行大公之道，固不以爲恩；而小人懷小己之私，詎敢忘其報？《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一〕閭：原作「門」，據傳校本改。

〔二〕通：原作「適」，據右引改。

〔三〕宿：右引作「伏」。

〔四〕荅生：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謝韓尚書啓〔一〕 紹興二十六年

先哲王之制刑，垂萬世不刊之典；大司寇之議法，哀一夫無告之辜。仰繫善貸之仁，茲謂難逢之會。伏念某許身甚拙，涉世尤疏。自任一介不移之愚，久處衆人必爭之地。以和戎緩兵爲是，以伏闕首禍爲非。狂疏不切於事情，迂闊動乖於時變。滑稽玩世，但思碌碌以全生；骯髒倚門〔二〕，豈免栖栖而爲佞？卒罹大謗，自抵嚴誅。悵來日之無多，悼孤生之永已。誰復憐者，被以三薰三沐之慈？遂一洗之，出於大譴大何之域。茲蓋伏遇詳定刑部尚書以儒雅飾吏事，以忠義結主知。德大而矜愚，器博而容衆。威名煊赫，京兆之智發伏如神；議論詳明，尚書之心持平似水。革去析言破律之弊，輔成救焚拯溺之功。豈圖二紀禁錮之餘，首玷一言平反之重。自今知免矣，已逃溺簣之誅；抑過所望焉，俄見壞陂之復。窮途易感，沒齒難忘。《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一〕題下原注：「韓任刑部兼權臨安府兼詳定一司勅令。」

〔二〕倚：原作「何」，據傅校本改。

謝湯中丞啓

紹興二十六年

削丹書於秋官之籍，繫聖天子獨斷之明；齒清議於月旦之評，實卿大夫游談之重。伏念某藐然一介，蕞爾餘生。三蟲作心腹莫大之憂，二豎爲膏肓不治之疾。固嘗求福於木居士，亦復祈巧於天女孫。鬼神惡而天高不聞，蛟龍怒而淮深莫測。歛如過隙，星紀之換兩周；恍若披雲，天日之光一睹。仁言博矣，王路坦然。一燈借明，九里蒙潤。補壞墻而翁怒，自干非意之誣；束緼火而婦還，更冒曲成之造。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充塞堪輿，蹇諤之聲動搖山嶽。靖共好直，忠憤疾邪。哀此窮途，已同棄物。掀於淖而濯西江之水，傅之羽而培北海之風。骨鯁在咽，久從啞啞〔一〕；腦脂去眼，復見高明。銘佩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宋四六選》卷一七。

〔一〕啞：《全集》卷八、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噫」。

謝周殿院啓

紹興二十六年

蚤罹讒慝，俾從四罪之誅；卒賜辨明，復序兩甄之列。伏念某自惟孤拙，屢致怨憎。一哆南箕之威，莫障西風之汗。窮途栖屑，何止百罹；莫齒侵尋，惟欠一死。屬君相明良之合，會聖賢馳驚之初。抗議聖讒，疏恩起廢。晉屈產之乘已老，復何爲哉？魯靈光之殿獨存，殆非偶爾。茲蓋伏遇殿院忠憤慷慨，剛德沈潛。公論倚平，國勢增重。善救無棄，曲成不遺。致茲流離放逐之餘，亦被收拾哀憐之數。輪囷老幹，雖無意於雲霄；呃喔長鳴，尚不渝於風雨。《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謝中書王舍人啓

紹興二十六年

衆毀盈庭，陷以人臣之大慝；一言投匭，概之天下之至公。伏念某與人無茹肝涉血之仇，而所遇有笞地射天之惡。欺君指鹿，怙衆噬臍〔一〕。合爲一朋，興其凶怒。彼越俎者，彈文本自於借秦；遂下石焉，制獄暴興而助桀。鑽皮出羽，洗垢索瘢。雖云極鍛鍊之工，終莫得毫毛之罪。微笑忽生乎偃月，疾威不掩於迅雷。固自不知其所以然，曷爲至於若是極也。忽三州之檄同日俱下，合諸戎之卒持挺促行。幼女牽衣，老妻裹飯。旁觀尚爲之出涕，在某固難以爲心。流落三年，阻絕萬里。旋蒙恩

貸，歸首故丘〔二〕。一室蕭然，物故幾盡。老妻憂死，幼女病亡。藁葬空山，但餘兩冢。寸心破碎，老淚縱橫。惘惘可憐，奄奄欲盡。方群小快一時之怒，顧一夫之休戚何足言；以四海望中興之心，而大臣之舉措乃如此。第莫追於既往，豈有俟於將來〔三〕。不圖餘生，復見今日。大明博照，衆正上行。噓枯吹生，朽株蒙潤。起幽矜慝，蔀室垂光。雖周黎民固已無遺，而絳老人於今獨在。悉除過故，復冒官榮。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巖廊柱石之姿，宗廟盤彝之器。學通聖域，文擅詞宗。首膺仄席之思，入奉受釐之對。論經秘殿，舌有風雷；視草西垣，筆參造化。屬令小子叫閭之日，驟蒙明公援壑之仁。自惟無褚公半面之新，何以得季子一諾之重？廟堂之上，緩頰游揚；縉紳之間，發憤慷慨。謂兩禁舊臣而降爲卑隸，以百年遺老而辱在泥塗。掖起民編，還畀吏籍。凡此遭逢之異，豈非宿昔之因？大惠不貲，空言莫叙。昔也龜證爲鼈，固知寡不勝衆之難；今而馬反爲駒，亦有老而復壯之理。窮途易感，沒齒難忘。《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一〕怙：原作「帖」，據《全集》卷八、庫本改。

〔二〕首故：原作「守固」，據《全集》、傅校本改。

〔三〕豈：原作「枉」，據《全集》、庫本改。

謝凌正言啓

紹興二十六年

謗焰有爇天之勢，何負而獨遭？漏泉無擇地之偏，卒歸於一洗。繫卿大夫悼屈哀窮之助，爲愚不肖殘年投老之光。伏念某蚤觸禍機，久嬰罪罟。兩怒益惡，更謂盜丘；三尺深文，論爲黥布。固已悟昨非而自屏，豈應訟故怨以求申。會上聖之作興，當大賢之特起。有騅有駟，有騏有駘，一空冀野之群；非龍非螭，非虎非羆，出應渭濱之卜。拔茅彙進，推轂相先。善類攸歸，國人所慕。茲蓋伏遇正言矜愚容衆，汎愛親仁。哀此陳人，未編於鬼錄；借之餘論，俾復於官聯。未知論報之方，但有循涯之愧。破甑固已歸於瓦礫，何所用之？故車猶可備於薪蒸，未忍棄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謝凌舍人啓〔二〕

紹興二十六年

負罪投閒，委孤根於枳棘；游談借重，收莫景於桑榆。竊以聖人戒讒說驚朕師之憂，君子有淫刑及善人之懼。雖造端之微膚受，而流弊之極面謾。群囂吠聲，深文次骨。讒人固不容矣，卒自沈於江中；酷吏抑又甚焉，謂將及於地下。詩書所記，古昔皆然。某愚不知方，動常違俗。蚤罹羅織之枉，久從縲紲之拘。不自意全，適有天幸。銜冤二紀，便當飲恨於重泉；起廢一朝，可謂逢辰於千載。茲

蓋伏遇給事舍人論事瑣闥，有批勅之風；珥筆殿坳，得記言之法。仁惟兼濟，義在曲成。閔茲溝瀆之餘，勺以齒牙之論。片言借寵，末路增華。出之下駟之中，服在左驂之列。其爲感說，難盡敷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一〕題下原注：「凌任起居兼權給事中。」

謝尚書侍郎啓 紹興二十六年

除殘去暴，共欣湯網之開；浣垢滌瑕，盡脫楚冠之繫〔一〕。伏念某已非故我，可謂陳人。褫簪裳二紀之餘，服犁鋌一塵之地。流華晼晚〔二〕，漏盡鐘鳴；病骨支離，帽寬帶落。忽紆宸綬，加畀朝紳。顧影可憐，捫心自愧。踞鞍矍鑠，固無著鞭先路之心；奮袖低昂，但有擊缶歌田之意。茲蓋伏遇某官高情特達，大節顒昂。悼木偶之漂流，哀波臣之蕩汨。汗青蠅之思，慨然有怒劍之揮；割丹雞之盟，行矣見乘車之下。《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七。

〔一〕脫：原作「稅」，據庫本改。

〔二〕華：傳校本作「年」。

謝榮守大監啓〔二〕 常州 紹興二十六年

窮愁自屏，久安寂寞之濱；慶賜初行，亦預龐鴻之施。伏念某蚤居爭地，卒踐畏途。朝辭城南尺五之天，夕貶潮陽八千之路。上蔡相君之憾，空悲犬耳之黃；江州司馬之歸，應待烏頭之白。雷行奮地，霧盡披天〔三〕。肆開祝網之恩，盡返囚山之客。茲蓋伏遇知府高情振薄，大度矜愚。出名論於月旦之評，感哀音於土風之操。念泥塗之久辱，仁惟推轂之先；悼縲紲之非辜，義有解驂之贖。其爲感說，難盡敷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二〕榮：《全集》卷六、傳校本作「常」。

〔三〕披：原作「梭」，據右引改。

謝孟郡王啓〔二〕 紹興二十六年

蚤嬰憲網，遂階饕餮之凶；忽奉恩綸，復序神荼之列。伏念某杜門掃軌固已有年，對食吹齋猶懼不免。爰起夔龍之輔，盡投狼虎之讒。雖天寬地大，徒步自由；而道盡途窮，來日無幾。更叨恩宥，

復冒官榮。搔鶴髮而彈禹貢之冠，褫龍具而束公西之帶。宿心猶在，時拄笏以看山；習氣不除，尚脫巾而漉酒。茲蓋伏遇少師判府信安王三朝耆德〔二〕，一代臣宗。人品極涇渭之分，世論倚權衡之信。章子不孝，而有孟軻之辯；冶長非罪，亦由孔子之言。致茲縲紲之餘，復彼簪紳之寵。循涯有覲，詠德知歸。念枯稷沒藜莠之中，偶然未死；俾斥鷃翔蓬蒿之下，遂得此生。《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七。

〔二〕謝：傳校本作「上」。《全集》卷五、傳校本題下有注：「郡王時判平江。」

〔三〕「判」下原有「官」字，據庫本刪。

全宋文卷三四三六

孫 覲 一九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啓

詔綽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薦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餘，更濫褒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呈薄伎〔二〕，少裨竹頭木屑之功？倦鵲空懷三市之悲，飢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釁之難磨，備罄忱辭而上瀆。晝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過所望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汙巖之中，示以棄瑕錄用之意。廣內九闈之邃，偶寓直其中；真庭群帝之祠〔三〕，亦具員於此。病駒而備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繫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號智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圖之尖，更終大惠。《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一〕呈：原作「塵」，據庫本改。

〔二〕祠：原作「間」，據傅校本改。

謝万俟相啓

升華書殿，已冒隆名；均佚神庭，更尸厚祿。鴻私所被，感涕自零。伏念某與世參差，爲官拓落。碌碌無甚高之論，斷斷惟自用之愚。坎壈數奇，連蹇三黜。如偃師造木偶耳，始傅合丹漆於遊戲之間；若工祝棄芻狗然，已狼籍道途於蹂踐之後。自驚變化之速，僅存殘敗之餘。瀧吏譏訶，亭尉嘲罵。俛出胯下，一笑之恥何足言？推內溝中，九死之魂復誰弔？茲蓋伏遇某官言合著龜而必應，行中準繩而不差。念眈眈之餘生，乃門牆之舊物。蚤接步武，鮑叔牙獨知管仲之賢；莫測崇深，張延賞烏識韋皋之貴？雖屢罄再三之瀆，而不替終始之恩。秘殿高華，真祠優逸〔一〕。璽書絢爛，印組光新。驟驚清切嚴近之班，併爲衰老疲癯之寵。息黥補劓，固已盡於獻三；捨舊圖新，尚有期於借一。《鴻

慶居士文集》卷一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

〔一〕逸：原作「俛」，據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謝張參政啓

奏牘冒聞，仰干鴻造；詔音報可，曲遂私誠〔一〕。伏念某早歲狂疏，未嘗更變；晚途流落，但欲偷安。嘗瞻訟愆，昨指悔過。方壞植散群之後，雖微投杼之機〔二〕；而臨深履薄之餘，猶是傷弓之翮。大賢入輔，聖主仰成。四海沐寬大之恩，百神聽靖共之德。飛章上達，固無明珠按劍之疑；賜札俯頒，遂獲木瓜報瓊之重。茲蓋伏遇參政禹功翊舜，尹德承湯。悼簪履之遺而欲兼收，掩瑾瑜之瑕而不求備。得季子之諾，殆過於百金；墜劉公之書，固賢於十部。煖踰布帛，施等丘山。通書殿之清班，竊祠宮之厚餼。併叨異數衰老之光，盡出洪鈞陶鎔之賜。乘牛車以觀東閣之士，固所願焉；空蕙帳以勒北山之移，自今始矣。《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一〕誠：原作「成」，據傅校本改。

〔二〕微：庫本作「徵」。

謝湯樞密啓

秘殿邇聯，叨恩不次；真祠厚餼，竊食無功。自驚縲紲之餘，復冒帡幪之芘。伏念某憑愚好勝，

任己直前。適丁群仇彙進之初，輔以奇詆深中之士。徵妖聚鬼，倡造無根；銷骨鑠金，誣陷不測。彼快一時之私怒可矣，其如天下之公議謂何？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閔茲窮閭待盡之身，收於散官永棄之地。蓋謂拔十得五，庶幾有獲焉；夫何問一得三，又過所望者。茲蓋伏遇知院樞密以孤忠許國，以斯道覺民。簡在中宸，典司密命。眷孤迹湮淪之久，會洪鈞化育之初。欣逢千載之期，首被一夫之澤。通籍殿廬之邃，置身宮館之間。衰耄曷爲，叨逾至此！洗心改事，方將銘坐以圖新，鏤骨銜恩，尚欲結纓而效死。《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九六二。

謝陳樞密啓

真館就閒，方上祈哀之請；私庭望拜，遽叨從欲之恩。榮躋嚴近之班，併示便蕃之寵。省循非據，喜懼交懷。伏念某坎壈一身，漂零二紀。志衰善變，而未免狗苟蠅營之態；寢驚夢魘，而尚虞風聲鶴唳之聞。悼東嶠之失莫追，悵西崦之期欲盡。迨茲晚遇，有愧平生。著籍殿中，紬書廣內。進冒宗儒之列，居叨仙聖之祠。地近秩清，官閒祿厚。戶外之屨滿，已無爵可羅；壁上之梭飛，而見蝎亦喜。茲蓋伏遇知院樞密材隆國棟，望重民瞻〔一〕。蚤發迹於倫魁，晚疇庸於政路。矜收故物〔二〕，辱在洪鈞。矧茲耄及之年，尚玷褒升之典。三錫之榮過矣，難忘大造之訓；一飽之腹果然，空負素餐之恥。《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一〕重民瞻：原作「瞻□□」，據庫本、傳校本補改。

〔二〕收：原作「取」，據傳校本改。

謝湯中丞啓

秘殿修文，濫綴朝紳之末；真祠訪道，更叨家食之恩。迨過所蒙，蓋知所自。竊以淮南憚汲黯之直，寢稱兵之謀；回紇感郭令之誠，下投戈之拜。藜藿所以恃伏猛之威而不采，山淵蓋亦蒙潛珍之潤而不枯。故茲委照之餘，皆在容光之內。某蹉跎莫齒，潦倒餘生。大公之路一開，褒復之恩洊至。茲蓋伏遇中丞剛大之氣養之浩然，奔逸之塵望之瞠若。聞風而貪懦之志立，正容而讒慝之意消。世道將興，朝倫所恃。惟是鉗口結舌無告之枉，不勝椎膚剥髓莫大之辜，卒解免於深文，尚叨塵於撫仕。追尋已往既陳之迹，疑蕉鹿之尚存；獨有懷恩未報之身，詠梁鵲而自愧。《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謝周殿院啓

上祠宮之請，亟推從欲之仁；聯館殿之華，更冒隆儒之寵。伏念某孤暗莫和，衆喊難齊。久行憂患之塗，重罹羅織之枉。命窮而拙〔一〕，所向觸藩；痛定而思，方食失筯。兩踰歲紀，六遇郊禋。獨

卧窮閭，永同棄物。借齒牙之論，實有望於至公；悼縲紲之非，遂卒歸於一洗。茲蓋伏遇殿院立朝之大節以正直聞，致主之嘉謀以儒術用。臺評一出，世論所宗。長劍倚天而氛祲自消，猛虎在山而草木皆遂。朝端屹若，王路坦然。致茲衰老無用之身，亦預蒐攬甄收之數。牛溲馬勃，儻自效於毫分；鐵心石腸，誓不渝於燥濕。《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二〕拙：原作「出」，據傅校改。

謝察院啓

囊封跽奏，竊希琳館之閒；賜札垂褒，遂著金閨之籍。某竊謂誠身有道，莫如勝己之私。不由徑行而人伏其公，不愧屋漏而神聽其直。免胄而見，盛服以朝。故能動容正色於衣冠瞻視之間，自然厭難折衝於尊俎談笑之際。恭惟御史紀綱之地，實爲天子耳目之司。不怒之威，未言而信。如伏山林之猛，自全藜藿之生。茲蓋伏遇察院高蹈不疑，獨立何懼？以中庸之行爲設施之表〔二〕，以法語之言爲議論之宗。多士俱依，有蒙露不知之潤；一時處顯，皆分燈無盡之光。致茲幽屏之蹤，亦預明揚之列。神龍高舉，固已慰四海望雲之心；斥鷃卑飛，獨善附一枝巢林之託。《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二〕爲設施：原闕，據庫本補。

謝凌正言啓

抗言自列，願追營香火之緣；錫命過優〔一〕，俾接武圖書之地。竊以毀常生於溢惡，譽每出於過情。坐虎賁而見蔡邕，豈其然乎？射木人而惡蔣濟，亦已甚矣。某狂狷妄發，出言而逢怒；蠢愚自守，觸事而罹尤。怒遷而水之蟹可憎，患至而江之麋弗悟。讒夫峻詆〔二〕，酷吏窮探。方一時摧戕蹂踐之餘，僅夷於草莽；豈二紀衰病流離之後，有望於桑榆？茲蓋伏遇正言持心如水鑑之平，稱物有權衡之信。察人於衆惡，拔士於一言。迨茲垂老之年，亦玷惟新之令。敢圖終惠，更欲試春草之長；獨有後凋，尚不愧霜松之老。《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一〕錫：原作「揚」，據庫本、傅校本改。

〔二〕詆：原作「抵」，據右引改。

謝中書王舍人啓

剡奏陳情，誤恩疏寵。名標帝所，上廣寒修月之宮；路入神山〔一〕，游禦寇御風之圃。遂僥一時

之幸，併叨三錫之榮。伏念某忝迂而動成悔尤，畸窮而少所諧偶。自惟投閒置散，無所用心；獨有挾冊讀書，庶幾求志。擁鼻賡洛生之詠，掉頭歌梁父之吟。固未嘗戚嗟怨懟，歌南山種豆之詩；祇自傷流落困窮，琢玄都訪桃之句。豈圖過聽，乃遇知音！雖門第極風馬之殊，而聲氣有霜鍾之感。游談借重，大筆垂褒。青蒿倚長松，本自非其偶；豚蹠祝甌窶，何所欲之奢？茲蓋伏遇侍講中書舍人古學淵源，探六經之蘊；高詞雅奧，起八代之衰。重講肄之席而辯若風生，脫筆吏之腕而思如泉湧。自惟孱陋，最辱知憐。漑殘朽於流潤之餘，出黷暗於容光之地。圭璋借況，蒲柳增華。敢緣援手之仁〔三〕，自薦尺書之贄；空有望塵之歎，莫申擁彗之恭。其爲悚慙，莫既占叙〔三〕。《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又見清抄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九。

〔二〕山：原作「仙」，據《全集》卷八、傅校本及清抄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三〕緣：原作「忘」，據右引改。

〔三〕「其爲」二句原無，據右引補。

謝兩史舍人啓

上主廣右文之化，誤叨稽古之榮；群公輸盡瘁之勞，獨冒素餐之祿。豈孱庸之敢望，荷識拔之非常。伏念某以卷曲無用樗散之材，有寥落不耦數奇之相。狂愚自用，謗怒所歸。名書饕餮之科，罪抵

驩兜之比。已不勝人言之衆，孰云袁粲之不狂；固自有世論之公，始信治長之非罪。茲蓋伏遇某官學洞九流之邃，文追三代之風。士論推崇，聖心簡在。觀過護人之短，持平扶世之偏。悼茲涸轍之窮，俾有安巢之願。方披帶索，群麋鹿於草莽之墟；忽被冠纓，接鸞皇於雲霄之路。每篤相先之意，遂叨不次之恩。溫尋舊讀之書，固已廢十寒之厄；策勵平生之氣，詎復存三竭之餘？《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謝尚書侍郎啓

中禁之寶儲，恩容寓直；上清之淨宇，詔許偷安。竊以富貴非其義，而千駟之馬弗視焉；貧賤不以道，而五兩之綸亦泰矣。聽鳴蛙於鼓吹之下，立緼袍於狐貉之間。人見簞食瓢飲之不堪，孰知甕牖桑樞之非病？某伐樹削迹，久矣不容；鼯尾跋胡，罔知攸措。未嘗怨天尤人，見愠怒之色；但知流行坎止，隨任運之緣。會上聖求賢如不及之時，而群公觀過有知仁之恕。策磨朽鈍，庶收十駕之功；振拔滯淹，或有朋來之福。茲蓋伏遇某官追探千載，裨經綸之業；表儀一世，主人物之評。處富貴之身，若固有之；視貧賤之交，無間然矣。推仁博愛，分德周施。收之爨薪煨燼之餘，被以黼黻青黃之飾。退思所自，爲幸何多？鷄鶩之贄莫陳，徒切仰高之慕；犬馬之力將盡，尚思圖報之方。《鴻慶居士

文集》卷一八。

回謝張運使啓

瀝懇犯嚴，方虞幽黜；推恩起廢，更累明揚。伏念某蕞爾餘生，起於罪籍。辯市虎之謗已明矣，顧杯蛇之影尚惕然。驟置書林，追參賢路。猶堪珥筆和南風殿閣之詩，詎可投竿遮西日長安之道？茲蓋伏遇運使直閣嘉善容衆，強恕求仁。萬頃納汙，九河借潤。被許子將一言之目，墜陳孟公尺牘之書。坐令衰廢之餘，復冒詳延之寵〔一〕。末至居右，敢希馬長卿禮遇之隆；下坐爲榮，自倚郭林宗題評之重。《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一〕詳：原作「許」，據傅校本改。

回謝漳守趙中大啓

直承明之廬，重叨非據；索長安之米，自愧無功。伏念某猖狂嬰憲網之拘，拓落笑儒冠之誤。足一跌之後，雖縱纜而莫收；肱三折之餘，尚迷途之可復。刻肌補過，斷尾求全。豈繫躡籍之餘，尚玷題評之重。起甃浮圖於講席之上，寘木居士於叢祠之中。拜賜竦然，爲禮過矣。茲蓋伏遇知府中大忠

厚之德追配先民，久要之情矜存故友〔二〕。一函甫逮，若奉光塵；三讀不休，如聆嘉話。窮閭改觀，莫齒增華。陳義甚高，殆過兼金之餽；占詞不腆，空慙縞帶之投。《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二〕存：原作「陳」，據傳校本改。

回謝泰守周直閣啓〔二〕

通三殿之班，光膺懋寵；授列仙之館，愧積空餐。自憐疲癯傷敗之餘，無復勇銳激昂之意。飽於憂患，未老先衰；困於語言，無罪得禍。盍居散地，畢此餘生？荷識拔之非常，豈頑疏之敢望！茲蓋伏遇知府直閣高明昭晰，廣大并包。溉病木之根於垂枯，脂敗車之轄於既覆。偶存殘息，未首一丘；曲借餘光，坐階華寵。青雲岐路，固無追驥馭之心；白髮光陰，但思逐桑榆之煖。《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二〕謝：原無，據傳校本補。

回謝處守謝少卿啓

寓直廬於帝所，極儒者之榮；進官簿於神庭，拜散人之號。疏榮異甚，拜貺覲然。伏念某漂零三禠之餘，顛頓百難之後。繩樞甕牖，容膝易安；飯豆羹藜，沒齒無怨。俄墜紫泥之詔，下臨白板之扉。接曾霄之羽翰，而上星槎銀漢之津；指夷途之步武，而卧蕙帳草堂之夜。雖自謀何以過此，豈僥倖所敢望焉？茲蓋伏遇知府少卿文學魯儒，循良漢吏。激西江之水，涸轍遂蘇；隱南山之雷，蟄戶皆震。申之嘉惠，重以好辭。分借餘光，曲全莫齒。雖遠爭地，實踐華途。給禮殿中，詎敢奏大人凌雲之賦；占詞坐上，猶堪授小兒樂職之詩。《鴻慶居士文集》卷一八。

謝左相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啓

禮當得謝，備罄忱詞；詔許辭榮，更冒新渥。俯膺大貺，盡出鴻私。伏念某久去朝行，復誰比數？仄聆國論（二），尚欲矜收。敢緣興涸轍之哀，始薦貢首邱之願。不虞攀分寸有一跌之敗，遂至失毫釐于千里之差。永惟顧墜甌之莫追，豈意改敝衣而更造？恢張大度，開示至公。金石之堅，自不移於燥濕；駒犢之細，茲有待於生成。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挺四海維石之瞻，軫一夫納隍之念。眷言末路

湮淪之久，收之異議搖奪之中。大匠掄材，固無遺者；小人懷惠，何日忘之！保全樗櫟之餘生，加賁桑榆之晚景。雖無東門送車之盛，以餞其歸；自有西清著籍之榮，以華其老。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二〕仄：原作「及」，據庫本、傳校本改。

謝朱右相啓

鼎席榮煌，未擁埽門之簪；大鈞塊圯，已同在冶之金。居懷自躍之慙，奚道老饕之誚？伏念某竄伏三家之市，漂流百謫之身。追數同儕，久爲異物；獨餘一老，謂是陳人。月明感烏鵲之南飛，日夕羨牛羊之來下，始露乞骸之願〔二〕，上勤造膝之陳。請長纓以曳單于，自嗟老矣；抽手板而付丞相，盍曰歸哉！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道大聖人之徒，材高王者之佐。軒裳鑪鞴，縱橫盡落模範之中；風雨旂幟，洪纖悉歸并包之度。乃眷散材之目，每興大耄之嗟。偶還復於邇聯，實大踰於素望。分賜金而盡，固已殊東海之歸；驅俗駕而旋，恐未免北山之勒。其爲愧荷，曷罄名言！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二〕始：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全宋文卷三四三七

孫 覲 二〇

謝楊參政啓

老去辭榮，願受一塵之寄；恩容得謝，更塵兩禁之科。寵過神驚，愧深汗浹。伏念某才疏意廣，政拙心勞。曳倒尾而競尋常，拔前胡以扳方寸。百難如此，一跌何疑！所願老歸林下，爲聖人氓；敢言復起徒中，妨賢者路！芻狗已陳於無所用，自甘塗地而不辭；土偶既敗而得所歸，奚俟蓋棺而後定？茲蓋伏遇參政學爲王者之事，文推天下之宗。屬國步艱難之初，正上心焦勞之日。肆疇物望，參秉政鈞。水鑑司平，砥石磨鈍，眷茲衰懦，首預矜收。分大庇於鴻庥，保餘生於莫齒。顧憂患已空矣，無復風聲鶴唳之聞；念身何有焉，但起木卒草亡之歎。具爲欣荷，曷可勝陳！《鴻慶居士文集》卷

謝葉樞密啓

餘年向盡，上還印組之榮；異眷有加，重拜芝塗之賜。恩踰始願，感激衰悰。伏念某頃奉除書，復還吏籍，便謀謝事，歸宿田廬〔一〕。詎敢邀榮著先路之鞭，但欲圖新戒後車之轍。終祈一諾，獲遂三休。果膺念舊之求，更冒惟新之寵。麋鹿繫庖厨之命，嘗懼不克終焉；犬馬被帷蓋之恩，其自今知免矣。茲蓋伏遇樞密道均平施〔二〕，德大隆寬。無忘微賤，以推及下之仁；不遺故舊，以表厚民之俗。憐王孫而進食，哀范叔而賜袍，茲所謂古之大臣，乃復見今之君子。同寮孰在，共睹扶搖九萬里之程？故老猶存，獨被陶鎔三十年之後。其爲欣荷，曷可勝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宿：《全集》卷七、傳校本作「伏」。

〔二〕道：右引作「政」。

謝何內翰啓

悼東隅於失路之初〔一〕，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徒竦遐瞻。竊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自

獻〔二〕。伏念某比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爲笠澤鱸尊之思，亦匪緣蕙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歟，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鷁，尚聯前例之龜。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蘊賢人之久大，以楸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群臣捐軀徇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疏褒獎之恩。拜貺以還，過願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扈清蹕於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賡長謠於牛角之上。其爲欣荷，曷可勝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路：原作「落」，據庫本、傅校本改。

〔二〕自獻：原作「目厭」，據傅校本改。

謝中書楊舍人啓

投老丐閒，蒙恩得謝。皇明簡照，尚綴內朝鵷鷺之班；賜禮疏榮，又玷西掖絲綸之重。鞠躬拜貺，舞手知榮〔一〕。伏念某濩落無所取材，疏愚不適於用。移山之迂而力不逮，補天之闕而技已窮。氣索於三竭之餘，腸危於九回之後〔二〕。平生許國，但有空言；老去歸田，更叨楸寵。曷謂拂衣之去，自同衣錦之還？茲蓋伏遇某官文章極潤色之工，議論得知言之要，眷茲遺老，被遇三朝；屬有煩言，投閒一世。高辭起廢，侔朱紘三歎之音；溢美過情，儷華袞九章之服。一門榮耀，四海流傳。豈獨慰

百年垂盡之齡，遂足爲十襲傳家之寶。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榮：原闕，據庫本、傳校本補。

〔二〕腸：原闕，據傳校本補。

謝侍郎啓

久尸榮祿，抗辭仕之章；忽冒恩綸，進敷文之直。敢言知止，但欲圖全。伏念某以庠序諸生充崇寧俊造之選，以州縣小吏擢政和詞藝之科。預讎中秘之書，延對大昕之寢。列省曹之郎屬，亞宗寺之卿聯。三備憲臺綱紀之司，兩冒學省師儒之首。幸遇一旦，接千齡之統；俄值兩宮，蒙萬里之塵。望八駿之足而未還，攀六龍之髯而已斷。殆今隔世，獨有孤臣。乃眷先朝簪履之遺，俾奉內閣龜龍之畫。餘生易感，老淚交流。茲蓋伏遇某官博愛推君子之仁，并包廓大人之度。顧驚蹇拙賸之質，久已安於窮陋；而碩大光明之傑，尚未睹於儀形。自緣聲氣之同，亦玷齒牙之論。千鈞借重，六琯吹生，及是休歸，有踰素願。賢哉興歎，雖無都門祖帳之光；老矣叨榮，尚有家巷賜車之寵。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謝左右史啓

紬書秘殿，久冒隆名；持橐禁塗，載膺楸寵。若爲老退，尚玷褒崇。伏念某簿書小吏之材，章句腐儒之學，偶緣際會，浸冒寵靈。咎謫既盈，憂患隨至。餘年向盡，旅力已愆。固不待易簣之時，冀早遂抽簪之願。事雖有故，寵實非常。方收身寄麋鹿之群，尚通籍廁鴈鴻之列。茲蓋伏遇某官行著民之表則，文爲國之光華。昔號邑中黔，今爲柱下史。眷言遺老，久在窮途。故因辭仕之初，曲借游談之助。采薇山上，已無八公草木之驚；聽蛙池中，而有兩部鼓吹之樂。其爲欣荷，曷可勝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謝梁司諫啓

歲月推移，已迫莫齒衰殘之境；雲天賁冒，尚聯華貫清切之途。伏念某久負空餐，恩容佚老。方忠義之士張目視寇讎之日，豈貪懦之夫全軀保妻子之時？每懷擇事之嫌，尤極履冰之懼。彼去馬來牛之何辨，奚雙鳬乘雁之足亡〔一〕？肆開寬大之科，得追譴何之域。茲蓋伏遇某官推心近恕，持議適平。英明先物之幾，博大納汙之量〔二〕。雖疾邪屏惡，稂莠是除；而悼屈矜愚，藜藿所恃。興念固窮之久，

曲推善貸之仁。涸魴安斗米之栖，已諧所望；鍛翮就一枝之託，尚復何求？欣荷之私，名言莫究。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奚：原作「莫」，據庫本改。

〔二〕大納汙：原闕，據庫本、傅校本補。

謝杜殿院啓

已去朝行，獲返故林之舊隱；獨存帝籍，尚通延閣之清班。俯拜恩嘉，實踰願始。伏念某久立爭地，數蹈危機。脫兔投林，敢言擇地？驚鳥遶樹，止欲偷安。詎懷干澤之求，但貢歸田之乞。上恩佚老，細禮疏榮。復寘邇聯，收之末路。俾還故里，度此餘生。茲蓋伏遇某官天降之材，神聽其直。事君有責難之恭而獻其可，與人無求備之意而矜不能。遂令枯朽之餘，亦被龐鴻之施。奉身而去，已無趙璧睨柱之憂〔一〕；與世相忘，詎有隋珠按劍之怒？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璧：原作「壁」，據文意改。

謝察院啓

賦歸來之引，學樊遲之圃遂終焉；執贄見之儀，望夫子之墻益遠矣。匪自通於一介，終莫抒於下情。伏念某起自孤生，薦叨廩仕。備兩禁文章之選，綴內朝供奉之班。用過其分而不自量，據非其地而不知止。致一跌於弓撥矢鉤之後，盍三休於鐘鳴漏盡之餘。上北闕之書，方露辭榮之乞；著西清之籍，又疏佚老之恩。茲蓋伏遇某官以汎愛崇獎士倫，以大公輔成世教。方當群臣奔命心競力爭之時，乃容一夫便身遠走高飛之計。繫斷斷無能爲也，是區區何足算焉！遂獲退藏，率由善貸。念莫致負荆之謝，猶當效橫草之酬。愧荷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謝楊待制啓

解章綬之榮，甫迫桑榆之景；奉璽書之寵，載瞻奎壁之光。仰維聖恩睠顧之隆，實由世論題評之重。伏念某自投散地，伐樹不容；久卧窮閭，飯蔬無怨。强弩射市，固亦有命焉；怒劍逐蠅，又何其隘也！蓋數周必復，而否不可長。繫平生埽地之初，人牛皆喪；迨老去歸田之日，頭壁俱還。尚容乘大夫軒以叨繼粟之恩，詎復跨將軍馬以炫據鞍之勇？茲蓋伏遇某官文高天分，名冠儒先。春秋富而推

上齒之仁，體貌崇而躬下士之禮。方踐亨途之始，亟躋禁路之華。猥以庸虛，適相先後〔一〕。幸收身於末路，已著獲麟之書；遂接迹於下陳，空愧續貂之詠。其爲欣荷，曷可勝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相先：原作「先相」，據傳校本乙。

謝常州知府葉寺丞啓

仕以爲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爵齒之尊。愧集汗顏，喜過榮願。伏念某久從螻屈，不敢求伸，迨此龍鍾，乃始告老。固已無國學尚齒執醬之餽，寧復有都門送車祖道之榮？止欲依刺史之天，以瞻守先人之樹。尚寓廣內諸儒圖書之直，更叨歲時三老粟帛之恩〔二〕。茲蓋伏遇某官通材可試於百難，持操不回於萬折。神依正直，人頌廉平。念修贄見於恭梓之初，已奉賞音於憩棠之暇。殆茲僥冒，又出提携。束馬懸車，遂入田父雞豚之社；扣軒擊壤，共賡使君襦袴之謠〔三〕。欣荷之私，占言莫究！《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八五。

〔二〕時：原作「月」，據傳校本改。

〔三〕賡：原作「更」，據右引改。

謝邵提舉啓

出絲綸之命，方饗君父不次之恩；墜金玉之音，茲見朋友相先之義。伏念某流年晚晚，病骨虺隤。長庚配殘月於東隅，艷艷之初，孤鶩伴落霞於西崦，冥冥之後。鉅鑿豐恥，尚欲何求？車殆馬煩，自合知止。甫申危懇，亟被恩俞。蔀屋延兩曜之光，涸轍分九河之潤。長安道上，故無革履化鳧之飛；通德門中，尚有靈杖刻鳩之寵。茲蓋伏遇某官文高作古，德重鎮浮。曲敦父黨先進之儀，蔚爲儒林後來之表。高情拔俗，皆平生久要之言；溢譽過情，非汎愛寒溫之問。鄭重百金之諾，清平三歎之音。稽首拜嘉，撫躬知愧。念窮途栖屑，嘗賦東郊瘦馬之傷；迨晚歲歸休，遂同濠梁遊魚之樂。其爲欣荷，曷可勝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謝宮使巫樞密啓

巫句容人

樞庭入輔，仰瞻句曲之真仙；琳館就閒，猥廁梁園之上客。奚恨登門之晚，已同傾蓋之交。迨褒復之云初，知提携之有自。伏念某久從幽黜，但欲退休。每歌長鋏之歸，豈吝短檠之棄？聖心獨斷，國論僉諧。疑絳縣老人之有年，念正元朝士之無幾。俞音亟下，細札十行；命秩惟新，賜爵一級。著

上大夫內朝之籍，爲故將軍莫齒之光。茲蓋伏遇某官先覺命世之材，大受包荒之度。平施有權衡之信，揚清極涇渭之分。乃眷衰蹤，亦預題品。雖朝菌之年欲盡，而霜松之節未凋。猶堪奉几杖陪西山蠟屐之遊，便恐乘鋒車副東人繡衣之詠。其爲欣荷，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謝臨安知府趙侍郎啓

衰病自陳，祈解金龜之組；隆恩不次，遂聯玉筍之華。俯深附驥之榮，彌結搖旌之戀。伏念某崎嶇可笑，驚緩無堪。道盡途窮，蒙恥不去；齒搖髮脫，竟死何爲！雖靡忘葵日之傾，固已迫菌年之盡。願謝簪纓之寵，俾從田里之歸。鬻駱馬而放楊柳枝，亦已久矣；持釣竿而拂珊瑚樹，於是終焉。茲蓋伏遇某官德配韋、平，政侔張、趙。驚長途如歷塊耳，真騁裏蹏；披大觚若破竹然，蓋霹靂手。不圖晚遇，獲跂前塵！著鞭久已避祖逖之先，乘樓固宜在陳登之下。其爲欣荷，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謝平江守洪內翰啓

急景凋年，已迫西山之莫；上恩佚老，俾諧東海之歸。實由群公援手之仁，獲遂一老乞身之願。

感激次骨〔一〕，愧溢汗顏。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息奄奄，待盡田廬；而一心惓惓，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類騶侏儒亡益而不任事〔二〕，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蓋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名臣。虎觀論經，鼇扉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復廁英躔。雖龍猪異間已不侔，而虎鼠同宮亦何間！圖齊雲之像，固難並韋郎、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置枚叟、鄒生之右。

《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一〕激：傳校本作「恩」。

〔二〕類：原作「蓋」，據庫本改。

謝明州守韓尚書啓

百罹薦至，僅有餘生；二去宜休，庶全莫齒。著籍金閨之密，置身粉社之安。揆厥所繇，不敢忘德。伏念某憑愚自信，守拙不移。已解拘維，尚虞機穽。日懷惕厲，若蹈冰淵。深懼下石，推內之溝中；每願賜骸，考終於牖下。命畫工圖漢疏傅之跡，製大帶書高僕射之詩。所慕前修，知止足者；庶

幾後覺，遠恥辱焉。茲蓋伏遇某官博愛而依於仁，好直而由於義。司刑如持衡，不自爲輕重；銓材如冰鑑，而時謂清平。惟是九殞顛頓之餘，獨玷一言平反之造。迨茲褒復，叨不次之恩；皆自提携，獲有終之吉。順下風而擁篲，詎敢辭十駕之勞？修尺牘以陳詞，盍先奉一函之贄。其爲欣荷，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一九。

賀宰相啓

伏審大庭作命，宰路疇庸。五百歲聖賢之生，固將大任；一千載明良之合，茲謂難逢。卜獵渭濱，兆太公之望；授書圯下，爲帝者之師。豈繫人謀，實自天錫。恭惟某官文鳴木鐸，武緯珠鈴。一飛橫絕四海之間，獨唱桀出萬人之上。諸大夫負居前之愧，明天子興見晚之嗟。歷踐邇聯，進司密命。改絃更化，可謂聖哲馳驚不足之時；借箸坐籌，獨著道德安彊無競之烈。誕敷宸綍（二），正位公槐。親逢大有爲極辨之朝，爰立不世出非常之輔。四海徯謝公之起，其如蒼生何？一時瞻漢相之尊，所謂大臣者！揚厲格天之業，丕昭衛社之勳。彌綸極補袞之工，康濟盡作舟之利。千門萬戶，拱明堂一柱之崇；十雨五風，驗泰階六符之應。賜鼓鐘之樂，書帶礪之盟。世號黑頭公書郭令之考，晚從赤松子登衛武之年。天人同休，夷夏交慶。某自分陳人退藏之久，逖聞上相考慎之初。老矣何爲，已迫龍蛇之歲；趯然自喜，詎勝燕雀之私？《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又見《宋四六選》卷一一。

〔二〕綽：原作「綽」，據《全集》卷五、庫本改。

賀陳參政啓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伏審誕膺顯冊，進服邇寮。帝賚良弼而挺生王佐之才，天降大任而參秉國成之重。茲一德明良之會，實千齡旦莫之逢。恭惟某官學洞天人精稷之原，德合言行樞機之要。踐揚滋久，譽處彌休。肆疇論思潤色之工，進陟經體贊元之任。儀刑四海，出納萬微。丕闡帝圖，大釐邦采。迨茲期月，肇興王者不世之仁〔二〕；奚俟百年，已著善人爲邦之效。某門牆舊物，畎畝餘生。猥當三宥起廢之初，嘗玷一諾游談之助。逖聞休命，爵躍固異常人之情；竊仰高風，鳬趨莫陪下士之列。《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二〕不：原作「必」，據《全集》卷五改。

全宋文卷三四三八

孫 覲 二

賀王樞密啓

伏審帝夢發祥，上心虛佇。誕膺顯冊，進貳中樞。竊以章句之儒，類優柔而不武；介冑之士，亦椎鈍而少文。蓋藝之至不兩能，而天所賦有偏得。惟是文武憲邦之任，實符宥密基命之求。端委一堂，折衝萬里。論兵投筆之後，賦詩橫槊之間。制挺撻彊秦之兵，請纓係單于之頸。用宣威於道德，式注意於安危。恭惟某官躬不世出之才，佐大有爲之治。論《詩》、《書》於馬上，方草奏篇；得頗、牧於禁中，遂司密命。盡古今不可兼之美，值聖賢所難遇之時。廷號初傳，嚴瞻惟允。厭未形之難，坐籌玉帳之奇；建非常之元，行佇衮衣之拜。某聞命而喜，固異常情；受知之深，實契榮願。致小夫竿牘之禮，或以爲煩；懷大臣教載之恩，不能自己。《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賀參政啓

伏審光奉帝綸，進司國柄。久矣太公之望，固有待然；幡然大老之歸，云胡不喜？恭惟某官道積於躬而可以大受，學邃於經而不爲空言，威鳳覽德輝而下翔，砥柱障橫流而屹立。詎肯鋪糟同衆人之醉，自欲投醪救千里之渾？故直聲首聞於連章論駁之初，而大節創見於萬金辭讓之際。一時獨步，四海驚觀。上方置中興之輔而大有爲，公宜建非常之元爲第一義。汲長孺立朝而淮南懼，范武子當國而晉盜奔。富貴何有於我哉？功名乃其餘事耳！固嘗急流勇退，屢挂冠於神武之門；其如巖石具瞻，盍圖像於麒麟之閣？某側聞大用，倍激歡悰。近者說而遠者來，已見國人之慕；貪夫廉而懦夫立，終期天下之清。《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左相啓

己卯十月

伏審宰路疇庸，王廷布號。三台上承斗極，驗泰階六符之平；四輔中秉國維，應《洪範》九疇之叙。首冠百寮之表，進司大政之元。恭惟僕射相公經緯人文，彌綸天緯。佐王碩輔，命世真儒。故元聖作而爲天下君，則大賢出而應人間世。方淮甸搶攘之際，亦戎情向背之時。妖言日三四驚，訛火夜

五六發。疾風振海，孰知夏屋之幘幘？大浸稽天，獨見巨川之舟楫。方重不倚，翊衛一尊；調御適中，表正百度。遂司魁柄，益聳巖瞻。鼎鉉不移，增重台衡之峻；槐陰未徙，載新命袞之華。某側聆誕告之傳，莫預駿奔之列。區區小智，詎敢持蠡測東海之洋？亹亹寸誠，但能挂笏望西山之氣。《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右相啓

伏審褒進台司，誕揚顯冊。天佑一德，惟尹暨湯；運際千齡，生申及甫。摺紳胥說，黎獻交欣。恭惟僕射相公清明冲淳，剛毅沈塞。親逢上聖，服在邇途。惟文昌萬化之源，上熙帝載；而僕射百寮之長，下竦民瞻。果符夢賚之求，亟正鈞衡之拜。漑七年之旱，方資傳說之霖；燠十日之寒，咸向趙衰之日。治理清靜，王道坦平；聖心仰成，國勢增重。某門牆舊物，湖海餘生。辱知感甚於脫驂，聞命喜深於折屐。衣雖敝而可改，嘗叨起廢之恩；冠已挂而莫彈，但切歸榮之望。《鴻慶居士文集》卷二

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王樞密啓

伏審誕揚宸綽，登冠樞庭。聖人作而興旦莫之逢，賢者用而任《春秋》之責。搢紳胥說，黎獻交歡。恭惟知院樞密忠貫日月之明，氣塞天地之大。方兩淮爭舟南渡之衆，正九重旰食北顧之時。蛟鰐垂涎，虎狼舐掌。群訛橫議，百惡嘯凶。國步阽危，衆心恟懼。人耳人耳，共懷全軀保妻子之謀；使乎使乎，獨見張目視寇讎之奮。憤髯抵几，怒髮衝冠。捐千金之軀，犯三伏之隆暑；叱九折之馭，驅萬里之長途。神明扶持，夷夏驚聳。留犁撓酒，木夾傳書。曷爲兩怒至於興戎？孰謂一言可以靖國？邊烽息燧，城柝收聲。遂成銷兵不戰之勳，入佐垂裳無爲之治。楸膺顯冊，進陟元功。方書金匱之盟，式佇鼎司之拜。某久罹擯斥，最荷知憐。每懷繞樹三匝之依，幸會窺管一斑之睹。既見王導，夫復何憂？得御李膺，云胡不喜？自緣老退，莫奉周旋。登神虎門，已上挂冠之請；望平津閣，空懷賀厦之私。《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葉樞密啓

伏審對揚休命，入秉事樞。聖主御圖，撫九五中興之運；大賢命世，偕二三同德之臣。廷渙甫

傳，巖瞻惟允。恭惟樞密同知訏謨經遠，雅量鎮浮。好直有叔向之言，養氣得孟軻之勇。嬰龍鱗而摩上，獨懷蹇蹇之忠；冠豸角而觸邪，詎作容容之計！萬夫之望，想聞於風采；一國之慕，具載於歌謠。果膺置輔之求，式受本兵之寄。經術之士進而名器重，道德之威立而朝廷尊。天子守四夷，正樞筦坐籌之日；人主論一相，示鈞衡爰立之期。某分違二紀之餘，追惟一日之雅。側聆大用，倍激歡悰。係四方人物之英，舉欣欣起執鞭之慕；而一老門牆之舊，已駸駸向填壑之時。俯深賀厦之私，徒有羨魚之歎。《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陳左相啓

某啓：大庭作命，揆路升華。鼎鉉不移，首冠九官之右；台符增煥，益隆四海之瞻。某聞解琴瑟之絃，所以正五音；調鼎鼐之實，所以齊衆口。蓋習治久安之弊，而翫歲愒日之多？蟻穿弗填，有潰隄抉石之憂；蔓草不圖，爲錯節盤根之患。悼折肱之已誤，顧反掌而奚難？戒覆車之轍則安焉，易敗者之棋則勝矣。恭惟僕射相公受天大任，爲國元臣。屬當宁旰食之物，承前人覆餗之後。鍊五色之石而欲試補天之手，儲萬金之藥而共推醫國之工。剔除邦蠹而復睹清明，救療民瘼而一蘇疲瘵。丕冒惟新之化，獨高再造之勳。書郭中令之考，而與國均休；享衛武公之年，而與民偕樂。訟言如此，輿論所同。某枯朽陳人，伶俜末路。久託林居之陋，側聞廷渙之傳；倍深喜躍之情，實謂知憐之素。惟宰

路播洪鈞之大，每懷藜藿不采之恩；而神山隔弱水之遙，詎復雞犬同升之望？《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朱右相啓

某啓：玉冊疇庸，金甌獻卜。老成人在位，朝廷自尊；大賢者得時，善類交慶。竊以履百年熙洽之運，雖章句之儒坐守而有餘；當九重宵旰之憂，則聖哲之臣馳驚而不足。惟時用舍，實繫安危，故委重何啻於萬鈞，而幾微不容於一髮。視已陳之迹，則因陋就寡，烏足以有爲？建非常之元，則駭衆驚愚，亦難於慮始。班君奇策，尚謂平平；耿侯大言〔一〕，猶爲落落。必盡破拘攣之議，乃大收閎闊之功。恭惟僕射相公巖巖社稷之臣〔二〕，挺挺帝王之輔。爰屬艱危之寄，首膺考慎之求。深惟注意之隆，實預扶衰之義。崧嶽周邦之翰，獨專神柄之雄；龜蒙魯國之瞻，益壯坤輿之重。不動聲氣，斷大事於笑談之中；不作聰明，運沈機於禍福之先。稽古道而思有宜於今，合衆謀而不必出諸己。茲謂中興之佐，實爲後事之師。某頃被省曹，嘗參文柄。窺絕足於群龍之廐，仰高名於千佛之經。顧畿疆有百舍之遙，詎門牆無一日之雅？側聆誕告，益竦遐瞻。屏迹窮閭，顧莫下望塵之拜；馳書東閣，尚能修事大之恭。《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一〕侯：原作「俟」，據庫本、傳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二〕惟：原作「淮」，據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賀楊參政啓

椿元老〔一〕

某啓：王言作命，賢路應期。參秉政均，進陪國論。爰契鈞璜之卜，式諧負鼎之求。竊以一范增繫楚存亡，百曹參非漢輕重。惟是保邦之要，莫如得士之昌。一柱昂霄，衆草不殖；八龍入廐，萬馬皆空。彼斗筭又何算焉，蓋樸遯不足數也。恭惟參政名高一代，學貫九流。精神鍾降嶽之英，志業負耕莘之緼。集賢學士環堵而立，共觀雄深雅健之辭；文思天子仄席而求，遂得碩大光明之傑。出綸西掖，視草北門。越從文昌八坐之聯，上應泰階六符之次。決大計於立談之頃，消群慝於正色之間。載疇上宰之勳，楸建中興之烈。某湮淪末路，潦倒陳人。屢聞傷屯悼屈之言，每在置散投閒之後〔二〕。所以係當軸處中之望，已見於息邪詎詖之公。廷渙甫傳，巖瞻惟允。餘年凜凜，顧不獲執贄以望下風；老語諄諄，猶欲效陳言以頌盛德。《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一〕椿元老：原無，據《全集》卷五、傳校本補。

〔二〕每：右引作「直」。

賀葉樞密啓

某啓：窮途栖屑，莫望前塵；賢路光亨，獲申舊好。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彌年於此，內訟靡皇。恭惟知院樞密德大佐王，才高命世。夫子之道，天下莫能容；君子所爲，衆人固不識。一言悟主，千載逢辰。首冠樞庭，實本兵柄。萬川輻輳而洪河爲伯，衆山環擁而巨嶽爲宗。剗治盤錯，如振槁然；束縛強梁，無頡頏者。戎情振疊，國步尊安。茲謂非常之元，莫盛中興之烈。某追惟夙昔，嘗奉周旋，多難漂流，餘年晚晚。分茵之願，已弗涓於初心；解組之求，尚有希於一諾。《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周樞密啓

某啓：北道改轅，方趨嚴召；東郊弭轍，一望光塵。阻闊數百里間，去違二三年後。比側聆於大號，固應喜倍於尋常；偶驟致於煩言，詎敢名聞於左右？莫修辭於賀厦，徒結戀於搖旌。恭惟樞密同知出值聖人之時，自任天下之重。鄙俗士囚拘之隘，示大人合并之公。惟一世陳人，自甘永棄；而三朝故物，未忍遐遺。始於援手汲引之勞，申之緩頰游揚之助。方躡尾而上，幾作附蠅；俄跌足之顛，

遂爲擲鼠。推之理數，可謂奇窮。殆不自於人爲，又何疑於或使？豈復有強聒饒饒之志，終未忘矜收眷眷之情。彼一匹夫之得失何足云，而大賢者之言行固如此。浸彌年載，尚軫恩憐。苟非妨賢路以微榮，正願首一丘而待盡。市駿馬而收其骨，將有俟於真賢〔二〕；爲浮圖而合其尖，尚冀終於大惠。《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二〕真：原作「尊」，據《全集》卷六、庫本改。

上沈丞相啓〔二〕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木之容〔三〕；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絕塵之歎。惟是廣厦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筭器小，鼯鼠伎窮。病鴟欲死而瓦礫爭光，瘦馬不收而鴻鴈爲伴。會介圭之入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些逐客之魂，矜愚泣窮囚之罪。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曜之光。拭垢汙，滅除癥瘕。寓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優〔三〕。理合罷休，恩容再造。自憐耄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視，善貸而曲成；物有萬殊，合并而爲大。雖四海盡沐鴻之澤〔四〕，而一夫獨被特達之恩。詎敢起無饜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幼及人之義，每敦親親愛物之慈。九仞爲山，尚當進簣；百川赴海，猶待盈

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予求而不厭，固難逃屢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貽後時之悔。《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一〕丞：原無，據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補。

〔二〕木：原作「桃」，據《全集》卷五、庫本、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三〕廩：原作「稟」，據《全集》、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四〕雁鴻：原作「鴻雁」，據右引乙。

答馮解元啓

某啓：比緣邂逅，獲奉周旋。老氣崢嶸，挺若倚天之劍；高辭辯麗，鏘如擲地之金。矯首一叩〔一〕，拊髀三歎。恭惟處義解元長庚毓秀，喬嶽儲靈。方其在襁抱，而指字識之無；纔能越門限，而說《詩》了瑟僎〔二〕。卓爾大圭之質，煥乎玄豹之章。五百歲生賢豈偶然？十八世爲儒迺如此。文摛黼黻，追黃絹幼婦之辭；韻中宮商，儷《白雪》《陽春》之曲。諸老生歎驚坐上，並舍兒看立道邊。大豪願薦女而請昏，鄰翁歎生兒之無益。蛟螭非池中物也，麒麟肯地上行乎？不圖耄衰垂盡之年，復睹俊異非常之傑。賦韓公高軒之過，序滕王新閣之成。前賢畏後生，其來尚矣；虛名誤長者，何愧如之！拜貺爲榮，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一〕叩：原作「邱」，據傅校本改。

〔二〕了：原作「兮」，據庫本、傅校本改。

回楊侍郎啓

庚辰七月〔二〕

某啓：一區自屏，兩地相望。雖無孔北海通家可爲藉口，猶有孟東野並世相與言詩。顧嘗欲割雞陳祝友之辭，但空復瞻烏極懷人之想。恭惟宮使待制侍郎蕭散簡遠，人物勝流，雅健雄深，文章宗匠。奉大庭之對，而銀筆埽三千之牘；讎中秘之書，而牙籤懸四十之車。粵從南宮起部之司，亟進西清從臣之列。親逢千載，榮動諸儒。麒麟豈地上行乎，已展雲霄之步；蛟螭非池中物也，佇膺霖雨之求。忽紆緹騎之臨，特賁函書之辱。執謙過矣，陳義藹然。固無挾賢挾貴挾勳勞之驕，庶乎友直友諒友多聞之益。挺出人群之表，獨高世論之評。方春秋鼎盛之時，其年不可及矣；而富貴方將之始，他日豈易量哉！欣頌之私，占言難盡！《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二〕庚辰七月：原無，據傅校本補。

回楚守王朝議啓

某啓：改畀名城，盍上得賢之頌？喜傳空谷，遽聞求友之聲。駟騎鼎來，函書拜辱。布帛之溫言曲借，桑榆之暮齒增華。恭惟知府朝議海內名流，山西真種。天下奇男子，獨步一時；塞上飛將軍，折衝千里。揮白羽於萬兵橫潰分崩之際，推赤心於群情向背反側之初，大盜革心，百蠻內面。方用長檜大劍收血刃之勳〔二〕，豈如緩帶輕裘致銷兵之福？逖聞新命，移牧通都。自惟平時仰器業之隆，庶幾殘年見功名之盛。其爲占頌，難盡名言！《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二〕方：傳校本作「安」。

賀張樞密啓

奉真庭訪道之游，從吾所好；畀樞筦本兵之重，舍我其誰？迨茲綸言布號之初，舉有與頌得賢之處。竊以百吏視已成之事，但知謹出納之吝以了目前；衆人懼非常之元，孰能見禍福之先以規度外？洪惟剛健睿知聰明之主，輔以魁壘弘毅俊傑之臣。衛上之忠貫神明，養義之氣塞天地。厲特操於一身

獨立無朋之際，倡大義於群臣相顧不發之時。輔成本支百世之鴻休，永燕壽考萬年之景祚。恭惟樞密同知大任推先民之覺，訐謨爲後事之師。方其犯雷霆之怒，力陳社稷之言；豈謂依日月之光，進膺柱石之寄。國之興也，固有待然，天實啓之，於此在矣。鋒車迅召，聊示樞庭大用之期；鼎席久虛，行有宰路登庸之拜。某投閒田里垂四十年，企踵門牆逾二千里。曲惇故舊於同舍游從之末，屢訪生死於孤蹤流落之餘。茲見我公之歸，實倍周邦之喜。《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賀史相啓

史兼樞密院事

威鳳翔千仞，睹中天日月之光；神龍出九淵，值閒世風雲之會。揆路秉國成之重，樞庭本兵柄之雄。式資文武之全，用注安危之意。路朝布號，寰宇交歡。竊以世有用至弱而爲強，深居簡出而養之以勇；事有冒大害而就利，逆施倒行而權之以人。陳平奉太后渝高帝之盟，盡王諸呂，實欲安劉；蕭何勸沛公固項籍之意，趨駕漢中，志在蹶楚。故有事犬馬、皮幣、玉帛，雖太王之仁所不免；必欲驅龍蛇、虎豹、犀象，惟神禹之智爲能然。恭惟僕射相公命世耆英，受天大任。秉晉元帝南渡之後，方倚謝安、王導之賢；迨唐明皇內禪之初，粵有宋璟、姚崇之輔。雖曰宰相非常之寵，實分人主莫大之憂。觀兩國衆寡強弱之形，考三朝理亂得失之故。投干戈於地固危矣，出虎兕於柙孰禦焉？當四方無事，弗蚤圖之未然；至一旦有急，遂不知其所措？仰止帝王之佐，挺然社稷之臣。處變事而知其

權，視國勢而審所止〔三〕。不憚斯須之敬，以定千齡卜世之長；勿事尋常之爭，以待兩河故疆之復。某嫠緯不恤，杞天是憂。堂陛之勢甚嚴，而藿食之賤有同患；胡越之壤雖異，而同舟之濟無二心。遂忘越俎之嫌，願效食芹之獻。《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又見《南宋文範》卷二九。

〔二〕柙：原作「狎」，據《全集》卷五、傳校本改。

〔三〕止：原作「上」，據右引改。

謝方侍郎啓

乾道四年十二月

自少多艱，已老益困。言深兩怒，日懼推擠下填壑之虞；憤發一呼，獨見吹噓送上天之意。蒙恩式叙，詠德知歸。伏念某殘息奄然，未書鬼錄；乞骸久矣〔二〕，尚挂臺評。惟公愠見，當路宣言。以爲有罪尚不許加刑，云何無故而致之必死〔三〕。卒賴奮臂當前之救，遂追投荒不測之誅。惓惓止欲舍坐下之牛，駸駸遂亦作水中之蟹。俄逢遷怒，橫被中傷。茲蓋伏遇安撫閣學侍郎摧讒慝之鋒，致急難之義。雖蒼狗白衣之態變化無窮，而渾金璞玉之姿燥濕不改。殆茲褒復，盡出矜存。自惟投老無所用之身，莫申報效；至於沒齒不能忘之感，但有空言〔三〕。《鴻慶居士文集》卷二〇。

〔二〕骸：原作「體」，據傳校本改。

〔二〕無：原無，據庫本補。

〔三〕文後原注：「小簡云：此文當入家集。欲使後之君子見之，公於交游奮不顧身、救存患難如此。它日當國，見危致命固無疑也。」

全宋文卷三四三九

孫 覲 二三

代答昏書

高門列戟，久已服膺；陋巷編茅，重慙非偶。龜筮協吉，羔雁旅陳。伏承某人大丞相之家，典刑故在；而某從孫女老書生之子，蠶織粗更。異日相望，風馬不交於齊楚；餘生何幸，門牆遂接於朱、陳。《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答余氏問親書_(二)

三星照戶之光，已屆昏姻之候；九里漸河之潤，實繫勳閥之高。伏承某官一鄉之月旦所推，大父之風流未遠，而某姪女遂依名族，以亢衰宗。坦腹踞牀，已見出諸郎之右；齊眉舉案，庶幾事君子之

恭。《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題作「季益弟女回定包中大書。」

答李氏問親書

風馬殊方，相望於萬里；金蘭一氣，遂合於兩心。發幣來臨，占龜有喜。伏承某官大丞相之後，綽有餘風，以舍弟女子故將軍之家，尚存素履。世方亂矣，豈無一士之可依；天實爲之，庶幾百年而偕老。《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

答董舍人問親書

北際南垂，迴若參辰之次；西傾東應〔一〕，自同鍼芥之投。夫豈偶然，適有天幸。伏承某官英妙無窺園之好，而某舍弟縣丞長女素風猶映雪之餘。蚤緣草木臭味之同，不改風雨晦明之度。佩至言於三復，固無磨玷之尤；出妙句於五噫，共有相春之樂。《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一〕西傾東應：原作「東傾西應」，據《婚禮新編》改。

答王氏問親書

細書延閣，蚤陪鵷鷺之聯；竄迹窮閭〔一〕，又玷葭莩之末。伏承某人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以某舍弟縣丞次女方從姆傅，閑機杼之工；莫助尊章，薦蘋蘩之祭。不謂好逑之意，俯循代匱之規。二姓交歡，敢議參軍之配；一門推重，孰逾阿大之賢？《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八。

〔一〕竄：原作「窩」，據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婚禮新編》改。

答曾氏問親書

菅蒯代匱，奚俟齊姜之求〔一〕？芹藻可羞，宜效野人之獻。伏承某官世胄實江左衣冠之表，家聲猶魯國洙泗之餘。以某姪女固嘗襲荆布而素貧賤，可以執箕帚而奉灑埽。屬室家之有願，式諧鳴鳳之占；繫棗脩之告虔，遂獲乘龍之喜。《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二〕俟：《婚禮新編》作「事」。

答張氏問親書

婚姻好合，亦已累年；情義綢繆，殆如一日。固應求舊，豈復圖新。伏承令嗣主簿挺鸞鵠之姿，而尚棲於枳棘；以某舍弟縣丞幼女襲布荆之素，而不廢於蒹葭。發幣孔嘉，貽書甚寵。視崔、盧一時之望，固已欣然；締朱、陳二姓之歡，永爲好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

超宗求昏書

賣昏久矣，浸已成風；傾蓋歡然，莫如求舊。佇聽肥家之慶〔二〕，敢問修贄之恭。以某長男蚤習箕裘，粗聞詩禮。偶諸姑擇婿之日，亦外家求婦之時。眷言啐啄之詞〔二〕，茲益綢繆之固。抵龜不用，投斧而行。魯衛親親，自同兄弟；朱、陳世世，不替婚姻。庶乎相依脣齒之間，可以盡索形骸之外。《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六之七。

〔二〕佇聽：原作「式佇」，據《婚禮新編》改。

〔二〕啄：原作「祝」，據右引及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强宗求昏書

罄三請之勤，方慙率爾；敦一日之雅，何貺如之。茲者伏承令孫女屬當擇對之年，而某小姪强宗適契有家之願。命龜獻卜，執雁告虔。薦食芹之甘，靡虞於按劍；交斷金之利〔二〕，式佇於報瓊。《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三。

〔二〕交：《婚禮新編》作「投」。

伯宗求昏書

手足之情鍾，本相求於原隰；婚姻之好合，茲有望於桑榆。盍申執雁之恭，永締施松之託。某小姪伯宗者屬在諸姑子姪之行〔一〕，而小四甥者實次外家季孟之間〔二〕。應緣兩喜之和〔三〕，奚俟三占之吉？視崔、盧之門戶，亦何足道哉；繫魯、衛之弟兄，固無間然矣。《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六之七。

〔一〕子姪：原作「子姓」，據《婚禮新編》改。

〔二〕小四甥者實次：右引作「令愛實似」。

〔三〕「應」，右引作「因」；「和」，右引作「言」，疑是。

介宗求昏書

訪故家之劍，悼既往之莫追；賦束薪之詩，庶後來之有繼。更重綢繆之好，盍申燕婉之求？伏承令姪女宛如衛女之賢，問諸姑於淇水；而某中子介宗者端若秦姬之子，見舅氏於渭陽。固已託葶於葭中，更欲施蘿於松上。故無失故，夫復何求？新之又新，當自今始。《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六之七。

表宗求昏書

仰崇墉之數仞，寒溫之間缺然；締高援於一言，宿昔之因審矣。喜深一老，光冒衰宗。伏承總幹學士令長女近代名臣之家，本朝循吏之後，儒風未泯，家法仍存。以某舍弟尚書第三男表宗方讀父書，尚勤師範。敢聯姻亞，遂登通德之門；屬有姓名，已著繫昏之籍。其爲欣幸，難盡名言。《鴻慶居

士文集》卷二八。

宏宗求昏書

雞豚同社，桑梓交陰。蚤締嘉姻，更申舊好。伏承司理宣教第四令女簪纓仕族，縫掖儒家，俎豆嘗聞，蓬麻自直。以某尚書舍弟第四男宏宗爲農爲圃，方續父菑，學禮學詩，尚親師範。一言作合，兩喜成和。河鯉之求，固慙率爾；霜鍾之應，厥有由然。《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婚禮新編》卷八。

壽宗求昏書

了無半面，未諧窺管之因〔一〕；屬有片言，遂契投膠之合。涓辰協吉，願締華姻〔二〕。伏承令女婉嫕有容〔三〕，德門之胄，而某小姪壽宗幼孤自立，衰緒之餘。方申下女之求，適際有家之願。自慙非偶，遽參謝庭玉樹之芳〔四〕；猶幸同聲，庶聞嬴氏鳳簫之應。《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婚禮新編》卷二。

〔一〕因：《婚禮新編》作「私」。

〔二〕涓辰協吉，願締華姻：右引作「竊徼一時之幸，永諧二姓之歡」。

〔三〕伏承令女：右引作「小娘」。

〔四〕芳：右引作「傍」。

代答書〔二〕一

闕夫子之墻，竊有執鞭之慕；埽相君之舍，尚懷按劍之疑。豈謂諸郎擇對之初，不間下走抗塵之賤。伏承令嗣學士議論獨守家法，文章已有父風。遇郗鑑之客若無〔二〕，視絡秀之家何有？敢圖賤息，見謂好逑？馳一乘之使以俯臨，整三命之恭而下拜〔三〕。代匱可矣，奚爲食鯉之求？何貺如之，遂竊乘龍之喜。《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答婚書」。

〔三〕客：原作「容」，據《婚禮新編》改。

〔三〕「敢圖」至「下拜」二十四字原無，據右引補。

代答書〔二〕二

蚤以父兄，獲預俊遊之末；晚因童稚，又塵姻亞之聯。集盛禮於一門，締交期於三世。伏承某人

衆謂恂恂無子弟之過，而某女子自恐兢兢貽父母之懼。重勤慶幣之先，適契有家之願。莫不代匱，毋廢窮閭菅蒯之求；可與晤言，庶乎東池紵麻之漚。《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八。

〔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題作「答婚書」。

代求楊氏昏書

一塵同井，密依桑梓之陰；百尺干霄，迴結絲蘿之託。伏承某人汾隅鼻祖，號略名家，世緒相承，風流如在。如某者窮鄉冷族，陋巷諸生。敢懷河鯉之求，式佇澗蘋之采。望塵瞠若，雖同楚、越千里之遙；傾蓋歡然，遂結朱、陳兩家之好。《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

《婚禮新編》卷二。

參政姪女回虞守子親書〔二〕

粉榆同社，藐然雞犬之聞；羔雁旅陳〔二〕，端若駟蛩之應。遂徼一時之幸，永諧兩姓之歡〔三〕。

伏承令嗣某官襲父祖之箕裘，而家法具存；以某登仕兄幼女奉尊章之槃帨，而婦儀是習〔四〕。榛栗棗脩之贄以辯男女，不敢過焉；蘋蘩蒹藻之菜可薦王公〔五〕，永爲好也。《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一〕原題作「代答昏」，據《全集》卷三六、傅校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二〕陳：原作「庭」，據《婚禮新編》改。

〔三〕永：原作「求」，據右引改。

〔四〕是習：右引作「已著」。

〔五〕菜：原作「采」，據右引及庫本改。

代余氏答昏書

昏姻之合有初，方軫楚弓之念；宿昔之姻未改〔一〕，舉欣趙璧之歸。族黨交驩，里閭贊喜。伏承某官勲烈名臣之世，文章後學之宗，眷此春秋鼎盛之時，獨見歲寒後凋之操〔二〕。以某縣丞弟次女復嗣奉匱之薦，庶幾舉案之恭。薪楚之束綢繆，不替青氈之舊；琴瑟之鳴和應，宜同白首之歸。《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一〇。

〔一〕姻：原作「因」，據《婚禮新編》改。

〔二〕歲寒：右引作「松柏」。

族妹再適爲張丞繼室答昏書〔二〕

鄭通德之門在望，竊懷附驥之榮；傅孝廉之室久虛，輒備續貂之乏。伏承縣丞宣教漢金、張之華胄，唐燕、許之故家，以某云云。宦冷枕流，門寒映雪。烏夜啼而三繞，眷梁木之可依〔二〕；雉朝雊以雙飛，屬商絃之屢叩〔三〕。聘婦有如孟德曜，其亦可哉；擇對而得溫太真，豈所望者。雖重奪汎舟之守，詎敢忘舉案之恭。《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一〇。

〔二〕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承繼」。

〔三〕可：《婚禮新編》作「何」。

〔三〕叩：原作「絕」，據傅校，《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婚禮新編》改。

答董舍人問親書

通德門四牡之路，莫窺墻仞之高；平輿淵二龍之鄉〔二〕，幸接州閭之末。俯膺大貺，重以好辭。曲敦久要之情，永締歡盟之固。伏承令孫承務名駒千里，奇產萬金，乃眷女孫粗閒姆訓。謂昏姻之

好〔二〕，莫如魯衛之親；而聲氣之同，奚俟姬姜之貴。《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八。

〔一〕淵二龍之鄉：《婚禮新編》作「二龍之淵」。

〔二〕好：右引作「外」。

代答書

寒暄未接，輒有意於求通〔一〕；聲氣所同〔二〕，又何慙於非偶。伏承令女巨門慶裔〔三〕，選慎云初〔四〕；而某男陋巷諸生〔五〕，攀援豈敢？惟是昏姻之故，殆不偶然；庶諧伉儷之求〔六〕，永爲好也。

《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婚禮新編》卷二。

〔一〕有：《婚禮新編》作「妄」。

〔二〕所：原作「欣」，據右引改。

〔三〕門：原缺，據庫本補。右引作「室」。

〔四〕慎：《婚禮新編》作「擇」，疑是。

〔五〕男：原以小字作「云云」，據右引改。

〔六〕庶諧伉儷之求：右引作「庶幾伉儷之諧」。

答李氏問昏書

書千佛之名，夙忝父兄之契；合二姓之喜，又塵姻亞之聯。重勤緹騎之臨，加賁囊書之寵。伏承某人蚤聞學詩禮，襲弓冶之傳，以某姪女孫可使奉尊章，羞蘋藻之薦。乃眷異日游從之好，實爲一朝附託之因。粲然雁幣之陳，過形於褒袞；蕞爾棗脩之贄，殊異於報瓊。《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婚禮新編》卷八。

師夔求昏書

崔、盧大族，南北海惟風馬之遙；吳楚殊方，東西山有洛鐘之應。實繫天合，曷預人謀？備罄忱詞，恭陳贄幣。伏承知府中大親家令孫女高門華胄，尚有餘芳；而某姪孫師夔窮巷鰥生，初無它技。儻遂蒿倚青松之上，宜見鸞鳴丹桂之間。南容白圭三復之言，偶緣過聽；季子黃金一諾之重，式佇嘉音。《鴻慶居士文集》卷二八。

許親書

眇然陋族，介乃一隅。本風馬之下殊疆，辱葭莩之新締。雖慚非偶，良幸焉依。講好云初，向風以喜。《婚禮新編》卷二。

答婚書 一

內閣紉書，榮參步武；窮閭掃軌，絕望光塵。猥勤緹騎之臨，亟奉緘封之寵。令弟一經志學，萬卷傳家；某女方擇所從，重慙非偶。勞謙過矣，陳義藹然。謂圖全有魴鯉之求，而代匱無蒯管之棄。踞床不顧，獨得王逸少於座中；舉案而前，請從梁伯鸞於廡下。《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答婚書 二

井疆綺錯，聲聞飈流。仰居室之方隆，諒衰宗之非偶。肆惟息女，厥有童心。令似聞詩無違，志學匪懈。夙謹蘋蘩之助，奚先葑菲之求？睠焉拜嘉，敢不祇命。《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答婚書 三

人品甚高，食河魴之可必；門地非稱，近禁嚮以奚宜。適緣鳴鳳之叶占，猥辱委禽而勤請。張負之慕孺子，知不長貧；阿承之擇孔明，謂堪相配。豈特託孤之慰，實析倚玉之榮。對將命以拜嘉，撫懦衷而增感。《婚禮新編》卷四之五。

答婚書 四

冠冕同朝，素欽才術之美；軒裳望族，遽辱婚姻之求。方屬文拘，未容賓謁。行媒荐至，不遺葑菲之微；合姓見盟，猥辱縑緇之重。維茲弱女，行且初笄，僅知保傅之嚴，未諭蘋蘩之重。某官箕裘志業，詩書世家，早以閥閱之賞延，已列搢紳之仕籍。愧荷攀附，竊幸夤緣。雖葛藟施于條枚，疑若非對；而泉水入于淇澳，義將有行。無復異辭，允應嘉命。《婚禮新編》卷八。

全宋文卷三四四〇

孫 覲 二三

與胡己茂左司書

某蒙恩守和，填見闕，蓋是朝廷寬宥不深罪之意。和州已遣到遠接，遂自臨淮舍舟出陸，山行三百里至滁之全椒。而交代趙子紘方移文遣書來，說韓子蒼雖替渠赴闕，而子蒼以除君不來；某所受見闕敕，蓋朝廷契勘之誤，實礙條制，又別無省劄遵守。甚可駭然。渠早諭以此意，某且乘舟過真揚，申明待報，亦不晚耳。始云遷入行衙，治舟楫，汎治州廨見處，而候吏亦來，遂棄舟赴官，去郡九十里間方却。某嘗移一文曉之，殊無意也。念朝廷付以郡寄，方見吏民，若屑屑以口舌計較，不唯無益，而觀聽不佳矣，遂不敢入境。却欲退就舟楫，業已棄去，不可復得。今無故拘囚異縣，暑中種種非便，進退惟谷，行且狼狽。切己茂便爲催一省劄，令子紘遵依已降敕交割。不然，三十口漂流無歸，可慮也。某疏拙，豈堪治郡？案已遂隨逐接人來〔二〕。值此意外之撓，今專遣兩介，去候回降。

己茂且爲佩弦辨之，大旱望雲，未足以喻其急也。省劄封付回介爲望。頓郊寺〔二〕，又得吏部符，坐聖旨「監司守臣在京，日下出門；在外，疾速之任」。及被敕填見闕，亦嘗慮子蒼不赴代者有辭，而知事者皆謂子紘固已被受赴闕指揮，不問已未交割，朝廷自合見闕行使。如譚彥成守婺，呂灝未辭而還任，朝廷遂以見闕差王權替灝回。此類數人，信知子紘所謂契勘之誤非也。然既以遣人相迎，及郡境，方便文云云，見拒甚力。此宗室之態，固無奈何。但爲渠見誤，留寓異縣，無一人雅故，爲羈旅緩急之符耳。某嘗作一《謝郡官小啓》云：「固有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無何君命至門，將軍爲之不受。」又云：「謙光下燭，屈高論於借秦；興盡欲還，已退飛而過宋。」蓋述此意也，聊發千里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一〕案已遂隨逐：原作「業已逐□遂」，據《全集》卷三補改。

〔二〕頓：原闕，據右引補。

與耿伯順侍郎書

某竊謂議論之臣，凡所關說，當出於禍福之先。顧以學術空疏，言辭淺訥〔一〕，豈敢以曲突之謀感上意〔二〕！區區陳言，姑欲聖主行其所知而已。如王黼誅死，而蔡京尚偃然高卧於西洛；宣撫使童

貫等例以散官安置，而蔡攸方降獎諭之詔；張勸、衛仲達以逃棄官守盡皆除削，而餘人以蔡氏親黨，縱貸不問；行營司官吏興訛造訕，鼓倡軍士，握兵大臣戴震主之威，天子之勢漸至孤立。此皆公議沸騰，臺臣勢不得緘默。諸公惡其言狂，竟以發妄詆罪。自非侍郎爲天下公議之主，則群儉復出用事，如某者豈復有稅駕之地哉？空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二〕淺：原作「洩」，據《全集》卷二改。

〔三〕謀：原脫，據右引補。

上王參政書〔二〕

某再拜：孤外不敢數以私書勤省覽，惟是瞻仰不忘。即日，恭惟鈞候動止萬福。某數以本府防秋，所當乞於朝廷者上聞，如辟統制官趙制〔三〕、鄧根之流。溫州夏祥，戰船尤急，翹首西向，如大旱望雲，而迄今無報可之者。漢老參政云多是爲都司所格，又不知果如何？孤城塊然，十日所指，竭澤之餘，無一種之備。所謂戰艦水軍、防江人夫，僅同兒戲。無事冗食，有事散之爲盜，大率與靖康防江不甚相遠也。某蒙丞相親示手書丁寧，不可侵用茶鹽一錢。如某豈待勤曉？然稅務捕獲漏稅金銀，而榷貨務監官方通受財餉，輒敢牒務放免。稍不從便，造爲飛語，中傷官吏。朝廷爲降敕牒，有

竄嶺南之戒。凡今平江載錢舟車出入諸門，皆稱榷貨務錢無敢誰何者。而稅務虧折，月四之一矣。州郡生財之路既爲狡吏雄據，萬一缺乏，必至用朝廷錢無疑也。宣撫處置司縱遣戍卒來還〔三〕，劄下本府收管，而陳統制者發卒收捕，白梃紛然，直入里閭，蔑視守帥，如入無人之境，恣橫如此。朝廷名捕罪人，亦須下所屬追逮，而軍前輒遣吏卒入它郡追取逃亡，不經官司，圍捕毆打，閭巷驚呼，白晝闔戶：此大亂之漸也。又況本非逃卒，宣撫司既縱之，統制官又捕之，州郡無所適從，而不免分析。此非朝廷不知本末，顧以人微望輕，舉動輒值墻屋，誣謗紛紛，救過不暇，尚何能於度外有所爲，以副朝廷任使之意？參政爲開陳，與一宮祠，避賢者路。丘山之惠，不忘也。干冒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二。

〔一〕王：原作「三」，據《全集》卷三改。

〔二〕制：右引改作「俊」。

〔三〕來：原作「求」，據右引改。

代人投贄書

嘗謂天下之士，達而在上爲公卿，窮而在下爲匹夫。皆原於一，無二道。故爲令尹而三仕也，進而居朝廷之上；爲士師而三黜也，退而居山林之下。儻來適去，何足置欣戚輕重於其心！而世之即其

見於外者，以夫達者爲公卿之貴，窮者爲匹夫之賤，是烏睹夫富貴貧賤之正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雖繫馬千駟不加焉；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雖簞食豆羹不憚焉。所欲乎富貴者，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則富貴之樂有所不辭，周公是也；所惡乎貧賤者，非惡乎貧賤之辱也，身屯道蹇，而事業不著於天下，則貧賤之辱有所不屑，孔子是也。達而爲周公，聖人也；窮而爲孔子，亦聖人也。是富貴貧賤之正也。後之人見道不明，汨亂其心於外物，而無所得於中，故貧賤、富貴析於兩塗。王公大人志得意滿，習爲高岸之節，而視匹夫之賤如泥塗草芥，望望然去之，而視不顧也。一介之士，藜藿布褐之不充，而狃於饑寒窮困之所摧折，而視公卿之貴，望其門如梯天航海，十步九躓，蓄縮而不敢進也。上下之交，貴賤之勢，判然如霄壤之異。其貌雖恭而情不在焉，言雖及而意不通焉。是古之人有韓子者，以爲王公大人不可以爲貧賤之士居其下風。雖其後大其聲名，以久其傳，而世之君子卒莫信之，可悲也已！恭惟某官盛德高行，廊廟之具。今以千乘之尊分天子憂，爲東諸侯，固已踐富貴之塗，而進居公卿之位。某也讀書屬文垂四十年，兩登鄉大夫之書，六試於禮部，而一無所就，朝廷視之巫醫卜祝。捐一官以乞之，訖無尺寸之柄，效薄技於縉紳之後，以負貧且賤焉之恥。今也踽踽焉，不量其身之賤，而遽至於執事之庭，亦視執事高情大度，視富貴不爲之多，遇貧賤不爲之少，遂將輕身以先於匹夫而予之進。如某者，豈其人耶？請自隗始。《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二。

謝丞相乞換小郡啓

時除平江。

某啓：遭時多故，數蹈危幾。靖康伏闕之初，冒居言路；建炎置相之日，乞補外官。去國未幾，彈章薦至。厚誣若此，一死何逃？卒蒙全護之恩，得免羅織之枉。比叨收召，趣近清光，一洗謗讒，悉還舊物。脫縲紲之辱，復齒搢紳；遠魑魅之群，再瞻天日。其爲榮願，實過初心。重念某得罪以來，屢遭非意。部使者詐稱聖旨，檄州縣拘囚而待命，稽察嚴苛，過於大辟。怨家指爲姦細，嗾盜入室以行劫，傾困倒廩，遂致一空。婦子流離，兄弟逃散，飢寒疾病，滿室呻吟。殆此叨恩，始存餘息。稽違詔命，不即造朝。顧惟孤外之蹤，倍費生成之力。升華延閣，均佚价藩。雖區區小忠，莫知自竭；而惓惓私義，得遂便安。仰恃鴻鈞，俯終大惠。畀以綿力易勝之任，憐其早衰無用之身，庶能禁戢姦賊，布宣詔令。上廣君相好生之德，下綏閭里疲瘵之氓。假以歲時，獲裨塵露。不辱今日知己之託，永堅異時報德之心。《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陳參政啓

某啓：棲遲散地，久從鹿豕之遊；供奉內朝，復造鴈鴻之列。饗恩過望，念德知歸。伏念某日來

無多，衰相盡見。鑑井而跼蹐自笑，倚門而骯髒可憐。鄴侯三萬軸之書，束之高閣；甫里五百弓之地，棄爲閒田。空有此生，所欠一死。敢覬大鈞之播，未忘故劍之求。丁令威化鶴，千歲而歸；藺相如懷璧，萬里而至。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參政登踐政途，承輔樞極，矜收遺佚，惠保窮途。激水西江，振網罟暴鯁之急；搏風北海，縱樊籠鍛翮之飛。一洗焦枯，鈞被優渥。自嗟晚遇，方有幸一日之知；奚假先游，已不在衆人之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〇。

謝蔣參政啓

卧白板之扉，方狙齧雪抱冰之態；捧紫泥之詔，忽睹珠連璧合之光。吹生寒谷之中，起廢窮閭之下。饗榮過矣，拜貺恍然。伏念某碌碌初無它技，據非其地，十手所指，任過其量，一跌而顛。始倉黃有搏頰之驚，卒感悔追折肱之謬。以爲跋前疐後而無所措，孰若高飛遠走以自求全？庶幾得同無用之樗，夫何更類不鳴之雁？驥垂耳車下，駕鹽之厄固不辭；龜曳尾塗中，灼骨之災猶未免。賴一世公議之主，題多士人品之評。始援之內溝踐蹋之餘，終畀以持橐邃嚴之直。叨逾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參政體至公而秉鈞，執大中而建極。酸咸異嗜，調衆味於鼎鼐之和；妍醜萬殊，播一陶於鑪錘之造。佇揚廷號，亟正台司。俾獲蒙休，以至卒齒。短衣掩脛，遂寄此生於麋鹿之群；長劍拄頤，莫望雄姿於麒麟之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試中宏辭謝主司啓

列棘程書，自愧北方之學；乘槎問漢，仰窺東壁之光。被寵若驚，過情而懼。竊以堯、舜、文王爲正道，萬物所共由；詩、書、執禮皆雅言，衆人固不識。篤生先覺，丕闡斯文，用爽厥師，同歸於治。洋洋《關雎》之亂，敷聞廣樂之音；渾渾虞、夏之書，大破專門之學。黎民於變，比屋可封。學圃學農，盡棄小人之事；逃楊逃墨，一歸君子之儒。晞顏之人者，亦顏之徒；誦堯之言者，行堯之行。歷觀上世育材之盛，未有今日得士之多。自非粲然有文，孰能出乎其類？如某者，樸櫟不足數，濩落無所容。智昧適時，豈栖栖而爲佞？學知是古，但斷斷以無他。方大道之顯行，偕群英而樂育。薄采泮宮之芹藻，備嘗太學之齋鹽。屈首一經，屢鼓齊門之瑟；折腰五斗，遂彈秦柱之冠。坐席未溫，茹荼遘愍；祥琴在御，新穀再升。念將母之不遑，欲懷安而未可。聊作代耕之念，初無干祿之心。會公車之興眈，揭詞科而試藝。方奉三無私之世，實犯五不韙之誅。率爾而行，雖萬人吾往矣；卒然而問，叩兩端而竭焉。寸陰不留，長技盡廢。周庭合雅，曹、鄒而下無譏；魯史編書，游、夏之辭莫措。豈謂曲成之賜，不遺千慮之愚。揚糝在前，積薪居上。肆頒詔綍，褒進書林。秉太一之青藜，對古人之黃卷。拂蟬辨蠹，初無從事之勞；畫地復墁，真負食功之意。叨蒙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斯道覺民，嘉謀告后。德業萬夫之望，文章百世之師。至大至剛，雅有回天之力；多材多

藝，已聞賚弼之祥。欣逢君子長育人材之時，無復大臣遺忘微賤之歎。致茲庸妄，亦預甄升。德大難酬，人微曷稱！懷鉛抱槧，已參蓬萊藏室之游；檢玉泥金，或議泰山梁父之事。誓殫微效，用答鴻私。《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

謝劉樞密啓

岸東路之巾，已編民版；著西清之籍，復冒恩綸。忽驚羅爵之門，遂作瞻烏之屋。休光普照，莫景增華。伏念某一生困讒，半世犯難。鳥黏竊而莫之勝脫，鼠失竇而更欲何逃？始悟涉世途之艱，固應有人道之患。孰如謝事，茲謂乞身？惟雞在籠柵之中，固游魂於湯火；雖鹿走山林之上，猶繫命於庖厨。卒蒙悼繆繼之非，遂復免溝坑之辱。人求雖舊，命出惟新。茲蓋伏遇某官徧愛之心其有容，觀過之仁不求備。日月之食皆見，固難掩於衆觀；圭璧之玷可磨，終未損於一眚。俾仍舊貫，復齒周行。自憐衰謝之餘，莫稱鴻龐之施。共知沒齒，報德無期；便恐蓋棺，齎恨而去。《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中書侍郎啓 時知平江。

三命滋恭，俯遂扣閭之請；一麾出守，誤叨持橐之聯。恭惟某官直諒而多聞，弘毅而任重。智出萬夫之傑，解十二牛而游刃有餘；學推四海之宗，草三千牘而奏篇稱善。佇膺詔獎，歸覲清光。某以流離衰病之餘，荷推挽矜從之意。掃晨門而望齊相，大慰夙心；避正堂以舍蓋公，庶聞治道。《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給事黃舍人啓

榮悴殊途〔一〕，寒溫未接。趣舍一致，道義相先。率爾自言，斐然有作。恃高明之俯照，庶悃悞之粗申。某聞葉公好龍而圖其形，燕國市駿而藏其骨。一念所向，群以自隨。以衰殘老退之身，尚容起廢；則碩大光明之傑，宜赴詳延。封雍齒雖非所先，侯趙人而說者衆。未可棄也，姑使橫來；固有待焉，盍從隗始。夫何僥倖，有此遭逢！茲蓋伏遇某官登踐禁塗，挺身獨立。大開賢路，連茹同升。吹之噓之使在前，援之掖之俾居上。壯心空在，固知矍鑠據鞍之難；膂力已愆，豈免偃息在牀之刺？叨榮不次，報德無期。顧揣分而靡皇，祇臨文而自愧。《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二〕途：原作「科」，據《全集》卷八改。

謝侍講梁舍人啓

病枕呻吟，方狙齧雪抱冰之態；恩綸煥爛，忽眩捫參歷井之高。內省闕然，叨逾甚矣。伏念某頽齡向盡，膂力莫陳。懸刺史之車，已入勞薪之用；脫上方之舄，猶存敗革之餘。尚玷臺評，復書罪籍。隆恩起廢，大手垂褒。十行燦五星之光，一諾過百金之重。雖知非志，賴孔子之言；寧免愧辭，辱中郎之業。退惟僥冒，厥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英明閒世之豪，魁壘群倫之表；毫端有排鼻之力，句法追弔屈之奇。豈惟晚途衰謝之蹤，亦預斯文品題之數。光芒一照，朽枿增華。注《爾雅》而蟲魚無不錄之遺，修丹經而雞犬有同升之望。其爲感著，難盡敷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國史洪舍人啓

溢言借譽，賜札疏榮。白髮光陰，不堪把玩；青雲歧路，尚許追參。竊以人各有心，同牀弗察；生不並世，舉頸相望。故南北海極風馬之遼，而東西山有洛鍾之應。伏念某距門牆二千里，伏田里三十年。初無半面之新，猥玷一言之重。方起此生，未識魯山之歎；忽有今日，得御李君之榮。凡此夤

緣，實出僥倖。茲蓋伏遇某官名鳳閣鸞臺之彥，紬石室金匱之書。鋪張大典而資筆削之公，蒐攬闕文以定褒貶之實。若曰下茂陵求遺藁於身後，孰如訪濟南誦逸書於生前？乃俾耄期，亦承人乏。無能爲也，豈堪備黃閣老之詢；或有取焉，庶幾感白頭翁之夢。《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全宋文卷三四四一

孫 覲 二四

謝左史胡舍人啓

綸閣發號，爛五花判之光；蓬戶生輝，眩九芝塗之妙。恩言有溢，覲面無容。伏念某薄命遭回，半生潦倒。乞骸去國，已返丘園；屏跡卧家，不入廟市。云何言者，猶未舍旃。飄瓦中人，固無擇焉；强弩射市，自不免耳。重惟奇蹇，不敢怨尤。茲蓋伏遇某官供奉殿坳，記言柱下。上心攸注，人望益隆。矜收困窮，惠保惇獨。彼探氈而去，殆非意相干；更得驗而歸，又大過所望。豈圖流落，未遂棄捐。俾及殘年，復膺大貺。惟拳拳一意，但有知歸；而區區空言，可能論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張察院啓

峨豸冠而朝，霜威肅若；卧牛衣而泣，生意油然。誰云觸邪指佞之官，是亦藏疾納汙之地？自驚老去，有幸欣逢。伏念某時一逝而不再來，身已老而無復壯。龍吟虎嘯，頰舌之感何爲？鳳翥鸞騰，背腹之毛奚數？宿心變化，末路漂零。會上聖先四窮之民，而群公尚三尊之齒。賜一級高年之爵，已冒隆名；聯兩禁近侍之班，更踰素望。退惟僥倖，厥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制行有常，推心從恕。餘波溢我，蒸朽腐而出菌芝；仁聲入人，斲焦枯而中律呂。迨茲甄叙，實自抽揚。方月明星稀之時，幸一枝之有託；而歲暮日斜之後，悼來日之無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李察院啓

枵然無用，自不與世相當；耄矣何爲，遂致爲臣而去。曷云衰朽，尚辱矜收！念某憂患銷磨，齒髮變化。素心已盡，餘端猶存。汎汎浮河之木任所之，漂漂從風之纜無所泊。閒入父老雞豚之社，亦穿兒童鵝鴨之群。於是解三組以歸歟，所願首一丘而止矣。不圖恩紀，更濫褒延。茲蓋伏遇某官正色立朝，百寮瞻聳。奮髯抵几，群吏驚趨。視淵中之魚而洋洋自如，哀轅下之駒而纍纍可念。雖據獬豸

觸邪之地，實有菁莪樂育之仁。殆膺起廢之誤恩，蓋出包荒之大賜。繫高明卓爾，自知無因至前；而臭味同然，固已陰受其賜。《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徐察院啓

柏臺雄峻，糾正官邪。綸省清深，典司誥命。比叨逾於褒復，實蒙賴於矜容。伏念某孤根震蕩之餘，莫景凋殘之後。槁項黃馘，真一禿翁；附贅餘疣，爲此長物。久已掃迹於世途之外，豈復貪榮於朝路之間！更六世恍若夢然，視一身直如寄耳。挂衣冠而逝矣，固已踐二宜去之言；得輦帶而褫之，可以見三無愠之色。敢圖存紀，尚辱甄收。茲蓋伏遇某官言出爲世論之宗，行成爲人群之表。馴鰐魚之暴而驅之海上，扣蝮蛇之脊而有之榛中。收片善而矜不能，錄寸長而護其短。殆茲詔獎，出自言揚。望金谷之塵，固應亟拜；訪玉井之路，莫遂高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陳諫議啓

歸卧故林，已收朝蹟；升華廣內，尚玷邇聯。拜賜若驚，循涯有溢。伏念某被四朝軒裳之寵，冒三老爵齒之榮。太白配殘月於晨雞曉鼓之時，孤鶩伴落霞於秋江莫天之外。語諄諄而耄矣，氣奄奄而

索然。豈復問甲子，疑絳老之年；但有教拜起，黜齊儒之緩。茲蓋伏遇某官歎馬齒之老，悼鴻恩之疏。魏其侯退朝，嘗召禿翁同一車而共載；大將軍用事，尚容老嫗挾兩吏而扶行。乃眷餘生，未爲棄物。但無由快睹，望玉筍之班；猶及見登庸，定金甌之卜。《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周尚書啓

歸田八年，去國二紀。彈文未厭，削跡靡容。聖朝興垂老之哀，世論有傷讒之刺。不尚毫及，更冒恩嘉。內省欲然，知有自矣。某聞朝廷貴老，養之五學；鄉黨尚齒，號曰三尊。薦以蒲輪，扶之鳩杖。以公子之少俠而跪履圯下，以廷尉之宿貴而結襪廷中。殆夫衰世之陵夷，寧復古人之彷彿！勞薪無用，拱木何知？詎有故舊不遺之仁，盍是老物可憎之數？況如某者，又何算焉！茲蓋伏遇某官一代名儒，四朝耆德。炎涼百變，固已揚東海之塵；丹素相訾，獨不改南山之色。比叨甄叙，實出提携。彼范睢一飯之德尚未忘，而季子百金之諾其何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何內翰啓

悼東隅於失路之初，固應自屏；仰北斗於盛名之下，徒竦遐瞻。竊有意於求通，亦何嫌於自獻。

伏念某比奉璽書之寵，獲辭軒冕之榮，初不爲笠澤鱸蓴之思，亦非緣蕙帳猿鶴之怨。老加耄及，理合罷休。殆此歸歟，固已晚矣。敢謂退飛之鵬，尚聯前列之龜。茲蓋伏遇某官由夫子之忠恕，以推厚下之仁；蘊賢人之久大，以裨佐王之業。屬時多事，正群臣捐軀殉國之時；加惠窮途，容一老擇地謀身之計。曲借揄揚之助，榮疏貴胄之恩。拜貺以還，過願之始。念無復陪諸儒之後，扈清蹕於豹尾之中；或尚能從三老之游，賡長謠於牛角之上。其爲欣荷，曷可勝陳！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從官啓

歷下踐更，方屏居而待次；淮堧出守，遂承乏以疏恩。祇服寵榮，載深慙懼。伏念某性資底滯，門系單微。早由諸生，寢閱煩使。濫卿聯之入長，叨郡寄之外遷。曾罔事功，徒殫智力。頃因滿秩，偶僑寄於乘承；誰謂懷章，即之官而拜命。況右淮之名郡，最東楚之奧區。風俗庶煩，壤地綿闊。上游控引，本舟車輻湊之衝；會府襟連，屬警蹕時巡之近。豈期付委，猥及妄庸。茲蓋伏遇某官盛德推賢，深恩報國。赫奕巖廊之望，翱翔荷橐之光。惟葑菲之兼收，蒙齒牙之借譽。曲軫門闌之舊物，一加根柢之先容。致此踰涯，靖緣推轂。誓自強於夙夜，庶有補於毫分。感愧之深，諭言莫既。

《鴻慶居

士集補遺》卷三。

回通判韋朝散啓

奉詔趣還，正衰晚卧疴之日；抗章避寵，叨便藩均佚之恩。恭惟某官明習憲章，通達國體。千里之驥足，尚淹伏櫪；九霄之鵬翮，行遂培風。不圖起廢之蹤，居有借明之助。多多益辦，方觀游刃之餘；碌碌無奇，豈恨伐柯之遠？《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答喻子才提舉啓

自惟湖海六世之遺，亦是門牆十年之舊。雖草木之臭味，一族吾無閒然；而龍猪之頭角，異閭區以別矣。恭惟提舉郎中英麗銅池，九莖之秀；清明玉井，十丈之華。名高千佛經，材堪萬乘器。著鞭上青雲之路，正鴻鵠高飛之時；函書下白板之扉，挺松柏後凋之操。抗論奮蛟蛇之蟄，摘辭落雲夢之藏。滄滄涼涼，渙若折醞；泄泄融融，穆如解慍。陳義高矣，一諾借重增蓬華之光〔一〕；拜貺欣然，十襲秘藏爲巾箱之寶。其爲欣抃，罔罄頌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一〕諾：原缺，據《全集》卷一一補。

答王伯周啓

歸首故丘，雖鄰不覲；追參俊軌，厥路無繇。猥勤僮騎之臨，榮賁函書之辱。高情超詣，非寒溫汎愛之詞；健論抑揚，有憤悱起予之歎。恭惟某官魯門儒士，楚國卿材。奮迅一鳴，四挾鸚書之薦；躊躇十上，猶淹鸞棘之棲。蓋百夫魁奇絕異之資，實萬乘輪囷晚成之器。闊蹶未展昂霄之步，卑飛近同控地之游。繫龍山落帽之風，固應小異；而剡溪汎舟之雪，式佇前瞻。《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謝單侍御啓

一壑淵深，恩容佚老；九闔地禁，詔使通班。自驚三禡之餘，忽際千齡之會。叨榮不次，拊已知慙。伏念某瓜葛聯婣，枌榆同社。阻修塗二百里，投散地三十年。但活寸鱗於斗水之栖，莫望輸翮於赤霄之路。比塵白簡，遂挂丹書。側聆軫內溝藉躡之傷，又加畀推轂游揚之助。孰云按劍於道，無因至前？可謂得金於山，不求自獲。退惟僥冒，彌切驚惶。茲蓋伏遇某官屹立班心，示百辟儀刑之表；主張善類，爲一時人物之宗。履道而執厥中，誠身而帥以正。雖坐正衙彈劾之地，實存人材樂育之心。乃眷衰蹤，未爲棄物。惟大君子施仁而無間，復何言哉！而愚不肖念德以知歸，固有在矣。《鴻

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回劉守賀正啓

登重門之管，藹葦索以布新；盍四坐之簪，頌椒盤而薦祝。恭惟某官楸君子可行之德，敷賢人久大之資。履交泰之期，應彙征之吉。一元復始，三壽朋來。班北塞防秋之師，已寢錢穀甲兵之間；命西疇行春之駕，共聞鐘鼓管籥之音。斗城之氣佳哉，棠舍之陰沃若。逢辰有俶，受祉宜多。坐使民風，同享春臺之樂；行歸帝所，旋趨夜席之前。《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回兩倅賀正啓

太史序年，正王布法，實大寢居青陽之月，正閭闔開黃道之辰。恭惟某官茂介春祺，光膺帝賚。方天下之籲俊，宜雲翮之離潛。分庭燎之光，尚愁寂鴈行之斷；燕朋簪之蓋，寧飄零柏酒之悲。屬茲編籍於農圃之中，莫獲奉觴於賓從之末。誨存俯逮，衰老奚堪！已見王春遠度玉墀之上，更觀卿月高升金掌之間。其爲欣幸，占頌難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婚書大啓

某啓：言念桑柘連陰，未覺往來之阻；門牆在望，素欽敦睦之修。顧攀附之匪當，賴眷憐而敢爾。某人持身謹甚，蹈白圭三復之言。伏承某人爲德靜然，具彤管踟蹰之美。願言託庇，實藉宜家。雖《泉水》有行，六義備陳於常道；而《秦風》出贅，一時蓋合於權宜。輒罄微忱，竚聆嘉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三。

上呂丞相帖 一

某待罪臨安，日佇前驅，迎拜車下。承以趣召，便道造朝。望金節於一江之阻，不敢造請。負罪投閒，去門牆益遠矣，而區區之心，無日不東向而望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上呂丞相帖 二

伏自明受伏闕之亂，磔姦凶之巨惡；逮建康移蹕之後，誅跋扈之梟雄。中興元功，與宋無極。偃

蕃未幾，當守益思。逮此登庸，中外交慶，所冀增畏鼎衽，輔安神明。卒功名以慰蒼生之僣望，躬明哲以追赤松之高躅〔二〕，則天下幸甚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高：原缺，據《全集》卷三七補。

上呂丞相帖 三

向來維揚參陪法從之末，蒙顧已厚。未幾，相公延登宰路，豈非小人彈冠自效之時？屬已得罪樞省，不安厥官，遂請補外。論者交擊之，至於三四，凡相公陶鑄延閣之寵，藩翰之寄，一時鏤褫而盡。誤恩起廢，再塵督府，咎深謫滿，薦致人言。又蒙曲折全護之恩，全璧而還。天地之鑪，曲私一物，殆有昔之因也。感藏心膂，筆舌豈易具陳！麻制下郡國，方與闔府吏士交慶，退而占詞贊喜。屬投閒之命已下，亟解印綬，竄伏田里，至是，方得占叙萬一。言狂意拙，所謂食芹暴背之意。一讀而後置之，幸甚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上呂丞相帖 四

乘輿久駐會稽，頗類懷安，無復四方之志矣。意謂必有興王之臣，如舅犯之流謀載晉公子於桑下者。於是葺治州廨，以待北轅之漸。湖上廢寺十數區，爲兩大刹於城中，以備官府之用。士大夫不亮此心，頗以營造爲謗。故種種禍諱，而不克成，以至罷去。相公登庸，首建此議。果如區區所望於門下，實社稷之大慶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上呂丞相帖 五

臨安戎馬之後，以某承乏，又當春夏青黃不接之時。月用軍糧九千斛，而一斗之直，爲錢一千一百，糴買於湖、秀境上。湖、秀非所部，必用見錢實直，故軍儲之費，月爲錢十萬緡，又有供大使司二萬二千五百緡。前知州侍其傳一云侍其數。創立繆利號（一），旬設與官廩，給過往、批請之屬，又四萬餘緡。某待罪八月餘，百姓不輸一錢，九縣不任其責。專治酒稅，檢責群偷，遂不乏事。比以罪去，尚有錢十萬餘緡，絹二萬匹，米二萬餘斛。漕司起發過半，然群怨造謗，則至今未已也，況督責酒稅，供億州郡！某在吏部時，相公所指蹤也，能行周公之言於今日者，某一入而已。風俗之壞，以

斂於百姓者爲是，以取諸群偷者爲非。必欲一變弊俗，少紓疲瘵之苦者，非相公其又誰望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傳：原作「傳」，據《乾道臨安志》卷三改。

上呂丞相帖 六

建炎之初，言者附會，誣以僞官，從置湖外。今樞長張德遠在臺端時，因論李相，首爲辨雪，蒙恩以中書舍人召還。時相公在版曹所親見也。若不受官爵而立於楚朝，比比皆是。而某自虜營縱還至太后垂簾，杜門辭病不出。上即位於南京，被主押圭寶，然後即日造朝辭謝，徑趨行在，士大夫戶知如林。適卧病，遂脫苗、劉之變，而被龍閣之寵。某未嘗立楚庭一日，而獨得罪於公朝，時相公未之知耳。異論紛然，立排衆怒，舍劇就閒，保全而去。相公之賜已大矣，尚復敢諝諝以塵省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上呂丞相帖 七

建炎之初，今上即位，時充押圭寶使，而李擢爲副。方第賞，而李相當國，便以罪去，至今未曾

推恩。某竊欲具劄子冒浼，如范相、謝參皆同時奉使，已被任子之賞。如可以援例，上扣鈞造，爲私門之寵，當俟進退之命，乃敢剡發。干冒威重，汗流至踵。此呂相即頤浩，時余知臨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一

伏自執事參秉國鈞，凡絲粟毫髮之才，皆蒙收用。如某門墻舊物，當自鑪錘中受賜一人之數，而獎用過當，非意所及。勤誨飭恩，言慰藉勉以告官。即日航湖，襆被而行。尚欲策磨朽鈍，以效一割之用，而小力任重，不可負荷，必至顛殞，以孤任使。《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二

時事多故，更用大吏，視之殆不如棋也。參政自結主知，進登三事，倚注之重，度越諸公，靖康以還，一人而已。側聞淮寇衆散而歸，宗社再安。鼎司虛位，當屬元勳。即聽非常之聞，以慰天下之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三

某愚暗自用，屢觸咎怨，投閒置散，乃分之宜。參政念一夫不獲之辜，必欲滌除瑕垢，復齒於縉紳。嚴詔初下，亟上免奏。率意之所欲言，止欲感動上聽，而言狂意拙，不悅己者又復醞釀，以獲大罪。以參政秉造物之權，噓枯吹生，而某頭方命簿，動輒得咎，莫如解去，全璧而歸。區區之心，方俟朝夕。投誠上拜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四

臨安自經戎馬之後，四方帥臣送故迎新之外，更無一事修舉。欲一一條具，必涉論說短長之咎。參政聰明，坐照萬里，如此邑一水之隔，固不待言。輒具一二劄目，上塵鈞覽。如義矜施行，雖頓挫之餘已無可觀，而督責官吏措遠利入，少紓民力，尚可以效。南向稽首，以俟報可之音。《鴻慶居士集

與張全貞參政帖 五

杭人日來稍稍葺治故地，還復舊業，商旅比亦大集。若不於此時修酒稅等增廣利入，則百孔千瘡，何時而復？所以干借權貨務錢，乞以一年爲限還朝廷。僭易死罪。然權貨一日之所入，可以紓一州九縣數十萬家誅求之害，惠而不費。恭惟參政留神而聽許之，幸甚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張全貞參政帖 六

某衰晚，目力昏眩，躬裁書致區區占謝之意。而筆縱字大，又恐得疏慢之罪。敢少乞矜恤，不勝荷幸。《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全宋文卷三四四二

孫 覲 二五

與刑部胡已茂尚書帖 一

南都別去，俯仰五六年，人非鬼責，萃於一身。如被壞絮坐棘圍，跋扈不可措手。自吳門抵罪，始超然解脫而去。不謂誤恩，復畀郡寄。於一方殘壞之餘，疾顛必在早晚，固無可疑，而失職敗事，重孤寄委，此爲可恨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刑部胡已茂尚書帖 二

臨安遂爲行在，北門冠蓋紛紛，而以疏慵當十目所指之地。始欲懲艾往謬，含糊模棱，趣了目前，以免怨咎，而衆弊如毛，不可坐視。駸駸技癢，又欲妄動，以蹈覆轍。不如其已少定，欲理前

請，投閒而歸。恃眷恤可以曲折爲地者，冀一言之重爲之先。《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擢德升給事帖 一

別去累年，區區之情，無日不在左右。向聞召歸，跂佇車馬之音，彌年不至。有客見過，因叩問起居狀，審已造朝，慰喜殆欲起舞也。暑溽，伏惟台候萬福！坐拘官簿，未有接待之期，所冀謙厚自持，以需大用。《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擢德升給事帖 二

某自靖康以還，更六七大變，去死一髮耳。偶以罪斥，便脫吳門之禍。島居翛然，毀去衣冠，榮利之心灰矣。忽奉詔守杭，懇免無所不至，又恐以逋慢獲罪，遂黽勉造官。獨念德升健決，非餘子所及，屢召不至，未嘗不拊髀太息。比聞公亦來，想慰虛佇。然俗日益壞，士大夫詆誹君父，譏罵大臣，相師成風，朝廷卑矣。意必有救之之術，實有望於左右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惠彥達帖 一

去秋一再接奉，殊慰。別去，便欲上狀，習懶，徒有此心而已。愧負不可言也。寒暄未定，恭惟動止萬福！蒙恩守杭，懇辭不獲，而詔旨趣之官甚急，因黽勉就道，別圖去就。所冀得從杖履於田間，區區之願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惠彥達帖 二

龜潭已選日。屬聞江上汹汹，遂議至中春，期至有餘杭之命。雖迫於嚴詔不敢固辭，然造官必申前請，已戒舍弟及委一二親舊率道淵治地擇日，以畢襄事矣。向卜穴時，見公似有所懷而未盡言，方欲臨時請叩，今遂不果。它日襄奉，尚恐去就有所制，不獲臨視，須令舍弟輩往見，望一言指示也。某登舟草草，不欲盡言者，朝夕別馳布，何如？錢塘幹委，不外示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惠彥達帖 三

龜潭日發於夢想，坐拘官簿，不得往詣。辱書，喜聞興居爲慰。大暑，恭惟動止萬福！大盜入境，殘壞數邑。調發之初，而令姪訪別，草草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惠彥達帖 四

去冬以江上汹汹，遂改葬期於中春，不謂守杭又中畫〔一〕。某已謀請閒而盜作，又須小定，方收入文字，期以秋夏之交解去，即從杖履。初議只令舍弟了此事，然尚有所懷，欲求教於左右，須躬詣門下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一〕守杭：原缺，據《全集》卷三七補。

與李樞密帖 一

伏自樞密還貳兵府，不敢恃雅故，通書於下執事。重蒙謙尊，不忘窮陋，貶賜誨飭。開讀恍然，以榮爲懼。方俟造官，具啓事占謝，而私義有不獲已者，遂復控免。側聽逾旬，咸不至〔二〕，至是始得展布腹心。不敏，尚冀鑑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咸：原作「感□」，據《全集》卷三七改。

與李樞密帖 二〔二〕

自念平生居心不靜，喜事妄作，屢致憎怨。斷自今日，臨見吏民之後，含糊模稜，趨了目前，改舊圖新，以免悔咎。夫何官吏之冗食者、軍兵之待哺者數千輩，無錢無糧，其勢有以相及。而一府財用之所出，悉廢於慢吏，敗壞略盡。不忍坐視，駸駸技癢，又欲妄動以召衆怒。進退惟谷，無所適從，尚冀終始有以全護之，甚幸！《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本文除末一句外，幾與前之《與李少愚樞密書》全同，疑原本爲一文。

與李樞密帖 三

張處文舍人死於謫中，無一毛頭生事，孀幼無歸，可念！今政路惟樞密與之有雅故。孀妹欲携諸幼詣尚書省投訴，庶幾廟堂哀憐，用紹興赦叙，復職名奏薦，爲它日餬口之謀。如蒙矜許，便治舟楫治行矣。俯伏俟命，伏望哀憫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秦參政會之帖 一

中間國故，異論紛然。參政犯虎狼不測之威，抗旨極言，欲存趙祀，遂至流播。小人感念忠義，未嘗一日而去心。而南北之限，恍如隔世。正面孤遠〔一〕，復託大庇於鑪錘之中。區區榮感之懷，咫尺之言，何由占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一〕面：原缺，據《全集》卷三七補。

與秦參政會之帖 二二

伏審參政以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於蠻貊。盡室航海，復還中州。中外聳聞，感涕交下。漢蘇子卿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子美麻鞋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仗大義於強胡劫質之中，盡得虜情於二江敗衄之後。膺受帝賚，恢復中興，進登廟堂，參秉大政。歷數載籍，惟公一人。第以門牆舊物，不獲贊喜於賀客之後，此爲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本文「伏審」至「參秉大政」，與前之《上秦參政啓》同，疑原本爲一文。

與秦參政會之帖 三

辭奉，俯仰五年，崎嶇兵亂，何所不有？前歲抵罪，遂脫吳門之禍。用心對病爲藥，止願減影掃迹於人間，以盡餘年。不圖恩憐，尚辱存記，還復侍從，出殿大邦；而志節衰落，無復榮望。區區此心，當俟它日投誠上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參政帖 一

某頃者一再接侍之後，便抵罪去官，竄伏田野。側聞執事自中司超進樞庭，不敢率然具記贊左右之喜。孤遠流落，尚軫記念。不復避姦借之誅，輒布腹心於下執事。臨事以愧以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參政帖 二

恭惟盛德之後，官簿應在諸公之右。自膺大用，夷夏竦然。聞淮甸流寇逡巡引去，精神折衝，追配前列，天下幸甚！某衰病，已不堪爲世用，朝夕歸老田間。尚及見槐鼎之拜，以慰士大夫之望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參政帖 三

蒙恩復還侍從，擢領大邦。以疏拙不堪優寄之重，亦再具懇辭，而衰懦又畏程督之嚴，不敢家居。

待命，即日襍被奔走造官。灰燼之餘，丘墟如故，必欲痛整齊之，則百孔千瘡不可措手。不然，又無以稱塞使令之意。徬徨踟蹰，殆如芒刺之在背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待制帖 一

過都一望履絢，禮遇益厚，而以恩恩就別，不獲奉周旋爲恨。日俟召歸，郊見之時，以盡積愆。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與胡待制帖 二

伏審寵還外制，未敢爲門下慶。聖主圖舊，示大用之權輿；黃閣紫樞，自此超進。區區慰喜，非朋友之私也。迫於嚴詔，襍被造官，疏庸拙於用大，已再具奏控免。所冀聖主哀憐，放還田里之間，以遂魚鳥之性，私心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待制帖 三

武林戎馬蹂踐之後，但有賈豎數百區，皆結茅竹爲之。官寺府庫，鞠爲草莽。新使君坐三閒馬遞鋪屋臨見吏民，所謂湖山百年壯觀之盛，當於南柯之夢中以求之耳。亦聊發一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思道大卿帖 一

南來某人送示所賜誨飭，喜聞亂後奉太夫人安穩無恙，即具書贊喜。比領教帖，似尚未登几案也。即日初夏向熱，伏惟台候萬福。某造官彌月，強名爲太守，而責咎如山，不可負載。賢者獨置閒散，謂何不可解也？俟當即聽非常之聞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思道大卿帖 二

錢塘十萬家之盛，一經戎馬，遂作三家村矣。滄海揚塵，高岸爲谷，皆真實語，無可疑者。比過

吳門，彌望皆丘墟，爲之出涕。古人不三宿桑下，殆爲此哉！思道高材，如朝廷且付一郡寄，必有異政。意蓋欲叫閭以達，而又思厥路無由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葛魯卿待制帖

即日溽暑，恭惟台候萬福。某守凋郡越兩月矣，日治簿書於鞭箠呻呼之間，所謂俗人趣了目前者，亦不能辦。其於向往門下，雖不去心，而一紙之書，無由時至隱几。使臨貶誨，祇訟不敏之咎，何由接待左右也。臨書不勝拳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臨安暨通判帖 一

辭去，俯仰六七年，雖崎嶇兵亂之中，不忘跂竦。辱示書，方知官居在杭，雖未獲接奉，喜聞亂後神物護持，安穩無恙，深足慰離群索居之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臨安暨通判帖 二

某衰晚，方以朝廷不復記姓名爲幸，而誤恩守藩於兵火百戰之場，未知所以報塞。同僚德配岑、范，老守僅僅爲主畫諾，則不亦可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臨安暨通判帖 三

向蒙以長牋見寵，不即占謝。薦枉誨帖，慰藉益厚，祇愧不敏。舟中遣，不敢付筆吏。草草，蒙加照。《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待制帖 一

寶鄰在望，擊柝相聞。奉咫尺之書，可朝發而夕至也。而日晷盡於將迎，目力眩於朱墨，雖寒暄無益之辭，亦不獲以時徹於隸人之聽。負愧之深，更無可以言盡。惟望矜諒，使老朽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待制帖 二

伏審復還近班，茂膺帝簡。乃眷汲長孺淮陽卧理之日〔二〕，實惟商高宗甘盤舊學之臣。宜進服於大僚，尚屈留於外服。佇膺詔獎，入近清光，區區之情，朝夕以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陽：原作「揚」，據文意改。

與胡待制帖 三

新渥入覲，示亨復之漸，故未敢率爾輕爲問賀之禮。高文見寵，豈衰病之所宜蒙？而名章俊語，溼紙猶未乾，第藏弄以爲榮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宮使侍郎帖 一

兵亂連年，不果寓狀。側聞避地華亭，復還吳興，安穩無恙，亦足以慰。某守杭彌時矣，而門墻

近在一水，拘畏無由瞻謁，臨紙不勝拳拳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宮使侍郎帖 二

向來待制臨辱，出所賜書，開讀如對緒言。方欲占謝，而令弟遽出關，因循抵此。極於愧負，尚冀念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宮使侍郎帖 三

向辱委屬以奏剡如所戒。近吏部復有所會一二事，亦即時申發。別有所幹喻，因來不外，幸甚！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提宮學士帖 一

別去一紀之餘，兵火彌滿四海。獨聞隱居無恙，而不果遣一書占叙向往之勤。示誨，益佩故人存錄之意，何翅十部之臨也。臨紙，感愧無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提宮學士帖 二

賢者宜在朝廷，何爲留滯周南？然屏居涵養益光，一鳴驚人，固當在三年之後耳。某疏拙，承乏大邦，救之無策。敗官失職之罪，可立而待也。愚拙固不知所之矣，從道宜有以開諭之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提宮學士帖 三

臺眷上下均慶。來使責報，機冗，又作子大龍圖徐意憲書，具記益草草，幸察焉。嗣音未審何日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宋發運帖 一

向來弭節江上，獲一再見，而阻闊至於今。中間亦屢聞進擢。窮居日日杜門，而又未遑展慶，惟是拳拳向往之至情，未嘗不在於門下也。側聆齋艦久駐於嘉禾境上，日俟入覲，一望使節之光萃，慰

此瞻仰之陋忱。時方溽暑，惟冀起居之萬福。某臨楮不勝拳拳之極，幸垂照。《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宋發運帖 二

兵火連年，偶脫一死。復又綰郡章，得託大庇於按臨之下，而意緒落寞，寄此身於丘墟榛莽之中，恍如在夢境也。疏拙尸祿，何所逃罪？行且自劾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宋發運帖 三

自造郡，即欲占詞致感遇之意，而又以老病廢忘，沈迷吏案中，久之不果。而問遺之使已至，發書慚汗如洗，更無一詞可以爲解者，惟冀恕亮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吳正仲內翰帖

某曩聞廷中握手之言，意在蒼雪之上。雖抗章屢請，尚違雅志，而向來佚罰輩稍見施行。自非內翰爲天下公議之主，秉持其貞者，又誰望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徐丞相帖 一

某再拜上啓：曩者道出睢陽，嘗獲一再望見，接待誨音，便蒙知遇。屬者榮躋宰路，正人登用，天下共慶，而私心尤激懽悰。廷告之次日，某以言事得罪，尚蒙全護，復畀郡符。區區空言，何以論報？聊發一二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徐丞相帖 二

某疏拙，豈堪治郡？新政之初，數罟盡除，疲氓方有生意；而三年之間，守將四易。若非少假歲月，宣布寬條，使仁政稍施，邦人未有息肩之期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徐丞相帖 三

淮壩小壘，鬪訟稀少。雖號無事，第軍興之後，帑廩一空，而州縣經費稍出法度之外者，新書一切禁戢。塊然坐視，無以爲策，日俟汰遣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全宋文卷三四四三

孫 覲 二六

與莫吏部帖 一

某罪垢，衆所鄙遠。首蒙車騎踵門，存勞甚寵，三復感著。道路流離彌時，方有息肩之地。占謝不敏。伏希亮察〔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一〕伏希亮察：原無，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補。

與莫吏部帖 二

新命登冠六卿。除書傳聞，顧以遠外，不果陪附賓客下陳，一贊左右之喜。尚冀慎疾，以需大用。《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與莫吏部帖 三

據案之初，訟牒紛然，皆數政不決之訟，而因循流弊，又性所不樂。盡索案牘置一室中，時時省閱之。吏詐民冤，如辨白黑，甚有可樂者。但塵容俗狀，已稍見於眉睫，它日復得相見，定非故吾矣〔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二〕吾：原無，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補。

與何文績右丞帖

曩者冊府望見之日，開濟之姿，下視餘子。不謂十年之淹，始至丞輔！正人登用，天下共慶。而某乃負罪去國，豈命也夫！自惟疏蠢迂陋，不可復汙朝行，而几案之才，猶堪治劇。輒恃知憐之舊，令待罪歲月，別陶冶浙中一郡寄，爲通家之寵。此區區之私意，不能無望於左右者！《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答李子建郎中帖

某罪垢，衆所鄙遠。故人不遺，將在車騎出關，別薦手誨，存勞甚寵。交態紛紛，獨見高誼，感愧不忘。即日恭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方此念舊。誤恩收召，皆自推挽。已解郡章，單舟造朝，即遂叩謁，區區面款。聖恩簡記孤遠，圖非空疏之所宜蒙〔二〕。然諸生詬逐楊諫議之後，朝廷乃以論伏闕臣僚爲祭酒，竊恐疑懼不安。怙衆生事，又非所以靖國，某非敢自爲計也。已作數劄，徧叩丞相諸公。如黃門之懇，須至上煩，又恐不即關達，只告付少常也。子建見遇獨厚，必能緩頰，以終此惠。讀竟付回祿，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圖：似當作「固」。

與王禮書元衷帖 一

向來出頓郊寺，不以罪垢鄙遠，獨蒙折簡存勞，慰藉勤懇。區區此懷，何日而忘！流竄之餘，又屬代者無解去之意。及是方領郡事，久不上記，慚負無以爲容也。疏蠢不量力之所任，觸情妄行，卒

以譴去。然一身去留，豈足深計！而群儉佚罰，鬱鬱不快，如茹物不下。去國未幾，不謂區區之論悉皆施行，固知天下固有公議之主。如不才而妨賢，徒爲尸祿，爲可罪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禮書元衷帖 二

某自攝尺寸之柄，不敢以鞭箠佐喜怒，凡十日而後有所決，又十日而吏輩欺負大半。每決一獄，則鉗口無告之民、數政不能辦者，皆鼓舞而去，甚不愧於此等也。然大宗伯方是正典禮，爲斯民徙義修慝之計，顧區區俗吏，終日省文書，察言語，較曲直於塵埃筆楚之間者，相萬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禮書元衷帖 三

伏承進超大宗伯之命，除書傳聞，歡喜一詞。正人在路，行有施設，慰僉屬也。更冀調護自厚，以需大用。《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工書朝美帖〔二〕 一

起部新命，舍劇就閒，在左右爲得矣。然方聖哲馳驚不足之時，遂欲縮手裒問〔二〕，以觀血指斲耶？某備數臺院，初無一言之合，卒以妄發抵罪。去國未幾，將相無恙，而所言皆次第施行，何耶？遠外殊不喻所以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工書：原作「二書」，據正文「起部新命」之意改。後二文同。

〔三〕裒問：文意不通，據字形文意，似當作「裒間」。

與王工書朝美帖 二

某負罪出關，過蒙遺書問勞，並致酒醴之餽，三復感藏。比決滁陽，而交代便文云云，無解去之意，遂止全椒，別聽朝命。及是方領郡事，且得具書占謝不敏，想蒙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工書朝美帖 三

歷陽小邦，素號無事。但軍興之後，帑廩一空，而州縣經費稍出法令之外者，新書一切禁止。然今所在皆然，不獨此州也。四年之間，守將五易，狡吏並緣爲姦，疲民益不堪用。卿轄見過亦厚，望賜一言，少假歲時，使布宣君相寬大之政，亦郡太守之一效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守帖 一

故歲朝路一再見，方欲叩問所寓，而公綰郡紱去矣。別去彌年，不復相問。故人不遺，尺書見寵，慰藉良厚。三復欣感，不能喻也，統祈垂亮。《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守帖 二

賢者屈居外服，而近外日邊。少府之節，朝發而夕至也。日徯來歸，得見於此。《鴻慶居士集補遺》

與王守帖 三

某空疏，待罪學省，不安厥官。驅去復還，貧病半之。方欲丐東南一麾以去，別紙期殆過矣。謹再拜，不敢當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守帖 四

別紙見屬，謹如所戒。令似嘗辱一過，明俊可喜，唐亦秀出之士也，第可置遠懷耳。某辱書，便欲占謝，使人不待報而即去，並祈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朝美侍郎帖 一

彌月不聞起居狀。訪便不獲，又缺修寓，向往而已。冬序早寒，恭惟台候萬福。如聞鄭圃生生所須皆亡有。侍郎僑寓之久，閉門却掃，喧寂一致，未見所欣戚，盛甚盛甚！京師奧區，水陸之品狼藉於五鼎之下，而冷門齏鹽，亦自不飽。薪炭之直，過於椒桂，抄去小更，數日食無鹽矣。號爲中郎官

者，亦何有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朝美侍郎帖 二

向辱還答，諭以卜居襄陽，扁舟荆渚，趨里門爲便。世故紛紛，何必守墳墓？要是趨鹿門捷徑耳。然臨難思賢，豈肯見赦耶？即慶非常之聞，慰僉屬也。正寒，更乞調護自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朝美侍郎帖 三

比諸生試上舍，有司抉剔其短，凡數條，遂以上聞。上恩寬赦，止從詔諭，然至今汹汹未已。揚子雲作《法言》，今讀之，尚有可恨者。豈有操數寸之管，應卒然之問於晷刻之間，多者萬言，少者數千言，而欲字字盡善者乎？文章骯髒之弊，自侍郎諸公稍振起之，士大夫方知讀古文爲師，而激昂或過其中，要磨以歲月而後乃可幾耳，亦何至振暴其短而爲貨也？不敢爲它人道（二），幸一讀置之。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不：原缺，據《全集》卷三八補。

與吳正仲內翰帖 一

再拜承旨丈台座〔二〕：初暑，恭惟鈞候萬福。某聞軍中縱遣南官，獨見遺，遂竟造端成殿叩高尚書者，亦得在遣中，而天使君尚欲苛留。國書既出，得與諸人偕來。然私揣其意，劫請未已，乃移疾家居，穴壁斷塹，爲泄柳之謀，以待其至。未幾，府吏踵門，因得遁去。不謂開府召捕甚急，遂追迹朱卿家，何爲遽如許也？聞軍中行矣，而府檄催促益峻，萬一不脫，勢須執付後軍係虜而去，貪生至此，亦可憐也。伏辱手教，三復存照之深，不任感著。某才聞疾步急呼，則心氣悸動，不可復爲當世用矣。議者初以棄之異域爲是，今又以不造朝爲罪。其如命何？尚有餘懇布左右，更冀全護區區之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承：原作「丞」，據文意改。

與吳正仲內翰帖 二

某再拜：逋窮得脫，豈有顏面復立於朝？而行年災蹇未退，不若投閒以歸。吾丈五月六月亦宜斂退，彥強云爾。然具訛造訛之氓，云云未止，想亦知之。傳聞欲爲營洛之行，似宜速也。某謂不若遷奉木主，事簡而體大，必遣大臣如某某者。中得辟置一闕，四月盡五月初得參從而去，幸甚！想不以僭率爲罪。不爾，欲請一宮祠。吾丈力於冢宰及朝羨，必聽。一兩日，望示一報。不則棄官從王宗玉過南陽，枉道還浙，意只欲早晚脫此也。某素荷愛憐，輒敢盡告，勿爲他人道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胡己茂舍人帖

某別去，屢見除書，遠外不即贊喜。新政蒐拔淹滯，如己茂老成持重，推居要津，可爲朝廷慶也。即日秋高，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收召，已解郡紱，更旬月之間，乃可至國門，即遂叩謁。《鴻

與徐郎中帖

某衰病懶，故久不上記。故人存錄，詒書訪問生死，開覽愧荷之深。具審暑溽，台候萬福。一州之隔，相距亦不遠，第瞻拜之期，未可遙度也。敢冀慎疾，以需徵召。賢者就閒，雖公議所惜，然世故紛然，高卧一壑，違遠俗患，亦可樂也。第推擇所及，不容久於巖穴爾。某久踐畏途，夢寐驚愕，至今未已。別紙獎予之過，非所望於左右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子卿郎中帖 一

中間喜聞登進，方以罪被徙萬里之外，不敢以寒溫無益之言累朋友。北還過臨川，見嗣深尚書，具言起居狀，亦足慰也。即日履茲初暑，伏惟台候勝常。老眼昏眩，上狀草草。老大習懶，書問酬應自不給。不知所寓，故無從遣記。辱教累紙，開讀欣然，喜承弭節里中，寢食宜適。某屏居掃迹，如坐井底，又失省候，感愧不可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李子卿郎中帖 二

許臨幸甚。第向熱，不可勤徒御。故人不棄，秋涼襖被一顧陋巷，爲十日之款，慰久別也。又恐已有召歸之命，未敢必爾。《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常守鄭共老帖

彌時不相聞。二天之下，日聆謠訟，亦足以慰。即日恭惟台候萬福。暴熱之餘，寒雨作涼，不獨田野之慶也。某欲舉三殯葬，卜地於宜興，涓日於九月。椁板十數片自江上來，一牒乞判執過山中。干冒，惶恐惶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敦義兄帖 一

某少留江上。前晚舟還，嘗枉誨飭〔二〕，不時占謝爲忤。大暑，恭惟台候萬福。李邦義吏書兄薦拔之力，得官湖外，寸進自茲始矣。江上紛紛，士大夫皆爲趨徙之計。窮僻如坐井，了無所聞。秋防

脫有警報，當由唐門洛陽入沙子，過葛墟，循草堂路徑蜀山，並湖入長興，更不過郡邑也。葛邦美昨晚赴長興宰，某兄弟與之甚熟，緩急亦可恃。乞知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二〕飭：原作「飾」，據文意改。

與敦義兄帖 二

治二塋於湖湫，暫寓金沙佛舍。寺僧日持兩桶，徧走人門，斂飯數百盞，歸而投之甌中。既熟，而魚鼓鐘磬之音皆動，制禮作樂如平日，可發兄一大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錢遜叔侍郎帖 一

向來鄭守致所遺書，亟問次舍所在。承舟楫已東，不果具報。適遇李醫，云大旆已次城府。窮僻如坐井，又不時遣記。疏頑習懶，一切發施不足責也。大暑，恭惟台候萬福。似聞浮家汎宅，往來吳中甚適。使公入直承明，出殿方面，安得此樂也？第恐朝夕徵拜，不得如雅志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錢遜叔侍郎帖 二

向蒙索序文，初不敢以事爲解，流落嶺海，所示本末遂不知所在，欲望指令小吏別錄賜一本，當極思致爲之，以贖不敏之罪。窮人償債，玩愒歲時，大率如此。恕察幸甚，臨紙惟有慚悚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錢遜叔侍郎帖 三

侍郎盛德之後，爲一時禁從之華。區區向慕，所願晨夕接待言論，以發蒙陋。屬方屏跡田間，不及城市，亦無由一造行次，少慰久闊瞻係之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史書兄帖

比蒙賜教，屬留山中，不時占謝爲愧。秋暑，恭惟台候萬福。兄屢請不得去，聖心所在，不須占也。日佇進行，拜別展慶。李郎漕幹勅已祇拜。負薪之子，誰復憐者？大惠不貲，空知感激。某自溪

上還，便欲專介上狀具報，適有葬送之役，百爲紛然。幸遇德發造朝，草草附致。小定，當別叙感悰。德發久安閒散，因出兄別紙示之，於是欣然有彈冠之意。書云門下迹甚疏，而知遇如此，必不但已，遂束裝以行，所冀終惠，不徒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中書舍人董令升帖

歲初，以書置林，如所戒，抵蘇尉附送，必已徹左右。即日秋暑，不審台候何似？比聞已贊書令。窮僻如坐井，一紙之書，亦不以時致下執事，甚作！尚冀慎疾，別膺休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汪彥章龍圖帖

向來遣信壽家問疾，而得公所遺書。窮僻訪便未獲，適張從事赴三衢知錄，草草具報，而候吏云大旆去郡久矣。未幾，有客誦公《大雄寺》詩，方知徙寓長興。又訪長興便，而李醫云舟楫今在荆溪。向書，即李醫就信壽家所遣也。厚意久不報，非敢慢也，想蒙矜恕。大暑，伏惟台候萬福。高文大冊，尚未窺見一斑。每讀《唐順宗實錄》五卷，雄深雅健，妙極天下。追配前作，非公其誰？尚冀

爲斯文自厚，以須徵拜，不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江陰王知軍學士帖

望車馬之塵，無日不東向。屏跡田間，無從接待，竦企而已。大暑，恭惟台候萬福！秋陽方熾，所冀慎疾，以須徵拜。《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張文舉知錄帖

伏蒙損教。秋暑，共審起居勝常。公就官彌時，吏退之餘，獨居一室，誰與晤語？秋高，携家之謀，必以戒徒御，尚冀一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與王夢得帖 一

某頓首啓：某歸田三十年，距門牆一舍，不敢相聞。津亭辱貺，一望光塵，悵然有見晚之歎。即日溽暑，恭惟尊履勝常。某疲癯憚暑，帽寬帶落。涼秋儻無恙，當卜造門。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

與王夢得帖 二

某頓首：比迂衡蓋，獲奉劇談。治道踔厲英發，酌古御今，有濟世之用，而卷藏利器，不自剽顯，猶未副側席之求，爲可惜也。日佇一飛，慰此馳頌。令似文舉，已著鄉評，尚未獲一見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四。

全宋文卷三四四四

孫 覲 二七

答陳迪臣帖

蕭寺分携，便有數千里之隔。王子行嘗草一紙屬良臣，至云「領書尚未徹聞」，何也？寒凜，伏惟尊履勝常。某投屏田間，尚辱故人存省，遠勤書餽，厚意不能忘也。贛上群盜未屏，獨居異縣，何以爲樂？代還，可就此□□中作一縣令。鬪訟稀少，圭田之入，不止一飽而已。聞捕盜應賞，他日造膝，無出公右者。衰老，屏跡田野，庶有一見之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一

習懶，不敢寓書奉告喜慰之深，且審比辰侍奉勝常。大暑如炮燔，田間尤甚。甘瓜珍餉，破除熱

惱，亦一快也。拘囚無聊，交朋解散。高情振俗，扁舟臨存。慰藉甚寵，感歎無量。《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二

別去未幾，群盜見攻。徙寓田間，遂不相聞。專介示誨，欣然拊髀而起也，且審履端多慶。使旋，占謝恩恩。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三

臺評辨誣，誤恩收召，再忝詞禁，皆出餘論。第憂患重仍，榮望幾絕，已一再控免。萬一不得請，不敢家居，當道中請命也。侔仲將赴春闈，何日就道？接奉當俟在京之日，區區自當面款。《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四

自吳門携孥還過錫邑，尚憂怖不敢留，無從造謁。示書，方知奉親於高隱，體力增勝，喜不勝言。聞濃先欲議姻好，有涯否？窮交零落之時，侔仲獨爲禦侮，遂至分謗，今又因緣葭莩之契，月旦奈何？漫發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呂居仁舍人帖 一

某衰老屏跡，猥勤存錄，詒書慰藉，喜愧之深。某待盡山林，日與農翁野老相爾汝。遠想承明風采，不復偕珠玉之側矣。臨紙惘惘，不勝融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呂居仁舍人帖 二

別去十年，從無瞻覲。客至，能誦新語，臨聽竦然，亦足以慰。西垣視草，便佇一鳴，爲斯文之光也。前驅里門，彌月方領所惠教。占謝不敏，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鄭師厚郎中帖

某比附邦基還介上狀，必已聞徹。大暑，伏惟台候勝常。側聞榮躋省戶，固未足喜。鄭人以鼠爲璞久矣，然後喜可知也。正遠瞻覲，千萬慎疾。《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胡才卿中舍帖 一

違去五年，流錯嶺海，雖不果通問，意公奉太夫人在吳門谿谷間也。借使貶謫，方知僑寓華亭。高詞妙墨，寵賁衰老，以喜以愧，且審即日台候萬福。高才我所敬，今之君子莫能用也。血指紛然，大匠旁睨，豈終不用乎？所冀加護，以須召歸之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胡才卿中舍帖 二

抵罪左遷衢、婺，道二江，歷衡、湘，度桂嶺，水陸數千里，皆平昔足迹所不踐之處。川谷奇秀，土風質樸，亦無甚瘴，如公所言也。然南方熱暑甚，諸司巡案例用冬季，而吏卒有暍死於道路

者。嘗過客邸，有云除夜納涼，記姓名於壁閒者。人云五臺六月下雪，皆南北極窮處也，以此知天壤中亦無幾耳。屬時多虞，世議愈隘。蝸角爲國，蚊睫爲巢，信以仙佛之所云者。尚復區區與燕蝠爭晨暝，豈不誤哉！一讀焚之，勿示十目，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胡才卿中舍帖 三

道桂林小留，識李士美丞相諸子，數相過款。第三子名濱老，初與程昌禹聯姻，丞相薨，皆不如約。某議以女子歸之，而蒙恩自便，遠携以俱。四月中，已畢結矣。沈厚寡言，能記誦，佳公子也。第荆南遇盜，資裝一空，流落嶺外不能歸。兩窮相值，遂成姻對。公示書，問勞深厚，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孰如公者？惟有私心感歎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方嘉謀判官帖

連雨，伏惟尊候勝常。某少意，自罹大罪，寢驚夢愕，至今未已。一吏追其門，便爲之悸動。二稅科斂，責幹人先期輸之，私家多故，豈無一事求伸於有司？竟不欲姓名著於公私訟牒之間。某建炎初嘗投買無錫靖教寺回法田土，已數年矣。而某斥嶺外，寺僧乘勢欲誣奪。某既徙逐，闔門危不自

保，豈敢求辯，只乞椿收田入官，候某之歸。今屏迹田間，一切置之，而寺僧復投牒。況此田原係本寺以違法陳告，遂拘籍出賣。借令某承買不當，今自係官田，寺僧固無預也。然某種種吹齏，豈復以毫末與此曹較曲直？一牒供呈，乞以四年椿收米麥約二千石更不爭占，悉以充軍資。元田八百畝，亦乞別行榜買，收價錢入官。區區之意，且圖一靜，因閒爲五馬言之。今椿收米麥等共八百畝，所在第符縣句集佃客供出，可紓州郡一月之費，而諸非意之干，可以兩忘矣。干叩死罪。《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五。

與王循道帖 一

村外闐寂，且家有病者，念欲遣人候動止，久莫能決。思仰慚負，併萃於悰。親舊肯恕則可，詎敢逃責？即日秋氣已深，伏惟圖史在前，朱墨居右，胸次所得浩博，睟然見於面者，陽休而玉色也。某鬚髮斑白，年來多事，出對稚駉，曉曉入聞。臨病者呻吟，豈復有佳懷抱？第緣業所牽，只得忍受耳。東皋大穰，連雨，想不爲害。何時會晤，少寫寸心？尚冀厚調寢飯，以俟亨達。《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五。

與王循道帖 二

蒙荷賜誨，已感；且枉專介，又拜手墨，伏審首夏尊體萬福，甚解懸結之情。舍弟託跡異縣，所賴教學之益，既得賢主人可依，又朝夕從公情話。雖骨肉在念，亦可忘憂也。某坐縻村疇，日與童稚較短長，知可厭，去之又有所未能。閒自思省，殆老業使然。何時一奉談笑？向熱，千萬善護寢食。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循道帖 三

去秋遣問之後，繼以淮上宿兵，人情汹懼。情知徙寓田間，不復相聞，但切傾仰。春早，米價頓增，百物稱是，不審況味何如？定能處畫有條，量入爲出，意態泊如也。章句義理之資，日滿帳下。束修之問，亦粗了結否？某齒益高，心志不逮疇曩，尚不免點授取資，以餬其口。久欲脫去，殊未能也。尚遠言教，千萬調養，更留意科舉文字爲望。專人奉書。《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循道帖 四

舍弟從李氏招延，因其行，嘗草草具記，必登几案矣。春暄，伏惟即日台候萬福。某藏伏田間，糲食一盂之外，無敢覬然。自去年以來，多不如意，至是乃有舐犢之悲。每以浮屠空幻之說洗濯其心，第愛荷已深，未能遽乾之耳。吾親教授之外，計自得新功下缺。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循道帖 五

頃不量短拙，觸三伏以就群試。途經仙里，莫夜叩門，又拖拽之津次。情話未竟而別，尚意回舟得以傾倒，夫何阻雨，復深夜不果，遂食其言。還家未幾，大兒忽得彊病。既愈，兩目遂暗，不能察物。求醫治劑，以夜繼日，碎故如蝟毛，殆不容排遣。心雖未忘於左右，念遣一介之未遑也。比收舍弟書，知曾詣候萬福，感喜亡量。末由瞻對，惟祝珍護。不宣。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循道帖 六

臘中，承不遠百里，短棹相過。僻野，賓客之奉簡缺，公不復爲我小留，涉雪便行，殊使人惘然。別去，兩勤翰墨。屬方卧病，舍妹外甥告還，正疲乏，皆不果辦答，想蒙深照。春嫩尚寒，伏惟尊候萬福。點藥一一具領，細故溷煩，悚感亡量。未即祇款，惟調護寢食，加意舉業，乘時軒翥爲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魏令則侍郎帖 一

頓首：向來罪斥頓郊寺，雖聆舟楫所在，不敢相聞。道中偶候吏，遂由淮入滁赴官。度旌騎必已過宣城，開藩便可遣狀；而交代無解去之意，遂止全椒，別聽朝命。流落異縣凡四十日，然後至歷陽。抵事坐此，久不致尺書。省候不敏，想蒙矜貸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魏令則侍郎帖 二

群儉佚罰，怏怏然如茹物不下，而言狂意廣，卒以譴去。過蒙知憐，全護甚力，區區何日弭忘！今雖投畀小邦，三十口脫圍閉之厄。一飽之適，已過始願，不勝私幸耳！尚恐記憐，輒布一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魏令則侍郎帖 三

東南戍卒悉趨并門，病守塊然坐孤壘中，日有意外之憂。前此遣諸公謝書，不復敢避盡言。意夷狄之難未靖，而東南可憂之勢已見兆端矣。未幾，而四境盜賊之報日至，滄海橫流，何從擇地？臨書，蓋三歎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魏令則侍郎帖 四

日者頒降寬恤十數條，有司奉行，束手坐視，無一不牴牾者。然肉食者市恩固寵之習未除，豈有

太平之望？且如取於民者合遵舊制，而供上猶用崇寧之數，禁戢斗面加耗甚嚴，則軍儲何所從出？預買先椿備本錢，而大需之後，欠負悉捐，官無一金之積可辦。又和市竹木打造舟船，科買軍需銀絹衲襖之屬，皆昔無而今有者。不知大將之兵遂一戰而恢復耶？疲瘵之餘，方重以軍興之法，前此十數條，亦何所用之？侍郎必有以處此，尚冀垂誨一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魏令則侍郎帖 五

宣城山川風物秀美，著稱江左。下車彌時，想已遂坐嘯之樂。歷陽小邦，公帑器用爲聚斂之吏劫請而去，客至具飯，瓦錫之器雜然前陳，薄酒陋姝，相對數刻而散。前人所謂爲郡之樂，豈復夢見？可發千里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魏令則侍郎帖 六

盛德雋望，宜在朝廷，宣城豈應久駐？即慶召用。前渠魁漏網，臺諫文章，論奏不能去。自非侍郎諸公爲天下公議之主，往往至今無恙，所以衆論籍籍。日望馬首之西，不知何日得慰此情也。《鴻

與樞密唐公帖 一

某疏遠，未嘗得望履幕。屬者言事得罪，執事獨察愚衷，全護甚力，猶欲改寘奉常中秘之選。顧以數奇，倍費生成之力，尚畀郡符，使從一飽之願。恭惟此恩何以論報？見於空言者，止此而已。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樞密唐公帖 二

竊謂邊備不修，軍政廢壞，其來已久。如人受病深痼，而欲療之以三年之艾，某所不識也。所恃樞省大臣精神折衝，坐制四夷之命，遂紓斯人肝膽之憂。尚祈調護自厚，以慰天下之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一

薦蒙示書，良戢情義之厚。秋高，伏惟起居住勝。試言富擅一場，竚聞鼎甲之捷，爲閭巷之光。

謹奉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二

黜守歷陽，下車已來，鋤治強梗，發紓無告，粗有惠利之實，而誤恩收召，用遺所長。伏讀訓詞，乃出諸生之意，甚愧之也。第楊時大敗之後，今乃以論伏闕臣寮代居此官，人情疑懼，必不相安，不若相忘之愈也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答席侔仲帖 三

累有文字控免，而符劄十二至，不敢家居，遂扁舟獨來，徐行聽命。萬一不容辭，即自見諸公力請。何子游聞欲以馬見假，果否？更爲偵之。欲尋一居，在四聖寺甜水巷，或宋門內外便於般挈者〔二〕，能爲詢扣否？不謂終歲日月遂盡於道路，公私無補，可愧可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二〕般：原作「船」，據文意改。

慰劉仲忱左司帖 一

再拜：前此聞出關，欲望先大夫藥喜之報。居無何，遽傳仲忱護喪來矣。方此震怛，尚冀棺輿次城闔，一詣行次臨弔，而追路不及，負愧至今。雖高情闊略，未遽缺望，不敏之罪，豈敢自恕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劉仲忱左司帖 二

仲忱僉貧久矣，一旦遭此艱棘，號慕之餘，生生之具，誰爲料理？令弟提舉奪情，又聞引義而止，益見固窮之節，欽歎無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劉仲忱左司帖 三

比詣見，而舟楫已東，銘旌尚在望也，悵然有不可及之歎。念欲訪便致一書，而途人皆附便舟以去。行止不可必，遂至彌時簡慢，幾蒙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劉仲忱左司帖 四

先大夫偶感微恙，遂至大故。仲忱遽罹巨痛，追悼諒無以爲情。然公文學行義行且大用矣，宜抑哀自廣，爲顯揚之計，無過哀毀，區區至願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趙叔向郎中帖 一

再拜：叔向刑部大孝，即日早寒，恭惟孝履萬福。先公太尉盛德，朝論宗仰，不謂偶得微疾，遂至大故。叔向遭此艱閔大哀，何以爲情？所冀自廣，勉就中制，爲顯揚之計，聊以展風木餘思耳。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趙叔向郎中帖 二

某慰言：伏承先公太尉奄棄榮祿，中外驚悼。時序奄忽，已經祥祭，恭惟創巨痛深，追痛何及！無由臨慰，敢冀抑情自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趙叔向郎中帖 三

向來舟恩遽出關，嘗一再叩門省候，如聞先公已遂藥喜矣。繼此妻父訃音亦至，遂舉哭於兜率僧舍，而貴集亦已至。製服，審知太尉竟捐館舍，重以震怛爾。時閨中憂煎百態，未暇遣書，少待其定，而某亦以得罪去國。驅去復還，擾擾不即修慰。不敏之罪，又豈敢自恕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趙叔向郎中帖 四

某夏初得罪去闕，舟楫已具。過都，幾得詣廬次臨弔，且冀一日之款。而誤恩賜留，遂不果。黽俛如此，復見冬字。貧病交攻，殊無存闕之意也。朝夕之間，儻蒙得丐一麾東去，行遂占款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全宋文卷三四四五

孫 覲 二八

慰張牧之帖 一

別去久之，病懶相遭，遂不獲相聞。去冬，令姪移告，冬下第聞舜諧屬疾，日後藥喜之傳〔一〕，不謂遽至大故。尚意道聽之誤，不敢遣書，而邊遞踵來，汹汹彌時，及是方得馳問。故舊凋喪殆盡，哀痛至今。況公手足之戚，豈尺書所能譬解？尚冀有以自廣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一〕後：據下文《慰張全真帖一》，似當作「俟」。

慰張牧之帖 二

某待罪學省，舜諧遺書託其子，且謂嘗得咯血之疾，幾不免矣。筆力遒麗，粲然滿紙，似非病起

所作者。訃音之傳，驚呼失聲，遂有生死之隔，念之酸鼻。壙霄在滁耶？或從後暑之便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張全真帖 一

頓首：別去雖不果遣問，然得聞起居狀於昆仲閒熟矣。去冬，全真馳省太夫人之疾，日俟藥喜之傳，而訃音至京師，驚呼失聲。恭惟創巨痛深，追慟何及！尚意道聽之誤，未敢遽遣書。而王室在難，道路艱棘，不時致問，不敏之罪，想蒙貸察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張全真帖 二

太夫人以壽母見諸郎相繼登朝，遂都顯號，古今盛事，絕無而僅有。大事想已涓吉，合附送車曳道，極於哀榮。無由祖奠，惟冀抑哀自廣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慰張全真帖 三

某頭顱欲行萬里之外，不謂尚存餘息也。方欲乞身歸田，忽被旨使京。屬時多艱，不敢控免。几案之才，素非所長，日竢汰遣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鮑市舶帖 一

向來接奉於此，適遇苗、劉伏闕之變，跽藏僧寺，不敢輒出。比勤王之師至，又先諸公而去，竟不果一造門下，至今負負無以爲容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鮑市舶帖 二

避徙吳中之山，與聖達兄周旋歲餘，竟不知亂後興居之詳。聖達委寄，亟欲相聞，而某適赴官，酬應紛然，未果遣使。伏蒙惠誨，至於再三，爲禮亦勤，高情凜然，非世俗所能量也。敬羨敬羨！

與鮑市舶帖 三

側聞車騎已次會稽，行入里門，即遂瞻近。日佇前塵，慰此瞻遡。暑溽，更冀加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鮑市舶帖 四

諭以亭館新使者入境，豈待勤曉？然兵火之墟，四更太守，未嘗營治一椽以待四方之賓客。薛肇明在此，亦館穀於小舟中，可以想見也。聞命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大卿王君帖 一

維揚別後，中更多故，携孥竄伏葭葦中，雖不復親筆墨，而區區懷念，未嘗一日去心也。過蒙高誼，特枉手誨。三復感念之深，不勝以愧以喜。《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大卿王君帖 二

亂後訪問起居狀，屢聞進轉，殊慰朋友之望。故事：棘寺視諸卿獨高，得以獄事入對。躡進文昌，即聽除書，別行展慶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大卿王君帖 三

衰晚守藩，非其好也。迫於嚴詔，黽勉一來。而戎馬蹂踐之餘，更無下手處，朝夕當避賢者之路，復還故棲足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大卿王君帖 四

示諭郭君，已稟。適造官，稍闕官處〔二〕，爲漕司差權，不敢輒更。小待，當有以處之。更有委，冀示諭之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一〕闕：原作「關」，據文意改。

與吳閣使帖 一

去國累年，承服聞望，固有一見之願。無由接奉，又不敢率爾通書，第切崇仰。方暑，尚冀慎疾。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吳閣使帖 二

某疏慵，承乏彫郡，百計求脫不獲。日者巨盜入境，諸邑焚劫殆盡，而大軍追路，亦至無錢無糧。憂煎百態，豈敢久妨賢路，行且自劾。正阻瞻近，臨書悵往。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吳閣使帖 三

過蒙高誼，賜之教節，三復感愧。屬方調發，占謝草草，幸察。示諭佛日，已有詔約住持者。差逐見在，而進未來，恐非方外之士所當爲。埃有闕，敢不如所戒。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胡待詔帖

大盜入境，軍旅之事紛然，不果嗣音，第切傾遡。伏蒙貶誨，恭審即日大暑，台候萬福。張琪犯餘杭，去郡纔四十里，州人徙去，老守獨留以恃。大江橫其前，夜叉公躡其後，遂入囊中，折簡可呼也。已而回戈由徽州路而去。調發之餘，倉廩一空，道盡塗窮，勢須引去，已上投閒之請。昨晚過都〔二〕，即遂瞻見。適陪趙仲藏飯，飯未竟，而赤日暴作，比投匕箸，而一目已瞑矣。來使責報，遂不能伏紙修謝，輒占辭付筆吏致區區。小愈，別當占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二〕昨：似當作「非」。

與趙待制帖 一

昨晚聞索舟楫於海內，審知南渡之期，亟遣出奉迎。適陪趙仲藏飯於靈芝，已聞入境，遂不果郊見。方欲詣，遽傳籃輿徑趨，江漲入吳興，忝有一日之素，便飄然引去，何也？第深悵仰。《鴻慶居士

與趙待制帖 二

適飯未竟，目疾暴作於坐上，今腫痛已甚，來人所見。徒御少留，既不獲趨謁，又不能親翰墨以謝來貺，輒口占付筆吏。區區之意，幸蒙照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趙待制帖 三

需小舫，適皆爲人所先。今令僦一大舫去，庖人遣詣左右。更有委，乞不外。《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五。

與徐運使帖 一

別去，兩辱誨帖，得聆興居，甚慰！大暑，台旆遠來，尚冀慎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徐運使帖 二

日竚來還，側聞齋艦入境，即遂郊謁，喜慰當何如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徐運使帖 三

群盜犯四縣，官軍蒐剔無遺脫者。黔首之禍，一至於此！妻母諸族在臨安，例遭擊撻。所掠入杭，便鬻賣，無所憚。軍政如此，可爲太息！非面陳莫能盡。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石都尉帖 一

吳門報聞，即日就道，不果告行。遇亂不知弭節之地，然區區馳遡，實未嘗去心也。
《鴻慶居士集

補遺》卷五。

與石都尉帖 二

專介惠誨，審聞隱居無恙，殊慰望思。守藩無由往拜門下，臨書悵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石都尉帖 三

錢塘兵火之後，非衰病所能料理。去歲江上汹汹，官吏無修職事之意。比某到官，四務公庫無一壺煮酒，其它可以想見也。某遭罹兵亂，志節衰落，無意於世閒矣。三具奏辭不獲命，終期得請而去。尚冀一見於田里之間，以慰夙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交代李泰發待制帖

曩者吳門辱枉手教，未幾罪罷，出寓虎丘，治舟楫，嘗草草具報，託王通判遣一介馳送，便携孥入太湖。避地中間，榮躋法從，移牧通都，而傳問不到山中，無緣展慶，不敏殊愧。《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五。

與交代直院席舍人帖 一

比以譴去，雖不敢告新，而候吏更趨永嘉。某亦罷去久矣，不時寓狀，惟有馳心。歲晏隆寒，伏惟台候動止萬福。賢者屈臨一方，疏拙暴陳，實有糝糠在前之歎，何由接待？伏紙惘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交代直院席舍人帖 二

錢塘名都，僅存墳壘，城中十萬家鞠爲草莽，湖上三百寺悉爲丘墟。衆軍糧無千斛，諸屬縣不同其憂。大使司二萬，偕四色錢，不及其半。固嘗檢責酒稅，怨讟至今紛然。必欲掊斂鄉村庶瘵，又所不忍。時惟巨德臨視此邦，首力恤於群氓，不下貽於衆怒。追懲往謬，一新衆聽。佇聞報政還執事，區區此心，朝夕以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通判鄭寺丞帖 一

辱示書，喜聆溽暑尊履勝常。別紙開警，幸甚！某豈嗜殺人者？然群兇樹黨殺仇怨，賊吏受賕鬻獄，罪應死。誅一夫以厲其餘，使死者信眉於地下，生者均保首領於農畝之間，此意與天通矣。而左右者以首從之說熒瀆視聽，第其徒以開此例爲畏，欲令張永嗣獨任造意之咎，而執事曾不悟其說也。餘杭酒務專所盜官錢千五百緡，推治彌月，而二酒官所盜幾千餘緡，其下數百千，而罪人不滿數千。惡傷其類，而欲嫁禍於士大夫，皆此類也。寺丞試取案牘一觀，具知其情狀，則金侃輩殺無辜三人，如曹軻、姚澤焚巢之禍，至使數十口暴露無所泊，則王恪死有餘罪。所謂中夜動心，則是小不忍，遺患於一方，當獲陰譴，非隱德之比。此獄未決，俟公歸，或劾永嗣，或誅王恪，必有一於此。恩恩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通判鄭寺丞帖 二

已遣狀，復讀所遺書，尚有未占答者。麗法之輕重，只在一二字出入之間，獄辭數百紙，一讀豈能盡察？獄吏包藏於中，法司爲之拈出，比至提刑司，則首鼠之計已行矣。吏受枉法贓應死，更赦尚

不貸，何審問詳覆之有？鈐轄司酌情治盜賊，豈有一事之中而獨出一夫，以爲不當與此法者？但公取案一閱死者與生者之冤，自不肯容此輩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胡己茂給事帖

左相登庸，方占詞贊喜，而投閒之命已下，遂不及遣；但前時具劄子有修賀啓之語，今雖在罪籍，當踐初言也。欲望己茂同過相府，或得一執事人役之，俾一觀省爲望。去人過行在無他幹，惟□與己茂兩書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吳禹功少卿帖 一

罷去恩恩，不果留書告行。辱書，存勞甚厚，三復喜愧。即日春寒，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某待罪彫郡，三請不獲命，一揮乃得去。復還故山，又見歲換。何如接奉，慰此牢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吳禹功少卿帖 二

向聞四明警報，便訪問起居狀。如今且受代，汹汹未請，獨喜高脫也。計今必有殊擢。僻遠無所聞，而所示乃郡中所遣，皆不及知，尚阻展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於潛令陸志道奉議帖

比罷歸，遠勤徒御出餞，雖以十日之款爲喜，而久留行李，亦不遑耳。比還故山，親客迎勞，書疏全集，彌月而後定。坐此不時上記，愧恐如何可言！即日，伏惟動止萬福！某與公相從未久，而才具超然，豈應流落列縣？所恨言輕，未敢出薦口耳。所冀調護，以俟詔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信叟教授帖 一

亂後雖聞高脫，而不知太夫人卧疾不起。比得書，驚呼失聲，方欲遣度介，而三等兄弟來舉子威旅櫬，遂具書奉慰，併以奠賻致區區之哀。謂已登几案久矣，使臨示晦，殊不及此，固知尚未聞徹，

而信叟不怪怒，尚辱存記，遠賜手帖，喜愧不可言也。具審比日隆冬，孝履萬福。人還，恩恩上狀。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信叟教授帖 二

文老見過，又識妻黨中一人，何止跼然而喜！因其行，以數千屬渠致海錯，附過便舟送杭，不謂馳兩夫絕太湖至島上。以口腹千里勞人，非本志也。一萬又聞信叟所遺，滋以爲愧。近傳移蹕臨安，稍有北轅之漸，四明遂莫居矣。大事在幾時？阻遠，附一書，少紓悲慟之懷，且不得致，何由祖奠墓道？所冀抑情，爲親自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吳文老承務帖 一

營從次杭，屢獲接奉爲慰。別去便聞罷，亟解印綬還故棲，無由具記。專介委書，喜聆歲晚益寒，動止佳適。某避地在太湖一島中，殆與世隔，何由侍對？臨書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吳文老承務帖 二

向市海錯，某已去官，便可已，乃蒙遣兩夫馳送。公忠信不渝風雨，而以口腹累左右，懷愧不可言也。空山了無一物致區區，尚冀加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陳通判帖

彌月不遣書，不審體力何如？伏惟動止萬福。少意舍弟初官不量力，過蒙驅策，遂至代庖，微失同僚之歡，又與吏輩結爲嫌恨。然州府之命，無如之何！比又聞令護役於臨安，爲廢游寢飯，已作書扣內相，似聞左右援嘉禾例，欲其去小官，投身於千乘萬騎中，深可慮者。伏望一言解免，幸甚！縣丞執事至冗，更任此勞，本不當辭〔二〕，憚如指教，官在縣端閒無爲，令監造數十椽屋，少均勞逸，豈不能辦？迫切之扣，所冀矜從。干冒，愧恐無地。《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二〕「辭」下原有「娛」字，據《全集》卷三九刪。

全宋文卷三四四六

孫 覲 二九

與王郎中帖

疏蠹投身謗藪，追懲往謬，遂至畏影，豈敢以姓名自通於下執事！惟是區區向慕，未嘗去心也。比得曾公卷書，且言調護芘存之意，開讀懽然，以愧以喜。某立朝一紀之餘，剛愎自用，無根之謗，多出於朋友僚吏之中，又或非平生之素。所以占叙感惊，豈敢以空言但已！第未有伏拜之期，臨書惘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直院席舍人帖

自聞公還西掖，進直北門，極儒學之盛選，中外欣愜。天下大亂，將帥不才，吏卒驕墮，無干城

固圉之功。所恃翰墨之工，感發忠義，毛錐子遂得爭雄於長鎗大劍之間。《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子建郎中帖 一

右，維揚子建守符離，方欲遣書，而巨寇奄至。陪扈入餘杭，坐席未暖，叛臣伏闕。官軍勤王〔一〕，日虞死禍，更不復扣問行李所在。使至，方知隱居在壇。喜聞亂後起居狀，慰悅無以爲喻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一〕王：原作「三」，據文意改。

與王子建郎中帖 二

蒙示書，方知太夫人奄棄孝養。恭惟創巨痛深，追慟何及！無由面慰，惟冀抑哀自廣，爲它日顯揚之計，以慰友朋之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子建郎中帖 三

蒙以高文見寵，開讀三歎。子建崎嶇兵禍，枕藉苦塊，而筆力壯麗，如雲升川增，未見其止。以此占之，殆他日亨復之漸也。俗狀滿前，不能占數語以謝厚意之辱，臨書愧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王子建郎中帖 四

疏慙屢犯衆怒，獨子建照知最厚。讀所惠書，有云：「嘗效同心之助於異論之中。」三復悚然，感歎而已。公僑寓縣，號慕之餘，能扁舟過我否？如欲，舟楫即遣詣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酈觀察帖

比上狀，審已塵覽。專介示書，欣聆大暑台候萬福。垂諭王宥已稟無譖訴者，近有一百姓捕得殺人賊，欲解送，爲宥所奪。其人來訴，遂遣人句取。宥云：「其賊令三卒拘守，已竄矣。」又令句三

卒，宥云：「亦已亡去。」初奪囚，本欲自爲功，既爲人所訟，遂縱之。欲治看守人，又使之竄，而訟者不已，未有以處之。想觀察不知本末，須至詳具，且寬與之期，令捕獲也。別有委，乞不棄外。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張少保帖 一

兩上狀，必已徹聞。比見捷書入吳中，恢復江北州縣，渠魁遠竄陳、蔡之間，中外慶快。即日大暑，恭惟台候動止萬福。何日班旋，即聽臺司之命，別行展慶。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張少保帖 二

累辱書喻，衛鈴轄已如所戒，不待丁寧也。鎗桿亦已遣舟津送至三衢，別有委，冀不外。已上並是臨安並馬迹山中。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徐丞相帖

一 知和州時。

某准敕填和州見闕，就道之初，復被詔旨趣行。次臨淮，而候吏亦至，遂舍舟倍道之官。而交代趙子紘移文，以某所受見闕爲部吏契勘之誤，無解印之意。六月初，又準朝旨告示子紘，及是，方領郡事，始得具書占謝，伏冀矜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徐丞相帖

二

歷陽小邦，舊管壯武禁軍五百人，近被指揮招刺填補闕額，尚未足也。州縣無事，五百人者備使令而已。一旦緩急，而以五百人支梧一郡戰守之備，可乎？日者軍興，揀選一半亢健可用之人過廬州團結，又通沿江三寨土兵三百人之數，共起四百人外，所餘老弱二百餘輩，而三寨百五十人而已！朝廷以三邊之故，盡遣東南之兵，以備之萬一。三邊未靖，而東南嘯聚之姦窺伺竊發，則州縣之憂，非不肖所能獨辦也。所冀廟堂深思而熟計之。僭易死罪。《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給事譚公帖

日者，東南半兵防秋，歷陽當遣四百輩。軍行之日，皆抱持妻子號慟而去。如此，何以副大將恢復之意？軍政不修，四夷驕橫，殆七年之病也。要先勿令興訛造訕之姦鼓倡軍士，爲心腹之病，則四支之疾尚可以歲月料理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謝仕伯舍人帖 一

向來人回得答，審聞病足移疾已平。涉夏，體力當益勝健，更須調護，爲防秋之計也。若兄官簿應在諸公之右，行年法文當遷，尚未有聞。日聽起用，爲黨與之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謝仕伯舍人帖 二

某一行作吏，書冊遂束之高閣。塵容俗狀，已見眉睫。它日相見，面目可憎，語言無味，不敢獨罪窮鬼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謝仕伯舍人帖 三

比見丐去之章甚力，而終不遂高懷。然今州縣之勢，無走馬承受，無黃冠應奉，差似簡便。然軍興之後，帑廩空乏，防秋所需，急若星火。受數百牒，皆約以軍法從事，與向來燕山夫錢不甚相遠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謝仕伯舍人帖 四

暑中，未有以致勤苦。託餘芘，少須臾則秋冬之交，薪炭飲食之饋，皆可致也。家人輩到此，居寬屋，食飽飯，惴惴然惟恐召命之行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陳賓王中司帖 一

邊備不修，軍政廢壞，其來久矣。如人受病深痼，而療以三年之艾，某所不識也。日者盡東南之兵，如和州所遣四百人，皆抱持妻子號慟而去。一旦驅之，犯不測之虜，果足恃乎？《鴻慶居士集補遺》

與陳賓王中司帖 二

三一姐一至毗陵，定成行否？別紙喻以蘇母持書來取其女，然某何至以書抵其母也？第令人喻之，已歸左右，要當令知耳，恐是借奉，幸痛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五。

與程運使帖 一

飽聞名德於卿大夫之論，無由一望履絢。頃者客次接奉，一見傾倒，實慰夙昔。以丹虞已解而東，不容追路，至今惘惘也。別去彌月，遠想弭節以還，士民胥慶。然賢者宜在朝廷，豈應久外？日望召節於道路之側也。某空疏，待罪學省，貧病交攻，方謀一飽，夢想常在澤南州也。傳車小留，得託餘芘於吏士之後，則又幸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程運使帖 二

盧信仲解縣章德，以婉畫在幕府。賢者得路，可見青雲異日之心也。信仲一見遂別，無由寓狀，嘗託致區區於左右矣。少意族姪裡監臨安市易，獲以職事奔走下風，得賜芘存，幸甚！裡廉慎寡過，劇有幹略，或蒙使令，必有以自效。試驅策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衢守常子正舍人帖

十月初去貶所，彌一時方次治下，去家尚千里，僕馬通乏〔二〕，不可復進矣。屬聞淮泗紛紛，欲告台造雇一大舟至富陽，順流而行，與四十口共生死。使君大惠，又出二年之外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二〕通：似當作「道」。

與陳次明帖

除日次三衢，遣送諸卒。草草作記，必經省察。自衢登舟，又十五日入里門，而十一歲幼女亦亡矣。萬里投荒，偶然不死，而老妻稚女已隔幽顯。坐狂得咎，乃至於此，悲悔可勝道哉！舍弟罷長興，携四十口還晉陵，白屋數椽，居之地名西徐村。虜人引去，王師班旋，遂復少假須臾，方議結茅屋三間納季婿。又以亡妻尚在旅殯，已擇宜興一山地卜葬，決在夏秋之交。一事既不可緩，細故滋出，坐念西齋一笑之款，豈復夢見？比又苦瘡瘍，筆硯不可親，以故二庖久留不遣。力疾奉狀，不能詳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元壽姪帖

辱書，喜聞久別動止均勝。某謫中哭老婦，比歸哭幼女，又聞伯壽承事、信壽提舉相繼下世，農先叔亦屬疾而亡。去家三年，中外之喪凡五。門戶之哀，悲慟殆不可忍。瘡瘡作苦，未果展慰，重懲遣騎，感歎無窮，區區尚須面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鄒志南帖

比詣隱居，一再瞻近，亦足慰矣，而餉勞贐遣之禮益厚。別去，欲寓一書致感悰，竟不果，愧負之深！即日，伏惟動止均慶。虜騎南牧，徘徊淮甸數月矣。吳中非棲遁之所也，方屬志新受一廛於仁里，儻諧此願，與公杖策相從有日矣。寒暄未定，千萬慎疾。《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子欽帖

別後十五日，晉陵幼女已亡久矣。悲慟中，又苦應接，日對客，夜答書，至今未已。便中辱書，承旅食安佳。二公趨婺，止以老夫不諧往。又聞五馬拘畏，故遠客不時被惠書，云師武權酒，子欽券已放行。想今清況宜適。某方築室待師武，昏期定在三月，續遣人奉迎。聞金華酒不堪飲客。省居事遂，可以參鼻端之白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陸惠仲帖

待盡山林，久不相聞，竦跂而已。某少意李允文承信緣羅事，通州遣人追取。渠乃翁來索太守書，爲解紛之圖。某與守無雅故，不敢遣，然惠仲試爲緩頰也。少年不更事，蔣宣卿材以數千緡，大半盡於同行飲食之費，今乃翁悉與之償，到郡既得錢，度可已也，況宣卿客，必不爲已甚。惠仲發一重言，早與縱還，少紓其親之憂。《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郡公王運使帖

比蒙貶教，餉以大馘。旅舍，具報不謹好，甚忤！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自潼渚過靜樂，留半日而來，不惟寺僧稍變前諾。然氣象雄豪，非一世巨公，莫能當之。適次溪橋，且解舟亟還，不果踵。日竚新寵，望馬首之東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叔成中大帖

扁舟次溪上，不敢以野服造門，第深竦跂。晨起，伏惟台候萬福。某訪葬地於靜樂，山高水深，所謂大地。而以五世窆藏皆培塿中，安於所習，無用大之志，遂舍之而來。繫溪橋一夕，遂解而東，尚冀洞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四二兄內翰帖 一

連獲兩書，存省甚厚，仍拜雪梨、黃雀之餉，感愧深矣。具審即日寒冽，台候萬福。履長，無由稱壽，日竚進拜，慰此勤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四二兄內翰帖 二

令升別紙，聊發千里一笑耳，不謂塵省覽。某三領蘇杭，月得二百千，勞精神，招謗讟，禍及妻子，所喪如丘山矣。比歸治田，所在皆得歲，乃知造物深意，始懼之以禍，終養之以福。桑榆之收，

庶幾在此也。書云東皋無所增入，又復羽化。然見金華進讀，玉堂視草，已卧樓之上，居牀之下，決無是理也。何如？《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豐父待制帖 一

違去門下六七年矣。兵亂逃散，憂患乖離，欲具一紙之書省候起居狀，徒有此心而已。猥蒙記存，貶誨累紙，喜聞僑寓東嘉，隱居宜適。即日餘寒，恭惟台候動止萬福。相望千里，接待末期，臨書悵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豐父待制帖 二

蒙諭學佛有得，此天相左右也。某佛書固所好，第恨氣質鈍頑，讀之了無所得。異時儻得見公，庶幾摳衣立雪，洞視不傳之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江壽卿帖 一

自書劍趨吳關，遂不相聞。示書，喜聆客居安穩。別紙具曉，一時偶得偶失，何足計升沈！第畦而種之，不廢穠蓁，必有豐年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江壽卿帖 二

尊公令兄常聞動靜。來同字畫清麗，無一點世俗氣，想近作必稱是也。相望一涯，不及見耳。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一

比領答誨，已復經時，倥傯不果嗣遣。歲晚益寒，恭惟台候萬福。行在檄取三百舟，徙百司歸臨安，城中遷徙者紛然，想山中尚未聞也。久欲卜鄰未果，至是亦復驚懼，可爲太息。謹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二

皇恐。自承宜人逝去，以不獲馳見爲忤。尚欲因葬送一詣野次，少寬悼念之懷。屬此紛紛，繫數舟於門旁，不敢去其家。頑鈍廢禮，固不敢自恕，而時事多故，於此想有以見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三

營治墳墓，雖有子弟之責，種種咨決，必關情抱。所冀隨手埽除，強食，迎受履端之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四

少年之別，一見釋然。被誨，具審移時台候萬福。某已解去，小舟搖兀，占謝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五

旅遊未有以藉手。若穿崖蜜，遂勤厚餉。重意不敢辭，拜貺銘荷之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六

某伏謁門下，不獲望履綯。被手記，審已還轅。暑溽，恭惟台候萬福。早晚踵見，區區面陳。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七

昨日拜肴果酒醴之餽，厚意種種，祇深感服。屬留山中，不及報，必蒙恕察。《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八

墳墓託附仁里，又數以鄙事作煩，荷照存之厚，感愧可量！晴寒，恭惟台候萬福。某還舍，便欲上狀，而書債如積。扶憊酬應，所欲言於左右者，不能詳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光朝議帖 九

黃絹中興碑納上一本，它日新第落成，可供廳事照屏之飾也。恐欲置江上竹木，告示一數，當屬親情幹納，伏冀不閒外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全宋文卷三四四七

孫 覲 三〇

與惠彥達帖 一

昨日奉言燕，喜慰叵測。折簡，伏承晚刻動止萬福。大烹辱貺，厚意所臨，拜嘉愧荷之深。迫
曠，具報恩恩。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

方欲繼請，雨淖不果。伏惟壽體萬福。什物許輟借，具數叩稟。擾亂春風，何時而已。愧恐之
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

一見恩恩，亦足以慰。寒雨，伏惟壽體萬福。村釀十罇，臨江黃雀鵝酢四器，謾供小酌。僭易死罪，路適踵見。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

昨晚，得奉言燕爲慰。經夕，伏惟動止萬福。來早具一飯，屈致車騎。旅食，不能爲禮，冀得一笑之適也。坐致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五

重勤騎從遠至山間，置酒具飯，爲禮益厚，感忤不可言。奉告，恭審移時尊履勝常。某亦折簡而客至，占謝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六

戒食荷存錄之厚，豈敢設拒？適張彥深已至，不欲舍去，輒詣門下。敢冀念察。晚刻扣謁，面致感悰。《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七

昨日兩獲晤對，喜慰叵量。被誨，恭審經昔壽體康寧。私尚復少留，踵見，面列餘懇。《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八

顧渚分珍已拜賜。第數爲左右費，極不遑耳。倥偬具謝，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九

寒雨，未敢復前。奉手誨，喜承壽體萬福。詰朝詣造，不復覲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〇

招呼不敢辭，乞不治具，只告設飯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一

適方艤舟，未果馳造。晚刻，恭惟壽體尊安。某欲至牛山上冢，輒假暖轎三乘，侵晚便歸。洸瀆，尚冀察恕。《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二

嘉招，殊戢存省之厚，不敢違重意，尚須面致感悚。向面諭，有屋六間，許爲評其價。如果可得，望以數字報，即遣金併煩說也。但數有干扣，感服高義，未易具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三

別去，俯仰十年，無日不懷左右。扁舟次高隱，方謀策杖詣龍山，承已改轅，慰悅良甚。秋高，伏惟動止萬福。某亂後，衣冠悉已散亡。少頃，欲以野服上謁，當蒙恕亮。久寓島山，不可須臾去家。偶少幹至此一夕，少頃見，少慰久瞻思之意。《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四

近得某人書，方知某人棄捐舍館，驚呼失聲。時事多故，賢者論設亡幾〔二〕，可爲慟哭，非區區朋友之私也。喪舟何日還家？計已在道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二〕論設：似當作「淪沒」。

與惠彥達帖 一五

某別去，遂見長夏。老懶，不時遣記爲忤。溽暑，伏惟壽體康寧。侵曉，次高隱，暫謁金沙佛舍。來早過龜潭，破土竣事，即詣門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六

昨晚得奉言笑爲慰。大烹辱貺，重意所臨。拜嘉，感愧之深。北方衣著四端，酒三十八尊，卧席六牀，侍眷顧，輒致區區之勤。不辱斥遣，幸甚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七

適辱臨寵爲慰。移刻，伏惟尊候萬福。微物豈是圓□之意？姑致區區耳，竟蒙斥遣，尤極干僭之懼。儻不鄙棄，特賜恕留，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八

奉答誨，具審晚刻壽體萬福。區區藉手，自不敢多致。若云酬報大德，地下當以結草。顧此微物，何足道哉！數浼，尚冀恕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一九

適蒙以盛具延留，不任感戢。辱手記，喜聆移刻起居住佳福。乍別惘然，早晚上狀馳省。《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〇

猥懇累左右重辱眷恤，區區感悚，非折簡可盡。更枉珍貺，不敢輒抑重意，第深愧恐。《鴻慶居士

與惠彥達帖 二

別去彌旬，疲曳之極，委頓一榻，如大病之餘。念少公二十歲，而早衰如此，可以一歎也。晴寒，恭惟尊履勝常。某葬送之役，煩擾閭里殆徧，而蒙賜厚，區區懷感，豈空言所能占叙？謹上狀。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

某惶恐。小團兩餅，可供飲後一啜，食數種同納上。薄少爲作〔二〕。幹屬如不鄙棄，願效區區。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二〕作：原作「作」，據文意改。

與惠彥達帖 二三

比遣狀後，遂苦瘧疾，連夕十餘發，迨曉而已，可策杖而行。坐此，久不嗣音爲愧。寒冽，伏惟壽體萬福。某領誨答，仍拜嘉貺，感戢之深。向貸米斛兩種，今令幹者馳還。卧病不即遣，甚作。扶憊作此，不果累紙，幸諒之。某人乞一言致米及書之意。《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四

連日接奉，足以自慰。怱怱就別，亦復惘然。被誨，具審秋暑萬福。更冀調護自持，副此勤頌。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五

蒙分貺芋栗，不敢輒拒。拜嘉，祇益感藏。客至，占謝不謹好，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六

自聞淮淝叛將跳去，人情汹懼，至今不敢遠出。數日傳聞益甚，城中親舊移徙已過半，遠近紛然。未果馳見，第深悵惘。即日，恭惟壽體萬福！辭去，又見歲換履新，敢冀倍擁壽體。《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七

比聞某人拜某官，某人連名並中。門戶之慶，集於一時，可喜可慕！久欲往賀，傳聞不靖，至今不果。而一紙之書亦久不至左右，愧恐之深，無可言者。《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八

適往管從，欣感示誨。伏承晚刻尊安。十鉏已領，細故累左右，甚作。執燭占報，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二九

奉告移時，欣聆動止尊安。今日遣送孥累先歸，小定，即謀款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〇

少留山中，未果款見。辱誨帖，喜承晨寒萬福。大烹致饋，旅食之光，拜貺感忤。謹上狀。《鴻

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一

携孥上冢，已次溪橋，細故紛然，未果一見。春晚，伏惟勝健。某十七欲假三轎至牛山，薄暮言還。恃眷愛，不自外也。早晚馳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二

顧渚精品，求訪未獲，忽蒙分賜，正副所須。第爲公重費，拜嘉感貺，忤不可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三

前日造門，不獲瞻近，小雨尚阻繼請。晨寒，伏惟勝健。村酒五罇謁送，幸恕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四

向來輿衛次杭，得奉周旋爲慰。別去便聞罷，次改檣已經時，而倥傯不即遣狀，感悵無所。即日春寒，恭惟尊候萬福。某春中當具扁舟扣謁，區區期以此時占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五

向懇靜樂山地，久俟一報，不知如何。未敢爲揆鼻之謀，佇俟緩頰之功也。專介稟扣，望諭曲折，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六

客至相屬，未果前造。晚刻客居勝否？靜樂山地，欲煩招主僧諭道區區，渠有所欲，皆可從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七

早蒙臨寵，以次舍未定，尚遲造謁。奉告，喜聆移時動止萬福。來日具一飯，延佇與唐彥思俱集，冀一臨也。蒙以嘉果爲貺，拜嘉感戢，尚須面致謝誠。《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八

昨晚蒙貶教，屬對客，侵夜方去，不即具報。黎旦，略至山中，又枉徒御，不獲迎見，感悚不可言。小雨，恭惟尊候萬福。早晚伏謁門下，區區面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三九

某舉三殯於山中，去家二百里，經營兩時，一事不集，以故不即詣造，不敏甚愧。別去六七年，所欲言於左右者，當卜一見占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〇

奉告，恭審早刻尊候萬福。戒食，屬樞省約董守同爲終日之集。某今晚辭去，來早見公即行，更不煩治具，它日奉周旋，未晚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一

向日湖湫移舟至橫山，遇大風，四日不得還。又屬生朝，兒女趣歸，遂不獲一見而去。被誨，具審雨中動止萬福。某小舟復至溪上，尚一詣墻屏，區區面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二

某雨止即入山中，期以三日而還，還即趨見矣。不復更勤車騎之臨，恐不獲迎謁也。《鴻慶居士集

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三

小舟繫唐公港，遇董令升，徑趨橫山，未嘗入縣郭，不果一詣。雨後作涼，伏惟體力尊安。被手教，荷存錄，屬已就飯，不即具報，幸蒙賜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四

許臨，幸甚某歸舟徑出郭，當一見而別，不煩枉顧也。至祝，連雨好晴，伏惟壽體勝常。卧席兩牀，謾供丈室偃仰，僭易爲愧。向兌錢荷周急，已屬包親契勘木直外，續致其餘也。某還舍未幾，書債如積，酬應不離，上狀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五

適辱過，得聞第一義，慰悅多矣。移時，伏惟萬福。村酒五尊供小飲，幸恕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六

辱示書，具審移時壽體勝健。肴體之餉，下逮吏卒，爲禮過當，已爲左右費，不敢控免。拜貺，銘荷之深。屬冗，具報草草。某人同此占謝，不果一一上狀致感悰也。某人因見，乞一言致區區。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彥達帖 四七

連日得接待爲慰。經昔，尊履勝否？今晚欲假小騎二至龍山，來日便歸，青芻白飯，不敢略也。
干扣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全宋文卷三四四八

孫 覲 三一

與惠次山帖 一

適枉都騎，少款爲悅。折簡，喜聆寒雨動止均勝。鄙事滿前，未果馳見。候伺改轅，伏謁門下。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次山帖 二

厚饋出游，存錄，不敢設拒。拜貺，感忤之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次山帖 三

某人必已還第，某人同此上問。疲曳，未果別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次山帖 四

寒雨，奉惟起居宜適。某欲得錢，用挾十柄，忽忽不能辦，乞公從莊客率借用此乏，五日而還。今晚得之甚幸，溷煩爲愧。《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次山帖 五

薦辱手記，喜聞寒雨勝常。九□蒙遣騎馳送，極濟所須。細故作煩，愧荷之深。《鴻慶居士集補遺》

卷六。

與惠次山帖 六

一再接奉爲慰。雨餘，體力何如？某它日欲治具於金沙佛舍，輒扣浼輟借器用數種，已嘗面陳，今具別紙，乞署之左方也。鄙事作煩，愧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次山帖 七

被疾方愈，扶憊而來，未即趨拜。暑雨，伏惟勝健。平江凝香三尊，輒敢爲公壽，幸恕僭易之罪。《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惠次山帖 八

審聞姻會良冗，不敢扣見。早作，體中佳否？少意欲煩指揮幹人買炭稍大者，早且還山中。今晚得之，甚幸！干扣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時帖

屬有姻好，未獲一望光塵。比勤令似辱臨，繼枉問饋，何貺如之？春和，伏惟萬福。朝夕款門，償一見之願。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一

久闊，冀得一見。適造門，承軒蓋出矣。微暑，伏想勝適。村釀十尊，特薦區區，薄陋爲忤。《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二

涂淖未果，重詣示書，喜聆經宿清佳。重餉寵逮，客中懷飽德之惠，愧謝何可言！《鴻慶居士集補

與邵彥達帖 三

適辱臨寵，殊慰馳心。示書，伏審移時佳健。來日踵門，盡布勤懇。《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四

惶恐。村醪十尊又二斗，輒將老勤，爲禮不腆，尚冀容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五

昨暮枉教存，適已入夜，老眼不復近筆硯，不即起報爲忤。經宿，體中勝否？肴餉荐賁羈旅，拜賜藏舟還，更不告別，小定遣狀。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六

昨日枉問饋，恩恩報謝，必已經覽。連雨，伏想燕居宜適。薄酒十器上浼，冀領此區區之意。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七

羊麪重貺，爲禮過矣。拜嘉感銘，莫喻萬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八

比扣門，不獲見。奉告，喜聆經夕勝健。方携孥展墓，占謝草草。大猷寵賁，重意所將。拜賜感
戢，某人不別狀叙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邵彥達帖 九

別去彌年，老慵不果上記。春暄，伏惟佳勝。次舍小定卜見，薄酒四斟持獻。微物冒浼，臨紙愧汗。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

念欲遣問，並以細故馳扣。屬病餘，眠食猶未復，習懶嗜睡，久之未果。忽蒙遣騎顧省，第深感悅之情。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二

新粟、美梨（二）、蜂兒，伏辱分賜，重意種種，祇領欣荷。未敢附使人具報，朝夕別馳介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一〕梨：原作「黎」，據後文《與胡樞密帖》之二三改。

與沈德茂帖 三

寶眷萬福。某人昆仲不別狀。舍弟亦辱存記，附此致謝懇。方次冢舍，未即前造。春晴，伏惟欣佳。村釀十尊，將遠來之勤，幸冀容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四

近過蘇臺境上，親舊延留，踰月方還。而俗中紛紛，至今排遣去。久不上狀，雨寒，體力何如？某趨見之期，度須度歲，但有悵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五

奉告，伏喜大暑佳適。山粟寵餉，食新自今日始。拜貺，莫喻欣感，謹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

與沈德茂帖 六

二櫓辱垂情，俟呼舟師扣問，別馳白。薪樵極佳，餘者以諸氓車水耘除忙甚，更三數日，遣舟伺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七

更有少意，炭如去歲者，欲煩置二千斤，爲御冬之計。儻不憚煩，即遣錢詣左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八

彌月不聞安否。歲晏紙寒，伏想休勝。履新不果馳慶，酒二斗，可以供飲；屠酥冀檢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九

許置物，必辱處畫。今納五十千足去，尚少，續遣也。某又屬僧文璨置之，不敢浼左右。更望指蹤，庶不誤。但數浼，愧忤不可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〇

烏薪遣舟咨請，望飭付。瑣尾溷聽，懷感懷感，莫喻萬分。《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一

思堂、表勳各一斗，謾供小酌，幸檢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三

比入出，而騎從有黃山之役，欲去而公歸，猶獲一見之喜也。微暑，伏惟欣豫。某次城闔，聞舍妹被疾，又挾醫往省，擾擾尚未釋肩，上記略。《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三

辱面戒遣舟，謹如教馳請。瑣尾溷聽聞，臨書，愧汗至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四

眷集勝常。某人向登門，亦不獲見，想同昆仲安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五

一別，已見歲窮，懷念未嘗去心，而衰慵無以自見。墜教喜愧，具聞餘寒萬福。老僊尚堪黽勉，春中造門，可幾傾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六

途潦填道，欲再見未果。折簡，喜聆勝適。老眼近矐，占答恩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七

茗芽見分，已拜嘉惠。區區叙感，俟告別面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八

伏承尊公承事捐棄舍館，時序奄忽，已更大令。恭惟大孝昆仲何辜於天，罹此禍疊！追慕哀殞，痛裂忘生。某衰罷，未果馳慰，所冀抑哀從禮，無至毀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一九

某人屬疾雖久，意謂氣數使然，日望痊除之報。龜潭書言，又有閨中之戚。某人在坐云：某人嫁女後一夕逝去。聞之歎驚，而用文不以告，及是方遣奠，第以逋慢爲作。某朝夕展墓至山中，首詣喪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二〇

向見尊公屢言黃川山水之勝，想卜吉壤矣，襄奉已涓日不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二一

分別歲行一周，不果上記。春暄，伏惟佳健。某山中之役，以旱涸不可舟。得一雨，即具裝。區區面陳，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二三

村釀輒持四斗爲藉，薄陋愧甚，尚冀省留。《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沈德茂帖 二三

眷集均勝。令弟不別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徐子禮帖 一

某頓首再拜上問尊公閣學侍郎：隆寒，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游定夫負重名於天下，一言之出，爲世輕重。聞筮仕之初，而庠序推重如此。今者宦成名立，奉身而退，不愧其言矣。跋語華妙，嘗鼎一臠，方自茲始也。青谷老人不由師傳，自然得道，一蹴遂超彼岸。《語錄》俟小閒細讀，庶窺一斑耳。所示數刻，而徐氏四世，班班然言之，不可已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徐子禮帖 二

某再拜：分貺小春高品。某老去嗜茶如故，當獨享所賜也。薦被茗酒之餉，矜護閒寂，固是公家風。自視缺然，非所宜蒙，知感戢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徐子禮帖 三

某頓首再拜：寵示令姑安人詩集，讀之終篇，殊不類婦人女子所爲者。三復其言，筆墨畦徑多出

於杜子美，而情平沖淡，蕭然出塵，自成一家，而賦尤工。近世陳去非、呂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尊公閣學詩引序事詳實，無浮長一語，蓋實錄也。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有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故某讀徐氏安人詩亦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洞靈觀道士帖〔二〕一

某啓：上冢之役，未果馳見。晨起，伏惟安穩。來日欲携家一觀洞府之勝，納錢煩指揮具蔬食，因得少款。煩浼，察恕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荆溪外記》卷一八。

〔二〕元刻《內簡尺牘》卷一〇、《荆溪外記》題作「與常州宜興洞知觀」。下同。

與洞靈觀道士帖 二

比蒙臨存，大慰竦企。雨餘，體力何如？某後月有葬送之役，欲從公借兩肩輿入山。如蒙輒遣，併乞四夫十六日晚同至。侵曉事竟，即令負之以歸，不至差互也。鄙事作煩，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荆溪外記》卷一八。

與洞靈觀道士帖 三

小舟次溪橋，勞冗，未果馳見。雨餘，伏惟清勝。向聞李君美曾作一車輦致神像，今恐尚存，欲一假運數段石板至龍山，幸恕僭易也。靈一師同此致懇。《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荊溪外記》卷一八。

與洞靈觀道士帖 四

適勤車騎，殊慰望思。晚寒，伏惟體力康寧。某以冢舍泥塗未就，欲從公借兩烏犍營作。如蒙假遣，仍乞兩夫護其來。青芻白飯，不敢略也。扣浼惶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荊溪外記》卷一八。

與洞靈觀道士帖 五

細故滿前，未果踵見。即日體力勝否？嘗面扣，乞土數十擔作塗墍之用，冀如約也。造已解舟，留一紙致懇，不須示答。《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荊溪外記》卷一八。

全宋文卷三四四九

孫 覲 三二

與王渭叟帖 一

某頓首。比欲率挽一臨，爲兒輩師範，而衰耄又得奉談燕，以慰孤寂。始智云東道主待渭叟，禮無違者，義難舍去。不敢扣請，第極悵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二

枉教，喜聆雨過新涼，動止佳健。某欲從兵部惠山之遊，儻遂此行，即折簡馳告，冀命駕一顧。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三

某頓首：雜言一章，三讀驚歎。向示《楚詞》數解，句法奇麗，具屈、宋諸體。一時獨唱，孰是知音者？及是拜大貺，高辭駿發，姿態橫生。如行雲流水無間斷，讀之惟恐盡，信乎渭叟之雄於文也。褒予之過，則不敢當，但襲藏爲巾箱之寶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四

某惶恐：某奉詔撰《靖康諸臣列傳》，懇辭未允。會有國故，今再剡奏矣。某投閒田里，習氣不除，閒作銘誌，爲父祖傳載功善。此方人情樂聞而喜道者。若一朝大典，當付史官直筆書之，非吾事也。別紙開諭，輒私布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五

伏惟尊幼均慶姻議，感刻。登龍門誰不願，但恐有爭先者。《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六

某頓首：衰病惡寒，塞向附火，度此窮臘。車蓋在門，不克趨迎。小兒輩皆赴辟召，亦不獲瞻拜省事，愧汗恍然。公不譴怒，又枉函教。具審眠食佳健。雪餘凝涸，勉就書硯，占報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七

某頓首：高文借寵，詞義卓然，又過前作，歎仰不已。巨川喜作四字句而辭不達，反復三過，方識奇趣。公之文如行雲流水，文從字順，條達疏暢，自中律呂，非近世之時文也。衰老膺此大貺，如獲拱寶，未敢藏棄，更俟識者出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八

某惶恐被問，屬歲除，細故紛然，文編未暇啓觀。節過小閒，開卷細讀，別具記馳扣，庶幾無讀

雌霓之誤。《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九

某頓首：老不堪事，危坐兀然。別去三時，不果致問。奉告，喜聆初暑佳健。某方閉邵閣作僧夏，公亦就館置，一見未可□度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渭叟帖 一〇

某惶恐：別紙固當如教。某春首沙頭謁少錢米過南岸，爲青龍數舟所掠。以二牒馳訴，一抵嘉興小姪，一屬憲軍。今彌時矣，如墮渺茫中也。曾憲比按南興未還，還即以所示牒作書扣之，續馳報。尊幼均勝。老眼，不能以累紙具報，冀恕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慶長帖〔二〕 一

某頓首：比領誨答，已復月餘。即日連雨〔二〕，尊履何如？伏惟動止萬福。某復有吳門之役，拘

縻未果〔三〕。儻遂此行，過境又得款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二〕本帖八首，《內簡尺牘》作《與臨安王宰帖》之四至十一。

〔三〕即日連雨：原作「連日」，據《內簡尺牘》卷九改。

〔三〕拘：原作「尚」，據右引改。

與王慶長帖 二

某頓首：新宜興宰陳德振，其兄坐累，拘籍田產，後得旨給還，獨有屬無錫者猶未盡得。一劄馳扣，望特達之〔二〕，賜追幹人佃客等盡數給還，幸甚！此物自降指揮後，不屬官，又未歸陳氏，而爲小人乾沒，殊可惜也。想辱矜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二〕特：原作「時」，據《內簡尺牘》卷九改。

與王慶長帖 三

某頓首上啓：側聆移疾，某亦緣衰病，不克具一紙省問〔二〕，但極愧仰。初暑，恭惟動止萬福。

某自春盡，痰嗽暴作，鼻嚏出涕不已。夜卧則熟寢至明，旦興則涕唾如初。及是方小閒〔二〕，猶未盡除，上狀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二〕省：原作「音」，據《內簡尺牘》卷九改。

〔三〕方：原無，據右引補。

與王慶長帖 四

某再拜：昨聞權守移婺女，渠稱道慶長不去口，想惜其去也。某嘗爲邦基于合肥曾守，報云：「書來稍晚，已爲人所先。」遂詒書樓漕、和守求之，又云：「何不稍忍須臾？」其意欲自薦也。恐欲一知下缺。《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與王慶長帖 五

某頓首上啓：比聞進秩，不獲贊喜。春序寒燠未調〔一〕，恭惟動止萬福！某繫舟開利，趨南山省參政兄之喪〔二〕。門墻在望，不果造謁，第極悵望〔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二〕序：原脫，據《內簡尺牘》卷九補。

〔三〕山：右引作「徐」。

〔三〕悵望：右引作「瞻悵」。

與王慶長帖 六

某每過開利，見占據僧舍者多不至，但取賂而免；又有已占一居，又干縣指占。以一人而占二室，其意可見。尚冀公察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與王慶長帖 七

某頓首再拜：別去彌月，入境喜聞起居狀爲慰。冬溫，伏惟尊候萬福！某蒙遣騎貽書逆於道上，爲禮過矣。舟次津亭，伏謁門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與王慶長帖 八

某惶恐：投閒無筆吏，輒具手狀言謝。某欲借五夫能負轎者，並小吏供造請之役，幸望輟遣。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又見《內簡尺牘》卷九。

與林宰珣帖 一

某頓首啓：服膺固非一日。屬聞屈臨鄉縣，行有一見之喜，尚未款門，已坐馳矣。即日春寒，伏惟動止萬福。某清明後有吳門之役，扁舟入境，首當瞻近，慰此區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林宰珣帖 二

某再拜：無錫稅籍，鄉司不爲民戶消鈔者過半。每至刷欠，一例追擾。未納者賂吏而免；已納者執鈔而出，率被箠撻而去。比聞下車，首革此弊，幸甚！某有薄田在境內，二稅常先期付幹人輸之。萬一有差互，欲望寬赦，許令呈覆，至扣至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林宰珣帖 三

門內均慶。令嗣昆仲不別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劉守帖 一

某頓首再拜：春冬之交，陰晴未定，恭惟台候萬福。歲老陰凝，連雪作冷，百病軀擁一褐，塞向危坐，不見天日者踰時矣。春序更端，將與百蟄破坏戶，須有瞻謁之期，幸甚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劉守帖 二

某再拜：嗣歲當納履新之慶，想見黃堂盍簪之盛。然靖恭正直，明神所聽，奚俟祝獻？所冀與時偕行，發明器業，一新敝陋，至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劉守帖 三

某再拜：毗陵雖小邦，方時平年豐，事少齋釀，名惠泉者爲其中之冠，署中思愛一堂雄深巨麗，前臨大池，庭中有獨孤公手植老檜，二百年矣。堂後崇欄一閣，酴醾架環繞，三面不見。此花開時如雪，旁有虛白堂，六楹八架，列四檻，種木芍藥數百本，皆使君置酒之地，真樂國也。時移事改，官吏云云。又以係省錢作羨餘獻宰相，遂致乏。宗丞都郡夫幾？適會軍興，資糧云云。種種仰給，錢往迎來，人情云云。比及班還，晏然無一事，在它人未易當此劇也。東閣觀梅，西郊問柳，揮毫萬字，一飲千鍾，此其時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劉守帖 四

某再拜：衰病寡歡，深夏即苦河魚，已止復作，幸不伏枕，而憤憤然無一日之適。抵秋方少閒，而邊警遽至矣。喜亂者樂禍，興訛汹汹，遂竟此歲。天幸聖旨屈己和戎，胡騎退舍，情抱方四舒，而不敏之責，日往來於懷。此一患，殊未艾也。輒恃情照，試私布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劉守帖 五

某再拜：歲元自合請門，以稱壽爲禮。屬以饋祀不獲造前，輒課數語修敬。野芹澗藻，聊獻區區寸誠，宜垂省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平江沈師度帖 一

某頓首再拜：屬者上記，老不便書，筆縱字大，良極愧負。蒙遣介賜答，欣對灑然，則又大喜過望。具審歲晏隆寒，台候萬福。某遲，已不堪造請，尚有尺書，可以爲禮。《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平江沈師度帖 二

某再拜：某頃守吳門，城內八廂戶口四十三萬，過錢塘一倍。白公詩云：「雪川殊寂寞，茂苑太繁雄。唯有錢塘郡，閒忙恰適中。」由唐已來，號繁雄矣。而大家巨室、豪富商賈與夫俠少姦盜，雜處其間，唯嚴可以致平。公據席未幾，疾惡之聲振旁郡，亦隨舟車至日邊矣。歲序更端，納履新之

慶，不在茲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回平江沈師度帖 三

某再拜：公守藩輔地，馳賜教函，爲老人光寵，而高辭妙墨，慰藉累紙。然如公大手刺劇，迎刃而解，固應爾也。朝夕詔追，持從橐、典神冊，不在占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答陳紹曾秀才帖 一

某頓首：向蒙一臨，大慰宿昔。寒暖靡接，又復言分，祇益悵然。使至枉教，占詞累紙。開讀灑然，具審眠食大佳。某方苦瘡痂，塊坐一榻，如被縶拘。勉作報書，不盡勤懇。《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答陳紹曾秀才帖 二

某再拜：紹曾議論文采，魁然一州之望，猶事鉛槧於短檠之間。著書進道，益裨遠業。一飛昂

霄，可拱而俟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答陳紹曾秀才帖 三

某頓首：昨蒙辱貺，存省閒寂。羹藜飯豆，不以薄陋譴過，得奉周旋爲慰。分別忽見歲換，惠誨，具審燕居宜適。某適有嫁遣之役，鄙事紛然，馳報恩恩。《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答陳紹曾秀才帖 四

某再拜：屬者大篇枉教，落筆極千言，貫穿今古，屬對精確，三復驚歎。某少時見葛亞卿以百韻贄蔣穎叔，一時傳頌。及是復見奇作，追配前修。每示出，識者相擊節，未嘗獨厚也。久欲寫一紙占謝，疏慵久不果，愧汗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六。

與王元海帖 一

某頓首：車蓋遠臨，欲治薄具接慇懃之歡，而村陋不能遽辦。恩恩別去，迨今不滿。被誨，具審

新霽動止萬福。使旋上記，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二

某頓首：尊公高才，不爲世用，齎恨以沒，傷屯悼屈，宜見於銘文，遂不復辭。而晚年文思衰落，未知能副昆仲發揚幽潛之意否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三

某頓首：長牋寵賁，細讀彌日，褒譽過情，固不敢當。而立意遣辭，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波瀾雄深，不見涯涘，非近世之時文也。方欲具書占叙歎仰，因來聊布一二。令弟昆仲比辱一顧，老眼，未果一奉記言謝。《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四

某頓首：比枉車蓋臨賁丘園，喜奉俊游，而村庖市遠，治具菲薄爲愧。分別未幾，已勤誨問，具

審雨餘動止萬福。冥晦，兩目眇昏，上記略，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五

某頓首：尊公銘已就，大概言文學政事之材、尊主庇民之術，不見於功名，老於州縣以沒，足以副昆仲表見之意。亦知欲竟此一役於外除之前，當撥冗繕寫上納，不敢孤所屬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六

某頓首：貶謫，就審暑溽萬福。某荆溪舟還，欲遣報問，接對遠客無虛日。忽被堂帖，付以八九十翁不可勝之任，方徬徨驚顧，而未有所處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七

某頓首：老去廢毫，一朝大典付之筆削，已不敢奉詔。太守示報，令赴行在，衰毫支離，杖而卧

起，亦不任朝謁。果有此命，當以情告免。相予之厚，重勤存省，第極感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八

某頓首：比枉書餉，已具報問。信宿，履御何如？畏景如焚，不當勤省察。老鈍愆期屢矣，始踐五日之約也。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元海帖 九

某頓首：尊公墓文納上。夢得以文學政事知名，太上皇召見，談治道中上意，言聽計行，遂處囊脫穎矣。而讒人閒之，不見於功名。一誌論次，終始如此，所以副昆季發揚幽潛之意。《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全宋文卷三四五〇

孫 覲 三三

與徐穉山侍郎帖 一

某頓首再拜上啓：每辱寄聲，承宿恙未除，某亦頽憊，不任問疾。伏奉誨函，欣聆已遂藥喜。健筆縱橫，粲然溢幅，壽福鼎來，固不任占矣。即日履茲初暑，恭惟台候動止萬福。某携幼詣荆溪展墓，歸舟次城闔，少駐而後反舍，怱怱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徐穉山侍郎帖 二

某頓首再拜上啓：蘇黃門記直節堂，以爲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爲物所撓，雖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求之人，蓋不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而推重令祖如此！

某撫卷三復，因書占叙嗟歎不足之意，乃蒙令似宗丞刻石俎豆於諸公間。狗尾續貂，殆無以爲容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徐穉山侍郎帖 三

某再拜上啓：令祖在朝，一時命世之傑，皆得而友之。蓋盡疏氏名刻之碑陰，如柳儀曹所記先友者。頃讀東坡作《孔長源輓詞》，有「南荒尚記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蓋孔子所謂剛者，而不知其事。其後得曾南豐《類稿》於謝任伯，中有長源一誌，輓詞云云。即誌中所載也。令祖與之遊，又識其子常父於諸生中，而不錄於先友，此缺文也。先公將漕淮南，某時待罪冊府，獲奉周旋，但知前有荆公、後有張無盡爲知己。省書，又知二公蓋相得於參禪談道中也。入謁蓋出於此，復得所未聞，幸甚幸甚！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徐守帖 一

某頓首再拜：比枉教，猶在几案，又勤誨飭，具審歲晏沍寒，台候萬福，冰雪之交，踞一鑪袖手危坐，履聲不出閫外十日矣。上狀恩恩草，不宣。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徐守帖 二

某頓首再拜：伏蒙馳貺《東坡》、《樂城》、《山谷》諸刻，開闔數過，不能去手。《樂城集》中記二卷，如棲賢、直節二堂，九曲、快哉二亭，納齊、東託，六記超妙獨出，某已成誦。但知南康徐公之賢，不知爲何許人也？至是，方知少保公之父，穉山閣學之祖。則家學淵源，固有自矣。方在逐客流落頓仆、衆人踐蹋無嫌之時，公顧之獨厚。閱三世而曾孫使君表而出之，開讀竦然，高風絕塵，發於遐想。不意垂老，獲此動心駭目之觀，幸甚，不可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徐守帖 三

某頓首再拜：荆公筆跡蕭散簡遠，不踐古人，自成一家。嘉祐末，陳和叔內翰以集賢校理判鼓院，荆公爲三司判官，晨夕往從之，故詩有「晝寓惇堦常至夜，冬沿溝約復尋春」之句。政和撤秘書省地建明堂，諸郎寓西府。一碣奇甚，閒因退食，則立其下讀一再。至是復睹數帖，行草相半，亦奇迹也。某嘗觀古人得郭林宗、蔡中郎一字之褒，遂託以不朽。熙、豐以來，巨公碩儒、名勝士、公家父祖皆與之遊。石章既出，盛德遺範，具見諸公翰墨之上，過古人遠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仲隱大師帖 一

某啓：聞名久矣，尚未接奉。示書勤懇，喜聆高秋道腴增勝。隱居在澄江，相望不能百里，尚冀償一見之願。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仲隱大師帖 二

某再啓：《三洞群仙錄》蒙輟借。貫穿諸書，老眼豁然，三復嘉歎。書跋當如戒，俟讀盡五編，作數十語附見紙尾。《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仲隱大師帖 三

某啓：歲月可驚，分違又見春序。示書，聆體力勝健。隱居在望，而有仙凡之隔，臨書惘惘。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仲隱大師帖 四

某啓：別去，歲行兩周，欲作一紙問無恙，久不果。即日清和，體中勝否？《三洞群仙錄》屬對精確，無牽合強聒之態。衰老得所未聞，輒課數十語叙歎仰之意，一讀置之。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仲隱大師帖 五

某啓：讀公《群仙錄》，輒跋數十言，占叙歎仰，不謂公刻石，以墨本持寄。發函，不覺汗下。元書藏篋中，適苦紛紛，未暇檢納，朝夕遣人馳送。聞已開版，却乞一本，以豁老眼。重蒙記存生朝，置一瓣之祝，輔以嘉果。拜貺，莫喻感銘。村陋，無一物可拈出。他日薦區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胡檢察帖 一

某啓：承示報，喜聆安佳。糴買悉喻，極愧聒煩。塶石只有二四舟之物，若得如所許，以大麥回舟應副，遂畢此一事矣。至扣至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胡檢察帖 二

某承諭及司理公欲從何樞干薦章，惜乎見屬之晚也。近時，前執政文字皆分布於一二年之前，今年薦某人，明年薦某人，惟監直留一二章待宰執之書，司理公必知此。某從諸公干薦，須於三二年先期定下，既不可辭，臨時遂不至誤。所擬蓋非向來當路之比也。司理公書言今春受代，更無可擘畫。如少緩，猶當宛轉耳。幸恕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胡檢察帖 三

某啓：以節過，遠客全集，不即奉書。沙田納苗，須煩一諭庚宮稍寬恕也。已飭團中持鈔奉呈

矣。冗末煩溷，但有愧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胡檢察帖 四

某啓：承答書，細故煩瀆，愧感何言！□已具裝赴淮西，新任廬倅章大夫之官訪別，已曾再四祝之。如更要鄭帥書，臨行遣一人至取，道路獨力，不須過訪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趙知軍帖 一

某頓首再拜：伏蒙遣騎馳賜誨函。屬詣荆溪展墓，遇大風雨，過旬不得反。舟還拜貺，而開緘累紙，陳義甚高，不敢草草占謝，但有愧負。即日梅溽，恭惟動止萬福。相望百里，雖未復款門，它日都騎詣府白事，庶有一見之因。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趙知軍帖 二

某再拜：高文見寵，詞義卓然。開讀，老眼驚眩，不謂貴公子春秋鼎盛之時，筆力豪健，雖老書

生不能過也。輒課數語，占叙歎仰之意，聲氣之同，不自知其陋也。門內伏惟萬福。某適在冢舍，上狀殊恩率，舟還別具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趙知軍帖 三

某頓首啓：比聆下檐，草草具一書，占叙宿昔向慕之意。兩勤誨教，爲禮甚寵。開闔三過，大慰區區。即日寒燠未調，伏惟萬福。某雖詹承縣大夫百里之內，必有一見之日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趙知軍帖 四

某頓首：省書，獲在姻婭之末。比具舟趨西郊展墓，師武來，方知公夢築夫人之昆仲也。衰老遂聯瓜葛，欣幸不可言。何當奉周旋，慰此勤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趙知軍帖 五

某悚息：薄田在境內某鄉，群盜持杖劫奪耕牛而去，管莊召集保甲追逐，遂中刃傷右臂。一狀乞從縣根治。公如留意，痛懲沙戶，終左右一任受賜，人人按堵矣。干溷愧汗。《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妙空長老帖〔二〕一

某啓：比遣問恩恩。最師來，出答誨，翰墨之光粲然溢目，無一點老人衰薄之氣。開讀三反，喜聞履茲寒令，四大輕安。某欲具小舟一詣而久未果，第山靈地主不嫌俗駕〔二〕，必償此願也。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又見《內簡尺牘》卷一〇。

〔二〕元刻《內簡尺牘》卷一〇題作「與平江秀峰妙空佛海長老智訥」。下同。

〔二〕不：原脫，據右引補。

與妙空長老帖 二

某再啓：靈巖絕境，龍象所棲〔一〕。某守蘇時，爲山門決數十年兼并乾沒之訟。比公榮築智積殿廬〔二〕，又得以文字紀述歲月，殆有夙昔之因也。別紙推予之過，則不敢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又見《內簡尺牘》卷一〇。

〔一〕龍象：原作「神龍」，據《內簡尺牘》改。

〔二〕殿：原脫，據右引補。

與妙空長老帖 三

某再啓：適觀草聖千文，驚歎之餘，輒作數語置之紙尾，而以續貂爲愧。最師畫字已分去一派〔一〕，詩語不凡，亦不在近世名緇之下。老將家風，固自應爾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又見《內簡尺牘》卷一〇。

〔一〕去：《內簡尺牘》作「公」。

回曹既明帖 一

某頓首：門牆在望，尚未接對。被誨，如奉金玉之音，喜聆燕閒超勝。衰老塊坐於繫匏，尚復有一見之日否也？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曹既明帖 二

某頓首：趙智夫守江陰時，某嘗詣仁里。智夫置酒具飯，禮甚厚，過旬而後別。省書，方知有連，而以不獲遣問，甚恨！《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回曹既明帖 三

某再拜：丘公道源寺丞沒於元豐二年，某猶未生，而名迹至今在人耳目，爲不死矣。辱示遺帖，得細觀，幸甚。輒書數語附紙尾如所戒者。門內伏惟均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叔鄭學士帖

某頓首：方圖上狀，占叙契闊，惠誨勤懇，喜聆即日尊候勝常〔一〕。某適有祝獻之冗，而累紙垂問，啓謝不謹好，尚冀闊略。不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一〕勝常：原作「常勝」，據文意乙。

與□侍郎帖 一

季冬凝寒，伏惟判部侍郎即日起居蒙福。某跼伏鄉邦，日依大庇，雲泥異路，正遠瞻承。仰冀精調饗寢，佇須大拜，式副虔禱之私。謹具狀上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侍郎帖 二

違遠盛德，倏然許時。比聽郵音，雖審峻陟從班，擢貳銓部，徒與二三父老欽羨而已。自取疏

外，不能致賀厦之禮，敢謂眷齒，賜以教墨，山林之人世所擯棄，詎宜有此哉！下情感忤，夫復何云！仰惟銓衡天下，才所自出，侍郎固閱人多矣，而猶不棄衰暮，撫問勤渠，謙德之光，人未易及也。未緣望履烏以叙區區〔一〕，伏紙重增依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一〕未：原作「末」，據《全集》卷四三改。

與□侍郎帖 三

頃者罷官，得請東歸故鄉。既喜託桑梓之蔭，亦庶詹望有所矜式。而侍郎亟以簡知之素，輒還禁近。攀附無從，徒深引領。今夏復遭旱暵，西成之後才十四五，細民艱食逃亡。閒有二麥近秀，它日或少蘇。側聞侍郎以舊治，故嘗軫台念，不敢不上布耳。伏乞聰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志新帖 一

屈留都騎，雖以接款爲幸，第使公迫於饋祀，倍道而旋，殊不遑也。次魏出所惠書，審聞別後興居，大慰。暑雨，恭惟尊候萬福。承以令女免乳，暫過徐坊，無由瞻近。連獲手誨，不敢虛辱，草草

附來使占謝萬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志新帖 二

次魏遠臨，衰晚喜見俊異，而旅舍共此孤寂，歉然。名酒分餉，方欲具書論報，專介踵門，復枉誨帖，併惠佳果。情義久而彌篤，銘戴如何可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志新帖 三

相望千里，聲音不接於視聽，豈謂流離羈寓之中，一見如平生歡，殆有夙昔之緣也。次魏出賜書，復來嘉貺。友意久而深厚，衰晚何以得此？欣愧之極，不復云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志新帖 四

跼伏僧舍，遠蒙徒御寵臨，大慰夙昔。別去，便欲寓狀，竟爲左右所先。開緘累紙，爲禮過當，感愧不可言也。具審即日春暄，動止萬福。某拘畏，未果伏謁門下，臨書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志新帖 五

蒙次魏携文見過，開讀懔然汗出，不唯文律句法已應有司之尺度，而瞻麗俊逸，非近世之時文。豈特爲左右賀，又喜得侍御之有後也！空山旅庖蕭然，無延留之具，不能久駐車馬，此爲恨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志新帖 六

比專遣強勝上狀，半年不知存亡，方以爲疑，次魏出遺畫書，已至於左右。側聞比日興居，喜慰不可言也。秋序已涼，恭惟尊候萬福！某屏迹田廬，距門下二千里，而卜鄰之念，則日往來於懷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曾公卷顯謨帖 一

道中承進拜，方爲公贊喜，旋聞反汗，不曉所爲，計公慣見，不以爲怪也。即日，不審台候何

如。某萬里生還，公卷之助爲多，非一書能稱謝也。某今晚至城闔，旅次上狀，劇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曾公卷顯謨帖 二

連日親誨接，又勤晏勞，感愧之深。即日，恭惟履端多慶。某蒙恩北歸，以書抵諸公，具舟一日而去，次吳興，爲公辦髹器等，當馳一介也。高才屢蹶於讒口，履茲春高，即聽非常之聞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曾公卷顯謨帖 三

自聞淮上紛紛，亟欲歸省其家，更不入城郭，欲留郊寺一夕而去。不果一詣，想蒙矜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曾公卷顯謨帖 四

別來遠宦，嘗狀馳候，必已聞徹。春暄，恭惟台候動止萬福。舊德宜在朝廷，留滯南服，日竚召歸之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曾公卷顯謨帖 五

頃被嚴譴，老妻以憂死。欲治一外棺，而吳中亂後商旅不通。今遣使臣丘璋携資求之封內，河流淺涸難致，欲告借遣數十卒津發入婺港。前書已嘗布懇，想蒙矜察，不惟老幼盡戴使君之賜，地下有知，亦圖結草之報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全宋文卷三四五一

孫 覲 三四

與鄒次魏帖 一

別去，雖以病懶不數遣書，然懷想高致，未嘗須臾去心也。辱手帖累紙，開讀欣快。具審即日侍奉佳勝。奇材，老拙降歎，所冀張而大之，以卒遠業。《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二

虛名誤長者，遂勤都騎。然一奉俊遊，而空疏竟孤遠臨之意，愧負至今。奉告，喜聆即日侍奉多慶。某竄伏山間，所謂逃虛空者，何時復遂蹵然之喜？臨書悵然。高文見寵，宏麗精博，老眼驚眩，如坐圖書之府。一詩致尊公，託徐子野送達，恐未徹聞。今別一紙去。衰老廢學，技止此耳。《鴻慶居

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三

比辱臨屈，又獲數日之款。談笑多聞，遂傾一座，老拙降歎。別去，侍奉佳否？今妹竟不起，追慟奈何！公家有一朝之憂，余友失終身之助，賢淑云亡，內外嗟惜。公當勉爲親庭自抑也。適聞移舟，草草作尊公書，故於次魏不能詳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四

專介委書，喜聆春序暄和，侍奉萬福。某已決度嶺之計，從尊公假兩健夫荷擔，而萬里畏塗，固有望於風義之重也。却承又爲秋試之具，甚喜！公名譽已繁有司去取，然科舉志於得也，又宜有以慰親歡，當與善良結習不廢，互用所長。側聞第一之傳也。對策不須多用故事，場屋稍寬記問之學，與挾書無辨。第用古人一言一句作爲議論，如蘇進策則善矣。恃心愛厚，且欲早登仕版，繼侍御之遺烈。輒薦，死罪！近有詩數篇，恐妨摩厲，未敢錄呈，它日併以塵浼。某紙盡，無由累幅上狀。適有客來，以佳紙來索詩，度無許多詩，且輟數紙答公家書矣。謾發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五

前日草草作記，報章累紙，禮意兼重，拜貺惕然。大暑，伏惟侍奉佳適。數日蒸溽，如坐甑中。一雨翛然，無由晤對，瞻依而已。著述時望錄示數篇，此技唯多作乃益佳耳。古文章前此志記持還，它日同魯直文納去。《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六

比恩恩遣書言別，損答益勤，甚欣，愧不可言。伏審即日侍奉萬福。某僕馬已集，今日與季實別，遂行矣。屬以待舍弟信不至，遂少緩。氣候漸熱，度桂嶺必在重午後也。衰晚又陪俊遊，乍別惘惘，奈何！近世士大夫止於舉子事業，叩之空空如也；獨公貫通諸子，叩之輒應答。江左二年，心所敬慕，次魏一人而已。更冀勉學力行，追配古人。《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七

閒關道路四十日，方次桂林。嶺嶠闊絕，無從詹近，向往不可言。大暑，伏惟侍奉勝常！某自宜春入衡湘，境中霖雨彌旬，跋涉泥淖，終日不逢一人。橋梁斷絕處，則聚數夫之首戴一輿而涉，行路之難如此！已度嶺，中州人士比比皆是，守帥、監司皆故舊，次舍使令不求而辦，則又恨降之晚也。聊發千里一笑。次魏高才，老夫所畏，何時復陪笑遊，慰此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鄒次魏帖 八

甬橋之別，忽見春序，即日侍奉何如？聞春官以盛夏策士，六月之師蓄銳而發，孰能禦之？車騎至杭，當遣人伺候問所須也。試罷，能泛小舟一訪，踐初約，幸甚！連遣數書，不能詳具。《鴻慶居士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

伏蒙調護，授館示書。恭審大暑台候萬福。罪人入境，憂懼非一。重蒙調護，授館如歸。厚幣辱貺，不果拜賜。適憲漕諸公致饋，亦已控免，必諒此意。託寓麾下更兩時，朝從後騎穿雲涉水之遊，暮聽後堂吹竹彈絲之樂，幽懷破散，不知身在虞羅中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二

別去，又勤五馬出餞，感悵如何可言！高秋，恭惟台候萬福。某即日已次象臺，去違大府，視陋邦，羈思惘然。念公且代還，入踐華近，而某方負大罪，侶蟲蛇於瘴癘之鄉。接奉無期，尚冀因書訪問生死。《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三

長沙傳聞不一。歸期少留，咫尺之書，尚得徹聞於左右也。蒙假使令十六輦，途中極得力，今遣

還。內蔣得躬薪水之勞，於庖爨甚力，且欲少留。於向來供帳器用之屬，盡已交納主管人去，獨有兩幕在此。方葺謝氏園屋，朝夕徙居之，別介馳送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四

連辱兩書，慰藉之言甚寵，三復感忤。具審小雨台候勝常。某比蒙恩貸，得免繫維，方趣裝詣大府，辱遣十卒負戴而歸。酒釀之饋，亦已拜嘉。惠顧之厚，孰如公者？來日拜謁，併列感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五

向以董推姓名聞於左右，公不廢言，亟蒙慰薦，受賜一等也。尚有少懇：比歸，更欲假十卒周其行。得在送還數中，庶可致信撫問也。儻蒙終惠，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六

過都，數蒙治具，薦拜珍餉，爲禮過矣。辭去，又勤臨別，千騎出郊，冠蓋盡集。寵餞之光，衰晚何以得此！感愧之深！薄寒，恭惟台候萬福。某已次清湘境上，塗人皆傳折守參樞幕，計公又須解裝少留也。益遠，情深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七

衡陽折守少款，方游浯溪淡巖，少留清湘，別聽朝命，殊無意公還也。軍書紛然，道路訥訥，弭節少駐，亦不惡耳。即日台候何如？某已行次江表，去家二千餘里。如吳中路不梗，猶當盡此歲也。黃雀與令升同爲一器，託分獻一筭，恐分遣易壞，故同之。旅次上狀，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八

去違大邦，遂卒此歲。不審比日台候何如。道遇折仲古，已不作度桂嶺計。在位聞攻李，嗣舉

公，造朝猶在春夏之交也。戎馬之塵，不到五嶺；坐嘯南邦，不妨吏隱。所冀善護，慰此勤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九

接奉彌時，受賜不貲，感極至於無言。意者放臣逐客，當令純一之流折辱困苦之，庶幾知悔，時而自反。適會故人弭節南嶠，曲敦雅故，又設肴醴，出姬侍以娛樂之。歷數前輩千萬人，蓋不一遇。感愧而已。秋高，恭惟台候勝常。某十一日已次象臺，但有孤城，巍然出於黃茅白葦之中。竄殛之餘，一切任運，不計喧寂也。令升早以文采自表見於世，一從持斧，風采凜然，便有御史、諫官之望。所願善刀而藏之，以卒遠業，幸甚！抵此，即館於謝氏之堂，明快可喜。太守餉一羊，不敢辭，付園人謹食之，以俟諸公如約，奉從容也。酒粗堪食，乃金溪白酒之儔品。令升玉友之附庸，景淵九醞之奴隸也，宜人告致。區區雖屢接樽俎，終以公名位之尊，狂言屢出，復吞爲恨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〇

使還，草草上記，亦復餘月。比日履茲冬序，恭惟台候勝否？族婿潘尉竟蒙存護，感忤。妄意欲出門下，去年關升狀如未有人，敢望采錄。皇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一

過蘭溪往外，遣騎見招，終以拘畏不果往。令升他日自衢趨婺，自婺入蘭溪，不過迂四五十里。遠歸，弭節少留，樂親戚之情話，想欣然命駕也。到杭，便望寄聲，客舍所須併及之。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二

至象山三日，即遣狀，審已聞徹。即日寒燠不常，台候何似？某近徙過謝氏，一室靚深，竹樹環之，開廣心目，可以度炎瘴癘疫之厄。戴公之賜如此，丘山重矣。少意李耕道以書抵閩，陳逢源昨晚

度嶺，欲備使令於幕中。流寓遠方，食貧口衆，景淵、少隱頗哀之。屢更世患，亦解事，如蒙甄錄，必不以尸素居其官也。帥座聞已有代期，二漕使並乞一言致區區。危坐一隅，日俟輶車之出。《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三

連獲兩書，告以歸期。來介戴星疾馳，三日至象山。愛厚至此，感歎不可言也。具審即日台候萬福。某上書叩闥，蒙恩有自便之命，皆游談之助也。省符，以爲徐君所發，公欲啓觀無害，今錄一本上呈，但重致群狙之怒耳。一戎妄作，已而大懼，一夕解去，倍道入昭賀而奔矣。孤蹤初欲少安於此，渠既逃亡，令升亦可闊略也。某已假使令趨入桂，不必更遣介，區區見索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四

急足去後，便蒙遣介趣還。行至修仁，又專枉使馳書見迎，感悅不能喻也。具審寒雨台候萬福。某萬里生還，復見天日，區區志願，滿足無餘。辱諭延留之意，如某戀德，豈有窮已！第以久客，歸

心如馳，而禮遇豈可孤？當爲公留五日而已。況令升還朝，亦不晚矣。區區想辱照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五

德升書已領。德升約到三衢，枉道過之。度三衢已盡此歲，家山在望，不能越渠約也。又致大光意，欲遣騎邀過長沙少款叙。方維由千里命駕，亦不能也。太夫人而次萬福〔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一〕而：原缺，據《全集》卷四三補。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六

擯棄三年，交游解散，毀書滅跡。故人情義之重，不忘久要，如吾儕蓋有幾人而已。別去，感戀如何可言！某來日次全州，距門牆未遠，日佇公之還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七

急足至，辱書，便附景淵上狀去矣。即日，不審台候何如。自見大麻，日俟召還之命。比次長沙道中，日馳數金牌如過電，非吉徵也。車騎少留，未必不爲福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八

過宜黃，留一書並鵝鮓。約季高自豫章回，託從事付文以還。今已至門下否？即日，恭惟台候勝常。某今日登舟自富陽遵陸入餘杭，復具舟泛太湖，由吳興路還家矣。世路多艱，何時復陪一笑之適？我亦惘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帥劉立道帖 一九

阻闊兩時，度公已解印。臨川致鵝鮓，三衢又遣一書，不知悉達左右否？即日，伏惟台候勝常。公方造朝，而乘輿還武林，簡注已久，即慶超用也。某到家，又聞幼女之喪，乃章出也。老妻逝去，

惇獨無依，念之不能去心。比歸，已病卒數月矣，哀哉哀哉！愁坐無聊，作記殊草草。計公已北轅，尚冀續遣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一

興安附李巡轄上狀，並納二帖以還，計聞達久矣。即日，恭惟台候萬福。去違彌月，已行盡湖南，入宜春去矣。止有逋卒三四輩，亦不乏事。第聞策免將相，乘輿狩吳門，誓師，道路籍籍，殊可驚。桂林真樂國也。黃雀與景淵共一器上，初欲分遣，恐開發香味稍變，況景淵自有宰社家風，想不在丁寧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二

久聞殊遇，念德如昨。即日，不審台候勝否。某已次三衢，去家尚千里。方免問鵬之憂，又聆爲魚之患。滄海橫流，未知稅駕，可爲太息！到常，買綿人還，別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三

甘棠出餞，忽復許時，不審台候何如。某去家三年，故物尚存，獨有逝者日遠，祇自悲耳。念得罪時，官遣吏卒驅迫上道，十二歲幼女牽衣泣送，至是亦屬疾而亡，獨見孤冢在草棘間。人誰無死，哀哉！乃至於此極也！鬱鬱不自聊，遣狀草草。日佇還朝，咫尺之書，尚得至隱几。《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四

買絹，得富陽中絹五十端，已詳具景淵書中矣。更有委，因書示及。海錯輒馳洩，它物還介不能將。立道、令升度已受代桂林。巖谷舊游，暇日不可虛擲，異時中州無此樂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五

流落殊方，復見神明之胄，羈旅釋然，更蒙置酒飯。劇歡卜夜，高辭妙語，四座傾聽，一洗蠻煙瘴雨於嶺嶠之南，幸甚不可言也。別後，不審台候何如！部使者臨之，遂安行至貶所，流行坎止，付

此身於造物，未覺居夷之陋也。日佇臨按，勾車馬之塵，慰此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廣西少漕趙隱帖 六

被賜頻煩，空言不能占叙。向面懇，宗祀後欲遣一牒至行在所，便望遷差一謹健者。只候霑音，丞馳一介上浼矣。比欲以女子適李師武，方此遠謫，且欲男女有所歸。一書報及，所冀以理自遣，無甚戚戚也。即日，不審台候何似。某距赴貶三月，而老妻訃至。次象江，遂祥禫，存沒負愧，如芒刺在背矣。叔夏送往事居，禮無違者。較之老僕，又可以少寬而無憾。無由面慰，敢乞衛生自厚。《鴻

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全宋文卷三四五二

孫 覲 三五

與陳景淵帖 一

甘棠出錢，忽見窮臘，履端恭惟多慶。胡騎屯泗上，虜情叵測。若止爲襄陽牽制之謀，尚容假息，萬一有所待，何地置老夫也？維揚之託，經此大擾，必在吳中，當便尋訪，付買絹人上報。今自衢登舟避地者皆南，某獨北向。窮命抵虎，無如之何。方時多艱，再見何如？臨書惘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二

投畀窮荒，會故人持節嶺上，握手一笑，豈復有流落之歎！別去彌旬，感戀不可言也。高秋，不

審台候勝否。某罪戾之身，蒙曲折調護，雖賓客奴隸無不滿意，而衰老廢痼，報德亡期，將恐齎恨於無窮也。比日次象臺，暫寓行湖，少葺謝第居之，猶在二天之下，定不失所也。何時出按，以踐曩言，慰此竦跂？繼此，只用一紙之書告，守此約也。太夫人壽體萬福。華宗告致區區，此曲此聲，何時復聞？爲之悵然也。向有酒券，託常巡檢上扣，告假二大餅滿注之，乞一介馳送，不爾，盪沃酸壞。以口腹千里勞人，恃眷舊，乃敢爾也。海錯乞一二種，欲稍近鼃竈，未果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三

蕭寺分携未幾，問勞之書已至。開讀灑然，喜聆即日尊候萬福。拘維於此，託附末光，次舍使令一切順適，不知在客中也。一戎與群小狙繫經司諸卒，已而大懼。代者到郡累月，不得尚，及是解印綬，一夕引去，自荔浦由昭賀入道、永去矣，可發一笑也。王幹權巡檢五日，而代者已壓境。中書令二十四考郭尚父之後，更無人也。別紙記九日山水之遊，諷誦一再，巖穴之勝，曉然在目，便可鑱之石，爲不朽之記也。何日南轅，日佇前驅，如望歲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四

二十一日急足去，草草上狀。聞前日尚徜徉閒關，不知已登几案否？家僕至，又領手誨。感戢之深，喜聆即日台候勝常。某訴章朝聞，詔音暮下，恩許自便。此朋友傷屯悼屈之助也，閒欲發緘而止。今錄一通上呈，乞併示少隱運使也。讒逐累年，故人之在朝者莫爲出一言。窮迫不獲已，必又觸怨家之怒，以此益知處世之難也。某已治歸裝，許遣二十夫，荷公終惠。然陳守已爲辦此，第得李巡轄者逆於修仁，便安行至大府矣。區區面稟，不復云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五

方附憲司急足上狀，而陳初至，奉誨帖。去象兩日，又領一書於郵傳中，感著不可言。具審比日台候萬福。某蒙恩北還，已辦裝矣，又辱遣卒輩趣其歸，逐客無此例也。酒醴醯醢，亦已拜賜。存撫曲盡至於此，窮老獨未知報德之方。來晚伏謁，占叙感悰。《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六

《祠堂記》技止此耳，不知堪入石否？四巨公名績偉然，文惠一事，故不能獨載，此老繆之罪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七

十日之留，又勤治薦具，拜餉遺，眷恤彌厚。以戀德之心而有念家欲去之意，二者不相待也，感悵而已。即日，伏惟台候萬福。記文改竄納上，途中無臘紙，不暇別錄，口告移改付石工也。至興安，尚餘三酒券，已無用，却封納，乞分納少隱也。道中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八

次衡陽，辱專介示誨，草草辦答，少徹左右也。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自衡山捨舟走沙道入宜春，金書牌自吳門入荆蜀者六七家。在三吳三千里，別舊家之意，時爵躍於車牛也（二）。臨江何令以

黃雀見遺，三百枚作一器。中有肝心醬，尤爲異味，乞分與少隱運使。開發時，貯以淨器。稍乾，則沃以佳酒，而不覺之，當不壞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二〕車牛：疑當作「牛車」。

與陳景淵帖 九

三衢登舟，草一紙之書附還介，塵省覽矣。比日，不審台候何似。某上元日到家，適見江上班師，車駕還餘杭，吳中亦按堵矣。第公持節嶠南，家在江北，相望萬里之遠。比方買臨川田作一窟，計景淵它日問舍，勢須少比，尚冀追曩游於江湖之上也。某及里門，始聞幼女之喪，瘡瘍亦大作，愁病相仍，遣狀怱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一〇

到家，即以所附書抵諸相知，而惇、裕兄弟亦見過，云訪景淵所祝，不知所在。方爲徧求之，報章自曲折也。吳中物暴貴，米斗六百餘，他物亦稱是。委市絹，又以非時無佳者。爲置富陽中絹五十

端，但苦邊幅短狹耳。每十端，各以有賈，須與少隱中分也。陳初至新淦，以疾留，遂不復來，却令帥司一卒同包以還。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一一

別去忽見歲，野處一塵，欲致一書不果。李夢築過行在，草草作一紙待其還，想未經省察。專介損教，具審即日台候萬福。世故紛然，莫急於兵食漕輓之才，得公數人，可濟大事。比聞代還，歎惋彌日。日佇新寵，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陳景淵帖 一二

公解印後，必不留寇境中，然湖湘歲可憂，當少留清湘否？又一守噲伍，病廢承乏，無與晤語者。去城二十五里有礪巖寺，奇甚。水竹幽茂，僧舍寬潔，暇日可奉版輿一游，以俟詔除也。某自還故址，日從事於園圃，第懲廁儒冠之誤，雖蒙甄復拜賜之後，皮之高閣，如避焚溺矣。因風，尚冀一訪之。祠堂記文，大書深刻，震耀儒俗，公之意也。憂患廢學，無以副左右褒顯潛德之光，更蒙裝飾見遺，拜貺，第切愧荷。金丹、鍾乳、荔枝餅，亦須重意。存記之厚，俯逮荒遠，何日忘之！《鴻慶

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李耕道帖

次象山，得謝圃居之，便懸一榻俟公如約。奉告，審已改轅，殊惘惘也。具審即日起居勝常。示畫一之書，讀之懽然。近世故人之態，何爲遽如許，它日次，不敢拜賜也。憲書敢不盡力，但公兩趨潯潯，中道而反，諸公必不樂，更須藉少隱一言助之，庶幾可諧。少隱遇昆仲獨厚，一切無所計耳。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永守趙君宰帖 一

人還，上狀必已塵省覽。即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寓象江，已見秋晚，炎風赫日，不減長夏，意緒殊昏昏也。所幸至於授館，飲食所須不乏，使君不以羈囚見遇，可以泰然卒歲矣。沛然得受一廛於封內，區區之願。偶便奉此，所欲言者，非千里之書所能盡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永守趙君宰帖 二

度桂林兩日，道遇使者，得所惠教。喜聞起居狀，又拜珍貺，旅食乏絕之時，欣感不能喻也。即日，恭惟台候萬福。某蒙恩生還，詹溯郡齋，已次境上，輒以野服造門。如公略去殊度，乃敢前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永守趙君宰帖 三

別紙喻以章鹽之說，妄也。儻有之，豈得見？屬來時少隱見詢，方怪其無根，比發書，尚軫高懷，殊不曉重意。向來立賞捕之，亦妄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永守趙君宰帖 四

去違尚新，傾向如昨。即日，伏惟台候萬福。某行湖湘路閒兩日矣，治聲如出一口，計公必不久於外也。六卒四夫俱至宜春，旅途所濟甚大。迫行，草草，不能盡感謝之意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永倅時昌辰帖

病懶多畏，久不聞記，不審秋高體力何如。某至桂林，少留，更詣象山。城市鳥言夷面，不類人境。偶得謝氏扶疏堂居之，寬潔有餘，且杜門屏迹，以俟赦除也。代期尚遠，歲晚，尚得一奉從，慰此牢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守蘇仲由帖 一

向來徒御道入桂林，猥蒙臨屈，越日造行次，而大旆已南矣。念欲致一書謝不外，訪便不獲，祇以負愧。不審即日台候何如。某犯秋暑至象山，襆被獨來，意思惘然。所幸使君一見如平生懽，吾事諧矣，豈復戚戚於既往哉？無由詹近，臨紙悁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守蘇仲由帖 二

詔行慙慙，遣狀草草。蒙誨答累紙，開讀三過，不覺慄然汗出。具審即日台候萬福。某去家已兩

日，而使至旅舍，占答崖略，不敏宜得擯斥之罪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桂守蘇仲由帖 三

鄙事煩浼，咄嗟而辦。初欲過桂林待報，已蒙遣騎馳送，益以感忤。蕉荔致餉，厚意所臨，不敢辭，並示藥物，悉已領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劉彥脩閣學帖 一

蒙垢累年，舊交新貴毀書滅跡。徒御南來，閒關萬里，非於非意〔二〕，豈暇相哀？兩賜屈臨，慰此孤寂。如公高義，始一遇也。高秋，不審台候如何？某上書誦冤，恩許自便，羈寓之人，亟欲北轅，不勝侍公還也。高記臨別之書，皆公妙語，何其神也！某已老，不復與世閒關矣。日佇召歸，以慰中外之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二〕「於」下「非」字原缺，據《全集》卷四四補。

與劉彥脩閣學帖 二

比次象江之臺邑，大率如江湖間一避地處也。既無盜賊之恐，而魚稻猪羊酒麪之類，比江湖間無半直，未易鄙棄也。白距象只數舍，唯阿之相去爾。更得賢使君如賓從，有與晤語者。計安坐以俟召節之來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李廷先提舉帖 一

自罹讒逐，水陸萬里。僅次桂林，便欲更僕趨象，而諸公留度暑，遂復少駐。側聞故人弭節海上，蒙穢自屏，不敢以書先之。奉告，喜聞冬溫台候勝常。某蒙恩放還，諸公分遣數十卒謁來桂治裝，去象已兩日矣。道中拜賜，占謝不謹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李廷先提舉帖 二

別紙問所需，感作。某一飽之外無所求也。子昭諸郎及民服得近書否？向來狼狽過三衢，民服調

護甚厚，別久不相聞矣。比得常州書，信壽以疾不起，爲之廢寢食者數日。知之否？《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王簿帖

過別墅，謂得一見。偶聞屬見便有嶺海萬里之隔，恨惘如何！比日體候勝否？《扶疏》、《寒光》二詩漫納呈，公當具一石，並以初寮詩刻之，使中朝之士知有昆仲，不亦善乎？某便數日度嶺，益遠，千萬慎疾自重。《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一

四月中自臨安入衡、湘，度桂嶺，暑退即趨象。坐席未暖，蒙恩放回。還道中，令升遣介致所遺書，開讀三過，感悅不能喻也。具審即日台候萬福。某聞令升與諸同輩遣卒迎歸，桂林治行，更數日去此，度盡此歲方至三衢。招呼固所願，但去家累年，不能枉道一見而去，千萬亮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二

某以歸期茫然，欲與女子擇一壻而不可得。至象，因識李士美丞相諸郎如瀆老者，初約程昌禹爲姻。丞相薨，背程不如約，某遂壻之，已携之俱矣。舍弟罷長興，寓村舍，未有館置之地，欲從公求一權局，少留治下，俟有婚期告左右，津遣至餘杭，當以舟迎之。某至衢，別遣一介俟報也。柳子厚名重中朝，人尚不肯與之姻。如某，正當取人所棄焉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三

張倅示書，併致公所遺誨帖，已草草具報。祝掾人至，又領手教，喜聞起居狀。履茲新春，台候動止萬福！春序乖冷，雨雪彌月，丹丘亦復爾耶？道中數書絕妙，開讀三歎。祠館少休，正堪琢句，天台、雁蕩之盛，當盡驅入筆端矣。聞新田有百斛之入，此可慶者。第別儲一困，歲增益之，加以數年，挂冠於神虎門而去矣。百順想不輒通好？二公引去之早，庶幾於穆生醴也。若少留，豈復見容？得失何足道，但讒頰翕翕可憎耳。何由面諭，臨書悵惘。《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四

相望二千里，區區竦慕，未嘗不在門下，而窮僻無由時致一書問安否。被誨勸懇，具審溽暑台候萬福。承寓丹丘甚樂，固所望也。公著籍金閨，就問珍館〔二〕，祿秩既足以紓啼號之憂，而潛深伏奧，又免與俗子爲伍，何爲而不樂？正恐詔追而來，未必全公之樂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二〕問：似當作「閒」。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五

歸田歲餘，寢飯之外，以書自娛而已。每觀古人刀鋸鼎鑊非意之禍，惕然警悟，得幸免於今日。以此，益欲減景掃迹於人間。尚恨去州縣不遠，答書對客無虛日，此可厭者。向來客江左，一時士大夫相與於交親解散、衆人藉躡之時，貴其真也。比獲首丘，有一等素不相予之人，以寒暄無益之詞、肝膈不情之語交相酬應，不惟汨喪精神，而一語疑似，便醞釀以爲口實。此其可厭也！某今秋舉三殯於宜興山中，作冢舍數椽。大事甫就，時具扁舟，讀佛書其中，庶幾稍遠其可厭者。自非一見，安能究所欲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六

跂踵門下，未嘗去心。窮僻欲寓一紙，而道無由。虞守遣介致所遺書，三復，有欣對之喜。具審比日台候勝常。某方就舍傍營一巢以寄衰朽，雖極勞費，作繭不得已也。別巢一堂，號「種瓜」，它日公過吳中，當具舟邀迎，爲十日之留。奴白飯，馬青芻，皆可辦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七

某以三殯久不克葬，今春卜兩塋於荆谿山中，相望三十里。其三椁營兩冢舍，勞費彌年，始獲竣事。而衰老作苦，遂感瘡癘。呼醫調護，經時乃復。屬此寒令，病翁守一爐危坐，忽盡此歲。辱書存省，殊慰落莫。具審即日台候萬福。淮上交兵汹汹，今小定矣。虜人出疑兵，連數十空寨對韓壘，而以精銳從釗、張^二，繫^三浮橋，度兩晨夜。虜騎斷其後，羽書交馳，吳門大震，公卿侍從已具舟楫。賴將士力戰破之，不然，吳中州縣亦左衽矣。然朝廷以西北士馬壯健，尚堪使令，時所以汲汲求復中原者，非它日吳兒所能辦也。第國用空乏，勢必取於民，而官吏並緣，徵發如雨，官得其一，吏取其九。此一事獨無措置，甚可惜也。令叔籍湘中舟楫之利，亦豈得已？如叔詣田園墳墓在此，今其力足

以遠去，遂詆爲非。令叔身居在所，其家自難遠適，亦各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然適國之患，且置勿言也。吳人夜聚爲妖，不御酒肉，連絡村舍，十室而九，此可慮者。向來鍾襄起湖北，連數十州，遠近皆應，士大夫之外，皆其徒也。如陸逸中，數百家無一脫者。非若虜人長驅於通都大邑，而可引避於無人之境也。今此輩雖無奇謀大慮，爲社稷之憂，遇君親如途人，視官吏如仇讎，兵禍已作，比及討除，而士大夫爲魚肉久矣。每端居深念，如佛經所言，顧視其尾已焦，使頽然無居世閒意。比聞范覺民、耿伯順相繼即世，悼念至今不衰。獨吾二人得遙相望於二千里之外，而所寓窮僻，不時一書問無恙，爲甚恨。令叔儻在南方有婚姻之約，今以舍弟長女歸公宅相，衰晚之幸也。分頒荔子，已領重意。筆二十枝，以向所寄不佳，今倍直爲之，似稍勝，方就臘中製數千，當再致也。三摺席一牀同納。恩恩不及緣飾，如襪被遊赤城，可携以俱耳。祝掾蒙異顧，孤寒，方求薦援，乞一言爲寸進之階也。此書聞徹，度已改歲。日俟徵拜，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二〕釗張：原闕，據《全集》卷四四補。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八

專介貶謫，存問遠客。開讀三過，喜不勝言。具審履茲新春，台候萬福。某四年流離，水陸萬

里，幸遇公爲東道主人，得從一笑之適，固以欣願。至此問途，自衢入婺趨蘭，不過迂數十里。初亦悔之，然世議迫隘，俗子疑人，若枉道過公，必又喧呶累左右，不如想望之愈也。重辱招呼，誨諭懃懃，竟不獲奉教，必諒此意。小舟跼蹐，上狀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與婺守李德升尚書帖 九

扁舟過境上，三枉勞問之使，慰藉懃懃，喜悅之深。具審即日台候萬福。比還，幸遇故人爲東諸侯，而不敢造鈴下。衰病多畏，因噎廢食，可以一笑也。更十日，當入里門。萬一吳中不便，即携孥受公一廛，固無嫌也。公餉黃柑、荔實甚豐，眷意之厚，敢不下拜！輕舟急槳，操紙如醉筆，上狀極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七。

全宋文卷三四五三

孫 覲 三六

與李德升給事帖 一

比解印綬，行次雪上，蒙遣介追路，遺書致餽。厚禮種種，嘗草草報謝，併叙感悚，已塵觀省矣。彌月不相聞，乍寒，體力勝否？伏惟台候萬福。某還故山，四境無所聞，度可以卒歲矣。但窮絕無便介，欲時致一書訪問起居狀，厥路亡由。所冀輔安神明，以須顯拜。《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李德升給事帖 二

圭寶嘗不能忘懷，又一族人以此見望。前驅過杭時，諸童僕奴參拜，嘗蒙告語，以在錢青江關白相君，歸而聚談，遂見□。某久無衣冠，不敢以野服拜謁戲下，謹上狀起居。《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李德升給事帖 三

某在象，得李婺州書，具言參政遣騎招延之意。過蒙恩紀，固欲一望履舄而去，屬此久客，家事狼狽不可言，倍道疾馳，比至吳中，已盡此歲。區區之情，想蒙哀察。某愚暗自用，仕不知止，造物者調伏以萬里之行，始悵然自反，遂掃景滅迹於人間矣。惟是瞻溯門墻，臨書惆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萍鄉宰何利見帖 一

分携許時，便有嶺嶠之阻，相望而已。蔣全至，及婺州遣介，連獲兩書，喜聞起居狀，且審綰縣章而還，感悅不可言也。即日，伏惟台候勝常。某負謗累年，厚祿故人旁觀太息而已，獨有利見援之，群仇衆怒之中，一洗讒誣，萬里生還。蓋古之豪俠季心、劇孟之儔。顧茲衰晚，何以得此！區區感悰，非一言所能占謝也。某自象臺入桂林，三符皆次第而至，衢陽道中，又辱專介以書見迎，驚喜之甚。某意公未造官，尚須枉道一至州上，豈復更有它歧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萍鄉宰何利見帖 二

路歸，又出治下。屬此紛紛，念家不去心，不能盡公延款之意，留恨至今。即日，不審動止何如。某去袁日，專以公屬使君，當不復掣肘矣。今書又理前語，更望加惠一方，少安無躁也。幸甚！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萍鄉宰何利見帖 三

三衢寓狀後，以上元日到家，又聞幼女之喪。家人輩痛定悲哀，清夜獨有老夫向隅而已。閒遇老幼共集，親黨相過，具言利見待遷客之厚，救援無告之冤，往往相視感歎。第相去二千里之遠，寒溫之間，亦不以時致左右，爲愧恨也。即日春序已暄，不審尊履何如。利見宰縣已久，邑人必有息肩之漸也。某方就舍旁築室數椽，待李親之來，又欲卜地三殯之未葬者。細故紛然，方自茲始。竟此二役，便終老於田間，冀因來一訪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守陳次明帖 一

客居萬里，遠勤問遺，獨見故人久要之誼。草草寓狀，審已聞達。何令遣介，又貶誨飾，恭審即日台候萬福。某誣得白，遂獲首丘之望，已次衡陽。向來西郊善禱之言，蓋有以相之也。更數日詣城府，區區留面叩。《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守陳次明帖 二

已次境南，兩奉手誨，如獲晤對之喜。恭審晴寒台候萬福。某今日次萍鄉，爲故人留一日而後去。行即詹近，不任喜慶之懷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守陳次明帖 三

二庖宿食於此，經月方能遣。窮途蒙顧獨厚，正當風厲衰俗，豈但小人被賜而已。宜春名邦，溪谷之勝，暇日領客吟笑其間，新詩幸見寄也。何令計蒙特顧，一書併煩遣騎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守陳次明帖 四

東城臨別，忽復改正，但有區區懷德之私。履茲新春，恭惟台候萬福。王師留屯淮楚，吳中幸無恙。今日自三衢趨富陽，經餘杭，絕太湖，由陽羨路以還矣。某次上餞，爲韓保之少留。四侍兒英妙，獨步江東，酒半，歌公所作《秋晚》長短句，音節疏亮，響徹行雲。醉客妄見相恍，若公侍兒在旁矣。讀此，發一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守陳次明帖 五

萍鄉何令且告寬假，用其所長，或能惠此一方也。蒙借遣諸卒，途中極得力。小卒無故逃去耳！庖人且携至常，別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湖憲馬中大帖 一

自公豫章平反之後，道德高風，照映一時。區區嚮慕，冀得一見。道出衡湘，數勤都騎，喜慰當

如何？示書，喜聆即日台候萬福。某舟楫已具，盡出大惠。詰朝告行，尚得面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湖憲馬中大帖 二

蒙得厚贐，已當面稟〔二〕，自罹汙累，所過二十州，一金之餽皆不受。儻容守此戒，何啻千金之惠也。不果下拜，皇恐之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當：似當作「嘗」。

與湖憲馬中大帖 三

異縣有一見之喜，又復言分，祇深悵惘。晴寒，不審台候何如。蒙具兩舟承流而下，少貸行客登煩之勞。去都一夕，北風打頭凡四日，方次衢山，窮人所向，自應爾也。又三日至朱田，舍舟遵陸，趨醴陵路去矣。正阻詹近，敢冀善護，以須新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湖鹽晁府判帖

聞風久矣。道出封內，一再款接，實副所聞，大以爲慰。示書，伏審台候萬福。贐遺豐腴，荷存錄之厚。屬罹垢汙，朋友致餽，飲食之列皆不受。若拜賜於門下，則得罪者衆矣。尚冀恕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蔡清老縣帖

恩恩辭去，益我惘然。辱書，具審即日動止勝常。髹器上煩，初以二分券金不能遠携而去，始未有此謀，特蒙遣騎馳送，又不喻以元給之直，方極慚愧。已次宜春，請叩不及，祇受極不遑也。坐有客，占報草草，它日訪便續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衡守裴少卿帖

託寓府舍，辱館置之勤，感愧深矣。即日，不審台候何如。層城屹然橫亘湖流之上，想已落成。

所恨不能爲公大書深刻，以助動心駭目之觀也。某已次宜春，益遠瞻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州知錄阮若虛帖 一

萍鄉傳置所遺誨帖，喜聞無恙，道中不即占報爲作。即日，恭惟侍奉勝常。某蒙恩北歸，漸近中原，復見故人，握手一笑，欣慰豈有涯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州知錄阮若虛帖 二

流竄嶺海，兩獲瞻近。綈袍戀戀，獨見故人別去，又勤遠餞，懷感至今不去心也。春暄，不審侍奉何如。以上元日到家，人謂有生還之喜，而悼亡之悲，正自不禁也。偶二卒歸，草草通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徐子野帖

自投嶺海，望中州如在天上。辱遣兩介致問遺，益見耐久之情也。即日，不審尊候何如。二月六

日離象江，十一月九日次袁州，此月可至臨川。傳聞永豐寇復出，麻嶺路不通，當自豐城枉道入崇仁造謁。久客念家，屬聞汹汹，第有倍道疾馳之意。念公厚愛如此，當一見而後別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鄒志新帖

子野遣介，得聞動靜爲喜。不審體力何似。某負謗之人，不免叩閭，蒙恩自便，皆朋友遊談之助也。但聞陳義者死於道路，益重老夫之罪，目今不遑，俟到門下，當以數十千贖其家也。某聞幼女久病，念之欲奮飛。以志新嘗矜護於衆人藉躡之時，尚須一見而別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范季實運幹帖 一

家僕至象，併獲兩書之貺，審聞徙寓宜黃甚適。比日寒冽，尊履何如？某萬里生還，漸近中原，復與季實相遇於曩日杖履經行之處，慰喜當如何？來書慰藉累百言，開警不逮，風義之篤，三復感歎。某今日已次宜春，更旬日詹近，草草書一紙爲之先。《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范季實運幹帖 二

流放三年，季實猶敦姻好，護纖悉至於飲食衣服之間。比還，老幼夬集，追頌盛德，相視感歎，而恨未識公面也。比日，不審動止何如。乘輿還武林，當一詣。行在去敝廬，一葦可航而至也。區區之望如此。某舟行吳中，城郭皆是，追念往者，已隔存沒，憂懣不自聊。入門，又聞十一歲幼女亦亡，一慟之餘，殆不如無生也。偶便，上狀極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胥澤民帖 一

家僕遇公於宜黃，能言起居狀；又辱誨帖，慰喜倍之。即日寒冽，恭惟侍奉萬福！某投畀窮荒，追想吾髯於五嶺之外，豈謂復見！蒙恩生還，歸路又入宜春。隱居在望，當策杖登門一見公而去。又欲聯轡到宜黃，見季實、端友諸公，同一夕之款，又幸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胥澤民帖 二

久客山中，從公歲餘，甚樂！再過仁里，念欲追曩遊而公獨不款，怱怱就別，祇以惘然。即日，伏惟侍奉均慶。春闈已有詔旨，馬首之西，當在長夏。所冀慎疾，佇觀昆仲聯名於淡墨之上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彥忠學士帖 一

宜黃還介上狀已復經時。即日，台候何如？似聞宜川人情、歲事皆不及前。妙覺佛舍深穩，古松流水之下，課諸郎讀書，亦避地之高致也。王子欽還夔子，欲枉道入宜黃，出何嶺而南〔一〕。過門必求見，故作一紙問安否。某屏居歲餘，頑健如故，子欽能言之，不復重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一〕何：原缺，據《全集》卷四五補。

與葉彥忠學士帖 二

子野遣介，得所遺誨飾〔二〕，尚聞僑寓山間，大以爲慰。即日，不審台候何如？某久負大謗，至於籲天，出於無術，行此下計，維僅免五嶺瘴毒之厄，必觸群公切齒之恨。進退惟谷，祇自憐耳。某後月三四間至臨川，佇當一見，不復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飾：似當作「飭」。

與葉彥忠學士帖 三

自從先大夫捐舍館，歲月可驚，已見春序。創巨痛深，體力何如？高才雅望，罹此大故，號慕之餘，進道益德，顯揚君親，庶幾在此。某到家，又哭幼女。舊感微瘴於膚革間，至是憂鬱，瘡瘍大作，奉記草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彥忠學士帖 四

志新迫路至涌路橋，欣然有調護門下之意。邑人欲挽留端友，新制云爾如何？公巢南之議，當復已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宜黃令鄧端友帖 一

投棄遠裔，便與世隔，不果遣記。便中辱教，慰喜之深，具審比日尊候萬福。某自與蠻蜚爲伍，不復見中朝之士矣。忽聞恩貸，還次江表。屬聞麻嶺路塞，方議由豐城道入崇仁，度曹山嶺諸大邑，一見之喜，可屈指而計也。區區面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宜黃令鄧端友帖 二

過邑，屢獲奉接，盛具大烹，爲禮已過，而勞賜亦下逮於吏卒，區區懷德，至今不能忘也。即日，恭惟台候萬福。宜川有願借之意，邑人欣賴，某方欲受一廛於境上，挽留之願，豈減邑中之黔？

第聖主側席之久，又恐公不久於枳棘之棲也。更冀勉強自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韓保之侍郎帖 一

昨晚奉周旋爲慰。經昔，不審台候何如。盛具出於特顧，豈敢自取閒外！久客念家，屬此汹汹，日懷阻絕之憂，輒欲控免，來日侵早趨三衢而去。區區此情，必蒙照側。《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韓保之侍郎帖 二

屢接言讌，大慰久闊。恩恩就別，亦復惘然。即日，恭惟台候萬福。比蒙治具，大爲左右費，而四姬英妙，獨步一時，鐘鳴漏盡，遂至忘歸。黎明登車，猶能續殘夢於邯鄲道也。履新，即慶亨復，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一

過都一再見，殊慰望思。更蒙盛具延佇，爲禮過矣，祇以感忤。移時，伏惟台候萬福。區區具在

別紙，尚冀洞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二

自罹汙累，遇孔方兄如冷齋曲水也。流放三年，厄陳屢矣。親友之餽，終不敢受。示書、餉、物意兩重，不果下拜，冀蒙矜亮。若於門下獨辭，他日當□棄絕之罪〔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全集》卷四五作「時」。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三

去違大邦，又勤五馬出餞，衰朽之光。履端，恭惟台候萬福。某已至三衢，舟楫具則去矣。盛德雅望，久留於外屏；僉論傾佇，即慶召歸之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信守李吉甫侍郎帖 四

孤旅蒙特顧燕勞之勤，度越常禮，已深銘荷。八卒謹甚，俱至三衢，今令負輶送李親至婺，即還戲下。蒙賜厚矣，恩恩遣書，豈盡感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衢守常子正舍人帖 一

自投南嶠，日聞登進。賢者得路，實慰昔心。歸途至三衢，又遇執事爲地主，遂償一見之願，竊自慶也。歲晏餘寒，恭惟台候萬福。謹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衢守常子正舍人帖 二

適獲詹近爲慰。移時，伏惟台候萬福。某蒙餉酒醴，甚荷厚恩，意不敢違，只乞龜峰十罇飲客，此外屬饜而已。餘罇回納，敢望恕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范師厚直閣帖

十年婚姻之好，方遂一見之喜。健論抑揚，傾聽灑然，一洗炎瘴之餘，幸甚！別去，不審台候何如。去營從如造朝，爲敝廬一水之近，常遣騎問所須也。方至衢客舍，草草附便介，遣狀不能詳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全宋文卷三四五四

孫 覲 三七

與孫德發朝請帖 一

悲懣無惊，未果造門。兩勤徒御，喜媿之深。使臨，奉誨飾〔二〕，具審餘寒，尊候萬福。某以瘡
瘕作苦，方如所教療之，第已脫瘴嶺，未免鬱林屈之烹，可以一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飾：似當作「飭」。

與孫德發朝請帖 二

向王幹言，似以微恙呼醫。旋聞藥喜，老懶不果上記。未幾，亦已中涇遇疾，彌旬良已，遂扶僊
至中山破土。昨晚還舍，嘗枉手誨，仍拜甘瓜之饋，不時啓報，慚荷而已。雨餘，伏惟尊候萬福。某

舉三殯葬於湖汊，涓日以九月，鄙事滋出矣。正阻接待，祇深竦企。《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德發朝請帖 三

大旆屈臨，獲一見之喜。屬以甚暑，不敢久留，又以怱怱分背爲恨。信宿，恭惟尊候萬福。某以葬送之役，百爲無不關心，勞生如此，可以一歎！造朝必需新涼，俟顯擢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無逸兄朝議帖 一

頓仆道路，餘三年不果遣。還次里門，訪聞起居狀，審聞三七嬪太宜人棄捐館舍，恭審孝慕，追慟奈何！履茲新春，尊候萬福。某萬里生還，老妻幼女，皆斷棄其命。養生送死，獨見於明哲保身之士。如吾兄者，可以少慰而亡憾矣。敢乞抑哀自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無逸兄朝議帖 二

比歸，餘災未退，瘴毒作瘡良苦。方俟少閒，一至馬跡省章氏菑塗。回舟過都場，便造苦次。又

以衣冠久廢，欲以野服見，未敢爾。某至象臺，董推出兄書，乃錢塘特所遣〔二〕。與之相從，逾月而別。過桂林，從劉帥乞一改官狀與之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特：似當作「時」。

與張思召郎中帖 一

自罹嚴譴，不敢以姓名聞於人世間。側聞綰郡章於嘉禾，亦不獲寓書贊喜。專使貶誨，開讀灑然，如獲晤對之喜。具審即日春寒，台候萬福。某還家經旬，瘴毒之餘，瘡瘍大作，遣狀殊草草。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張思召郎中帖 二

愚昧仕不知止，自觸憲網，無可言者。老妻何辜，遂斷棄其命？比蒙恩貸，萬里生還，而幼女逝去，已見宿草，一慟與之俱亡也。親舊移書問勞，遣介不能將遠，舍弟貯之盈筐。頃蒙誨帖及示，亦拜賜矣。憂悶之悰，未果占謝，又枉問遺，名酒致饋，爲禮益厚，拜喜感塞，不能言也。《鴻慶居士集

與張思召郎中帖 三

十姐逝去，殊方獨哭，自不能堪。時擇、承休二舅亦相繼下世，妻母老境更此百罹，何以爲情也！百二感一房久寓左右，五丈母長女資裝已具。郊禮奏薦，又及妻母位，高義凜然，一宗蒙賴，歎仰不已。某方令舍弟爲小師飯僧。未還，即至馬跡。歸後，須一至臨安見妻母。自湖至東林，只枉道十餘里耳，第恐已還朝廷，不容一見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少蘊資政帖〔二〕 一

辭去已三年，雖向慕不去心，而崎嶇兵亂，求一生於百死之中，衣冠筆硯皆廢。區區素情，無由自見於竿牘，所冀聰明洞照，闊略苛禮，遂置度外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資政：原作「資正」，據《宋史·葉夢得傳》，夢得字少蘊，曾任資政殿學士（資政即其簡稱），因改。後三題同。

與葉少蘊資政帖 二

疏慵治劇，俗狀滿前。方欲撥冗具記，過蒙恩紀，不以位貌爲閒。貶賜誨飾〔二〕，開讀凜然。不敏之咎，豈敢自恕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飾：似當作「飭」。

與葉少蘊資政帖 三

靖康以還，屢更大變，去死一閒耳。偶然得罪，便脫吳門之禍，以此對病爲樂，不復有居世閒意。誤恩守杭，懇辭兩月餘，不獲命。航湘獨來，危坐破屋數椽，臨見吏民如一行脚僧，一遇結夏，不得去耳。資政天下第一流，一丘一壑，久從閒佚。公議鬱結，王唐翁訟言於朝不去口，殆所謂不得其平則鳴也。比造官，承乏於泰發之後，城上設篋籬數千板，群胥並緣爲姦，費民財二十萬；於潛又築退保屋二千區；如九里松，湖上三百年壯觀，斬伐爲樓櫓過半；而鞭笞天竺僧作東坡祠，急若星火。盛名之下，固不敢輒議，而尋求其故，終不可得。四務公庫無一壺煮酒，廩中無粒米。方遣一官，屬以時價求之湖秀境，一斗爲錢八百四十，軍糧用八千斛。比至新穀既升，度用四萬斛，爲錢四

十萬緡。終日營營求錢乞米，常恐不獲。私家却未有此患，殆業緣使然也。近已追復會計揭帖故事，刻舟記遺，又可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少蘊資政帖 四

輒以圓緡，占謝不敏，故不能守所戒者。繼此只用咨目徹聞於左右〔二〕。杭幹不賜鄙外，甚幸！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目：原作「且」，據文意改。

與胡給事中帖

蒙告命遣騎，愧荷之深。某自脫籠檻，屏居幽閒，天寬地大，徒步自由。及是拜賜，又若吳牛之見月也。無由占謝，謹上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袁守帖

蒙以郡齋見客，此舍蓋公故事也，衰陋何以堪之？罪斥衣冠，竿牘之禮俱廢，輒具狀，幸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朱大卿帖 一

去秋致書餽，適留宜興冢舍。比歸，而使人已行，故不即具報，念念凜然。建茶，比公如約，茗飲遂不乏。方食新時，朝中故人亦有分餽。如老兄所遺，有便即致之，不計早晚也。東坡云：「涼天佳月即中秋。」開菊花時乃重陽，不須以日月爲斷，當作如是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朱大卿帖 二

丹荔屢拜佳貺。客至出之，磊落釘坐之珍，下視山肴野蔌矣。焦葛頃在京師嘗見之。漢時閩王以荃葛餉吳王濞，即此物也。第爲左右費，極不遑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晁府判帖

在桂林訪數兩香，爲孺人。土宜無佳者。陳漕按瓊，許爲置來，即分獻。前日忘記言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何中丞帖 一

咸平人回，蒙答甚寵。閱兩月不奉記，早寒，不審體力勝否？議者汹汹，傳召還之命，至於三四，尚未見除書。意者，國論僉諧而未上，不則卿大夫延頸舉踵以望來歸，人之喜聞稱道也。興頌如此，雖欲久外，可乎？惟冀強飯自厚，即慶超用。《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何中丞帖 二

雖不數寓狀，見文植，扣詢動止，亦足自慰。中丞官簿應在諸公之右，居閒益明練，它日獨運廟堂，盡得斯民之利病。友功志節衰落，第是田野中受賜一人之數耳。忽聞子蒼病疽，且傳已物故，天

下豈復有斯人乎？伏計共此戚戚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何中丞帖 三

近上舍院，有司於試文中疏其繆上聞，遂勤詔諭。然文章之惡，極於紕繆，則黜之矣，何至徵暴其短，而又欲置之有過之地也？中丞負天下重名，宜爲斯文之司命。一旦去國，多士無所適從，至於受侮，益可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汪湖州藻帖 一

鈴齋在望，風便，一日爾。拘縻於此，未有侍見之期，瞻悵不能喻也。專介損教，如聆誨音，感悅無量。具審隆寒台候萬福。履端令節，膺受多福，即慶大用。《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汪湖州藻帖 二

蒙以齋釀爲餉，已拜厚餽。豈但使君綈袍之意，山中之人以爲寵也，感戢之甚！爲郡鮮歡，想當

然耳。使者以威見臨，尚可以柔道理之；而將卒怙亂，宣索無藝，尤所不堪。公欲舍去，肝鬲之言也。然開府未久，須少忍埃之。舍弟荷庇存，老懷遂少安田里；又辱收錄，臙醢亦足矣，止爲一飽之圖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秘校帖 一

伏辱報貺，開讀灑然。暑雨，伏惟燕處清適。許臨幸甚，不唯兒曹得親誨飾〔二〕，又衰老獲奉周旋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飾：似當作「飭」。

與孫秘校帖 二

違去已見長夏，門內多故，欲一紙問無恙，久不果。比日眠食佳否？諸幼更病，館醫無虛日。衰老無聊，何時一聽名理之談，以破湮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秘校帖 三

秋闈揭板，遂躋前列。精金美玉，庸人孺子尚知貴愛，況識者乎？更須面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伯野給事帖 一

曩者，罪斥頓郊寺，聞公亦還朝寓普照，以趨舍異路，不敢相聞。道路彌時，及是方有投足之地。久闕上記，區區瞻素之懷，殊未有以自慰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伯野給事帖 二

比者備數臺院，愚暗不察向背。樞省中司，可階而升也，觸情妄作，卒以譴去。然魚鳥之性，自適於江湖，未見所忻戚耳。伯野造朝，任參黃散之間，尚欲傾耳聽一鳴耳。《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伯野給事帖 三

小邦本無事，日受訟牒數十，皆累政不決之訟。片言折獄，雖不敢妄意古人，然吏詐民冤，具載尺牘之上，往往一閱盡得之，亦有足樂者。第書冊屏實一隅，舌本燥，強試吟嘯以湔濯之，便作明年更有新條之句。它日得相見，非故我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孫伯野給事帖 四

日者起東南屯兵防秋，所須急若星火，唯恐以乏軍污齊斧也。廬州鈐轄司王循德已罷，趙武節者權攝。日受渠數十牒，皆約以軍法從事。頗候陳中玉到官，少貸斧鉞之誅。留落中何所不有，聊發千里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湯常州帖 一

自公綰郡章，乃獨有二天矣。猶未窮掃門之役，忽貶誨存，開讀汗下。具審雨寒尊候萬福。某名

在罪籍，屏竄一涯，進有強聒之嫌，退有譴絕之懼。以故伏拜之謁，將行而趨趨，可以一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湯常州帖 二

比趨宜興，祖送一二姻家之葬。處文舍人旅殯二十年，至是亦就窆窆。道過城府，又省一族子之喪。初欲留一夕被除而後見，屬期會已迫，遂循城而南。節過，專詣鈴下，庶幾奉周旋，以慰契闊。《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湯常州帖 三

公下車彌時，固欲陳拔薤之薦，而大手破劇，奏刀砉然，積壞之蠱，一洗亡餘。竊伏下風，擊節欣快，徒有愛莫助之之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李少愚侍郎帖 一

曩者，舟虞次臨淮，時枉徒御，以爲衰病之寵。屬茲疲曳，尚休偈一二日，伏謁行次，而舟楫已西。不敏之愧，至今猶芒刺在背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李少愚侍郎帖 二

多病早衰，比歲增劇。李公數留泗濱，數日欲去，而病軀自度可以風矣，遂往謁之，又中寒而病。公素遣醫臨視，三日乃愈，而歷陽候吏亦來，因舍舟卧車中以去。閒關數百里，將入郡境，而交代移文見却，又止全椒彌月。至是，方有息肩之地。勞生如此，可厭可歎也！某疏蠢，豈通吏道？而暗啞求生，又性所不樂。據案之初，空囹可羅雀也。曾未閱旬，而鉗紙尾見治者，盡拘而入之。然庭中鳬鷺，殆不成行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李少愚侍郎帖 三

歷陽三里之城，而僑居之士不減二浙。吏士殊畏之，遂有黃天蕩之目。如某愚拙，豈堪郡寄？然未至於號天不測之淵耳。聊發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施中大帖

晨夕馳心門下，而劇暑如此，一紙之書，莫能致之。新涼，台候何如？向來益宗見訪，具聞端居恬養之適。此學佛之明驗也。然區區尚欲少進酒肉，以益受命，使儒、釋合而爲一，可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潮州蔡子大中奉帖 一

別爲念。公萬里之行，犯三伏之暑，未嘗去心。專介委書，喜開藩已久，上下安穩無恙。冬序寒冽，伏惟某官台候萬福。某承乏凋郡，道盡途窮，累丐閒不得請，竟以罪去。乍脫池檻，殊覺翛然，

初不計得失也。潮州並海無瘴，避世之士如蓬萊弱水之隔。公綰郡紱，坐嘯海上，正佛書所謂極樂世界，豈可同日而語哉！尚冀安輔神明，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潮州蔡子大中奉帖 二

三十妹宜人別來喜聞安勝，老嫗、兒輩附此申奉。姑夫中奉、姑姑而次，久別極於思跂，不果別書也。超宗已授承務郎恩命，皆荷訓獎之賜。蒙惠水油、篤耨、沈水，已拜珍餽。島上卒然無以致區區之勤，畫扇十柄謾馳送。方冬，致扇極可笑，然度其來便還郡，已是君揚仁風之時也。黑篤耨差燥，其香不遠，它日爲委識者尋來一兩滋潤，而黑光者因便介寄示，不必以白爲貴也。恃眷予，殊不自外。令嗣承務、孺人而次，一一佳宜。便不別問。《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楊元光帖

窮閭掃軌，面壁而已。迺蒙元光遺書累紙，執禮甚恭，如見所畏。達觀一視，非世俗所能量也。四明去就何如不？一行作吏，便有束帶折腰之歎。即慶新渥，慰此馳頌。哀詞奉呈，先公潛德，當屬大手筆發揮幽光，以副盛意。鄙文聊致區區一哀耳。一讀置之可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全宋文卷三四五五

孫 覲 三八

與劉開府帖 一

某自罷歸，跼藏田里。瞻睇旌榮，無數舍之遠，而私家無子弟可倚仗，不敢舍去，致門牆之恭。惟是北望拳拳，實勞鑑昧。履端無緣稱壽，所冀膺受吉祿，即正台司，以慰中外之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劉開府帖 二

伏蒙存記，貶損誨飭，兼致壺酒海錯之餽甚厚，不任榮感。某寓湖島，漁樵爭席久矣，而大騎吏臨門，祇拜書餽，豈特衰陋之光，實山中之榮觀也。區區占謝，不盡感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李參謀帖

衰老不數上記，竦跂之深。即日尊候何如？丞相督戰，諸道並進，都有復見漢官之喜。幕府策勳，計在朝夕，別行展慶，親詣情席〔一〕。主簿就官蕪湖，將母而行，以璧抵雀，立於千兵萬馬之中，憂懼非一，冀子建有以全護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一〕親：原缺，據《全集》卷四六補。

與臨安宰兄仲齡帖

過邑，獲接奉甚款，而禮益厚。別去，欲致一書，別叙感悰，島居訪便無有，殊愧不敏。即日伏惟履候勝常。某已脫池檻，復還田里，頓覺脩然，遂遣舍弟還長城官次。私家細故，種種靡不經懷。親客過逢，至今未已。勞佚固有命耶？仲齡官簿應在諸公之右〔二〕，尚流落州縣，衆論稱屈。翕而後張，固自當然。所冀安輔神明，以需寵薦。《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簿：原作「蒲」，據文意改。

與虞守帖 一

自承開藩，雖未獲侍，而屢勤誨飭，具聞起居狀，亦足以慰。大手治劇如破竹，然庭無留訟，老吏震駭，謠頌已至田間。邦人凜凜然，惟恐召節之行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虞守帖 二

某比過餘杭婦家，至荆溪又少留。還次村舍，聞公行受代矣。衰老託寓一廛，恩顧獨厚，豈減卧轍之氓也！自公領此州，教條寬簡，闔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及此代歸，邦人度不可借留，徒有截鐙之戀，況此衰老，感悵尚何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虞守帖 三

屏竄一隅，重蒙存省。酒醴致餉，邦君之賜俯至窮陋，豈惟衰老之華，閭里聚觀，以爲寵也。恩恩占謝，莫盡感悵。《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陳祖言秘校閣帖 一

學省分携，不知書劍所寓。奏名喜聞先登，亦不果馳慶。示誨勤懇，具審即日起居勝常。想益磨厲，以須大對，側聽第一之傳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陳祖言秘校閣帖 二

向黃豸示鄉人公據十紙，既歸，悉已分送。獨不知公所向，竟煩遣介，殊愧不敏，謹封納上。厚禮屏居不能辦答，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韓樞密帖 一

盛德雅望，廊廟之具，屈臨一障，造物者拙於用人矣。佇聞袞衣之歸，以福天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韓樞密帖 二

晉陵小邦，大臣領州，方自公始。年來徵斂小閒，人情亦紓，獨有一諾，待公畫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韓樞密帖 三

開藩之初，士民胥慶。如某宿昔鄉慕，未嘗一望盛德容貌，而廢痼之餘，又不敢以野服見。臨書太息。《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孟仁仲郡王帖 一

廢痼五年，安於田里，不敢以姓名徹聞於執事大人之間。不圖恩紀錄布衣之舊，遺書勞迎，衰病增光，三復感愧之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孟仁仲郡王帖 二

開府相公一世之英，養恬神館，殆襲祖宗之故耳。多故之時，舊典廢格略盡，獨此尚存，使高才盛德不見於功名，可爲天下惜也。黃封小團，寵賁衰晚，重意所臨，敢不下拜。某屏迹田舍，真成一翁耳。忽睹上方賜物，老眼恍然，尚能續邯鄲之夢耶？感著之誠，空言豈能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張參政帖 一

忽傳致道兄逝去，初不聞被疾，奄忽遂有死生之隔。手足情鍾，計深悲痛也。某衰病，無由臨弔，姑致薄奠，以薦一哀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張參政帖 二

異時學校知名之舊，獨致道兄爲不遇。晚得一官，詔墨尚未乾，又奄忽至大故。如公，安得釋

然？所冀自廣，勿過戚戚，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孚壽帖

有客來，言孚壽有愛女之喪於太平教院，遂遣人偵問，云設次在焉，惋悵久之。數日不相聞，遽有此變。猝然遇疾，救療不及，相見悼悲，不能堪也。苦寒，體中何如？悲撓出於意外，未能遽遣，試與標老周旋，當有補於左右也。無由一訪，勿得戚戚，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左丞帖

投老百罹，偶然不死。愚暗寡慮，真有愧於穆生也。別紙諭以夢境，三復至言，顧見舊國故都，已在槐柯之南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標閣黎帖 一

卧病彌月，久不遣問。苦寒，戒體何如？孚壽有愛女之悲，一書勉之，煩附便介。惟望衆生受無

量苦，皆生於一愛。五濁根流，無有出期。若能一念跳出苦海，所謂極樂國世界，決不在流沙萬里之外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標閣黎帖 二

故刹起廢，非道德高風、一方崇向，孰能響應如此？某習懶，未有趨城闕之意，殊以不得造觀爲恨也。信壽提舉宗族之英，遂沒於中年，可爲哀痛。《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錢公壽撫幹帖 一

伏承先公提刑朝議奄終壽祿，凡與交遊，共生悲悼。恭惟孝思，遽罹大故，追慟奈何！所冀抑哀從禮，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錢公壽撫幹帖 二

與先公交契甚厚，自聞屬疾，亦欲一詣卧内省候，洛陽諸公皆云親舊莫得見者，遂不敢前。比得

訃音，不圖至此。適自湖湫上墳，少留山間，又不即致奠，第深悵惘而已。到家，已聞護喪過山中矣。尊夫人一抔土未乾，而先公相繼逝去，荼毒難堪，豈尺書所能開曉？襄奉必已涓吉，所冀節減摧慕，以終大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內翰兄帖 一

比蒙專介貶賜誨飭，具審即日尊候萬福。承已剡奏乞閒，可見知命無求之意。儻遂從欲，解轡少休，鳴蛙或賢於兩部鼓吹也。世事多乖，恐不得如雅志耳。更冀眠食自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內翰兄帖 二

舟中得見制詞數十首，伏讀竦然。靖康以來，獨於吾兄斂衽無閒言也。索序引，無乃非其人乎？然例當得一副本，只午門狀紙百番，戒一小吏直書。大字見賜，居閒無事，爲兄讀之，必無雌霓之誤。《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葛邦美縣丞帖 一

村舍遇暑，如被燔炙。及此新涼，瘡痍交作，盡家呻吟，雖舍弟亦不免此。久不遣狀，辱貶教，喜愧之深。具審即日動止均勝。公屈佐邑，人樂其寬，始有懷恩之意，豈不堪爲滕、薛大夫耶？聊發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葛邦美縣丞帖 二

晉陵久旱而雨，得歲。獨江上薄田大風駕巨浪潰圍而入，人牛幾不免也。孫德發病風痺，竟至奄忽。高文奧學，舉世所無，至今悼念不去耳。情之近有豕婦之喪，當一通書。故交零落，獨有吾二人，如太白殘月，而以避地各在一方，不數相見。因來人，附一紙訪問死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張冀野帖

田閒遇暑，如被燔炙。垂虹對月，一笑之樂也，豈復夢見！新涼，不審體力勝否？小詩送牧之，

恐喜事者醞釀以爲罪，未敢遣。並以道中數詩錄呈，當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標閣黎帖

垂老投荒，深愧道友。比歸自屏，雖公在世外，亦不果相聞。奉告，喜承戒體安隱。大暑異常，具報恩恩。《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何利見帖

比辱騎從遠臨，衰老拘病，不盡延佇之意。恩恩就別，迨今歉然。宮祠新命，不惟慰愜高懷，亦老夫所望如此。穩坐山中，營葺三逕，足了此身，殊勝投身火宅中也。某以痲瘡，連夕十餘發，對食不能下筯，氣息僅屬。無由奉答，口占，令小兒具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趙少尹帖 一

向以罪徙南方，蒙一顧之，不知身在嶺海之外矣。還復故廬，一室空然，幼稚呱呱，豈復有好懷

也。吳中雖大稔，盜賊亦少聞，米直減，尚五百。第盡此歲，江上無所聞，又得浮生過一年矣。火光帥蜀，想公甚惜去，然班公是行，若登仙矣。景淵受代，當少北，客居部中，以徐除命，猶足追桂林罇酒之歡否？《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趙少尹帖 二

蒙委曲書問安否，益見矜存全護之意。流寓象山，寵光所臨，種種宜適。出有車，食有魚矣。忽起望想於劍鋏之間，恐後復有曹元寵者見嘲，遂已之。可發公一笑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彥忠帖 一

人還，奉手教，恭審履茲春序，台候萬福。某退伏田里，避人避世，真成一翁矣。別紙鏤誨，猶以故我見望，銘佩至意，愧不能當也。何時接待，慰此所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葉彥忠帖 二

少晉山中安貧守道，教子讀書，與古人無閒矣，計日尊仰正在此也。弟外除不晚，必有召歸之命。公枉道一過，伺候稅駕，當以楫迎。區區別後之懷，庶獲傾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朱縣丞帖 一

自頒書餽，晨夕望車馬之塵。被誨，喜聆前驅已頓郊寺，且審春寒客中佳健。某已汎治一室奉延，積歲懷抱，冀一見占盡。《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朱縣丞帖 二

蒙惠茶及丹荔、枯蝦之餽，甚拜賜銘感，未敢辦答。俟舟楫入里門，當陳微贄。《鴻慶居士集補遺》

與曾公卷運使帖 一

向來弭節里門，故人不遺窮陋，委書存榮甚厚。當具記占謝〔二〕，令平江毛汝能馳送，審已陳省覽。島居窮絕，久不嗣音，惟是區區念德之意，未嘗去心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二〕當：似當作「嘗」。

與曾公卷運使帖 二

蒙恩守杭，皆自推轂。綿薄不勝委寄之重，而疲懦又畏程督之嚴，勉就道。所恃賢使者護其所短，一一警誨之，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曾公卷運使帖 三

高文起廢，讀之眩悸不自定。偶林季野於胡茂老坐上，追記一一，相與擊節，固已成誦矣。黃魯

直、張文潛遭罹憂患，筆力老退，不逮前作，惟公獨否。此殆亨復之漸。至於獎予期待之過謹，再不敢當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曾公卷運使帖 四

側聞使車按嘉禾，方圖一望斧繡之光。比造郡，已不及。使司本在杭，所冀來還，晨夕得奉周旋，日跂前塵於道路之側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八。

與惠主簿帖

亡弟易簣，亟蒙憐悼，馳書存撫孤寂。老懷憤憤，信筆作謝，不復記省云何，但有愧負。微涼，伏惟萬福。某方卜地治葬送，百爲紛然，自茲始矣，殊非疲頓所克堪任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許右丞帖

某備數臺院，屢獲接待誨音。屬聞除書，正位兵府，而某以不用所教，旋復抵罪去國。卒蒙全

護，尚畀郡符，區區之情，豈不知感。跂望門墻，瞻拜亡期，臨書太息。《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提舉中大帖 一

罪罷，復還故山，喧寂有閒矣。念欲遣一書，非專介莫能致。騎吏臨門，遺書見寵，幸甚過望，不可言。具審即日台候萬福。秋防，四境無所聞。卧護一藩，履茲新歲，即慶詔追，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提舉中大帖 二

伏蒙存記，以新釀見分，豈但衰病懷感，而山中之人以爲寵也。屢拜珍餉，愧荷之極。乘輿北轅，必無久留錢唐之意，吳門當有以待幸臨。它日，萍齋豆粥辦於咄嗟，人將以爲神也，不知何如？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張時澤寺丞帖 一

比獲瞻對，蒙顧甚厚，又勤徒御出臨，喜愧不可勝言。別去，便欲遣書，洲居窮絕，非專介莫能致。日佇見過踐曩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張時澤寺丞帖 二

聞過西山留一夕，侵曉遇順風，行百二三十里至馬跡，日未昃也。四郊無所聞，山居當益勝，更冀爲親自重。《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全宋文卷三四五六

孫 覲 三九

與餘杭張吉老帖

兩過大邑，數款言燕，而吉老送將之意益勤，感藏至今。別去欲寓書占謝，洲居窮絕，非專介莫能致，不敏祇自訟也。即日氣候未齊，伏惟台候萬福。歲暮，四境無所聞，來春欲携婦一過臨安、餘杭。如公未召擢，尚冀接慇懃之歡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新恩元秘省帖 一

向來學省與令兄遊甚款，待罪臺端，復與尊公共事。世艱契闊，久不相聞。竊讀高文，榮躋鼎甲，又喜少卿公之有後。遣書甚寵，慰說無量。具審寒冽尊履勝常。何由接奉，償一見之願？臨書惘

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新恩元秘省帖 二

公移方欲馳送，竟煩遣介，不敏愧甚！某竄伏島居，不類人世。圓緘厚禮，無筆吏使令，不能答，幸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汪彥章內翰帖

前日騎吏臨門，辱教寵，且拜酒醴之餽。恩恩報謝，不盡感悚。歲晏寒冽，伏惟台候萬福。少意聞舍弟隨牒過臨安，護役試吏之初，殊未更事，若躬薪水之勞於千官萬兵之中，必有意外笞罵之辱，非託庇之本意也。然臨視營造，一使臣之粗有才力者可辨也。如令臣主辦，而以它官監督，正得事之宜。伏望特賜解免，釋此憂縣，幸甚。專介上扣，更不敢以屢紙加禮也。冒浼惶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惠次山帖

衰老不堪作勞，百病交攻，彌月而復。久不遣問，比日，不審體力如何。忽聞閣中卧病，何爲遽至此也？伉儷之重，追慟奈何！某兩遇此厄，追數親舊中結髮至老者，指不可屈也，所冀抑情自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宋成德大卿帖

企踵門下，日有遣書之意，三家之市，求便不獲。方具一緘問安否，屢於禁宗聞徹〔一〕。葉進武來，領手教，開讀三過，喜不可量。即日大暑，台候萬福！聞令嗣彥逢遽棄盛年，遠地初不知之，今復歲餘，悼念當少衰，不復追區區之設也。所冀爲大夫自厚，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一〕屢於：原缺，據《全集》卷四七補。

與張牧之宣幹帖

伏蒙遠致奠饋，又勤徒御衝犯塗潦，臨視空封，道德高風，追配古人，非衰老之所宜蒙也。某還舍，席未暖，遠客手生，書債如積，欲遣一紙占謝，亦不以時致左右，恐愧而已。曩時養素坐客太半在鬼錄，獨老身無恙耳。意欲移居自近，追復舊遊，而驚怯多畏，已復出入如投林之猿耳，可以一笑。《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思永帖

領誨示，承雪餘尊履萬福。某宿恙未除，改齋而食，豈敢以口腹累人。重蒙饋餉珍饌，輔此衰朽，厚意豈敢忘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

彌月聲聞缺然，比傳北使旋軫，想已遂坐嘯之適。即日早春尚寒，恭惟台候萬福。旁郡紛然，方

以賢者獨醒爲懼。伏讀詔令，右公爲可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

戶部公賦集，讀之終篇，號舉子業，而貫穿諸書，無所不記。比方館置一客，飭訓兒曹，俾之日夜傳誦，庶幾於萬一。謹以納還。又某有錄尚未竟者，它日持送。《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三

某頃蒙寵賜雄文，節序怱怱，酬報不如禮。乞敢焚之〔二〕，今別繕寫一通上呈。《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二〕敢：似當作「取」。

與常州太守帖 四

《追榮》、《考德》二集同納。魏公社稷之勳，固以銘之鼎鐘，與宋無極，而發揚潛德，歌誦遺懿，又皆一時文章之傑。如贈令公告配享制與一二奠文，必非一手所爲。而《追榮》、《考德》二序亦皆奇作，何其盛也！方移書王饒州乞此文矣。《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五

伏辱遣騎臨賁，發函拜貺，喜慰之深。具審雪寒台候萬福。陽復於冰雪交至之辰，實大賢光亨之始。日佇寵嘉，慰此馳頌。《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六

雄文寵存，復不能去手。白公閑適之篇，衛武康寧之福，屬對奇麗，專以褒借衰謝，非定溫之常談也。家學淵源有自，至公益復光新，第非老退所當得於左右。時序，里門問遺紛然，不敢附來使，

草草言謝。朝夕牽課，別具記塵省覽。《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七

戶部公文集許借留，幸甚。見前輩文宗，褒賞一時名士，於東坡最多可，往往過其實。惟荆公未嘗以言假人，而曾南豐爲尤嚴。比見郭祥正得荆公數帖，皆稱道其詩者。中一帖云：「子固之言，不知所謂，豈非足下天才超軼，尚當繩以古詩之法乎？」是知祥正者，荆公所予，而南豐不予也。南豐序李白詩，與王平父、深父、深父令祖文集，某懸知爲天下之奇作也。今始獲一見，更許少留熟讀，稍寬藩閼，何貺如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八

日至，重勤存錄，特枉大貺，高情凜然，不以流落鄙遠。亟拜欣荷之深。《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九

比上記，審已省察。即日微暑，伏惟台候勝常。某衰晚憚暑，杜門且作僧夏。高秋，當卜詣鈴下。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〇

某欲遣一僕持書入饒、信，輒從戲下輟借一急足與之偕。儻蒙戒兵司差擇一熟於道路者，遂副所需也。
干冒愧恐。《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一

荆谿上冢方竟，偶值生初，兒女輩具湯餅。趨歸，坐席未暖，又有祖送橫山之役，周走岐路，彌月乃已。聲問缺然，祇益瞻悵。春和，伏惟台候萬福。某方弛擔疲曳之餘，尚稽謹扣。謹上狀。
《鴻

與常州太守帖 一二

開府之初，一時賓從皆得致桑梓之恭，而某衰病卧家，獨不獲望履絢，以爲負也。比日新涼，恭惟台候萬福。某素病羸，一遇疾便不支持，而浸淫兩月，殆至委頓。今幸良已，而眠食皆未復。但能投杖而起，即申伏拜之謁。《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三

毗陵雖小邦，實賢勞均佚之地。不出旬月，邦人服習教條，使君可以閉閣坐嘯矣。雨餘，暑氣將退，小閒必已，遂燕寢之適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四

比過雲間，閱月而後反，連雨中溼，舉體皆瘡。危坐一榻，服食盡廢，以故久不上記，第極嚮往。大熱，伏惟燕寢清適。積雨作冷，穀價騰踴，舉行平糴，人人知有三天焉，何貺如之！《鴻慶居

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五

方以鄙事具記馳告，度已省察。牙兵傳教，具審履茲伏日台候萬福。三伏之暑，爲積雨所壓，翕而後張，炎威赫然，其勢十倍，殆是乘除之理耶？使君於此有迎餞之勞，所冀慎疾。《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六

穀價暴起，大家閉糴，雖當捕能禁，官自出粟平其估以予民，則四封之內，翕然響應。公糴粟於城中，而孤村窮巷數十家之聚皆食賤米，與區區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者相絕矣，不勝感歎！《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七

伏蒙遣騎致七夕羊酒之餉。閒冷，重勤顧省，「暖熱因忘蕙帳秋」，荆公詩云爾。拜賜，唯有愧謝。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八

使臨，具審薄寒台候勝常。庖人無故逋竄，方欲扣說，辱遣騎送付，殊副私家之急也。小人常態，既蒙洞察，已知懼矣，尤以感忤。寵貺公文，無筆吏占報，輒具咨目，冀尚察恕。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一九

秋暑彌月不衰，不審台候何如。側聞葺治棘園以待秋賦，諸生亦有習歌刺史《中和》、《樂職》之詩以獻於上者乎？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〇

比苦瘡瘍，塊坐一榻，如在鉗鉞中，已更四矣。投老已逃世網，上挂天刑，可以一笑。被誨存，具審涼秋台候萬福。某病體尚未脫然，今日方親筆硯，遣狀恹草。《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三一

戶部公遺藁，初謂善本留南豐，家藏止於此也，又蒙寵假一編，諦觀如獲拱寶。某本欲作數句書之紙尾，占叙師仰之意，而南豐先生一序爲書首，不敢自貽續貂之誚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三二

九日令節，想見賓從一時倒冠落珮之適。伏蒙記存，醪醴拒收，寵賁孤寂，萸囊菊盞，竟日歡呼，豈復計明年之健否也。下拜欣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三

牙兵傳教，具審早寒台候萬福。田舍秋晴，種蒔薺麥，四郊殆遍。雨後蒼然，已有覆塊者，想大慰勸耕之意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四

側聆增秩之寵。公富貴功名當在晚歲，未敢爲賀。日佇徵拜，別得展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五

戶部公遺文集，頃讀《南豐集》，便知有此書。而投老殘年，多難漂零，謂不可復見。原有天幸，蒙公不鄙，留借彌年，吟誦之餘，殆不知肉味矣。前後所假七帙，謹封納。續致一編，猶未盡錄，錄者未校。更俟編摩之後，暫借旬月，成就此書，爲傳世之寶。《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六

比上狀，審已得徹燕几〔二〕。初寒，伏惟台候萬福。大雪應禱，變槁復蘇，一洗疫癘，此班春之澤也。幸甚！《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二〕几：原作「九」，據《全集》卷四七改。

與常州太守帖 二七

被誨帖猶在手，遽傳解印。冰雪之晨，怱怱具裝，台候復何如？時事多故，州縣之責如山。釋此重負，豈不翛然？想未見所忻戚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八

歸田十年，厚祿故人毀書滅跡，惟公聲氣之同，禮遇獨優，不見世人寒燠冷暖之態。遽此違闊，

區區雖欲卧轍而無由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二九

某初欲候伺出關，具小舟追餞，而大雪塞路，遂成畏途。衰瘵不堪衝冒，故不敢前。某卒嘗過臨安山中省妻母，它日道出高隱，當繫舟舍旁，申伏拜之謁。《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州太守帖 三〇

晉陵有集之幹，亦可辦也，必不閒外。某聞治歸楫甚速，呵筆上狀，不能有私懷，尚須嗣遣。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守湯舍人帖 一

鄉州，公舊所臨。第玄都之桃本無一存者，儻執事拊舊物以興慈，某亦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也。

《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守湯舍人帖 二

某歸田十年，亦無使令具圓緘之禮，輒以手書省候，又不敢屬兒輩。遣老眼，筆縱字大，益不謹好。尚冀公不誅苛禮，他日得以幅巾詣門下。《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常守大卿帖 一

某削跡朝著〔一〕，塊坐窮閭，待盡而已。故人臨州，一扣鈴下，高情凜然，不多於燥溼，區區感歎，莫喻此心。即日歲晏餘寒，伏惟台候萬福。某日佇報，閉閣坐嘯，別請一日之間。《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一〕著：原作「二」，據《全集》卷四七改。

與常守大卿帖 二

某辱蒙盛具招喚，爲禮甚寵〔一〕，而供帳聲妓，肴核酒醴，璀璨溢目，一洗故時衰陋之氣，且非老退之所宜蒙也。別去彌旬，方欲遣記，竟爲左右者取先。隆眷如此，祇以愧荷。《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一〕爲：原闕，據《全集》卷四七補。

與常守大卿帖 三

鄉州異時白太守用事，人無適無從〔一〕，爲之氣塞。自公開府，群惡屏息，善柔按指，固已籍籍聞於朝廷矣。其如陰功隱德，消弭未然，又當享豐報，爲十世之宥也。履端之慶，冠蓋盡集，交致難老之祝。某獨在荒遠，不獲薦區區。更辱遣騎致春酒、羊面之餉，數爲公費，何以堪之？拜賜，銘佩而已。《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一〕無從：原闕，據《全集》卷四七補。

與常守大卿帖 四

中秘訪求遺書，猥蒙誨問。某承乏冊府，嘗錄傳數十書。兩直北門，携以自隨。維揚遭變，盡喪於兵火，未幾，觸罪南遷，還，伏隴畝村舍，無使令，不復傳寫。姻戚中惟董令升藏書甚富，必有以應上方之求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鄒次魏帖

老病就衰槁，百事皆廢，而公遠在江表二千里之外，不可以書問疏數爲厚薄也。比日侍奉勝否？如公文行卓然，宜爲諸生領袖，又與之晨夕相從，有切磨之益也。比遣吾守書，亦道公父子爲里中之賢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魏次山帖

使臨示書，伏審履茲歲端，動止均慶。雪梨、梅、杏八本，遠蒙馳賜，欣賀之至。晚學爲圃，惱

亂春風，固其所也。《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務德知府學士帖 一

某謫九年矣，舊交新貴不復扣聞。向見侔仲，說公有枉道見臨之意。席門固宜有長者車轍，而廢痼之餘，非所望於今日之君子也。即日恭惟尊履勝常。嘉興尚屈雲霄之上，日佇詔追，以慰區區。《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

與務德知府學士帖 二

某營一區於幽絕無人之境，而車馬之道，至金口止矣。公它時雖欲踐曩言，而道無繇也。所冀因來寄聲，訪問生死。《鴻慶居士集補遺》卷九。